

原名《机关暗战》 网络点击率破7000万

暗战

岩波◎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 录

Chapter 10	朋友圈	126
Chapter 9	没情人	112
Chapter 8	事难办	098
Chapter 7	女强人	083
Chapter 6	副校长	069
Chapter 5	新目标	056
Chapter 4	夙敌怨	042
Chapter 3	小老板	028
Chapter 2	来访者	015
Chapter 1	失窃案	001
Chapter 20	选下属	266
Chapter 19	不出格	253
Chapter 18	心里话	240
Chapter 17	俱乐部	225
Chapter 16	盖楼者	210
Chapter 15	女模特	195
Chapter 14	有空闲	181
Chapter 13	勤政者	167
Chapter 12	钉子户	155
Chapter 11	亲与疏	141

失窃案

平川市是个有一百万人口的小城市，这个城市除了人口密集、经济发展紧追发达城市以外，没有什么特点。想来平川参观名胜古迹的，肯定会大失所望，想来平川感受风土人情的，肯定也会悻悻而归。因为平川的平凡让不少有识之士都忍不住大声疾呼：平川啊，你姓什么？！醒来吧，平川！

但他们绝对想不到，这其实是为新一任平川市的当家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彰显政绩的巨大舞台。一位导师不是说过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新任市长范鹰捉就是这么想的。

看官也许觉得范鹰捉的名字有些古怪。没错，这就如同沈从文《边城》里边的傩送，鲁迅《故乡》里边的闰土，钱钟书《围城》里边的方鸿渐。古怪确实古怪，但既然叫这个名字，就肯定有他的原因。

新春伊始，刚刚开完两会，范鹰捉从副市长当选为正市长。此时他雄心勃勃，正步履矫健地从市政府向市委大楼快步走着。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要与他做例行谈话。那是三个胸有城府的人，他猜想此时他们也许正期待着自己拿出如何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得力措施。那就请领导们瞧好吧，他已经在报告中夸下了海口：让全市人民拭目以待！

市政府与市委大楼分别坐落在一个丁字路口的两个转弯处。丁字路口像一个弯曲的臂肘，市政府的位置在手腕上，市委大楼就在腋窝上。在平川市东



西向的街叫“路”，南北向的街叫“道”，市委坐落在“平安路”上，市政府坐落在“前进道”上。市委大楼是一座上世纪 20 年代的建筑，墙壁由灰白色的花岗岩垒成，既古色古香，又颇有气势，“文革”时也没遭破坏，于是一直为市委沿用。市政府大楼却是一座新建筑，没有任何特点，一如开发商新建的千篇一律的民用住房。

范鹰捉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这让他十分纳闷。因为，他的手机号除了市委书记刘百川和秘书李海帆，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从来电显示看，对方是一个生疏的电话号码，接还是不接？他停住脚步，站在树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你好，请问你找谁？”

“你好，范市长，就找你。首先祝贺你当了市长！你不要胡乱猜测我是谁，因为你是猜不出来的。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点，我是外地来平川的打工者，也是个作案者，我在市政府大楼各屋转了一圈，顺走些东西，这些东西我并不想要。因此想跟你见一面，咱们做个交换。”

范鹰捉首先听出对方是个男的，声音很低沉，可能原本就是个性格阴郁的人，也可能是故意拿捏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冒昧地问一句，你都顺走了什么？”

“哈哈，我估计你会这么问，粗略告诉你吧，文件资料十五份，金银玉器十三件，光盘二十张。文件都是需要保密的内部资料，金银玉器哪一件都一万以上，有一件玉器超过了五十万，光盘都是带色的，想不到机关里面还有人看这种东西！”

“你不要蒙我，这是不可能的！你就明说吧，你见我是什么目的？”范鹰捉直截了当地问道。因为，他知道市政府并不是那么好进的。门口有武警站岗，武警战士对机关里的人基本都认识，至少脸儿熟，外人要进门先要到传达室开进门证，而且来市政府机关办事的都是下属各单位的人，不可能是一般老百姓。这个窃贼怎么可能进得去呢？

“范市长，你不要因为失窃感到脸上无光，就不愿相信我可以进你们机关大楼，要不要我告诉你哪间屋里都摆着什么？首先说你的屋里吧，你有一主一副两张办公桌，主办公桌上摆了三部电话，一白一红一黑，右上角是一摞文件夹，旁

边是紫砂笔筒,笔筒里有红蓝铅笔、签字笔和一把小剪刀,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你在省委党校和众多学员的合影照,玻璃板上摆了一条紫檀镇纸。你的副办公桌在右手处,上面只放了一台电脑。对不对?”

范鹰捉的心“咯噔”一下子沉到了底。对方说得毫厘不差,肯定是潜进过他的屋子了!那么,在他的屋里顺走了什么呢?他疾速地在大脑里搜索了一下自己的抽屉、文件柜里面有什么犯禁的东西。没有。应该没有。但他不能完全肯定百分之百没有——自己也许放过文件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因为忙而忘记了,如果没有人提醒,他根本就想不起来。金银玉器自然没有,但会不会出现光盘呢?他恍惚记得好像是一个要好的朋友曾向他推荐过一个类似“房中术”的保健光盘,至于被自己放在哪个抽屉里,早已记不清了。

“你进我办公室拿了什么东西?”

“我想见了面再说!”

“我现在太忙,没时间和你见面,咱们再约个时间行不行?”

“那你就随时等我电话吧——我不会跟你定准时间的。老实告诉你,我也很忙,没时间跟你纠缠。我先提醒你,在没和我接触以前先不要报警,否则,我就把东西卖了,现在正有人想出高价买呢!再说,我的手机是捡的,你也不可能找到我,而下次我会用另一部手机。记住了?”

“好吧,就这样。”

对方见此便挂断了电话,范鹰捉也合上手机。但他转而便给市公安局局长程爱海打了电话,请他立马将自己办公室、家里的电话及手机全部监控起来,对来电者立即查清姓甚名谁、所在位置。程爱海问:“范市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范鹰捉简要介绍了情况,叮嘱程爱海:“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影响非常不好,因此,你现在务必保密,没有我的指令,决不可随意泄露!”程爱海回答:“我明白。”

仿佛一块奶油蛋糕上爬上了蚂蚁,范鹰捉本来十分高昂的情绪突然一下子低落下来。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站岗的武警没尽到责任,还是窃贼确实技高一筹?机关里的人们难道真的藏有金银玉器和带色光盘?他们为什么不拿回家而要搁在办公室里?

走进市委书记刘百川的办公室,见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省委书记魏天国和衣着朴素的省委组织部部长老大姐赵无华正坐在沙发上等着呢。范鹰捉没



提刚才电话的事,而是沉着恭敬地向屋里的三个人鞠了一躬,赔笑道:“让领导们久等了,刚才小生内急,可能是昨晚韭菜馅饺子吃生了,哈哈。”

那三个人都是范鹰捉的老领导,十年前就打交道,年龄也只相差了十来岁。那时,范鹰捉还只是平川的团市委书记。范鹰捉今年四十五,那三个人差不多就五十五左右。此时他们也不多说,只相视一笑。刘百川伸手请范鹰捉坐在对面的空沙发上。魏天国书记问:“鹰捉啊,两会以后感觉怎么样?”

范鹰捉从手包里拿出笔记本,一边准备记录一边诚恳地说:“感觉时不我待,任重道远。当前最要紧的是争取时间,扩大投资,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我们要积极主动向省里争取项目,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集聚、引领、带动效应,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需要我出面的事,我会亲自跑。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平川的基础太薄弱了,在这方面还请省里大力支持!”

“还有吗?”魏天国书记微微笑道。

“有啊,同时重点加大优势工业、新农村建设、现代服务业、自主创新、循环经济和生态环境、保障性住房、重大基础设施等 10 个方面的投入。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招商引资,继续深化与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合作,办好第二届平川与港澳台投资合作洽谈会。为此,我们要尽快上马商业步行街的建设,打造商业贸易的龙头企业,努力促进消费,增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上马平河工程,修建平河公园,打造靓丽的平川城市名片。扩大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积极开发旅游、文化等新的消费热点。大力开展‘农机下乡’‘家电下乡’活动,促进农村消费。眼下,需要马上着手的就是修建商业步行街和平河工程……”范鹰捉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般一口气就说出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最要紧的部分。但他的话突然被魏天国书记打断了。

“你说的这些都不错,省里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眼下我们要给你泼一瓢冷水,和你说句贴心的话——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沉着应付,扎实工作。当然,这么说不是说不扎实。这一瓢冷水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看到这次选举市长,你只以 53 比 47 的微弱优势胜出。这太让我们担心了!凭着多年来我们对你的了解,相信你是个好同志,但情况复杂,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魏天国书记这么说的时候,刘百川书记和赵无华部长都一个劲儿点头表示赞同。

情况有这么复杂吗？那个因获得 47 票而失败的对手不就是常务副市长柴大树吗？他和柴大树都是常务副市长，主管工作的分量以及在全市的影响力都差不多，因此得票数目非常接近，难道还有其他不便明说的因素吗？但范鹰捉不能不急忙点头，把话接了过来：“魏书记，您的话我会谨记并照办的。”

接下来，刘百川就说了一句十分意味深长的话：“鹰捉啊，个人的私生活一定要检点，不能给别人留下口实。回头你自己好好理一理这方面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

听话听音，这等于点明了自己这方面有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够或领导没想抓你而已。真有这么严重吗？范鹰捉心想，自己也没欠什么风流账呀？这时，老大姐赵无华部长打开皮包，取出一沓 A4 复印纸，说：“这是一些告状信的复印件，鹰捉你拿去看看，相信会对你是个鞭策。但不要胡乱猜疑是谁写的，更不要按照自己的猜疑去打击报复。你如果做不到，这些告状信就不能给你！”

范鹰捉急忙表态：“做得到，做得到，我这点涵养还没有吗？敬请三位领导放心就是！”他边说边将告状信拿了过来，手不自觉地有那么一点点颤抖。像静止的琴弦被人猛拨了一下而发出不和谐的声响，他的情绪蓦地有些激动。他现在急于知道信里写了什么。但当着三位领导的面他没法看，只能把告状信折了一下装进手包。

眼看到中午了，魏天国书记和刘百川书记要留范鹰捉一起吃饭，他赶紧客气地推掉了。因为他现在急着想回去看那些告状信都写了些什么。走出市委大院，在路口等了一会儿红绿灯，心里乱乱的。他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突然间得罪了这么多人。

回市政府的时候，他在大门口站住了脚步，看了一眼站岗的武警战士，那个武警战士在大门口的木墩上笔直地站着，橄榄绿的军装十分养眼，腰里扎着褐色武装带，武装带上挂着手枪，两眼警觉地左右打量着。范鹰捉注意到武警战士的枪套露出了蓝黑色枪柄，证明不光是空套。见有生人来访，武警战士便上前拦住查看证件。一切都很正常啊！

范鹰捉围着大楼转了一圈，仔细察看窃贼有可能从哪个部位潜进去。以前他从没这么认真地看过这个大楼，因为这里从来没出现过失窃案件。现在一看还真感觉警卫工作十分严密。大楼的左右两面是马路，窗户很高且有铁栅栏；

大楼的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既可以停车,又便于人员集结,因为领导下去视察总要带一些人同行;大楼的后面,是一家国企棉麻公司,对着他们的窗户也都完好地安着铁栅栏。那么,只有一个可能,窃贼是从正门进去的,以某种名目开了进门证堂而皇之地走进去的!否则,还能有别的路径吗?

他知道,武警战士值班是一个班一个班地来回轮换的。只要上岗,就是一个班同时上。他来到市政府大院的警卫室找到值班班长,值班班长认识他,急忙站起来迎着问:“范市长,您有事?”他把值班班长叫到一边,小声问:“最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吧?”值班班长道:“报告范市长,没发现。”范鹰捉点点头说:“前两天楼里进去了不三不四的人,你们在对生人盘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认真!”值班班长道:“是,范市长。”范鹰捉不便再说别的,便背着手从警卫室走出来。

他在食堂买了饭,就径自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没顾上吃饭就先打开手包,拿出了那一沓告状信。他蓦然发现,现在的告状信在技术上进步了,全是打印稿,已经没有手写稿了。作为一个领导者,对告状信的什么最为关心?当然是题目和落款,因为他们想立马知道人家告他的原因和原告人。但范鹰捉发现原告人没写题目,抬头写的都是“市纪委您好”“省纪委您好”或“省委魏天国书记您好”“省委组织部赵无华部长您好”之类的,一个模式,语言也都很客气。而落款就五花八门了,有“一个教师”,有“一个机关干部”,有“一个企业经理”,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老百姓”……太多了,他已经记不清了,但还有“范鹰捉的昔日情人”,这不禁让他悚然一惊。

在他以往的生活道路上,确实接触过一些女人,年轻美貌的或长相难看的,伶牙俐齿的或老实木讷的,温文尔雅的或粗俗张扬的,有的还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但很难说跟谁建立了情人关系。因为,建立情人关系不光是上床,还要有一种契约,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而自己又跟谁有过这种关系呢?他对有好感的女人帮过忙,但并没有什么契约,更没有利益关系,完全是因为好感。难道说对方会因此把自己看做情人?那不是生生毁了他吗?

他的心脏怦怦跳着,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告状信的内容,便赶紧收起来锁进了抽屉里,他想等有时间再细看,不信看不出门道。那些告状信都是在召开两会之前、他作为市长候选人把名字公示在报纸上的那段时间写来的,显而易见

是想阻止他当选。而告状信的内容,则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每一个重要的人生时间段上,都留下了怨言。自己的成功几乎是被怨言堆起来的。如果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身后留下的无疑是怨言。只是他想不起来当时得罪的是谁,因而现在就更猜不出是谁写了这些告状信。每封信的结论都是:范鹰捉做个副市长都勉为其难,做正市长更是根本错误!省委组织部选人简直有眼无珠!

如果他不当这个正市长,也许就没人写告状信。树大招风,财大招贼;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范鹰捉一下子想起很多乡俗俚语,心里竟酸酸的好生委屈。但另一句话又让他腰板硬了起来——这句话在领导中十分流行:不挨骂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范鹰捉当然也明白,那要看挨谁的骂和因为什么挨骂。如果是挨好人的骂,你还算好干部吗?如果是因为谋私挨骂,你还算好干部吗?但那句话终归让他心里平衡了一点点,宽慰了一点点,释然了一点点。感觉当领导做干部挨骂是必然的。因为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自己以后再谨慎些就是了。

他吃完饭,立即打电话叫来了市政府秘书长于清沙,让他召集各处处长立马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范鹰捉的办公室外间有一圈沙发,坐十几个人没问题。而市政府办公厅有十四个职能处室:秘书一处、二处、三处,经济处,农村处,财贸处,城乡建设处,涉外处,社会发展处,信息督察处,综合调研室,机关保卫处,行政办公室和人事处。正处长外出的,就叫来了副处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范鹰捉要说什么,因为来他的办公室里开处长会这种事太少了,因此都拘谨地坐着,大气不敢出一口。开会了,范鹰捉简要说了有生人来机关顺走一些东西的事,并要求大家回去赶紧检查各屋丢了什么东西,下班以前报到机关保卫处。他还特别强调,这么做不是想追究谁,而是待东西拿回来以后还给大家。会议只开了几分钟便散了。

当大家陆续离开以后,范鹰捉却发现秘书长于清沙和一处副处长马雨晴仍旧坐着不走。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问:“你们俩有事?”于清沙抢先说:“范市长,我想跟您谈谈。”范鹰捉又问马雨晴:“你呢?”马雨晴是个漂亮女人,此时突然眼含热泪,哽咽着说:“我也想跟您谈谈。”

范鹰捉心里立即掠过一丝不快,有什么事值得这样呢?脸便有些僵硬。他

说：“你们要长谈还是短谈？”谁知两个人竟异口同声道：“长谈！”这时，桌子上有两部电话同时响了起来，他急忙对他们说：“如果是三言两语，你们就留下来，如果需要半个小时以上，咱们就另选时间，怎么样？”那两个人只得站了起来，无奈地往外走。他又加了一句：“等我回头找你们吧！”此时桌子上的电话铃声正吵人地响个不停。

他抓起一个话筒，还没说话，对方就先开口了：“范市长吗？我是政协老傅，你几时有时间？我得找你谈谈！”老傅是市政协主席，是范鹰捉多年来经常私下喝小酒的好朋友，两人虽相差了十四五岁，却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范鹰捉急忙答应：“好的，回头我去找你！我手里刚淘换来一瓶十五年陈酿茅台。现在我正忙着，先撂了啊。”便撂下这个话筒，抓起了还在响着的另一个。

对方也是一上来就先开口：“哎呀呀范市长，找你好难哪！给你打了一上午电话也没人接，我是实验中学的郝本心！”郝本心是实验中学的校长，范鹰捉的大学同学，一个风风火火却又做事严谨的女强人。她依靠自己的外交能力硬是争取来五百万“逸夫助学资金”，在校园里盖了一所漂漂亮亮的“逸夫教学楼”，而其他也在争取“逸夫助学资金”的学校顶多也就几十万元，平川市教育界对实验中学无不为之眼红。如果讲“情人”的话，郝本心才真正沾点边，但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急忙回话：“本心，你是不是想找我谈谈？”郝本心便不假思索道：“没错，你几时有时间？”范鹰捉道：“现在肯定不行，不过我会很快找你的，因为，因为——”郝本心着急地问：“因为什么？”范鹰捉便实话实说：“因为我找你也有话要说。”郝本心说：“好吧，我等你。”便把电话撂了。

范鹰捉还没喘一口气，桌子上的另外两部电话又同时响了起来，其中一部还是红电话，红电话意味着来自上级或内部专线。他自然是先拿起这部。可是他把听筒放在耳朵上半天，对方也不说话，他急忙问：“喂，您是哪位？”对方阴阴地回答：“我是黑老蔡！”范鹰捉不禁打了一个激灵。黑老蔡是涉黑人物，背景很深，曾经因为贩毒被判过刑，全平川没有不知道这个人的。换个人也许会判死罪或无期，但黑老蔡没几年就出来了。现在正经营着全平川规模最大的三家洗浴中心。他找我干什么？而且还用的是红电话？这不明摆着来者不善吗？他的心脏立即又怦怦地急跳了起来。此时他既有几分害怕，又有几分厌恶。他害怕的不是这个人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而是怕他搅乱自己的工作，自己当市长还

没开局啊！

“你找我有事吗？”范鹰捉稳住心神，以正常语速，不慌不忙地问道。他虽然竭力做出镇静安详的姿态，心里却如同开了锅。“范市长，请你安排个时间，我要找你谈谈。”范鹰捉想了想说：“好吧，请你留个电话号码，回头我找你。”黑老蔡立即回话道：“不不不，我给你打，我给你打。”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而此时桌子上的另一部电话始终在响着。范鹰捉急忙将话筒抓了起来，对方立即开口道：“范市长，您终于接电话了，找您说句话好难啊！”一个细细的声音，显然是个女人。范鹰捉便问：“对不起，刚才在接电话，你是哪位？”对方说：“我是三柳县县长王如歌，我想找您谈谈，您几时有时间？”又一个要谈的。这个能拒绝吗？自然也不能。全平川市下辖九个县，唯一一个女县长。曾一度有传言说王如歌和常务副市长柴大树弄一块去了，甭管真的假的，反正很影响声誉。范鹰捉感觉作为女同志当领导很不容易，她找自己没准就是来澄清谣言的。怎么能不接待呢？于是，他说：“好吧，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只是提前通报一声就行。”王如歌一听这话，嗲声嗲气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会很快就去的！”

这一下午，范鹰捉没干别的，只是在接电话。几许烦恼，几许安慰。烦恼的是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让他对当市长以后如何开局没时间来得及细想；安慰的是毕竟大家在他当选以后表示出和以前不同的热情，假如真的无声无息地没人理睬，岂不是也很失落？

临下班，范鹰捉给机关保卫处打了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人来报告丢失东西。他们回答，没有人来报告。

保密性的文件资料自不必说，不敢报告就是怕被追究；那金银玉器抄起来就过万，还有几十万的，怎么就没人承认丢失呢？难道是窃贼虚晃一招，信口雌黄？可窃贼明明是开诚布公，并且还要约时间见自己一面。如果没有确凿的东西在他手里，见自己能有什么意义？显然窃贼没说瞎话。有了这个前提，就让人顺理成章地推出“机关里的东西都不是好来的”这样的结论。这个窃贼很有心计，各屋里衣服鞋帽都有，他都没偷，偷的偏偏都是值钱和敏感的东西！

范鹰捉又给秘书长于清沙打电话，问他一会儿有什么安排。于清沙道，城建集团老总段吉祥约了去吃饭，但范市长如果有事他就把饭局推了。范鹰捉道：“你跟我在机关食堂吃饭吧，那个饭局往后推推。”



于清沙正想找范鹰捉谈谈,便急忙答应下来。回头他就给段吉祥打了电话。然后马上揣了一瓶水井坊下楼来到机关食堂,点了两凉四热六个菜。于清沙的职责就是协助市长、常务副市长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主持市政府办公厅全面工作,负责办公厅党组、市政府及本办文件的发文审核把关工作,与几个市长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很多,他知道每一个市长的口味。机关食堂没有单间,只在角落用竹篾屏风挡了一下。范鹰捉下楼以后,六个菜就立马端上来了。

于清沙比范鹰捉大十岁,在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干了十来年了,一直提不起来,而到了眼下这个年龄再往上走就更难了,除非上边哪个人真看上他了,使了非凡的力气挽住他的颓势,给他新生。假如真有这么个人的话,那可真如再生父母了。而为了寻找这个“再生父母”,于清沙千般窥探,万般努力,费了多大的劲只有他老婆最清楚,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副市长柴大树的帮助下结识了政协主席老傅(说结识是说深度接触,论认识的话早就认识),让他看到了在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上忝陪末座的可能。如果能够顺利晋级,他将享受梦寐以求的高级干部的一切待遇。但就在这时,问题来了。

于清沙先陪范鹰捉干了一杯,然后说:“范市长,今天我跟你点掏心窝子的话——你如果不当正市长我也不说这些,但现在不一样了,只有跟你说才可能让我解脱。”说着兀自又干一杯。范鹰捉道:“什么事呀,神神秘秘的?你几时找我说都行,怎么还非得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谈,你这一‘谈谈’就让我感觉问题很严重似的。”

“范市长,多年来我在工作上积极主动,恪尽职守,加强学习,勇于创新,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同时,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努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身廉政建设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只盼望有个圆满结局。”于清沙又给自己斟上酒,因为心里有事,脸已经先涨得通红了。

“你这人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内向,有话直说,干吗拐弯抹角的?”范鹰捉也兀自干了一杯。

“范市长,我把话说出来,你可别拿酒泼我、把桌子掀了!”于清沙把头低得快磕着桌子了。

“瞧你说的,我什么时候这么没涵养过?”范鹰捉也给自己斟酒。

“范市长,这次机关失窃,我的屋里丢了两样重要的东西。一是城建集团关于修建商业街和平河工程的预算方案(在政府工作报告没出台以前,这两大工程的预算已经做出来),如果散失到外面,情况就会很复杂,市政府作为投资方会很被动;二是,我写的一份举报材料,还署了名,而被我举报的人恰恰就是你,因为我心里矛盾就一直没寄出去,结果被偷了。”于清沙语无伦次地说完,脑袋已经快扎到裤裆里了。他两手捂脸,不敢看范鹰捉。

怎么会这样?范鹰捉的脸腾一下子就涨红了。他愣愣地看着于清沙,好半天没说话,也没喝酒。他现在已经一点喝酒的心情也没有了。两大工程的预算方案泄露出去,自然对市政府工作很不利,但那是工作,还可以想方设法变动、补救;而署了名的举报信如果公之于众,对范鹰捉的个人伤害可就大了,甭管举报的情况是否属实,只要署了名,而且是市政府秘书长的名,所产生的杀伤力就会难以估量!

“你举报我什么事呢?能不能说说,让我也明白明白?”沉默了好一会儿,范鹰捉才开口。他看着眼前这个工作起来没黑没白、任劳任怨的老同志,却原来是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真让他百感交集,想来这每个人的另一面都是别人永远猜不透的!

“我列举了几件我所知道的你帮下属单位女同学淘换资金的事,你给新开业企业剪彩戴走钻石胸花的事,还有你给企业和商店写牌匾收了巨额润笔费的事。就这些。我真糊涂啊,真不是人啊!”于清沙终于把底牌亮出来了。仿佛卸下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范鹰捉却语塞了。于清沙虽然没有说出他干的很多打擦边球的事,但仅这几件事也足够他喝一壶了。虽然女同学后来给了他什么报酬,于清沙并不知道。但那朵钻石胸花于清沙却看见了——黄金丝的花朵上面密密麻麻嵌满了星光闪闪的钻石,范鹰捉回家以后一数有十八粒,他让老婆拿到首饰店去估价,结果人家说,这么大的钻石每一粒就价值八千,当时他老婆被吓得噤了声。而这样的钻石胸花,范鹰捉收过好几个。

那润笔费就更可观了。虽然不是给钱,但人家知道范鹰捉好写书法,是省书法协会会员,而好写书法的人又没有不喜欢文房四宝的。于是,每次有人请

他题写牌匾都送他古玩行很看重的古旧砚台。

当然,每次写牌匾的活都是于清沙揽来的。因为他知道人家不会亏了范鹰捉,而且每次于清沙都会助兴一般站在一边看。问题就在这里:于清沙很懂古玩,是个集藏发烧友,经常给报纸写集藏小段子。他明明对古砚很懂很爱,但从不伸手,绝不横插一杠子。范鹰捉曾经把品相不错的砚台让给他,作为报偿,但他婉言谢绝了。他不厌其烦地告诉范鹰捉:我国传统有四大砚,即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端砚产于广东端州(肇庆市)东郊端溪,唐代就极出名,于清沙还记得李贺有诗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赞石工攀登高处凿取紫色岩石来制砚。端砚有“群砚之首”的称誉,石质细腻、坚实、幼嫩、滋润,扪之若婴儿之肤,温润如玉,磨之无声,发墨光润。石上且有鸂鶒眼等自然纹理。而歙砚产于徽州,徽州是府治,歙县是县治,同在一地。所以歙砚与徽墨乃是“文房四宝”中同产一地的一双姐妹。歙砚的特点,据于清沙介绍,《洞天清禄集》说:“细润如玉,发墨如油,并无声,久用不退锋。或有隐隐白纹成山水、星斗、云月异象。”端砚资源缺乏,名贵者已不多;歙县地处黄山之阳,取材广泛,近年仍有镂刻做工极细之艺术大砚出产。洮河砚之石材产于甘肃临洮大河深水之底,取之极难,作品价值自然很高。而澄泥砚产于山西绛州,不是石砚,而是用绢袋沉到汾河里,袋里装满细泥沙,一年后取出,用来制砚。这四种只要是真的古砚,哪一方也下不了万。

也许是于清沙事先就嘱咐人家,说范鹰捉只喜欢砚台,否则人家为什么不送别的东西做润笔费,而偏偏送砚台呢?有一次范鹰捉老婆拿了一个合成洗涤剂厂给的砚台去商业街的古玩店鉴定,人家说你这个砚台是清代的,价值至少三十五万,当时就想收购。范鹰捉老婆是个把家虎,哪里舍得,赶紧拿回来了。事后范鹰捉什么都没说,只是请于清沙喝了一次酒。酒桌上两个人也只字不提砚台的事。但于清沙心里明镜似的——范鹰捉对砚台是满意的!现在范鹰捉家里已经存了几十方甚至上百方砚台,虽说良莠不齐,有真有假,有新有古,但汇总起来也价值几百万。

一个这么了解范鹰捉的人写举报信,那不是一举报一个准儿吗?虽说举报信并没有寄出去,但丢失了与寄出去又有多少差别呢?如果落到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手里,不是更要范鹰捉的好看吗?

这顿饭已经没法吃了。范鹰捉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的一只手捏住了桌子的一角,想把它掀了,把一桌子酒菜都掀到于清沙身上。但他仅仅试了一下,没动。此时此刻他蓦然冷静下来:掀桌子不是英雄。于清沙写的举报信没有虚构,属于实话实说。既然如此,我急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早就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吗?再说了,于清沙毕竟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具体价值,况且,那是我的劳动所得,不是无缘由地索要来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对那些东西并不知道具体价值,举报的凭据是什么呢?”范鹰捉耐住性子问道。

“是这样——”接下来,于清沙又说自己举报范鹰捉是受人之托。因为那个人会帮助于清沙进市政协,官升半级。举报范鹰捉,将范鹰捉掀下马来便是交换条件。

“你难道被那半级官职迷住了眼睛吗?为了这个就出卖朋友,是不是价码太低了点?”范鹰捉眯起眼睛微微哂笑。

“是,范市长,我是官迷心窍,我没有脊梁骨,我是王八蛋,我不如一条狗,我对不起范市长以往对我的支持和提携!”于清沙现在只是一个劲儿骂自己。

他为什么这么做?明眼人一看便知:那范鹰捉是正市长兼副书记,是平川市堂堂的二把手,研究于清沙调离市政府问题自然要参与意见,而且是举足轻重的意见。如果那封信落到了范鹰捉手里,不但查究范鹰捉化为泡影,更甭说再官升半级,不摁进泥里算对不起你!于清沙已经在机关混了那么多年,对这一点自然是相当明了的。他现在真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听信那个人的指令干举报这种事!而且干也就干了,为什么偏偏没有把举报信寄出去!

于清沙现在就想当孙子,伸出脑瓜让人家弹。只要范鹰捉能消解怨恨就行。他现在也只能当孙子,出了这种事不是孙子又是什么?而范鹰捉的大脑在急速运转了一圈以后,却发生了变化,向着相反方向运行了。一个人最可贵的素质是在突发事件面前保持冷静,逆事顺办;在大势所趋面前逆向思维,逆水行舟。他先给自己的酒杯满上,然后给于清沙的酒杯也满上了。这一举动,就昭示着他将原谅于清沙了。而且,不仅如此,接下来范鹰捉就把自己的酒杯举到于清沙面前:“老哥,来,干了这一杯!”

于清沙受宠若惊,呆呆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举杯呀，举杯！来，干！”范鹰捉催促道。可是于清沙根本就无力拿起酒杯。当他勉强将酒杯端起来的时候，因为颤抖还把杯中的酒洒了出来。

“哎——这就不对了嘛，你知道水井坊多少钱一瓶吗？这不是暴殄天物吗？”范鹰捉再次给于清沙满上，然后与他碰杯。这次，于清沙才算勉强碰了杯，喝下了酒，然后两行泪水就流下来了。

“老于啊，举报信的事别太往心里去，回头我叫公安局查一下，找到了，你就收回去，找不到呢，也没关系，只要外面一出现这封信公之于众的事，你就立马给日报、晚报写篇稿子，巧妙地站出来辟一下谣，立即天下太平。你信不信？”

“范市长，你大人有大量，老哥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市政府干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涵养如此之高的领导！今生今世我去不去政协当副主席已经不重要了，能够跟随你干工作干到底我认了！”

“你是咱市政府的老笔杆子了，这种辟谣的小文不是抽根烟的工夫就划拉出来了？而且肯定还能写得像犀利的杂文，把传谣的人骂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于清沙把头点得如鸡啄米一般，心里边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他一边随着范鹰捉开始大口吃菜，一边又开始给范鹰捉斟酒。在不知不觉中一瓶水井坊已经一干二净。桌上的六个菜也转眼就被扫了个风卷残云。于清沙问：“范市长，来点儿什么饭？”范鹰捉道：“已经酒足饭饱了，还来什么饭？来个汤吧。”于清沙急忙站起来去后厨要汤。

喝完汤范鹰捉打了个饱嗝，于清沙便递上牙签请范鹰捉剔牙。范鹰捉却摆摆手一抹嘴站了起来。于清沙便急忙随着也站了起来。

往外走的时候，于清沙伸出手来与范鹰捉握手，范鹰捉却一只手捉住于清沙的手，另一只手搂住了于清沙的肩膀，那样子好生亲密。两个人一起出门，都眼看前方目不斜视。而此时，于清沙嘴角露出一丝释然的暗笑。殊不知，范鹰捉的嘴角也同样露出一丝暗笑，只是笑得不易觉察。

来访者

平川市政府的领导没有专职跟包秘书,都是机关处里的干部跟着跑工作。也可以把这些人叫秘书,因为他们干的就是秘书工作,但并不是那种事事都干的贴身秘书,人也并不固定。范鹰捉也不例外。他当常务副市长的时候,是二处的李海帆跟着他到处跑的时候最多。现在他当市长了,是不是要把李海帆弄到一处呢?因为跟着市长跑的都是一处的人。此时他突然想起一处的马雨晴,那个年轻漂亮的副处长。从本心来说,他喜欢这种干部。自己看着养眼,旁人看着也顺眼,而且温文尔雅,见人总是先羞赧地微微颌首,然后才抬眼看人,一副大家闺秀的做派,家里必是书香门第。

虽然范鹰捉是个领导,以文化人的口吻叫做“官宦”,但他并不喜欢领导官宦之家的孩子。当然,他并不是要否定所有的干部子弟,而是以自己的儿子推而论之——如果让他选干部,他宁可选老百姓家的孩子。首先是选出身书香门第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更知书达理。就以自己的儿子来说:一、好逸恶劳,从来没勤奋过,没在早晨七点以前起过床,做早点、收拾屋子、刷厕所全都免谈,更别提头悬梁、锥刺股发奋读书了;二、从来没说过谁更优秀,在儿子眼里,天下人全都浑浑噩噩的,做得好的也是作假做出来的,甭想从他嘴里听到佩服谁的话,而儿子自己却从来没干过什么漂亮事儿,也不屑去做具体事;三、对老百姓从不理睬,更谈不上体恤,当然了,儿子小小年纪让他体恤老百姓为时过早,但这却是范鹰捉看一个人的关键。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儿子已经十五岁了,

完全可以看出基本素质了。说到底还是儿子的生活条件太优越了。加上老婆宠孩子,使得孩子娇生惯养,目空一切,眼高手低。这样的孩子肯定没什么出息。

网上一度盛传一个叫徐其耀的被捕贪官写给儿子的信,里面赤裸裸地讲了八条: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7.要相信拍马屁是一种高级艺术;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范鹰捉不知道这个父亲是真爱还是假爱自己的儿子。老话说,取乎高,类乎中,取乎中,类乎下。假如一上来就取乎下,你想想,你儿子还要得吗?小孩子学好不容易,学坏快得很。即使你想竭力塑造一个好人、一个英雄、一个模范,都未必成功,而只能塑造出一个没有大毛病的凡人,若再专门去塑造一个人人厌恶的老油条,这样的孩子在当今社会会成大器吗?范鹰捉绝对不相信!

在有些人的眼里,可能范鹰捉也在贪官之列,怎奈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而且,他的内心追求也还是蛮高的。

马雨晴在他眼里,就恰恰相反,是个有前途能成才的好女人。当然了,马雨晴有马雨晴的情况,范鹰捉并没有认真研究。首先马雨晴是个三十五岁的中青年女同志,这个年龄的女人总是内敛、含蓄的。既不像二十岁的年轻人那么活泼好动,又不像五十岁以上的大姐那么倚老卖老说话做事无所顾忌。马雨晴看外表似乎是低眉顺眼,而在眉宇间透出的却是一种自信的谦恭。没有分寸的谦恭属于低三下四,有分寸的谦恭就是一种修养。

马雨晴是北京一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来机关以后,除因为工作而写了大量公文以外,业余时间还出版了好几本引起各方面关注的长篇小说。这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但机关里的人们想事往往不往好的方面想,见马雨晴漂亮,就说她是“美女作家”。那时一个上海的写手号称美女作家,而且专写拿脱裤子不当回事儿的另类文章,于是大家就都认为马雨晴也好不到哪儿去。还有人传言她跟编辑有一水,否则别人写书出版不了,为什么她写书就能出版?从此便突然都鄙视起她来。大家因为都不写书,自然不知道写书需要才学、耐心和韧劲,也不知道写书发在网上自然就有编辑来慧眼识珠。马雨晴都已经出版

好几本书了,却连编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大家背后不说她好话,她也不动声色,反而把自己的书分给大家,是好是坏让大家自己分辨。马雨晴是学历史的,她写的书自然是历史题材,里面根本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些东西。于是,乱七八糟的议论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这事传到上级领导耳朵里,没有不对马雨晴竖大拇指的。仅仅这件事还说明不了问题,马雨晴身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才更让范鹰捉念念不忘。

市政府原来有个得癌症死的副市长,他没死以前曾经穷追过马雨晴。他追马雨晴的办法就给她送书,他知道马雨晴爱写书,就买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一本一本送。这个副市长虽然是学理工的出身,但买来的作品却绝对不是网上瞎炒的看一半就不想再看的東西,难得他如此用心。这个副市长本身有个恩恩爱爱的老婆,干吗还要追马雨晴?这种问法就小儿科。

如果仅仅是送书,马雨晴只管笑纳就是了。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每本书里都夹着一张银行卡。马雨晴曾经拿着银行卡去路边的自动取款机跟前试过,每张卡都是五百块钱的面额。没有更多的,也没有更少的。一个机关里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只要她的老公不是大款,那她的日子就必然是紧紧巴巴的。因为那点工资是有限的,除非你弄“外找儿”。但大家都知道,弄“外找儿”很危险,谁知道你几时踩地雷上。副市长给送银行卡,会让很多女人受宠若惊,渴望做小二、小三的更会趋之若鹜。但马雨晴不是,她毫不为之所动。是不是她家里有个大款老公或者与老公如胶似漆?都不是。此为后话。

那个副市长想放长线钓大鱼,等着马雨晴上钩。偏偏马雨晴装傻充愣,只当没这回事。一个阶段过去了,风平浪静。又一个阶段过去了,仍旧风平浪静。反复三次,副市长不高兴了。干吗?你拿搪?我攻不动你这个小碉堡怎么的?你看我攻得动攻不动!那时马雨晴没在一处,还在调研室当科长,经常因为写材料加班加点。就在她在自己的科室挑灯夜战的时候,这个副市长敲开门进去了。一男一女单兵教练了。马雨晴怎么表现呢?她不温不火,一字一句地说:“副市长,你虽然是比我高那么多级的领导,但上床这件事不是简单事,我如果不离婚,是不会跟你上床的。所以,你甭猴急猴急的,等我先离了婚再说。”

上床这种事,在机关里虽然不是多稀奇的事。但只要一方死不愿意,另一方也没辙。总不能霸王硬上弓吧?回头告你个强奸罪,你能跑得了吗?那天副市

长当然也没白费工夫，好歹摸了马雨晴脸颊一把。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耐心等待马雨晴离婚的漫长过程。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给马雨晴打手机，问：“小晴，离婚的事到什么程度了？”马雨晴就说，研究到房子问题了，或者研究到孩子问题了，再或者就是研究到家产没法分的问题了，总之，该研究的问题似乎没完没了。人在干，天在看，老天绝对是有眼的。这时，在机关一年一次的例行身体检查中，副市长查出患有肺癌，而且是晚期。马雨晴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就找副市长老伴谈了一次话，拿出了那一大沓银行卡，说：“阿姨，这是机关的同志们捐的，您务必收下，因为大家不知道应该给副市长买什么东西。”

还没出两个月，这个副市长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人到了这个份儿上，自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今天没明天，旁人不论送什么东西都不如直接给钱。马雨晴拿来银行卡就好比雨中送伞，雪中送炭，恰到好处。副市长老伴把机关的人好一番夸奖。这事如果没人说起，也许谁都不知道。在副市长离世以后，是副市长老伴去机关找市长道谢才把事情说漏的。市长立即找来了马雨晴，问她哪儿来的这么多银行卡？难道你年纪轻轻就向下边伸手了？——市长会不会自己对下边伸手，马雨晴并不知道，但看他追究起别人来，竟毫不留情。马雨晴万般无奈，便道出了原委。于是，一件捂得很紧的事蓦地被抖搂出来了。机关里一下子就炸了窝。起初大家纷纷嘲骂马雨晴，说她不该揭死人的短儿，但时间不长就同情起马雨晴来，而且对她一个银行卡也没花这种精神相当赞赏。机关里的姐妹们扪心自问，这事搁谁谁做得到？时隔不久，马雨晴便从调研室调到了一处。而一处是专门为市长服务的。

范鹰捉想起马雨晴就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那个副市长追了她两年，她就不动声色地忍了两年，和任何人没提过这事。如果马雨晴借机攀上副市长，然后再给家里谋点利益，不是手到擒来吗？但她就是没那么做。要说不简单呢！现在范鹰捉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把马雨晴调离一处呢？因为围绕马雨晴总有故事。他是不愿意被搅到马雨晴的故事里的。可是，自己一上任就把马雨晴调走会不会对马雨晴形成打击？马雨晴有故事固然是有故事，但她并没做错什么。这样的女下属不仅不应该受到打击，还应该受到褒扬。褒扬马雨晴，就意味着自己是非分明。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把马雨晴提为一处处长，把李海帆调到一处做副处长。

在回家的路上,范鹰捉把事情想定了,便给秘书长于清沙打手机。让于清沙做好安排。那于清沙刚跟范鹰捉喝完酒,感激和内疚正萦绕在心里,见范鹰捉让自己办这种事,连忙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又关切地问:“范市长,你打算让谁跟着你跑呢?”范鹰捉也不想藏着掖着,就说:“我打算让李海帆跟着我。李海帆忙不过来的话,马雨晴补补漏也行。你感觉怎么样?”

于清沙听了这话一个激灵,他想说,李海帆自然没问题,而让马雨晴“补漏”就有点那个,因为马雨晴太漂亮,跟着市长出去肯定喧宾夺主,而且容易让旁人对范鹰捉多想。但他此刻不敢多嘴,暗想过去有个副市长穷追马雨晴,难道范鹰捉就没这想法?说不定早就觊觎马雨晴了!这种事是没法拦的,谁拦谁是仇人。于是,于清沙斟酌了一下说:“范市长,我同意您的意见,身边有个女下属便于照顾市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而且还是廉政的表现。”

范鹰捉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说:“这怎么还跟廉政联系上了?”于清沙道:“范市长你想啊,你身边有个漂亮的女下属,别的想打你主意的女人还敢往前凑吗?你想想看,哪个市长不被形形色色的女人围绕着?有了马雨晴,你就等于练了金钟罩,穿了铁布衫,只管纵横捭阖,绝对百毒不侵!”范鹰捉又是一阵大笑。他知道于清沙在恭维自己,但话说得很幽默,让他很受用。接着,他也让于清沙把这事告诉马雨晴。虽然点将是他点的,但没必要亲自说,因为那会显得自己太心切,你太心切了别人就会多想。

谁知范鹰捉回到家里以后,见马雨晴坐在客厅正等着他呢,让他立即心花怒放起来。老婆说:“鹰捉啊,马处长来了好一会儿了,你今天回来的晚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范鹰捉随便说了个理由就把老婆搪塞过去了,回过头问马雨晴:“雨晴,白天你就说找我谈谈,而且是长谈,什么事啊?”

马雨晴手里捧着范鹰捉老婆给的一杯水,沉吟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本来是想跟您长谈的,但时间太晚了,您留给我的时间太少,我只能长话短说——这两天一处接了很多电话,都是要求见您的,我挑选了几个,让他们给您打过去了,其他的人被我婉言推掉了,有的问题我就干脆替您回答了。”

“哦,好,推掉好,替我回答也好,做下属就应该这样。都是什么事啊?”

“多了,五花八门!有的人说您是个思想开放的人,您上来当市长肯定会让

死气沉沉的平川市面貌大变,因此想向您建言献策,这里面有平川人也有省城人,还有京津沪的人;有的人说您不虚头巴脑是个肯办实事的人,于是大胆自荐,愿意给您当力巴,这里面也是既有省城人,也有京津沪的人;还有诉冤告状的,寄希望于您,当然主要是平川人。其他的不重要,我就没往心里记。”

“那你白天开会怎么突然要哭呢?我看你的脸色很难看,眼泪也直在眼睛里打转。”范鹰捉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留意到老婆。此时他老婆已经开始吃味儿了,把一张脸拉得老长,在屋里走来走去,眼睛死盯着马雨晴。

“范市长,”马雨晴没看范鹰捉的老婆,而是直视着范鹰捉道,“当着嫂子我也不怕难堪了,我就对您实话实说吧,有人恐吓我,说要把我踢出市政府,还要让我身败名裂,永世抬不起头来。我思来想去,感觉这事不能再瞒着了,我必须告诉您。”马雨晴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又开始在眼里打转了。

“你越说越让我奇怪了,什么事呢?这个人是谁?”范鹰捉点着烟抽起来。他一到特别认真倾听的时候都要抽烟,在家里也不例外,为此老婆和他闹了不知多少次也改不了。而老婆此时顾不上他抽烟,也瞪大眼睛纳闷地看着马雨晴。

“范市长您甭问这么细了,我只向您提个请求——您能不能还把我留在一处,谁和您跑工作都没关系,忙不过来的话我亲自跟您跑,我不在乎副处长这个名分,也不在乎多干点,手里原来的工作我还兼着就行。因为我知道您这个人会辟邪,跟着您就能驱灾免祸!”马雨晴眼巴巴地看着范鹰捉,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马雨晴的话说得很形象,也有几分夸张,但惟其如此,才让人看出她现在肯定又处于为难的境地了,而且可能还是跟容貌有关系。纠缠她的那个副市长死了,并不等于就不再有人看上她了。

但范鹰捉还是追问了一句:“不会是你的主观原因吧?”

马雨晴道:“不是,百分之二百不是。”

“那好吧,我接受你的请求,回头我跟于清沙说说。”范鹰捉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相当满意。因为马雨晴的请求与他的安排正好吻合。他想,即使你不想留在一处,我也得这么安排。但他没这么说,而是等着马雨晴把话说完,让她自己提出做这个跟着自己补漏跑腿的下属。他一时间十分得意,感觉当领导就得在每一件小事上处于主动,小事积累起来就是大事。况且,对一个人的工作安排,作为那个具体的人可就是大事了。他满心欢喜却又不动声色地送走了马雨晴。

马雨晴一直讷讷地还想表示什么,但终于没有说。范鹰捉并不着急,他不问。他知道,马雨晴早晚会说。一个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不过,回到屋里以后,范鹰捉蓦然就在脑子里打了一个大问号: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他跟于清沙喝酒,于清沙也说是“有一个人”要帮他官升一级,于是他才写举报信告范鹰捉的状。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可是这种事没法深问。人家不想说,肯定有不想说的原因,你干吗非问不可呢?他曾经问过于清沙那个人是谁,但于清沙含糊地岔开了话题。想必是不好回答。但这太捉弄人了。他必须弄清这个人是谁。今天可以不问,明天也可以不问,但后天他就一定要问,谁这么胆大妄为?说不上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可也是在市长头上动土,这样的挑衅不坚决回击就后患无穷,而且太栽他的面子。他是这么好欺负的吗?

其实范鹰捉早该想到这个人是谁了。他就是一直与范鹰捉在工作上密切合作、在精神上却格格不入的常务副市长柴大树。

此时此刻,柴大树正风光无限地在饭店里与一大群人应酬。这是平川市最大、也是唯一的一家五星级大饭店——平川大饭店。在一个叫做“仙人洞”的顶多可以摆四张桌子的小餐厅里,聚餐的人们正以手加额,觥筹交错。他们在庆祝柴大树在市政府这边的排名由第三跃升至第二,离一把手只有一步之遥。人们已经说了很多祝福的话,酒也喝到了八九分。而柴大树一直谦恭地告诉大家,他这个跃升,实在是不算什么。工资一分钱也没多拿,该管的事一件也没增加。

不是机关的人可能对这一点不甚了了——拿一样的钱,少管点事不是更消停更安逸吗?不是的。身在机关,没有不想多管点事的。因为管的事多,左右逢源的机会就多,达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功利目的的可能性就越大。

为柴大树攒局的是城建集团老总段吉祥。除了于清沙有事没来,今晚赴宴的其他人都是段吉祥的“死党”铁哥们儿。那段吉祥原来是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曾经是八面来风、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一直协助常务副市长范鹰捉和秘书长于清沙抓市政府情况综合、机关内部事务、双拥、社会救助、社会事务管理及对外经济贸易、招商引资和非常引人注目的财政、税务、住房公积金、城建资金和投资工程管理工作。八面来风的人往往也是危机四伏的人。就在段吉祥春风得意的时候,机关里突然风传段吉祥与歌厅小姐不清不白,虽然,谁都没抓到

把柄。段吉祥一下子就收敛了，变得谦恭谨慎，但为时已晚。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次公安局找到市长，说一个洗浴中心的小姐卖淫被抓，在那个小姐的手机内存里调出一串手机号，其中就有段吉祥的。而且，那是段吉祥对机关都保密的一个手机号。公安局局长问市长怎么办。市长很有策略，首先问常务副市长范鹰捉应该怎么办，因为段吉祥就在范鹰捉手底下工作。范鹰捉说：“我先找段吉祥谈谈吧，听听他自己的意见。”

于是，范鹰捉便找段吉祥谈话。一开始段吉祥死不认账，矢口否认认识什么洗浴中心的小姐。但范鹰捉一讲出那个小姐的名字和那个保密的手机号，段吉祥立即就改口了，他说：“范副市长，我感觉我不适合在政府机关工作，看在咱们多年密切合作的情分上，你帮我一把，给我安排个合适位置吧！”

聪明人都是这样。这就等于什么都招了。范鹰捉紧逼了一句：“一言为定？”段吉祥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事情就这么定了。没过一个星期，段吉祥被调到了城建集团。因为此时城建集团恰好有一个副总六十退休。而其他更好的单位没有位置。不过，这也很不错了，那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单位。段吉祥卧薪尝胆了好几年，终于熬到了单位一把手退休，他便顺利接了班。但一颗仇恨的种子却深深埋在了他的心里。那就是对他逼宫的范鹰捉。他曾经找过当时的市长，问他当时是什么态度，市长说，我并没想把你弄走，只是问范鹰捉应该怎么办。后来那个市长调到省里当副省长去了。段吉祥在恨上范鹰捉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市长的投入，因为他感觉老市长对自己印象不错，自己的政治生命并没有就此完结。

在眼下这个场合里，喝酒吃饭的既有工商税务的，也有公检法的，当然还有区里的和企业的。这些人都不是吃干饭的，手里都掌有实权。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段吉祥的铁哥们儿，就是年轻人所说的“死党”。段吉祥举着酒杯道：“各位哥们儿，老弟我突然来了诗兴，大家想不想听？”大家异口同声道：“要听！要听！”段吉祥道：“谁无虎落平阳日，待我风云再起时，有朝一日虎归山，即便血染亦不迟！”

大家说：“段哥们儿再说清楚些。”段吉祥便道出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于清沙顺利调到政协，副秘书长必然会顶上去。这样，副秘书长的位置就会腾出一个来，而段吉祥恰恰在死盯着副秘书长的位置，他想在哪里摔倒就在那里爬起

来。他现在已经正局级，而副秘书长是副局级，他来此任职显然属于屈就。即便如此，他也想来。因为他刚四十出头，正是大好年华，还有往上走的可能。为此他已经往省里跑了无数次，在那个老市长身上下足了工夫。当他在酒桌上把心里话掏出来以后，一个铁哥们儿就出了一个主意：把范鹰捉治住！

原来，做干部工作要挖掘潜质把人变成英雄，而不是通过揭短儿把人治住。现在段吉祥却恰恰需要把范鹰捉治住，让他把嘴闭上。其他铁哥们儿听了这个主意哈哈大笑，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大家以后多往政府跑，多给范鹰捉出难题，就算他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了，他还有精力管一个副秘书长吗？那时候副省长再说句话，段哥们儿焉不溜儿就进来了！”

段吉祥觉得此话有理，便征询柴大树的意见。柴大树却沉默不语。

聪明的段吉祥当然知道要想事成，首先要激化柴大树与范鹰捉之间的矛盾。让范鹰捉在工作上借助不了柴大树的力量而捉襟见肘、焦头烂额。那柴大树会按照段吉祥的设想乖乖就范吗？难说！虽然柴大树也早就对范鹰捉恨得牙根疼。范鹰捉对这一切没有知觉，而于清沙和段吉祥却早已洞若观火。

这些人酒足饭饱后就一窝蜂般来到大饭店隔壁的洗浴中心泡澡。这里是段吉祥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也是曾经被公安几次光顾的地方。这个洗浴中心看外观与一般洗浴中心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一进去，情况就不一样了。用“金碧辉煌”四个字来形容毫不夸张。内装修一水儿肉色花纹大理石，宽阔的大厅左边和右边各有四根同样包了大理石、需三个人才搂得过来的粗大立柱。中间头顶上吊着巨大的枝形吊灯，每一个乳白色分支吊灯下都垂着荧光闪闪的水晶流苏。迎面白石假山上垂着瀑布，下面水池里游动着成群的一尺长红白相间的锦鲤。环绕大厅，是无数盆形状各异的花草，那巨大的花盆全是绘着图案的古色古香的木桶，美丽典雅，与花草的宽大叶片相得益彰。段吉祥对大家说：“你们往右走，拐三个弯儿，就是休闲宫。”说完，径自拥着柴大树去了另一个方向。

一群人便奔“休闲宫”而来。拐过三个弯儿以后，就见到了一座爬满藤萝的假山，大家面面相觑，屋里什么都没有啊！于是大家便开始议论，说段吉祥把咱们撂这算怎么回事？话音未落，假山后面闪出一位穿红制服的小姐，一伸手说：“各位先生请！”便将大家引到假山后面，大家方才明白，原来假山只是个影壁，机关却在后面。果然，进了假山后的这个门便别有洞天了——房间的一面墙是

整块的大玻璃,里面坐着几十个如花似玉却穿着暴露的丰满女子,大家可以隔着玻璃观看,随意挑选,看中哪个就直接指出来带走。有人说:“我知道,这叫玻璃点钟服务。”又有人说:“不是警方不允许吗?”便有人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便在更衣箱跟前脱衣服,换浴裤。因为腰上都有成串的钥匙,便稀里哗啦一阵响。红制服小姐站在一旁看着大家脱光了,一点也不避讳,说:“我们推出了全新服务,小姐们全身赤裸为先生们洗澡,而且这种服务是可以开发票的。”

一个人故意问:“只是光着身子服务,太简单了吧?”红制服小姐道:“谁说简单?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像盐奶浴呀、冰火两重天呀都是最新推出的服务,还有好多没起名的,而且我们家按摩师的‘手法’绝对全平川一流,你们试试就知道了。”

大家再一次面面相觑。他们也知道这么做并不光彩,心里其实也是疙疙瘩瘩的。就在这时,段吉祥突然出现了,他很熟练地进来就脱衣服,还安慰大家说:“既来之,则安之,否则对不起柴大树。今天把他也拉来了,容易吗?”他换好浴裤便领大家一窝蜂般去挑小姐。

柴大树被领进一个单间,如同高级宾馆里面的那种套间——外屋是豪华的欧式沙发、气派的仿红木老板台、宽屏液晶电视、电脑,里间是明清风格的雕花双人木床,框架上挽着紫平绒帐幔,绣着大红双喜的床单上便是崭新的缎子被和鸳鸯枕。柴大树正在纳闷,怎么洗浴中心还有这种单间?却见墙上挂着的立地穿衣镜突然打开了,原来是个暗门。里面走出一个穿红制服的小姐,说:“先生,里面都收拾好了,可以使用了。”说完,便从前门离去。柴大树往里面探了一下头,见是一个极尽奢华的小浴室。这时,前门又进来一个小姐。确切地讲是个穿着平常衣服的学生样的女孩,很靓丽也很文雅,腋下夹着一本书。她回手就将门插上了。

柴大树知道,单兵教练就要开始了。但他一抬头,却感觉这个女孩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便问:“姑娘,你叫什么?”女孩说:“没听说还有问名字的,我如果说也是瞎编一个。”他问:“你干这个多长时间了?”女孩说:“刚干。我也不是天天干,现在不是还没开学吗?开了学我就回学校上课去了。”他问:“你在哪所大学?”女孩说:“别问这么详细好不好,传到学校该开除我了。”他说:“一晚上

你收多少钱？”女孩说：“最低消费五千，每加一个花样两千。”柴大树又问：“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哪个学校的，我给你三倍的钱。”女孩说：“你干吗非问这个？”柴大树道：“你让我想起我女儿，她也在上大学。”女孩说：“甬问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快脱吧！”柴大树道：“你知道我是谁吗？”女孩说：“我又不看电视，哪知道你是谁呀！反正是大官呗！”柴大树一阵悲哀。他苦笑了一下，说：“我是个开发商。”女孩说：“甬骗我，你那一身官气一看就清楚。你要开发就开发我吧，我身体上尽是好玩的地方。”柴大树突然拉下脸来：“住嘴，我是公安局的，告诉我实话吧，你是哪个学校的，否则你走不了了！”女孩吓得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手里的书也掉在了地上。嘴里说：“大叔你饶了我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出是哪个学校的！”柴大树道：“好吧，你跟我走一趟吧。”女孩呜一声就哭了，然后捡起书，递给他：“我说不出口，你自己看吧。”柴大树见是一本教材，封面上并没写什么，他打开扉页，见上面写着“平川理工大学王爱妮”一行字。他把书还给女孩说：“好了，你走吧，以后不要来这种地方了，想赚钱就去勤工俭学，做家教、做小时工都行，要是让我再碰上你，就不客气了。”女孩连连点头说：“谢谢大叔，我不再来了！”转身便逃了。

柴大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看这个姑娘面熟。女儿就是平川理工大学的，她曾经往家里拿过和女同学一起夏令营的合影，里面有个笑得灿烂的女孩，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没错，那个女孩就是王爱妮。

柴大树回到外间，深深陷进沙发里，然后点上一支烟。屋里不知哪个角落点着芭兰香，有一股微微的别样的香气。柴大树不喜欢这种香气，他想找一扇窗推开放放烟气，但没找到。方知洗浴中心的所有窗户全是封闭的。他狠抽了一口烟以后，就躺倒在沙发上。这里的一切都够水平，够刺激，但遗憾的是不合他的口味。不过，段吉祥的一番好意，他已经领受了。真是自己的兄弟啊！

柴大树其实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吃吃喝喝可以，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没兴趣。机关里几乎找不出不会打麻将的人，恰恰柴大树就不会打，或者说会打但从来不打。他很明白，你当领导的跟下属打牌，人家好意思赢你吗？人家陪你玩不就是为了给你送钱吗？他曾经陪着老市长去三柳县检查工作，晚上吃完饭后要打几圈，女县长王如歌坐在老市长的上手，对面和下手坐着县委书记与纪委书记。柴大树就站在一旁观战。一开局就见王如歌不断地碰对，一再为

老市长争取摸牌机会。牌桌上的局势，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

王如歌也是平川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二十年前入学时是平川市应届高考生里的女状元。就因为成绩优异，在平川市家喻户晓，所以一毕业立即被三柳县的政府机关招去了。县里的女干部并不稀缺，但女高才生却并不多见。于是，她从办事员干起，一路上副股长、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县长、县长可以说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但问题是三柳县是个穷县，一个人能够不断进步并不意味着这个县就富起来了。要把一个县弄富了，那是系统工程，绝没有一级级升官那么简单。但在牌桌上，决不能露穷。这个道理王如歌心里明镜似的。

第一圈王如歌赢的多。虽然她屡屡为老市长创造条件，怎奈老市长手太潮，摸不来好牌，一把也没和。然而，尽管如此，老头却更来了情绪，于是猛喝一口浓茶，坐下继续开战。结果第二圈一上来王如歌送老头一个明杠，老头便来了一个碰头彩——“杠上开花一条龙”！乖乖，那是平和价钱的十六倍！早已超过了上一圈的全部！当时看到这柴大树就转身离开牌桌，一个人躲到外面抽烟去了。屋里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和叫好声不绝于耳。他干脆远远离开，径自往山路上走去。月光下，崎岖的山路呈现了灰白色，他的心境也一如这颜色，空寂而清冷。

后来，王如歌追了出来，说，办公室主任上阵了，把她替下来了。柴大树不知道说什么，是阻止他们还是鼓励他们？三柳县现在正急着找市里要项目，给老市长送一点小钱算什么？王如歌见他沉默，就说：“柴市长，其实我和你一样，心里很孤寂。”一句话点在柴大树要害处，两个人便坐在山路上聊了起来。后来人们风传他们俩如何如何，即源于此。

柴大树看不上范鹰捉。因为他也知道范鹰捉拿走钻石胸花和收受巨额润笔费的事。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一个普通人做事尚不能肆无忌惮，一个领导就更不能没有分寸。如果是几个小钱也就罢了，抄起来就是多少万，让下属怎么看你？传到老百姓耳朵里会怎么说你？那么，人们会问柴大树既然很廉洁，怎么会跟随段吉祥到洗浴中心这种地方来呢？问题就在这——段吉祥是他的死党，是他的有用之人。后面冲锋陷阵还指望着他。要扳倒范鹰捉仅靠一个于清沙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加上段吉祥也还是力量不足。所以，他要多物色几个心腹，多码几个干将。难道，他就真的与范鹰捉有不共戴天之仇吗？没错。此为后

话。

柴大树一直在单间里等着,直等到段吉祥送走一群人然后来找他。此时已经下半夜了。一见面段吉祥就一通埋怨:“柴市长,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呀?那个妞是我左挑右选选来的,你怎么说打发就打发了?”柴大树道:“吉祥啊,你不知道,我一见那个女孩就认出来了,她是我女儿的同学,你说我能不把她打发走吗?我不仅要把她打发走,还告诫她以后不准往这种地方来!好好一个大学生不是生生毁了吗?”段吉祥道:“柴市长你太杞人忧天了,现如今这种女孩多如牛毛,没什么可吝惜的;再说大学生即使毕业也找不到工作,提前出来挣俩血汗钱体会一下下层生活未尝不是好事。”柴大树很想骂段吉祥没有人性,分不出是非,但他眼下不想为此伤了和气,就说:“不谈那个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听天由命。咱还是说说咱的计划吧。”段吉祥道:“我洗着澡就想好了,立马发起新一波进攻高潮,组织各方面人员继续找范鹰捉提问题,要让他上任伊始便手忙脚乱,一塌糊涂!”

小老板

公安局局长程爱海那天接到范鹰捉电话以后,就立马安排人对范鹰捉办公室、家里的电话以及手机进行了监控,几天来还真监听了不少电话。但来电话的除极个别的是有疑点的人——比如那个打红电话的黑老蔡,其余一般都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头头,他没找出什么异常;只是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感觉:新官上任,总要有个漂亮开局,可范鹰捉面对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如何理清头绪,工作从哪儿入手呢?他甚至替范鹰捉发起愁来。

当然了,仔细归一下类,打来电话的有两种人最多:一是奔着商业街和平河改造工程来的,这里既有设计部门,又有施工单位,省级、市级、县级都有,还有外省的,甚至还有北京的,这些部门和单位为何而来是一目了然的。二是各级、各部门领导,这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公事,也许是私事。他替范鹰捉理出一个头绪,就是排除其他干扰,先从工程入手,先干一件实事,来一个像样的开局,好向全市人们交代!于是,他就叫来秘书,动手给范鹰捉写报告。

此时,范鹰捉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又是那个窃贼打来的,说他就在距离市政府不远的茶馆里,希望范鹰捉撂下工作立马来见一面,如果拒不见面,后果自负。范鹰捉只好答应,好吧,你等着我。他没给程爱海打电话,为了信誉。对黑道儿上的人也要讲信誉,是不是很迂、很蠢?范鹰捉不这么看。以他人到中年的社会经验看,有的涉黑的人原本不是坏人,是各种因素挤对或者促成的,阴差阳错或万般无奈就走上这条道儿了。当然了,心眼儿本就不正并想通过黑道儿

攫取利益的人,另当别论。他唯愿这个窃贼不是这样。因为他从两次窃贼的来电中老成的谈吐,感觉窃贼很可能还是个有一点文化的人。文化意味着教养。他对窃贼寄予良好的希望。

他从来没在市政府附近的茶馆喝过茶,以为周围只有一家。谁知出来一看,天,十好几家!那么,窃贼可能在哪家呢?只能凭自己的眼力去认。他便先进了第一家。这是一家有二层楼的小茶馆,进去以后楼上楼下他都看了,根本没有年轻人。而那个来电话的窃贼从声音上辨别分明超不过三十岁。他出了这家,就朝着第二家走去,这时一个年轻人跟了上来,在他身后拉他胳膊一下,把他吓了一跳!他立即警觉地与这个年轻人拉开了距离,在初春的阳光下,年轻人西装革履,仪表堂堂,不像坏人,但他还是死死盯住年轻人的面孔,想一下子把对方记住。年轻人突然笑了,说:“范市长,我就是刚才那家茶馆的老板,您进去了怎么又出来了?您怎么也得喝杯茶,给我们一个为您服务的机会不是?您要是坐我那喝杯茶,哪怕喝半杯,就将永远记录在我们的创业史上!”说着,年轻人就递上一份广告册页,说:“这是我们新开设的服务项目,请您过目。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年轻人说完鞠了一躬,返身就走了。

范鹰捉手里拿着这个册页,看了一眼,感觉挺炫目,暗想现在的年轻人十分了得,连一个简单的广告册页也做得不平凡。他手里捏着这个册页继续往前走,进了第二家茶馆。这家茶馆很小,屋里只有两张小圆桌,坐齐了也就只能坐六七个人,是个七十来岁的老者开的,老者鹤发童颜,迎门坐在一个小凳上,一见他进来,急忙站了起来,说:“哎哟喂,您别怪我人老眼拙,没出去迎接您,您不就是范市长吗?百忙之中光临小店,这屋里立马蓬荜生辉啦!”说着就拉着他往一把椅子上按。范鹰捉想说,别拉拉扯扯的,像什么话嘛!但他忍住没说。市长能进这种不上台面的小茶馆,确实是件稀罕事,得容许人家纳闷不是?

他再一抬眼,就见屋里仅有的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坐在一张圆桌前,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一只手的手指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击着。年轻人戴着一副变色镜,镜片在屋里是无色透明的,在阳光下才会变成茶色或灰色,这个年轻人进屋时间肯定不长,因为他的镜片上淡淡的茶色还没褪尽。凭范鹰捉多年的人生经验,立马就断定,这个人应该是窃贼!

认准了,就不走了。范鹰捉坐在年轻人对面,回头招呼老者说:“老板,来壶

茶！”老者赶紧走过来问：“范市长来什么茶？红茶？绿茶？花茶？还是普洱？”老者握着两手的殷勤相，很像《茶馆》里于是之扮演的王利发。范鹰捉道：“就普洱吧。”老者又问：“有十年的老茶头，行吗？”范鹰捉道：“最好不过！”老者哈哈笑了起来：“范市长真是行家。”赶紧去沏茶了。范鹰捉暗暗一笑，说行家那是恭维，但略知一二还是真的。这时年轻人突然说话了：“范市长抽根烟？”说着递上一支烟，范鹰捉一看，软中华，暗想：这小子还挺敢得瑟，便接了过来，刚要掏打火机，年轻人已经将点燃的打火机递了过来。

“范市长，老茶头怎么个好法儿？”年轻人在寻找话题。他说的是普通话，范鹰捉听不出他是哪儿的人。哪怕他带出一点地方口音，范鹰捉也会马上分辨出他是本市的、本省的，还是外市的、外省的。偏偏他的普通话很纯正，而且也不是那种北京人的京片子。如果是京片子，也会让人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范鹰捉睨视着年轻人道：“老茶头是一种熟茶，是渥堆发酵时，地表最上面的一层，一般是板结成块的，发酵充分，茶厂会将这些茶单独拿出来存放。一般渥一堆熟茶 20 吨，茶头却只落 100~300 公斤。我因为胃虚，所以只喝熟茶。”

这时，老者将一个小茶壶和一个杯子拿了过来，范鹰捉连忙说：“老板，一个杯子不行，再来一个杯！”老者便返身又取了一个杯子，边倒茶边对范鹰捉道：“范市长说得不错，这种茶口感醇厚、滑，耐泡，是懂茶人的首选。特别是茶汤入口比较顺滑，口感醇厚，没有单薄的水感。熟茶中最好喝的就是茶头了。因为普洱渥堆的时候能结成茶块的茶叶，都必含胶质和糖分，而茶叶中最嫩最壮的部分就是含糖和胶质最多的。在茶汤入口的时候，醇香就慢慢地满口散开，特别是到喉部茶汤似乎更加顺滑，而且还有淡淡的枣香，饮后回甘生津。”

刚沏好的茶汤，上面飘着一缕白雾。范鹰捉把一杯沏好的茶汤推到年轻人面前，年轻人便点点头道：“谢谢！”范鹰捉道：“你不去咖啡店而来茶馆，想必对喝茶情有独钟？”年轻人道：“没错。我年岁不算大但喝茶历史很长了。就说这老茶头吧——二十年前我就开始喝了，父亲经营茶叶，只喜欢老茶头，于是我也就跟着喜欢老茶头。其实，老茶客对老茶头是褒贬不一的，爱的当个宝，不爱的当根草。说到草，很令人崩溃的是，前几年我喝普洱的时候，不管大厂小店的茶都弄回来尝尝，居然还从某茶饼里掰出过鸡毛儿、塑料绳儿，虽说不懂茶的人可以鄙夷为‘牛饮’，可生产厂家您也得手下留德，别用这些喂咱！”

范鹰捉目光炯炯地盯视着年轻人，透过话语研究着这个年轻人的脾气秉性。他进一步撩拨道：“据说，现在有的普洱一饼炒到了几十万？”年轻人喝尽了杯里的茶汤道：“这普洱虽然被炒作得比黄金还贵，但终于也算崩了回盘。不过普通茶客要喝到好茶似乎还是挺难。去云南茶城如果不是熟脸儿，不能排除被忽悠的可能。如果了解了生产工艺后，更会让有洁癖的人抓狂一下——不管生茶熟茶谁知道那大露天的地、大厂房的地有多么脏哪——鸡妈妈带着小鸡在茶叶堆上奔跑也很难说啊！”

范鹰捉还真没想到过这些，只是知道老茶头好喝，便感叹一声：“现如今卖火了的产品，真该为自己的质量负责任啊！”

年轻人道：“所以呢，普洱其实只是茶而已，并不是啥金贵东西。去年崩盘前听亲戚说某画家朋友的小楼里都是普洱茶，花三十多万。滚滚长江都是水，不知何时喝到尽头哇，反正听说有喝茶喝到脾虚的。呵呵。”范鹰捉蓦然冒出一个想法：没准年轻人去过人家那里顺东西，现在却当好话说。但他假装问道：“真的？”年轻人道：“没错。说了这么多没意境的话，您别扫兴，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好普洱的美妙滋味。我曾经在云南茶城听过一位老板高论：‘茶喝到最后，都觉得没滋味，只有喝普洱了。’我虽然喝得没那么精到，但也算对熟普有了些感受。对生普就远远没有发言权。大益，中茶这两个大品牌还是比较可靠些，滋味醇正，可也是假货多多。其他小厂家也有给老茶客定制的特级好茶，并非都是‘山寨’的。所以只能擦亮自己的眼睛，提前吃点痢特灵，再来细品普洱吧。”

范鹰捉听得出，年轻人去过云南，想必是个走南闯北的人，或者说是个四处流窜的人。只听年轻人又道：“咱这壶老茶头可以喝上一天，因为从第四、五泡才开始真正出滋味。洗茶过后气味是微甜的果胶香，有点像小蜜枣儿，出滋味后，口感滑嫩，回甘不明显，但是很润。再就着冬日的阳光，静下心来细细地感受，那淡淡的茶味还是很立体的。老茶头结的茶团儿泡到最终也不会散开。”说到这里，年轻人拍了一掌一直垂手静听的老者的肩膀：“需要提醒你的是，即使是大厂正牌的普洱，也要洗茶两遍，这对于某些好茶会损失一些风味，但还是健康重要吧！”老者连连点头。年轻人道：“多多进些老茶头的货吧——虽然在老茶客那里褒贬不一，但这老茶头还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炒作重点，没准又会是

天价了！”

眼下这壶老茶头已经是第六泡。范鹰捉突然压低了声音问年轻人：“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

站在一旁的老者一听这话，急忙知趣地离开，又坐到迎门的小凳子上去了。

年轻人道：“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就是要见你的人。我手里有你们机关里的一些东西，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我偷的。”范鹰捉道：“就是说，你根本没进过机关？”年轻人道：“对。”范鹰捉道：“那你怎么会知道我屋里有什么东西呢？”年轻人道：“是朋友告诉我的。”范鹰捉疑惑地看着对方，猜不透他哪句话是真的。

“这么说，你的朋友进了我的屋子？”

“可以这么理解。”

“你手里都有什么东西？”

“有带色光盘，你的一张，别人的十九张，我不能不问你一句——你作为堂堂的平川市当家人，怎么能在手里存这种东西呢？有关于修建商业街和平河工程的两套预算，我也要问你一句——因为是找市政府要钱，所以里面水分很大，这个你有思想准备吗？有举报你收受贿赂的信件——我还是要问你，你干吗这么贪？有批转两个上市公司的申请——我也不得不问你，据说那是两个亏损企业，亏损企业怎么能上市呢？就为圈钱啊？还有不少金银玉器——这我也得问你，机关的人是不是都向你学呀？你收受砚台，别人就收受金银玉器。这就是传感效应，也是马太效应。藏在机关里的东西尚且这么多，藏在家里的呢？卖了换成钱的呢？……”

范鹰捉说：“这些事情恐怕都是前任在职的时候形成的，我不过上任伊始。”他说完以后有些后悔，对一个疑似窃贼的人说这些干吗？但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他只能为自己打个圆场：“属于我的问题，我会尽力克服，属于机关的问题，需要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咱们在这说了也不算。”

“那我不管，那是你们的事。反正现在这些东西在我手里，理应卖个好价钱。”

“你想要多少钱？”

“一千万。”

“说梦话呢？我到哪儿给你弄一千万去？”

“这是涉及公家的事，你是平川市当家人，自然是有办法的！”

“这样吧，商业街有一家茶城，经营不善，打算转手，评估以后资产三千万，你把它接过来，就算政府聘你了。我跟云南思茅市（普洱市）市长是好朋友，还可以帮你进一手普洱。”

“想把我套住？我前面答应，你后面就叫公安把我抓起来了！”

“哎，不要草木皆兵嘛，你如果交出手里的东西就是一大贡献，政府聘你是有理由的。”

“俗话说，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你这个理由能说出去吗？说不出去谁知道这个理由呢？不是又要说你以权谋私吗？”

范鹰捉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很有头脑，根本拿不住他。

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他一接，是市委书记刘百川。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年轻人，年轻人便站起身来，走向门口去抽烟。

刘百川在手机里说：“鹰捉啊，省里为表示对咱们工作的支持，准备投资修建平川直通省城的‘省平大道’，总投资 128 个亿，线路始于省中心大道与外环线交口，经两区两县直达咱们平川市，全长 80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八车道。上半年进一步细化规划设计，并作好论证，下半年开工建设。今年先安排投资 10 个亿，后年 6 月竣工通车。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

范鹰捉道：“没错，这等于为沟通平川与省城的联系开通了专线！不过，工程是不是交给咱们干呀？”

刘百川道：“我是这么争取的，省里的意思是原则上给我们，但要经过招标，咱们平川必须拿出既像样、又省钱的方案。”

范鹰捉迅速把平川的几个公路、道桥设计院和施工单位城建集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感觉与省城比，都差强人意，就说：“如果招标，不论是设计还是施工我们都不是省城的对手，我看还是争取省里把项目直接派给咱们最保险。”

刘百川道：“我试试吧。”

范鹰捉道：“需要的话，我就跑一趟省城！”

刘百川道：“你等我回话。”就把电话撂了。

书记支持市长工作支持到这个份儿上，也真让范鹰捉感动。

他呷了一口茶，回头再看，年轻人已经走了。他急忙追了出去，站在茶馆门口左右张望，见马路上人来车往，哪还有年轻人的影子？便回头找老者结账，老者说，刚才那个年轻人已经把账结了。范鹰捉心里动了一下。感到这个年轻人素质还是较高的。难道真如他自己所讲，不是真正的窃贼吗？他回味了一下他们俩的交谈，还是感觉年轻人就是窃贼。现在看来做窃贼已经和素质高低关系不大，素质越高，偷窃的手段也相应越高，虽然他自己矢口否认。范鹰捉突然感到自己很失策，怎么没问问年轻人叫什么？既然不承认自己是窃贼，那么留个名字总不会犯忌吧？

他忍不住问了一句身边的老者：“这个年轻人经常在您这里喝茶吗？”老者道：“偶尔来我这里，他经常去前面那一家。”老者走出屋子指了一下前面，范鹰捉抬眼看去，就是他初次进的那一家。难道说，那两个年轻人是一伙的？他们都是文化、高素质的人，如果偷窃，肯定就是大偷，小打小闹对他们来讲是不过瘾的。范鹰捉蓦然想起了极尽夸张的《疯狂的石头》。他心中有数了，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便快步离开老者的小茶馆，向市政府大楼走去。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范鹰捉快要走到市政府大院门前的时候，突然一辆大马力电动车“嗖”一下子从身边掠过，骑车人伸出一只脚对着他后腰就踹了一脚，电动车为此打了一个趔趄，然后便飞快地跑掉了。此时，是上午十一点，不是车辆最多的时间。但范鹰捉回头看时，肇事者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而他再想爬起来，腰部却疼痛难忍，牵扯得臀部和两腿也使不上劲，根本就站不起来了。他勉强撑起身子，单腿跪着，直起上身，向市政府门前看去，希望进出的人，过来帮他一把。恰巧，这时一个来市政府办事的中年人跑了过来，搀住他的胳膊说：“范市长，您这是怎么了？”

范鹰捉在中年人的搀扶下困难地站了起来，说：“我被一辆电动车撞了。”说完便猛然回头向马路斜对过那个茶馆看去，却见那个年轻小老板正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他，见他回头，便急忙进屋去了。本来他已经对那个茶馆有想法了，眼下更加起疑了。

范鹰捉在中年人的搀扶下来到办公楼旁边的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小医院。那是市政府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前几年办的，调了一些专家来，专门为市委和

市政府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看病。但因为规模小,设施不全,一般以门诊和简单治疗为主,如果做手术还得去大医院。中年人扶着范鹰捉来到急诊室,好几个医生立即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叫着“范市长”,好生诧异。范鹰捉说了摔倒的过程以后,医生便扶着他去照了CT,然后就告诉他,你腰间盘突出。接着他就被扶进一间诊疗室,被一个中医医生做了按摩。起初按摩的时候,腰部非常疼,连后背、臀部和腿部都跟着疼,接着就麻木,最后疼痛就缓解了很多,可以扶着墙站起来了。最后在那个中年人的搀扶下可以慢慢挪动着走路了。

两个人慢慢腾腾地走出小医院以后,范鹰捉才想起来应该问问这个中年人叫什么、是哪个单位的。于是,他说:“老兄,你可能不是第一次到市政府机关来,可是我呢,接触人太多,总是记不住,你告诉我一下,你在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好吗?”对方呵呵一笑,说:“我叫薄哥达,是城管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您当常务副市长的时候,我还向您汇报过工作。”范鹰捉道:“你的名字好啊,博格达,新疆天山山脉上的著名高峰。”薄哥达说:“哪里呀,生我的时候,我父亲正在省党校进修,正在啃《哥达纲领批判》,可是总也啃不下来,于是,干脆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作为纪念。”

范鹰捉是学文科的,自然知道《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在晚年写的一部伟大著作,是共产国际的一部纲领性文献。便夸奖薄哥达名字起得好,但薄哥达突然提了个问题,让范鹰捉十分为难。薄哥达说:“范市长,我想找您调配一下工作,哪怕降个一级半级都没关系。”范鹰捉道:“怎么,嫌城管工作不好干,想当逃兵?那我可不答应!”薄哥达道:“上边天天给我们压任务,老百姓也拿我们当敌人,可是,谁知道我们的苦处?我们城管局的本职工作有一条是参与城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的市容环卫配套设施方案的审核和监督管理;负责城市道路的冲洗洒水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收集、清运、处理,负责机动车清洗、企业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负责建筑垃圾和建筑渣土运输、消纳的管理;负责建筑垃圾处置场地的规划、定点和监督管理。因此,我们看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后,知道商业街和平河非修不可,就研究了一个施工配套方案,想交给柴副市长他却却不接,说是您亲自抓的工作,理应交给您。”

范鹰捉道:“里面主要内容是什么?”薄哥达道:“加设环卫设施、设备,增加预算。”范鹰捉道:“大体多少钱?”薄哥达道:“怎么也得两个亿吧!”范鹰捉道:

“干吗，打劫呀？”薄哥达道：“范市长您别急，您看看内容就知道了。”范鹰捉道：“这次市里有大动作不假，可是筹措资金也很不容易，你们下属单位应该多体谅市里的难处，尽量少花钱多办事。”薄哥达道：“市里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一个项目抄起来就是几十亿、上百亿，再加上一两个亿也多不到哪里去，可是对我们的工作可就至关重要了！”范鹰捉道：“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市里的项目哪一个在资金上都是可丁可卯的，还要招标想办法省钱。”薄哥达道：“范市长，我跟您说句透底的话吧，如果这次不能参考我们的方案，我们局里四个局长绝对都辞职不干了！”范鹰捉道：“果真这么严重？是不是太夸张了？”薄哥达道：“一点没夸张，千真万确！”

范鹰捉琢磨起来，集体辞职，总是有原因的。真要这么干，影响很大很坏。他急忙安抚薄哥达道：“老薄，你把报告摆我这儿吧，回头我好好看看，你们也别辞职辞职地吓唬人，我准备找你们几个局长分头谈谈。”范鹰捉拿了薄哥达的报告，一只手扶着腰上楼去了。薄哥达便走出市政府大院。刚一出门，薄哥达就挨了一拳头。

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穿着油乎乎的脏衣服，推玻璃罩小车卖煎饼果子，要在市政府大院门前驻足开卖，薄哥达说：“兄弟，你能不能闪开这儿？”那个人说：“我想在哪卖就在哪卖，关你屁事？”薄哥达道：“我是城管的，专门负责清理乱摆乱卖的，赶紧离开！”那个人说：“我在这等市长，市长出来我就告诉他，我刚三十就被单位一脚踢开了，才给我五千块钱，哥们儿，五千块钱够干吗的？”薄哥达道：“有问题找正常渠道解决，你堵市政府大门也不是办法。”那个人道：“你别在这碍事行不行，当心我急了打人！”薄哥达道：“别耍野蛮，赶紧离开！”那个人抬手就是一拳。这一拳正打在薄哥达右眼上，他当时就疼得捂住眼睛蹲下了。

这时，围上来一群人，在一旁指指点点。有人掏钱买煎饼果子，很给那个人捧场。在周围巡逻的武警排着队走过来了，他们来到煎饼车跟前站住，领队的说：“请大家都散开，市政府门前不允许摆摊设点！”卖煎饼的那个人只顾忙着摊煎饼，根本不予理睬。武警便把这些人围住了，围成了一个圈子。而旁边蹲着的薄哥达却没人理睬。此时，薄哥达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说了两句话，然后就静静等着。没出五分钟一辆破旧的拖车“突突突”地开来了。那队武警见城管

的车来了,便急忙走了。

这是一辆燕牌小卡,就是用来收缴违章车辆筐篮家什的。车上迅速跳下来几个人,二话不说,拉开摊煎饼的人,就拆那个玻璃罩子,然后就往小卡上扔。那玻璃罩子单摆在那里是个东西,要是往高处一扔,再一摔,立马就稀里哗啦了,接着两个人就动手搬小车里的煤球炉子。摊煎饼是必须使用炉子的,煤气罐是不行的。往小卡上搬煤球炉子就有几分难度,于是就增加了城管人员的气愤。他们抄起摊煎饼人使用的小水盆,把里面的水“哗”一声倒在煤球炉子上,一股烟气迅即腾空而起。那摊煎饼的人火冒三丈,跳起脚来破口大骂,怎奈被城管人员死死按住,动弹不得。周围的人开始是围观看热闹,接着就上来拉偏手儿。于是形成两条阵线,不知是谁先动了手,紧跟着就“噼里啪啦”打将起来。那队走远了的武警急忙又跑回来拉架。混乱中摊煎饼的人惹完祸跑没影了,煎饼车也不要了。

人们都散开以后,薄哥达与城管人员挨个握手,城管人员个个鼻青脸肿,狼狽不堪。但一个城管人员还是指着薄哥达道:“薄局长,你的右眼被打青了。”薄哥达急忙摸了一下右眼,只觉得疼得不行。薄哥达感觉大家都站在这里有碍观瞻,便挥挥手让大家赶紧离开,然后就又往市政府大院里走去。站岗的武警见他捂着一只眼,便看不清是谁了,忙拦住他不让进。他急赤白脸道:“我是城管局副局长薄哥达,刚来过一趟,想起来了么?冲这个我也得辞职。”武警忙摆手放行。他一口气跑上楼,径直进了范鹰捉办公室,见范鹰捉正站在屋里一下下地慢慢扭腰。他跨进一步,看着范鹰捉后背说:“范市长,我又回来了,这次我是铁了心要辞职了,您看在我辛辛苦苦工作多年的份儿上,高抬贵手给我换换位置吧!”

范鹰捉慢慢地转过身子,说:“我想好了,给你们两个亿,不过你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我会派审计局去审计。”说完他一抬头,方才看见薄哥达突然变成了乌眼青,便问:“老薄呀,你的眼睛怎么了?”薄哥达没好气道:“就冲我的眼睛,你再给城管局十个亿我也不干了,你赶紧给我想办法吧!”

范鹰捉非要薄哥达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薄哥达便把过程述说了一遍。范鹰捉警觉地问:“你没发现那个摊煎饼的人跑哪儿去了么?”薄哥达道:“我当时两眼冒金星,哪里顾得上他往哪儿跑!”范鹰捉马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墨镜,说:

“老薄，你戴上这个，然后往马路对过那个二楼的茶馆去一趟，看看那个摊煎饼的人是不是在里面。如果在，你什么都别说，马上回来向我汇报——你调工作的事，回头咱俩商量！”

薄哥达莫名其妙地接过墨镜，感觉还穿刚才的衣服也不行。就脱下自己的西服，从门后衣架上拿了范鹰捉一件黑夹克套上，然后出门去了。刚走几步，一想还不行，最好有顶帽子。便又返回来找范鹰捉要帽子。范鹰捉便又把衣架上顶着的一顶多年没人戴的呢子礼帽递给薄哥达。这次真变样子了，别说外人认不出来，连范鹰捉看了都感觉陌生得可以。当然不伦不类的搭配也古怪得可以。

薄哥达出了市政府大院向马路对面走去，他多了个心眼，没直奔那个茶馆，而是先横向溜达，但眼睛把茶馆门口盯住了，不放过每一个进出的人。几分钟过后，他才若无其事走进，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有服务生过来搭讪，他就要了一壶红茶。这时，从屋角的楼梯处下来两个人，薄哥达立即死死盯住，等他们走近了，薄哥达看出，其中一个正是摊煎饼的那个人，只是也和薄哥达一样换了衣服，那身脏衣服不见了，换了一身藏蓝色西服，脖颈上还扎了领带，头发也是新拢的，湿乎乎的样子。薄哥达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这个人 and 另一个小老板模样的年轻人在厅堂里又说了几句，便推开门快步离去，薄哥达立即找老板结了账，茶也没喝就走了。

事情就是这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谁想盯谁，都会盯出马脚。除非你别干坏事。薄哥达回去就向范鹰捉作了汇报。当然，进门的时候又和武警战士费了半天口舌，因为这个战士已经忘记薄哥达刚才什么打扮了。最后好说歹说总算进去了。而范鹰捉听了薄哥达的汇报以后，立即陷入沉思。薄哥达换下衣服，看着范鹰捉，说：“范市长，您该考虑我的请求了吧？”范鹰捉想了想说：“你先完成一项任务，回头我就考虑帮你调工作。”薄哥达道：“什么任务，说来听听。”他心想如果让我参与商业街改造，我就两年也走不了。只听范鹰捉说道：“你安排几个人，找理由查那个茶馆，想办法摸清小老板的底细，回头向我汇报。怎么样，这个任务艰巨吗？”薄哥达道：“这好办，手到擒来——你让谁干这个都不如我们便当。”

范鹰捉便如此这般对薄哥达作了交代。回头薄哥达就叫来几个城管人员。他们来了以后就让那个老者的小茶馆做了个牌匾立在门口，上面写着：“正宗普

洱,十年老茶头,欢迎行家品尝。”那边第一家茶馆的小老板在出来送客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牌匾,感觉不错,便也让伙计赶紧做一个,也立在门前。这时,城管人员就过去把牌匾收了,然后进屋问:“老板呢?缴罚款!”小老板闻声跑出来道:“我们是看后面那家茶馆立牌匾,才跟着立的,你要罚款应该先罚他们!”城管人员道:“你出去看看,人家根本没立牌匾。”小老板急忙出门去看,见后面那家果然没有牌匾。便无奈地摇摇脑袋,说:“缴罚款,缴罚款,惹不起的是城管。”然后就往外掏钱包。城管人员摆摆手道:“算了,只要下不为例,罚款就免了,给我们哥儿几个沏壶好茶吧!”

小老板给他们沏了一壶花茶,一斟到杯里,香气扑鼻。大家夸奖小老板茶沏得好,就说现在商业街有一家茶城打算转让,资产评估是三千万,问小老板想不想去接过来?如果想接的话,城管绝对说得上话。小老板想了想说:“商业街的人流量肯定比这里大,但人们很少愿意坐下来喝茶,都是走马观花,看中了什么便掏钱买下来,接着又走了。否则原来那家干吗要转让呢,如果干得红火,人家舍得转让吗?”城管人员道:“唔,那是以前,现在听说要改造商业街,已经有不少人打算进军商业街呢,这家茶城也想续期,但以往房租费用缴得不足,现在是爱不释手却又迫不得已。商业街改成步行街以后必定大火,不信就走着瞧!”

小老板想了想道:“道理应该是这样,怎奈这事不是小事,得容我们哥儿几个合计合计。”几个城管人员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吆五喝六闹嚷嚷地告辞出来。回头他们就向薄哥达作了汇报,而薄哥达也向范鹰捉作了汇报。范鹰捉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给商业街茶城老板周圆满打了电话,叮嘱说:“这两天可能有人找你谈茶城转让问题,你一定要把对方是谁记下来,然后告诉我!”周圆满立即点头,满口答应。那周圆满是范鹰捉的一个大学同学,范鹰捉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给周圆满帮忙,既想关照老同学,也想一箭双雕。

结果转天周圆满就给范鹰捉打来电话,说:“我接了一个电话跟我谈茶城转让——你绝对猜不出是谁!”范鹰捉道:“谁呀?”周圆满道:“让你猜你就猜嘛!”范鹰捉道:“全平川一百万人口,我往哪儿猜去?”周圆满道:“我告诉你,你别吃惊——柴大树副市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谈茶城转让,说有一个小茶馆的老板想接茶城,让我要价别太黑了,我急忙跟柴副市长表态,说,您只管放心,我该让一步时肯定会让!”

听了周圆满的话,范鹰捉还真是吃了一惊。他是个很敏感的人,立即就将所有的蛛丝马迹串联起来,顺藤摸瓜就把柴大树与失窃案联系起来了。如果这个小茶馆的小老板跟失窃案有关,那么也必然与柴大树有关。如此说来,失窃案就很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行为,绝不是一起简简单单的偷盗案!这太触目惊心了!太具有讽刺意味了!自己机关的人策划一起偷盗自己机关的案子,这种只有小说和电视剧里才有的荒唐行为,难道真在生活里出现了吗?

他撂下电话,就又抓起来,想给公安局局长程爱海交代任务。犹豫再三,始终下不了决心。失窃案应不应该立案?不论是谁策划的,都坚决不能让作案者逍遥法外!虽然作案者顺走的东西有些不怎么光彩,失主根本就不敢承认,但偷窃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必须予以制裁!一旦刑侦大队介入进来,追查到柴大树,会发生什么呢?柴大树是个了解自己底细的人,会不会借机将自己抖搂出来呢?他真想骂一句:老子这么忙,还得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得已,范鹰捉亲自往公安局跑了一趟。程爱海是范鹰捉党校理论进修时的校友,比自己大两岁,私交还不错,是个办事放得下心的朋友。范鹰捉关起门来以后,就对程爱海交了底:“我本来不想跟你交这个底,说出去让大家小瞧了政府机关,但事实就是这样,谁都没法改写。你说,该不该立案?”程爱海掐着额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好半天才说:“不立案就不能打击作案者的嚣张气焰,但立案又对机关影响不好——这样吧,我私下派人调查这件事,但对外讲就是没立案,甚至根本就不提这件事。我一个人直接指挥。”范鹰捉道:“我再说句偷乖露丑的话,你别往心里去。”程爱海道:“没问题,你只管讲。”范鹰提问:“你跟柴大树关系怎么样?”程爱海道:“一般,他那人太清高,不太把我们当回事。怎么,还涉及他吗?”范鹰捉道:“没错,查到最后就有可能‘图穷匕见’,让你大吃一惊!”程爱海呵呵一笑,说:“但愿不至于如此。真要是这样,我们也不害怕,背后有你这个一把手撑腰呢,你总不会不给我作劲,半截腰撤火吧?”范鹰捉道:“那当然!”说完,两个人握了握手,又拥抱了一下,范鹰捉便离去了。

回到机关以后,范鹰捉开始苦思冥想,自己在柴大树手里都有什么短处。从两个人多年的交往看,有过节儿在所难免,以往的事情已经不可弥补,而眼下能弥补的是什么事呢?思来想去,能被人抓住把柄的不就是钻石胸花和那些砚台吗?别的还有什么呢?再也想不起来了。如果就这两件事,应该怎么弥补?只

能都缴出去！心疼是自然的！别看最初东西不是自己的，一旦给了自己，先甭说应不应该要，再往外拿就是心疼的。不论是市长还是小秘书，在这个问题上心态绝对是一样的！更别说那些东西在自己家里已经放了那么久，已经有感情了。但是，程爱海那边只要把失窃案追得有了线索，最终还是要牵出自己。是不是应该先拉自己一刀，争取这个主动呢？

天黑以前，他终于下了决心。于是，他给于清沙打了电话，让他安排好明天的工作，然后又交代他明天一早来自己家一趟。于清沙问，去你家干什么？范鹰捉道：“你来了自然知道。”随后又给马雨晴打了电话，他让马雨晴明天上午找一趟市政协主席老傅，先沟通一下，听听老傅想说什么。这时马雨晴却跟他说，柴大树想请她吃饭，去不去呢？

范鹰捉心里“咯噔”一下子！狗日的柴大树在步步紧逼，是不是欺人太甚了！既然明确了马雨晴主要跟着自己跑，你为什么非要横插一杠子？当然，人家非这么干，你也没脾气，毕竟马雨晴是机关干部，是为政府工作，不是为你一个人工作，难道有什么想不通的？再说了，不就是请吃饭吗？但是范鹰捉心里就是疙疙瘩瘩地不舒服！因为，请吃饭意味着拉拢，意味着想掏马雨晴的心里话！

夙敌怨

晚上,范鹰捉想把家里的所有砚台都找出来。可是腰疼得不行,根本猫不下腰。他便让老婆孩子找,结果招来一顿数落。她们认为他多此一举,看天底下收受好处的人,真正上缴的有几个?为什么偏偏就你沉不住气非缴出去?就算你上缴了,人家也会说你没缴干净,家里存了更高级的,只是缴一下低级的想换个美名。但不管那娘儿俩怎么说,范鹰捉铁了心要缴出胸花和砚台,就硬逼着那娘儿俩快找,说:“你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动手,我就把机关里的人叫来!”娘儿俩这才开始找东西。因为东西太多,整整装了两个大纸箱子。那是放在阳台上的一个过去装电视、一个装电脑的两个纸箱子。

转天一早,范鹰捉就叫来了李海帆和机关的面包车司机老任。接着,于清沙也到了。范鹰捉让李海帆在笔记本上记录,让于清沙帮着回忆,把他尽力回忆出来的那些送砚台和胸花的单位记下来。于清沙现在终于知道范鹰捉要干什么了,他一阵阵地把脸憋得通红。他写举报信的事别人能忘,他自己没法忘。当然,他更相信范鹰捉也没忘,否则怎么会被挤对得统统上缴呢?于清沙真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至于范鹰捉为什么非要上缴,于清沙其实并不知道。

本来,去别人家里帮着登记造册这种事,一般人不愿意干。因为不知道会承担什么责任——谁知以后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李海帆不这么想。他认为,领导得重视他,有了重要事首先想到了他,真让他感激涕零。加上范鹰捉又像模

像样地请李海帆和于清沙帮着翻箱倒柜,再作进一步的搜寻。直到角角落落再也搜不到为止。而在他们的整个忙碌过程中,司机老任始终都站在一旁看着。作为面包车司机,老任从来没来过范鹰捉家,因此说什么也不想进屋,是范鹰捉硬把他叫进来的,要的就是这个人证。

接着,四个人就搬着箱子下楼,装进了面包车。然后又按照范鹰捉的吩咐,把车开往平川市艺术品博物馆。路上范鹰捉给博物馆馆长打了电话,说一会儿就到,给你们送一点艺术品。一下子把博物馆馆长吓了一跳,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的?市长几时给博物馆送过东西?馆长喜出望外,立即把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馆里最知名的专家叫来站在大院门口等候。过了一个时辰,汽车驶进博物馆大院,馆长和专家一起帮着卸车。等进了厅堂以后,范鹰捉告诉馆长:“这是我个人收受的礼品和润笔费,今天都捐给博物馆了,家里一件也没剩!因为这些东西在家里搁着让人心虚!”

博物馆馆长本来喜笑颜开,听了这话立即变得分外严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关乎一个市长的政治生命啊!他让专家一件件地验过,然后一件件地登记造册,专门辟出几个玻璃柜台,将砚台和胸花小心翼翼地摆了进去。当然,摆砚台是让人欣赏古玩,而摆胸花就差强人意了,商店里的首饰,摆在博物馆算哪出儿?范鹰捉不管这么多了,既然捐了,那就不再属于自己,剩下的事就全权委托馆长了。

回到机关以后的第二天,范鹰捉就接到大量电话,又出现一个来电高峰。有市委书记刘百川祝贺的电话,也有市政协主席老傅鼓励的电话,还有很多下级支持的电话,当然也有惋惜的电话,不知道是真心还是捧臭脚,反正听他们的意思是不上缴的好。范鹰捉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自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他又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电话里开口便骂:“范鹰捉你真会作秀啊,你收的银行卡怎么不缴?你骗洋鬼子啊?你把收的东西都缴了,机关里别的人怎么办?”最后这个骂街的人说:“范鹰捉,还记得你让人踹了一脚吗?我劝你把东西拿回去,否则你就不是挨一脚的问题了,听明白了吗?不用我再重复一遍了吧?”

范鹰捉撂下电话以后仔细回忆,可是怎么也回忆不起来这个声音是谁的。他便再次给程爱海打电话,让程爱海查这个电话的来龙去脉。结果程爱海说:“我们一直在对你的电话进行监听——这个匿名电话是一个路边公用电话的号

码。”

市长办公室的电话怎么会让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知道？没错，这是前任市长留下的先例。那时，公开市长办公室的电话，是不是应该作为一种联系群众的方式还在报纸上争论过。但不久就偃旗息鼓，没人再提这事了。因为市长太忙，没有这么多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就算你愿意打，也没人接。范鹰捉上来以后，比较贴近的下属如果想接触他，便会先找一处，那些不是贴近而又有些道行的人，才会直接把电话打进来。

范鹰捉不再守在屋里接电话了，他和马雨晴交代了一下就去找政协主席老傅。因为马雨晴告诉他，老傅有重要的话想对他说。政协楼也在平安路上，是与市委大院相毗邻的另一个院子。他从市政府的院子出来，没走十分钟就到了政协大院。老傅见他一只手捂着腰，就说：“老弟，几天没见就添作料，没事捂着腰干吗？学领袖啊？”范鹰捉道：“老傅啊，你别取笑我了！我是前两天走在路上让一辆电动车撞了腰，腰间盘突出，现在天天按摩、做牵引，一直不得劲儿。”老傅说：“如果真是腰间盘突出，就既不能受累也不能着凉，得格外小心。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不注意点呢？现在的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全市老百姓的心，怎么能一点都不在意呢？”

范鹰捉想了想说：“老傅啊，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一上任就感觉不太对劲儿，办公室的电话直吵死人。一方面，前任老市长留下这个先例，我如果现在把这个电话掐了，必然挨骂，说我上任伊始就脱离群众，所以我得忍着；另一方面，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想跟我谈谈。我不明白，他们想跟我谈什么？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老傅是个老烟枪，没说三句话就开始抽烟。他又递给范鹰捉一根软中华，伸手过来的时候，能看见中指和食指早已熏得焦黄。他说：“我建议你赶紧再设一个常务副市长，这样就能帮你一把，否则，你再怎么有能耐，也是分身乏术，你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范鹰捉道：“可以啊，回头我找百川书记说说。现在我感觉自从我上任以后柴大树这个常务副市长一反常态，远远不如过去那么积极主动，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傅道：“这也正是我想找你的原因——你知道柴大树背后怎么说你吗？”范鹰捉抽了一口烟道：“怎么说？”老傅道：“财迷心窍、官迷心窍，根本不适合当一把手！”

范鹰捉呵呵笑了起来,说:“我财迷心窍怎么还把胸花、砚台都捐了?我当一把手不是两会选的吗?怎么叫官迷心窍?”老傅狠抽一口烟道:“你是不是官迷心窍,自己说了不算,要看别人怎么看你。”于是,老傅就把柴大树眼里的范鹰捉讲述了一遍。结果还真让范鹰捉听得瞠目结舌。

22年前,范鹰捉从省城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平川市,那时大学生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范鹰捉因为是学行政学的,就被分到了一个街道办事处做科员。柴大树恰巧也在那里工作,他比范鹰捉早来了两年,在办事处给书记当秘书。当时办事处里就他们两个大学生,因此两个人都为人瞩目。不论哪一级机关,真正称职的秘书,不仅仅能写,还得眼里有活儿,得会来事儿。柴大树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却不够灵活和勤快,有点死心眼,于是书记便觉得这个人差强人意。可是新来的范鹰捉就不一样。

范鹰捉初来乍到就瞄准了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的活儿。因为他在大学里听一个部队来的大学生讲过:一个新兵蛋子如何取得大家的好感,要从细小工作做起,没别的,就是打水扫地擦桌子,没事就整理内务,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这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范鹰捉就天天早晨到各屋扫地,擦桌子,打开水。除此之外,范鹰捉的本职工作也完成得不错。而且,他无论办什么事,都是小跑着走,总给人忙忙碌碌、时间紧迫的感觉。人们私下就议论:“鹰捉这孩子真是个麻利人!”就这样,新来的范鹰捉一下子就把柴大树比下去了。

当时街道办事处的小库房里积压了不少“文革”时期查抄来的古玩字画。为什么长时间积压?一是因为找不到失主,没法还回去;二是书记懂些古玩知识,很喜欢这些东西,天天都进去把玩,有点爱不释手。可是这事不知被谁举报了,区委书记就来电话找街道书记谈话。街道书记吓得够戗,没去以前先在会议室开会,当时全体干部都在场,书记说:“你们做下属的要学会为领导搪事,比如,我说:煤球是白的!你们明明知道我说错了,可是,还得圆这个场。请问,你们谁知道应该怎么办?”

大家一时间愣在那里,谁都说不出话来。煤球本来就是黑的,怎么能说是白的呢?那不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吗?谁都不敢吱声。书记就对柴大树和范鹰捉说:“你们两个是大学生,难道也想不出对策吗?”柴大树如实回

答：“想不出来。”书记就问范鹰捉：“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高招？”范鹰捉道：“我是有自己的理解。”书记道：“那还不赶紧说说！”范鹰捉道：“我说出来大家可别说我诡辩！”书记道：“怎么会！现在大家都黔驴技穷了，只等你的高见呢！”范鹰捉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理很简单，煤球没烧以前是黑的，烧乏了以后就是白的。所以说，煤球也是白的！”当时把书记激动得差点儿没跳起来，他大喊一声：“鼓掌！”大家便狂鼓了一阵掌。

可是，掌声一落，柴大树就不满地站了起来，他说：“大家不要盲从，这是典型的诡辩！就像说‘生水也是开水’道理一样，把生水烧开了就变成了开水，但生水和开水绝对不是一回事，谁喝生水谁闹病，不信大家就试试！”

人们发出一阵欷歔之声。因为柴大树说的也有道理。但柴大树的道理解决不了书记的燃眉之急。书记求救一般再次把目光投向范鹰捉。范鹰捉想了想，感觉不能辜负书记的厚望，便又站了起来，说：“我们都学过哲学，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明白任何事物都会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要不为什么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呢？如果我们看不到事物本质，为帝国主义手里有最先进的武器所迷惑，不知道帝国主义因为脱离人民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就会认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所以说，我们看一个煤球不是光看它表面是什么颜色，还要看它必然要被烧掉变成白色的本质！”

会议室里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散会以后，书记就找到范鹰捉，说：“区委书记想找我谈小库房积压古玩字画的事，你说，我该怎么回答？”范鹰捉装模作样地想了想（不这样书记会认为你不认真），说：“告诉区委书记，就说这批古玩字画找不到失主，只能交给国家，可是国家的博物馆都没恢复正常工作，给他们弄不好就全丢了，所以我们才费心费力小心翼翼地保管着，如果领导不信，可以随时来检查！”书记立即在范鹰捉肩膀上掴了一掌，夸赞道：“鹰捉，你真是个好参谋！”

那时的领导多数学历不高，懂古玩字画的更是寥寥无几。你这边把古玩字画存在小库房里，是不是费心费力地呵护保管了，谁还来检查验证？谁有这个兴趣？就算来了，谁真正懂呢？街道办事处书记按照范鹰捉的说辞去区委汇报了，结果不仅没挨批评，还受到了表扬。区委书记说：“你们办事处做得对，虽然一时找不到失主，但妥善保管是必要的。”

书记从区委汇报工作回来以后,对古玩字画一下子变得缩手缩脚,再也不敢垂涎三尺了。然后又立即把范鹰捉提为党办室副股级文书,与早来了两年的柴大树平起平坐。从此,人们再看柴大树的时候,都歪起脑袋斜睨,好像他没有真才实学,是混了一个大学文凭。柴大树心里那个气啊!他骂自己笨嘴拙舌,更骂范鹰捉生了一张擅长辩论的巧嘴。但一个人走得顺,是别人想挡也挡不住的。这时团区委来街道办事处选干部,书记便推荐了柴大树,因为他想把柴大树踢走。怎奈团区委根据群众反映看上了范鹰捉,还问书记:“你怎么不推荐范鹰捉?明明范鹰捉更适合团区委工作!”书记无言以对,就说:“范鹰捉的工作离不开他呀!”嘿,这下可好,团区委更盯上范鹰捉了。回去以后他们就搬出区委书记来找街道办事处要人。街道办事处书记也不是吃干饭的,就提了个条件,说:“你们要范鹰捉没关系,连柴大树也一起带走!”

带走就带走。团区委二话没说就把事情定了。后来柴大树知道这件事以后气得在家里躺了三天!敢情人家想买土豆,你非让人家捎带小白菜!柴大树堂堂一个大学生就像小白菜一般被人家搭配着买走了!但凡有点血性的汉子,怎能不气得七窍生烟?

到了团区委以后,柴大树卧薪尝胆,暗学范鹰捉,专门盯着细小工作干,一时间让团区委的同僚顿生好感。而此时的范鹰捉已经更加成熟,他再不是盯着细小工作了,而是开始自觉自愿地给团区委书记出主意当参谋。他既然想这么做,就必然研究领导需要什么,把事做得有针对性。当时柴大树在团区委宣传部主抓企业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天天东跑西颠搜集了解基层企业的工作情况,回来以后再写信息发简报,还要对基层作指导,然后再向领导汇报、整日里忙得不亦乐乎,自行车里胎外胎不知跑破了多少。而此时的范鹰捉已经正儿八经地给团区委书记做了秘书。他感觉柴大树那种做法效率太低,便给团区委书记出了个主意:办一份团区委的小报,让各单位的团委书记都当通讯员,同时发动企业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订报写稿。书记采纳了这个意见以后,把办好小报作为上传下达的有效途径,一下子就把情况都反映上来了,不仅各单位之间可以及时交流,还培养了好几个青年诗人和作家。而柴大树却被晾了起来。

团区委书记见柴大树没活干了,便让他进了编辑组。编辑组的人都是兼职的,唯有柴大树是专职的。于是,跑印刷厂印刷就变成了柴大树当仁不让想推

也推不出去的事情。这时团市委见团区委小报办得不错,对工作很有促进,便筹划办一份《平川青年报》,于是就找这个团区委要人。各级团委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专门为各部门各单位输送干部,一般不压人,不会因为使着得力就搞狭隘的本位主义。于是团区委就把范鹰捉和柴大树同时推荐上去了。就这样,两个人一同来到团市委。

团市委领导在找范鹰捉谈话时,问他柴大树有什么专长,适合做报社的哪项工作,范鹰捉就说:“大树文笔好,可以做记者或编辑,但同时又对印刷熟悉,所以在报社干行政也没问题。”于是,领导就安排柴大树当了青年报的办公室主任。而领导在征求柴大树意见,问他范鹰捉适合干什么的时候,他就没这么说了。因为他对范鹰捉已经成见很深,让他不表露是不可能的。他对领导说:“范鹰捉适合搞外交,不适合办报纸。”领导一听这话,便信以为真,把范鹰捉安排在团市委的办公室了。虽然没安排职务,但范鹰捉显然占据了高于柴大树的位置。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在阴差阳错当中无意形成的。

团市委的办公室,和其他部门的办公室没什么区别,也是综合部门,在那里视野开阔,很长见识。时隔不久,《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了,团市委组织大家去广州和深圳参观学习。回来以后,柴大树拿出的方案是《如何办好新形势下的平川青年报》,而范鹰捉拿出的方案是《团市委对创业青年的四项帮扶措施》。具体包括:聘请青年创业就业导师开展“青年创业大讲堂”活动,为创业青年在制订创业规划、选择创业项目、规避市场风险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建立市、区、县和大专院校、街道乡镇三级“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建立青年创业孵化基地、青年创业示范园区和青年创业就业见习基地;拓宽资金借贷渠道,联合银行实施“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设立基金额度不低于500万元的“平川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为青年创业和就业提供启动资金;开通平川市青年创业就业“校企直通车”,帮助青年实现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自主择业和灵活就业。

乖乖,孰大孰小,孰轻孰重,人们一目了然!此时团市委想在选人用人上也“胆子再大点,步子再快点”,便把柴大树擢升为青年报的社长,而范鹰捉则被擢升为团市委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再一次平起平坐了,但范鹰捉显然还是占着优势。

这时,团市委调进来一个叫马萧萧的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是个刚毕业、只

在基层干过半年的年轻人。那时团市委有个规定,选人用人必须是在基层干过两年以上的。而这个马萧萧为什么就破例调上来了呢?没别的原因,就是团市委书记武苍穹在下基层的时候看上了。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在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书记武苍穹便在选人上也解放了思想。为了锻炼马萧萧,武苍穹把她放在报社当记者。结果就又被柴大树看上了。被柴大树看上与被书记看上是本质区别的,书记看上是提拔(也不排除别的因素),柴大树看上是正儿八经讨老婆。因为柴大树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已属于大龄青年了。所以,柴大树便借着工作便利对马萧萧发动了猛烈进攻。

按照正常情况,柴大树应该成功。但当时情况恰恰不正常。有一次武苍穹带着范鹰捉下基层,马萧萧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跟随着。因为书记武苍穹每下一次基层,青年报都要发消息。范鹰捉当时已经知道柴大树在追马萧萧,但按照惯例,他还是坐在小车里的副驾驶位置,让马萧萧和武苍穹坐在后面。这可能是他按照“女士优先”而照顾马萧萧,也可能是心怀叵测讨好武苍穹。因为他已经看出,武苍穹看马萧萧的时候眼神是不正常的。那武苍穹虽是团市委书记,也才刚刚三十七八,正是对女孩心存饥渴的年龄。车行在路上,范鹰捉偶尔一回头的時候,正看见武苍穹把手搭在马萧萧雪白的大腿上。那一年平川市流行“一步裙”,就是比箍在身上的牛仔裙略肥、短到膝盖以上的那种。马萧萧上身穿着T恤,丰满的胸脯很显眼,下身就穿着露出雪白大腿的“一步裙”。

团市委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院中一座独立的三层小楼,而《平川青年报》社就在三楼,顶层。时值盛夏,因为天热各屋都敞着门,那时空调还不普及,马萧萧的高跟鞋噤噤噤地上楼下楼,都会引得各个屋的人探出头来追随她的背影。一步裙让她的腿变得更加修长,紧梆梆的掐腰又让她走路的姿态娉娉婷婷。小青年喜欢马萧萧,难道武苍穹就不能喜欢吗?

那次他们是跑郊县,去了一个镇。去镇上的办公楼需经过一段土路。那时乡下还没完全普及柏油路——就是现在,平川郊县靠近山根底下的村子还有没修柏油路的。当时突然来了一场大雨,小车便陷在一个土窝里不动了。大家便都下去冒雨推车。结果不仅把每个人都淋得像落汤鸡,马萧萧的一步裙还“哧啦”一声被撕裂了,开衩的地方开得更大了,大到不能让人看的地步。没办法,大家进楼里和镇上的团干部座谈,研究问题,吃饭,喝酒,马萧萧都参与不了。

她只能在车里坐等。是司机把吃喝给她送到车上。回来的路上,按惯例应该是先送武苍穹回家,武苍穹就让马萧萧跟着自己进屋换件裙子。

那个时候的马萧萧,可能是万般无奈,也可能是求之不得的。一个人的心思总是很复杂的,尤其在处于失去和得到之间的时候,更是如此。范鹰捉当时看到马萧萧的脸色是带着几分羞赧的。结果,范鹰捉和司机在车里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只换一件裙子至于这么长时间吗?

两个月以后,马萧萧嫁给了柴大树,那速度几乎快如闪电。柴大树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新婚之夜发现马萧萧不是处女,两个人吵得一宿没睡。马萧萧一口咬定是上中学时跳远跳的,柴大树根本不信。

转天,柴大树就在一个小酒馆请范鹰捉喝酒,说:“鹰捉,咱哥俩可是前世有缘,自打参加工作就没离开过,不是你跟着我,就是我跟着你,疙疙瘩瘩有过,磕磕绊绊也有过,可是风雨无阻,棒打不散,比亲哥们儿还亲哥们儿。你说是不是这样?”范鹰捉道:“老兄所言极是。”柴大树把一瓶二锅头二一添作五,倒在两个大海碗里道:“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你说,咱怎么个喝法?”范鹰捉道:“我无所谓,你却不能太猛了,因为你在婚期,你得为你的后代着想,如果浸染了酒精,将来就有可能生个傻儿子。”柴大树道:“我不想要儿子了,要了也不是纯种。”说完,柴大树一口气将一海碗白酒全灌进肚里。

范鹰捉吃惊地看着柴大树,只见他脸涨得通红,两个眼珠子像要瞪出来一样,很恐怖。范鹰捉道:“大树,你这是干什么?”柴大树却问:“我已经干了,你怎么不干?”范鹰捉十分无奈,便也一憋气将一海碗二锅头灌进肚里。一时间只觉得肠胃翻腾,恨不得一口全吐出来,而且还有一种要跳起来、飞起来的感觉。这时柴大树说:“自从马萧萧来到团市委,就一直在我掌控之中。但玩鹰的人让鹰鸽了眼睛。有一次,你,武苍穹,带着马萧萧去郊县,去的时候马萧萧穿的是一步裙,回来的时候却变成连衣裙了,是怎么回事?”

范鹰捉更加吃惊地看着柴大树。原来,这家伙粗中有细,竟把个马萧萧盯得这么紧,连马萧萧身上的微小变化都一目了然。而且两个月过去了,他还耿耿于怀牢记在心。但范鹰捉不想多事,就回答说:“那天的情况我早忘了,再说,我对女同志穿什么衣服不感兴趣。”柴大树又向服务员招手要酒,范鹰捉连忙伸手拦他,可是他说:“鹰捉,你不喝到十分的火候是不肯说实话的!”范鹰捉当

时肚里的酒正往上拱,眼看就要吐出来,哪里还想再喝,但他根本拦不住,柴大树硬是又给两个人的大海碗倒满了酒。然后又率先把酒喝了下去。范鹰捉没办法,也跟着喝,但只喝了一半,就不行了,他把碗里剩下的酒泼在地上了,说:“大树,我不喝酒也告诉你实话——那天马萧萧为了推车把‘一步裙’撕裂了,回来的路上就去武苍穹家里换了裙子。”

柴大树此时连眼睛都红了,满嘴喷着酒气问:“在他家里待了多久?”范鹰捉道:“半个小时吧。”也许,人在有的时候是不能实话实说的,因为你不能保证会是什么结果。柴大树听了这话就翻脸了,说:“鹰捉你明明知道我跟马萧萧在拍拖,为什么不对武苍穹提个醒,说马萧萧已经名花有主了呢?”范鹰捉道:“谁知道他们换裙子会换这么久?而且,涉及领导的事谁敢往坏处想?”应该说,范鹰捉这么想是无可厚非的,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里最可信赖的人是谁?自然是领导。但偏偏武苍穹这个领导让人难以信赖。柴大树听了范鹰捉的话,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就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范鹰捉也忍不住了,立马跑到洗手间猛吐起来。

柴大树回家以后就跟马萧萧分床睡了。马萧萧睡床,柴大树睡沙发。柴大树是个有脾气有个性的人,这一睡就睡了三年。他天天看着马萧萧脱了衣服上床也丝毫不动心,甚至把脸扭过去不看她。马萧萧很多次发了恻隐之心,主动找他屈就,而他都是生硬地把她推开。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离婚呢?那个年代一个在机关里工作的干部是轻易不肯离婚的。因为离婚会让人颜面尽失,令外人感觉你这人靠不住,而一旦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便多少年都别想改变,影响升迁就是自然的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柴大树确实很爱马萧萧。

后来,武苍穹调到平川市外经贸委当主任去了,临走他推荐柴大树做了团市委副书记。别人什么都不知道,只以为是柴大树工作干得好,而范鹰捉心里明镜似的,那很可能是武苍穹良心发现了,总算做了一点补偿。当然,这都属于妄猜,也许武苍穹与马萧萧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但事情并未结束,时隔不久,马萧萧便远走德国了,说是做了平川市驻德国商业代办处的总代表。了解底细的人自然清楚,那是武苍穹背后使劲的结果。对于马萧萧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柴大树就只能独守空房了。人们都劝柴大树,说赶紧走走路子,也到

德国找马萧萧去吧，你们两地分居到哪年算一站啊！而柴大树毫不为之所动，就一门心思干工作，暗想，现在我比范鹰捉提高半级，我终于把他压下去了！

机关里谁压谁一头，谁压谁半级，那都是很爽很开心的事。能开心到什么程度？以柴大树为例，就能开心到老婆不在身边也在所不惜。当然，说在所不惜，并不是什么都不计较。

有一次，武苍穹在国际大厦——平川市最高最豪华的一座写字楼里的高级餐厅请客，没请别人，只请了范鹰捉。去见已经分开好久老领导，范鹰捉自然应该带点礼品，虽然，他并不喜欢武苍穹。他便带了一个与同事出差从新疆买回来的羊脂玉的玉坠。

范鹰捉去了以后见单间里只有武苍穹一个人，十分纳闷，便问：“怎么，就咱们俩？”武苍穹道：“别急，还有一个人。”此时的武苍穹早已发福，虽然依旧西服革履，却大腹便便臃肿不堪。说话间马萧萧飘了进来。只见她身着最时尚的可以变色的那种女士礼服，头戴欧洲流行的女式礼帽，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十分滋润的脸上泛着红光，来自异国的香水气味沁人肺腑。范鹰捉十分诧异：“萧萧，你几时回国的？”

马萧萧并不回话，却从手包里掏出纸巾擦了擦椅子，然后坐下。其实，这么高档豪华的地方，椅子上根本就没有尘土。武苍穹道：“萧萧，我今天把范鹰捉也请来了，你不反对吧？”马萧萧道：“鹰捉是我们俩友谊的见证人，理应来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当时范鹰捉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受用。怎么，自己竟然做了他们之间苟合的见证人？他们怎么竟把这种事作为可以夸口的好事而乐此不疲？这种事不提便罢，提起来就让人恶心不是？他想抬起屁股走人，但马萧萧突然从手包里拿出一件礼物送给他：“鹰捉，这是德国非常知名的工艺品——金丝编织的胸花，送给弟妹吧，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而且弟妹很能干，我祝福你们！”马萧萧把礼物举到范鹰捉眼前。范鹰捉当时心情十分复杂。还能立马拂袖而去吗？他是个最怕别人敬的人。人家敬他一分，他便感动十分。结果，那天他不仅没走，还把羊脂玉的玉坠回敬给了马萧萧，并且陪着那两位喝了不少酒。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各个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一点不错。马萧萧那天挺不简单，喝完酒就回家了，没跟着武苍穹走。而柴大树回家以后意外见到马萧萧，也格外兴奋，他可能官升一级以后心胸开

阔,尽弃前嫌,总之是破天荒地抱住马萧萧亲热了起来。那马萧萧亲热就亲热吧,却偏要在兴奋时乱说,她说,她送给范鹰捉一个金丝胸花,没想到范鹰捉给了她一个更值钱的羊脂玉。这就惹祸了。柴大树问:“你几时见的范鹰捉?怎么不回家却先和他见了面?”马萧萧不假思索就说出了整个过程。在国外生活久了的人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实话实说,因为国外的人们都直来直去的。但马萧萧实话实说,就惹祸了,柴大树狠狠给了马萧萧一个大嘴巴。而且对着窗外破口大骂:“范鹰捉,你这个浑蛋!”

转天他就找范鹰捉谈话了。当然,他谈的不是这件事,而是逼宫。他说:“鹰捉啊,咱机关里处级以下的没有超过三十五岁的,你也快到三十五了,是不是早做打算,免得事到临头找不到好单位?”范鹰捉多聪明啊,这不就是硬捧吗?肯定是马萧萧回家以后把事情说漏了,否则柴大树哪儿来这么大的气?

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范鹰捉立马去找书记了,如此这般述说了一遍。书记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每年咱们平川都往西藏派遣援藏干部,而且凡是援藏三年以上的,回来以后都官升一级,你何不考虑考虑?只是要吃点苦,受点罪。”范鹰捉暗想,事到如今还犹豫什么?团市委这个地方有柴大树做副书记,自己还待得下去吗?他二话没说就告诉书记,说:“您给我报上名吧,我能吃苦,受点罪也无所谓,跟老红军比不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吗?”书记道:“我就爱听这话!好吧,回头我就给你报上去!”

就这样,范鹰捉援藏去了。一走就是三年。他去的地方正是孔繁森待的地方,西藏阿里。阿里位于西藏最西端,地处青藏高原主体的最高部,藏文典籍称之为“堆阿里”,“堆”意译为“上部”“最高处”,平均海拔 4500 米,面积 31 万平方公里,占西藏面积四分之一。境内拥有喜马拉雅、冈底斯、昆仑、喀喇昆仑等气势磅礴的著名山脉。究竟有多艰苦,空气多么稀薄,人畜怎么生存,只有范鹰捉最清楚了!

在范鹰捉去西藏的三年里,柴大树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他从团市委副书记的位置直接去了市政府,做副秘书长。位置比原来显要了,应该说是往上走了。而范鹰捉因为在西藏表现出色,年年都受到表彰,还被中组部评为“优秀援藏干部”,回来以后便直接安排在市政府当副秘书长了。这么一来,他们两个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俩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

到分别提了常务副市长。范鹰捉事事防着柴大树,但工作上该配合还配合;那柴大树恨不得立马把范鹰捉弄下去,怎奈总也找不到确凿的把柄。

随着现任秘书长于清沙年岁增大,想临退休再官升一级,享受高干待遇,柴大树感觉机会来了。他信誓旦旦答应于清沙,说一定给他帮忙,但需要他助力将范鹰捉掀翻下去。而于清沙对范鹰捉收受钻石胸花和古旧砚台的事了如指掌,便写了署名举报信。他是真心实意要帮柴大树这个忙的,因此就署了自己的名字。怎奈一时疏忽没及时把举报信寄出去,而是被窃贼偷了。这件事让于清沙整日里提心吊胆,精神恍惚,仿佛做贼一般。

那柴大树与市政协主席老傅也是好朋友,还真对老傅说了于清沙的愿望和打算,就是来市政协做副主席。老傅想了想说,我本人没什么意见,而且,市政协一个老同志马上就该退了,要上来一个是板上钉钉的事,只是应该让谁上来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那个老同志还没退,还在兢兢业业地干着,而排队等着顶替他的人已经不计其数了。谁都知道,市政协属于二线岗位,既拿一样的工资,享受一样的待遇,又不至于像书记、市长那样在前边顶雷,承担吓人的责任。所以,要求来市政协的领导很多。于清沙想进市政协难度很大。柴大树对老傅说:“老哥,咱们之间私交不错,我跟你掏心窝子话——再有半年你也该退了,你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退路,只要你把于清沙安排好了,你退下来以后我请你给我当顾问!”

老傅知道柴大树跟范鹰捉有矛盾,就摇摇脑袋说:“不行,如果别人提这个问题,范鹰捉或可考虑,如果你提,范鹰捉肯定不同意。 he现在是市长,市政府想聘谁当顾问,不能不请示他。”柴大树很自信道:“老傅,问题就在这里,就因为范鹰捉与我有矛盾,所以他轻易不敢否定我的意见,这一点你信不信?这就叫旋涡中心、灯下黑!”老傅一想还真有那么点道理,便暂且答应下来,说:“我这边肯定没问题了,刘百川书记和范鹰捉市长那边你还得努力。”

老傅虽然答应了柴大树可以考虑让于清沙进市政协,但一想不对,他不能“隔山买老牛”,别说为人处事,就连于清沙的脾气秉性他都不了解,将来怎么合作共事呢?于是,他便提前把于清沙找来谈了一次。通过交谈,他感到于清沙其实与柴大树之间并没有太深的交情,那么柴大树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帮于清沙的忙呢?他便刨根问底,于清沙就透露了他将站到柴大树一边的意思,当然他不

敢说出为此写了举报信的事,那会在领导者之间臭出八里地去,并最终落个孤家寡人。老傅跟范鹰捉关系本来也很铁,眼见于清沙倒戈(政府秘书长必须与市长保持一致,那是没商量的事),倒向了副市长柴大树,老傅突然就一个激灵!这是犯忌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约范鹰捉来谈,他要让范鹰捉知道,你这个市长现在正坐在火山口上,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新目标

范鹰捉告诉老傅,说现在好多事来得十分蹊跷,让人如坠五里雾中。“比如那个黑老蔡,是个从监狱出来的人,他也说要见我!他能有什么事找我呢?”老傅抽着烟道:“这个黑老蔡你还真不能不见,他道行深得很,为了自我保护,你就安排时间吧,别弄得大江大海都过来了,最后落个小河沟里翻船!”范鹰捉道:“我的时间实在太紧,天天审核重点项目,一个一个地审,一点疏漏都不能有,忙得焦头烂额。”老傅道:“我很体谅你,我如果能像孙悟空一样会七十二变,我就变一个范鹰捉出来,专门帮你应付杂七杂八的事!”

范鹰捉一声长叹。愿望总是好的,可是,那只能是一种愿望。他说:“黑老蔡不告诉我电话,不能我找他,而让我等着他找我,这不是把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头顶上吗?谁知他几时砍将下来?”老傅道:“这话怎么不早说?我能帮你联系黑老蔡!”范鹰捉道:“哦?真的?你怎么会和他有瓜葛?”老傅道:“不是我和他有瓜葛,是一个民主党派与他有瓜葛,他想加入这个民主党派,人家拿不准可又不敢得罪,就找我征求意见,把皮球踢给我了,我要做红脸还是做白脸,一直没拿定主意。”老傅说完就给那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拨电话。范鹰捉坐在一边心潮起伏,敢情这市政协也不是世外桃源,棘手的事也不少!

老傅问来了黑老蔡的电话以后,就把电话交给范鹰捉说:“你打吧,我给你念号码。”范鹰捉便把电话打了过去。那边黑老蔡一听是范鹰捉,立马精神一振,说:“范市长,你还真不简单,愣把我的电话号淘换来了!那好吧,我现在就

找你去,半小时以后在市政府对面的小茶馆见!”说完,黑老蔡就把电话撂了。事已至此,范鹰捉不得不跟老傅告辞。他感觉自己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但又没法摆脱。

在那个老者开的小茶馆里,范鹰捉见到了黑老蔡。起初范鹰捉进了茶馆以后对黑老蔡没敢认,虽然茶馆里只坐了一个陌生人,应该就是黑老蔡,但因为这个人长得根本不黑,不仅不黑,一张略显苍白的脸孔上还透着文气。范鹰捉还没说话,对方就伸手让座,说:“范市长,请坐,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范鹰捉疑惑地问:“对不起,我眼拙——你是?”对方道:“黑老蔡,哈哈!”

范鹰捉冷静地坐在了黑老蔡的对面,两个人隔桌相望。黑老蔡的名字和本人形象风马牛不相及。看上去黑老蔡也就五十左右,双手合十压在桌子上,手指上一点烟熏的焦黄也没有,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抽烟!而且那表情那神态,老成持重,文质彬彬,谁会想到他曾经被判过刑、蹲过监狱呢!这时老板颠颠儿地端着一个半米见方的茶海走过来,把茶海摆在桌子上以后就开始一遍遍地筛茶,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害怕,两只手一个劲儿颤抖。黑老蔡道:“我们自己来吧,你别在这碍事了!”便轰走了老者。老者离开的时候满脸赔笑,不住地点头哈腰。

黑老蔡筛着茶道:“这是我点的‘普洱茶紫牙全芽头’,是目前普洱散茶中最贵的茶叶,也是出产数量最少的茶叶!”范鹰捉透过玻璃茶具,看到了里面的茶叶是和银针一样的芽头,不过样子和银针不同,芽头显得更细、更扁;银针是白色的,而芽头却是黑的。黑老蔡把一杯沏好的茶轻放在范鹰捉面前,说:“范市长品一杯。”范鹰捉便端起杯喝了,先让茶汤在嘴里含一会儿,然后才咽下去,再咂咂舌头,但没说话。黑老蔡便呵呵一笑,说:“我知道,范市长对这个茶不太满意——我告诉你呀,这芽头的口感没有普通普洱好,但韵味更重。不仅如此,芽头的营养和药用功效也比普通普洱高出百分之三十,加上出产数量少,于是就卖得最贵!”范鹰捉问:“这壶茶要多少钱?”黑老蔡道:“不提钱不提钱!咱们之间提钱不就远了吗?”

范鹰捉现在已经稍稍品出一点韵味,不过不是品茶,而是品人:做大事的人都是高智商的人,不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于是,他便单刀直入了:“老蔡(他省掉了‘黑’字),你这么急着找我,就是请我品茶吗?”黑老蔡又是呵呵一笑,说:

“茶要品，事情自然也要品，不然，我怎么能找到你的漏洞钻呢？”

范鹰捉此时便心里“咯噔”一下子，黑老蔡果然不是简单人！在他笑呵呵的外表后面，不知隐藏了多少阴谋诡计！

黑老蔡拿过身后的一个黑皮包，从里面取出一张报纸，范鹰捉注意到，是一张《平川日报》。黑老蔡把报纸抖了抖，摆在范鹰捉面前，说：“你看看我画上红线的地方。”范鹰捉便找到了画红线的地方，见上面的文字是：我市将改造20所中学，其中扩建5所高中，着力打造全国一流重点校……黑老蔡见范鹰捉看完了这一段，便开口道：“据说，市里打算为此投入18个亿？”

范鹰捉暗暗一惊。这是在政府办公会上大家议论的一个数字，并没有最后定论。黑老蔡怎么连这些也知道？他微微一笑，说：“一个会上议论的数字，不足为凭，你举出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黑老蔡道：“我当然是想说明什么，否则我找你干什么？改造20所中学，加上实验中学、一中、二中、三中、四中这5所高中示范校扩建工程总共整合土地2800多亩，新增建筑面积84万平方米，将近翻了一倍！而这些学校将成为目前平川市城区公办中学中占地面积最大、整体布局最合理、内部设施最先进的现代化学校。”

范鹰捉平静地看着对方道：“这不正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吗？”黑老蔡目光炯炯地逼视着范鹰捉道：“错！你的工作目标里含着你对郝本心的深情厚谊，其他学校都是捎带脚的，只有向实验中学投资才是你的根本目的！”

黑老蔡终于露出了他咄咄逼人的凶悍本相。

不过，黑老蔡并未说错。平心而论，这个方案确实是打算给实验中学等五所中学吃点偏饭的。虽然当初动议不是范鹰捉提的，但那个动议却说到他心里去了，因此便一拍即合，得到他的极力赞赏。但他仍旧回击道：“百年大计，教育第一，难道市里的决策有问题吗？”黑老蔡道：“你只抓重点校，知道其他学校是怎么反映的吗？20所中学改造，5所高中扩建，结果就是给这些学校扩大招生，形成对优质生源的抢夺，而其他中学的发展将举步维艰！结果必然使不同学校之间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人为加重校际之间的不均衡，这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现！而且，名校扩建，势必造成其他中学优秀师资流出，从而伤筋动骨、陷入困境，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从很多已经这么做的大城市来看，结果就是这样的！”

对这个问题范鹰捉听到过不同意见,但没有黑老蔡说得这么严重。而且重点中学的老师们和那些渴望进入重点校的学生们的热切目光,尤其是郝本心那不办不行的锥子般的眼光,都生生攫住了范鹰捉的心,让他对他们没法拒绝。他这样对黑老蔡说道:“老蔡,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想必你听说过这个命题,因为只要成为现实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他感觉,这么一讲就把皮球给黑老蔡踢回去了。谁知黑老蔡根本不买账。

“你作为市长对其他城市的情况不可能不知道,你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情!”黑老蔡说完,就从皮包里掏出一张七寸彩照,“啪”的一声拍在范鹰捉面前的桌子上。

范鹰捉一看,是一张他和郝本心在一个小树林里抱着接吻的照片。他的脸“腾”一下子就涨红了。照片上的两个人接吻的神态非常投入,根本没有想到身后有人偷窥,甚至还做了偷拍。范鹰捉的心脏突然狂跳起来:“老蔡,你这是从哪儿淘换来的东西?”

“怎么,你想说里面那个男的不是你?还是想说那个女的不是郝本心?”黑老蔡一字一顿地说着,范鹰捉非常失态地一把抓了过来,顺手装进了口袋里。黑老蔡哈哈一阵大笑,说:“范市长,你可能忘记了自己的浪漫之旅,我可没忘,我告诉你这是在哪儿照的吧——野三坡!想起来了么?”

怎么会想不起来呢?在市政府秘书班子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过程中,范鹰捉见大家很累,就请示刘百川书记,是不是让大家歇两天?那时市长调到省里高就了,市政府这边由常务副市长范鹰捉主持工作。刘百川说,你们市政府的事,你不做主谁做主?于是,范鹰捉就给大家放假了。刚巧,郝本心一个电话打到了范鹰捉的办公室——她说最近忙死累死,想抓空去野三坡一趟,你要是跟着,我不得乐死?范鹰捉道:“那就让你乐死算了,既别忙死也别累死。”范鹰捉立即与郝本心约定了到野三坡会合的时间。只是他没和郝本心一起走。

时值深冬,没有其他人奔野三坡。因为野三坡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春夏秋三季最好,深冬季节花草枯萎,树木凋零,去那里干什么?于是,当他孤零零一个人上了长途汽车的时候,立即被售票员认出来了,虽然他穿了厚厚的防寒服,戴了呢子礼帽。范鹰捉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的心已经飞到了野三坡,飞到了郝本心的身边。

郝本心是他的大学同学，他们在大三的时候走到了一起。范鹰捉是个学习非常用功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别人说大学期间如果没体验过交女朋友的滋味便是人生一大遗憾。这个说法正与他的青春涌动暗暗相合，于是，他便在一个周末，去学校图书馆寻摸漂亮而又用功的女生。没用十分钟，他就寻到一个边读书边吃“嗦了蜜”（棒棒糖）的靓丽女生，于是，他便坐在女生对面飞一般起草了一篇小散文《吃嗦了蜜的女生》，然后就交给学生会刊物《星星草》了，结果时间不长就登了出来。他便拿着刊物再次来到图书馆寻到那个女生，把刊物打开，悄悄往女生面前一推。女生起初并没在意，往前拨拉一下依旧看书，范鹰捉这次就干脆把刊物拿起来往女生的书上一搁，暗想，这回你不看也得看。果然，女生抬头看他一眼，便读起小散文来。结果读着读着就哧哧笑了起来，还拍了一掌桌子，“绝！”看完以后就抬起头，向范鹰捉伸出一只手说：“认识一下，才子，我叫郝本心，大三，物理系的。”

二十多年前的大学女生很少有不爱才子的。这就算认识了。下一个周末，范鹰捉就买来两张市里的电影票。他们的大学在市郊，要看电影必须进市，范鹰捉就提议走着去。于是，路上两个人就牵了手，而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根本没记住演了什么，两个人都激动得没完没了地耳语：“我爱你！”“我也爱你！”这两句话整整被他们重复了两个小时。等到回学校的路上，他们借着天黑，就在路边树影里接吻了。那个年代敢在树底下这么干的绝对是少之又少。

按照一般规律，只要两个人情真意切，彼此珍惜，应该有一个圆满结局。但深交以后，郝本心对范鹰捉所学的专业不满意，认为官气太浓，她喜欢工程师、设计师、科学家之类的，不喜欢官员。她父亲就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官员，结果在“文革”时期去世了。而学行政学专业的范鹰捉，毕业后除了做官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郝本心是个敢说敢做的人，想明白以后，她就市郊的小旅馆开了房间，把范鹰捉叫来了，说：“我爱你已经爱得深入骨髓，不能自拔，今天我要是不给你，就读不进书了。能不能毕业都不好说！”说着就把衣服脱了。范鹰捉本来是个十分传统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架不住女友的诱惑，二话没说就乖乖就范了。但一个时辰过后，郝本心就把自己收拾干净了，说：“范鹰捉，从此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欠谁的，咱走吧。”便先离开了小旅馆。范鹰捉瞠目结舌，呆呆地看着郝本心的背影。

郝本心不待见官员有一半是受母亲影响。她父亲的亲身经历让母亲痛心疾首,于是,母亲经常嘱咐女儿:“以后找男朋友,一定远离官场和政治,找个搞专业、做学问的最好!”起初郝本心和范鹰捉相处只是抱着玩玩的心理,因此并未当真。连范鹰捉是哪个系、学什么专业、大几的都从来没问过,只知道是个小才子。谁知随着两人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郝本心突然感觉自己竟然爱上对方了,有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特别是自己的手被摸过、嘴唇被亲过以后,总要反复回味,眼前总有范鹰捉的影像晃来晃去,他的出身,他的长相,他的身高,在她心目中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这个人实实在在地坐在自己的身边,心里便坦然,便拥有了一切。她一个月回一次家,回到家,她就情不自禁问母亲:“妈,你和我爸交往了多久才牵手的?”母亲道:“问这干吗?我早忘了。”她便再问:“妈,男女接吻是不是像身上着了火一样?”母亲道:“你问这个究竟想干吗?写小说吗?”郝本心已经不能自控,不打自招道:“不是写小说,而是我现在经常感觉浑身上下火烧火燎的,一想这事就火烧火燎的。”

听了这话,母亲突然严肃起来了,说:“本心,你不要跟我说你还没恋爱,你現在就在恋爱了!那个人是谁?”郝本心道:“没恋爱,绝对没恋爱,我可能只是到了发情期。”母亲是个医生,是个有文化的女人,她不允许女儿胡说八道,坚决制止女儿说:“本心,你一年比一年大了,别总着三不着两的,什么叫发情期?难道你是小猫小狗吗?”郝本心发出一阵爽朗的开心大笑。但大笑并不能掩盖她兴奋的心情,虽然她嘴上不承认自己恋爱了,心里却明镜似的,她已经爱上范鹰捉了。她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到因为范鹰捉的出现,她的生活突然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自从和范鹰捉牵手——她敢向上帝保证,她以前绝对没与任何一个男性牵过手,包括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在她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撒手人寰了。而范鹰捉那么主动大胆地牵了她的手,让她战战兢兢又暗自欣喜地接受了。接受以后方知男女之情是如此阳光灿烂、炫人眼目,怎一个“好”字了得!所以,在电影院里,她发自内心地对范鹰捉说出了“我爱你!”这句话。当然严格地讲,里面有相当的成分是这个年龄的女孩生理上的反应在作祟。后来母亲告诉她,女人身体中素来就有一种物质叫“求偶素”,对异性产生天然的渴望和好感,并不是丢人的事。几天以后,她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向范鹰捉开口了:“嗨,哥们儿,咱

们关系都到这种程度了，我可连你学什么专业还不知道呢！你要是学政治学的，将来专门搞政治，我可接受不了！”那时学校里确实有政治学系、国际政治学系，郝本心曾经为那些考了这些系的学生发愁，天天面对令人望而生畏的“斗争”“争斗”教科书，四年的大学生活可怎么熬？她当然不知道，只要喜欢，就会乐在其中。

范鹰捉这么回答她：“本心，我不是学政治学的，但很接近，我是学行政学的。”听了这话郝本心差点没晕过去。怕什么有什么！她稳定住自己问：“你能不能转个系？改学中文、历史，哪怕哲学呢，都比你这个强啊！”谁知范鹰捉道：“我都读了三年了，还转什么系？你要是讨厌行政学，我就再读个第二专业，不就得了？”郝本心无话了。范鹰捉说到做到，果真读了第二专业。但两个人深谈未来打算的时候，范鹰捉却袒露了这样的情怀：“本心，你一定要认清形势，识大体顾大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在中国，要做大事唯有当官，我铁了心要做官，但我会做一个让人民满意、也让你放心的好官，给我十年时间，请你拭目以待，怎么样？”郝本心沉默了。谁能轻易否定别人的远大抱负，况且那抱负并无不合理的成分呢？郝本心回家以后吞吞吐吐地对母亲交代了范鹰捉的存在，坦白了范鹰捉所学的专业和志向。于是，就得到母亲斩钉截铁的回答：“本心，断了吧，你这么年轻，今后的路长着呢。你很优秀，什么样的男人找不来？为了长久的安定，了却一时的心痛吧，我知道你是初恋，想割断关系是不好下决心的。但，我把话撂给你，以后咱家是不允许什么官员再踏进来一步的！”

想必是“文革”在母亲心目中烙印太深了。而且父亲英年早逝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郝本心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对母亲历来是尊重有加的。因为母亲不仅有才，还漂亮，但父亲死后母亲一直未嫁，单身拉扯着小本心，心无旁骛。郝本心长大以后曾经问过母亲：“妈，你怎么不改嫁呀？难道还讲什么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吗？”母亲不假思索道：“妈是怕有了后爹让你受委屈。”多么伟大的母亲啊！郝本心一时间感到，母亲的伟大不是做出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而是一心呵护好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自己感动的呢？于是，她宁可舍弃意欲一展宏图的范鹰捉。于是，时隔不久，她就把自己给了范鹰捉，同时宣告两个人的关系就此打住。

郝本心是个光明磊落的女人。她和马萧萧绝对不一样。马萧萧与别的男人

即使有关系,也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而郝本心不会。当然了,她太不会掩饰自己,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她大学毕业以后就进了平川市实验中学当物理教师,刚进校门就被一个叫迟茂萱的男教师看上了。奇怪的是那个男教师不仅叫迟茂萱,偏偏头顶上长了好几片“吃毛癣”,整日里戴着帽子,在屋里也不摘,给学生上课也不摘。他看上郝本心以后,就天天写情书。迟茂萱的情书一写就好几页,都是先起草,然后反复修改,再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读他的情书虽看不出什么文采,但可以看出他的诚心。于是在收到了第一百封情书的时候,在一个周末,郝本心约见了。她想,没有了范鹰捉,生活已经黯然失色,但作为女人,总要结婚生子,完成一生的任务。虽然迟茂萱是个癞痢头,可那是能够医治的,这样痴心的男人,把终身托付给他,应该是让人放心的。而且,爱情与婚姻总是两难的。自己不应该太贪心,太求全责备。那迟茂萱见郝本心接受了自己,不由得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就要与郝本心定下婚期。郝本心是个经历过心灵折磨的女人,自然会不由自主说起自己的恋爱史,并且告诉迟茂萱自己已经不是处女,请他慎重考虑。

结果,第二天迟茂萱就没来上班,也没请假。人们没太当回事,因为这一天没有他的课。但再转一天,他还没来,物理教研室主任就急了。怎么回事?这边学生们等着上课,迟茂萱却迟迟不见人影!如果有事提前打个招呼啊!这个时候的人们还是没往坏处想。心想迟茂萱是个没过三十的年轻人,不是遇事喝醉了,就是感冒病倒了,应该不会有有什么大事,但事情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又过了一天,派出所来了一个警察,说在平川市郊的一个水塘边,发现一具男尸。身上有一封遗书,里面工工整整地尽述他对郝本心的痴情和对郝本心不是处女的大失所望,他感觉这太讽刺了,那么完美的郝本心竟然不是处女——天底下还有谁能让人相信?这个世界完蛋了!拜拜了,可爱的人们!可爱的骗子!

郝本心和同事们加上迟茂萱的家属,一起去市郊辨认了尸体,一起去了火葬场。为这事,郝本心别扭了好久。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怎么神经这么脆弱啊?而且自己难道真的值得别人去牺牲吗?

从此以后,她再交男朋友就格外慎重了,没等和对方培养出感情,先把自己的恋爱史述说一遍,她害怕出现第二个迟茂萱。其实,郝本心还是对男人了解少,在男人堆儿里,迟茂萱只能算个另类,是不能以他为判断标准的。但,因为

郝本心总是把自己已经不是处女说在前面,就让很多男人感觉她神经不正常。一个这么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女人不是疯疯癫癫是什么?于是,她的寻偶之路一再亮起红灯。她一赌气,一个都不见了,安心工作,踏实教书,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哺育孩子们。结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她的努力下,好几个孩子获得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大奖,有的还是金奖。她感受到了工作带给人的充实和乐趣。那时,她没事就逛书店,见到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就立即买下来回家用心读。忽然感觉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结婚生子,而是工作和创造。她突然想拓宽自己的工作领域。后来,领导让她做物理教研室主任,她没拒绝,时隔不久,领导又让她做副校长,她想了想,又接受了。一个曾经那么抵触官员的女人,竟不可思议地一门心思做起官来!让她自己都感觉可笑。然而,现在让她离开领导岗位她会发疯,因为她已经深深体会了范鹰捉早先说过的话:要想做大事,不当官是不行的。俗话说,官大脾气长,她再见到求婚的男士就格外挑剔,稍不遂意就出口不逊,于是次次失败。她干脆把自己的心封存起来,宁可让婚姻没有着落也决不屈就,与男人的卿卿我我只变成了她的一个遥远回忆。

多年来,她与范鹰捉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在某些会议上他们还经常见面,但只是遥遥相望,彼此感叹一下对方见老,仅此而已,谁也没有主动走近谁,过后也从来不联系,好像生怕触碰一块伤疤。直到半年前范鹰捉做了常务副市长,暂时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时候,她才给范鹰捉打过一次电话。她找他就是想告诉他,平川市的大多数中学——当然主要是市重点校和区重点校都该改造和扩建,重点校与一般校理应拉开距离,因为重点校是拉动教育的排头兵。百年大计,教育第一,我们平川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设施现代化的重点中学!

他们在实验中学校长室的会晤,与以前两个人的耳鬓厮磨已经间隔了整整二十三年!

当时在座的有副市长柴大树,秘书长于清沙和处副处长李海帆。大家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一身藏蓝色西服、笑容灿烂、侃侃而谈的郝本心——这个人到中年的职业女性。而范鹰捉只是低头记着什么,根本就不抬头。为什么呢?因为此刻他心里正在发酸,他不敢看她。如果不是郝本心母女俩当初偏执的决定,他和郝本心早该结成连理,在事业上齐头并进了。生出一个比现在的儿子强许

多的有出息的儿子也未可知。看现在,郝本心连老公都没有,更别提儿子了,而皱纹已经无情地爬上了她的眼角,两鬓也已经出现白发。他曾经那么迅速地得到了她而又那么迅速地失去了她,惊回首彼此已经无可挽回地度过了人生的一大半——范鹰捉眼里突然涌出泪水!坐在对面不远处的柴大树边听问题边不停地顾盼这两个人,尤其对范鹰捉的情绪变化洞若观火。他突然意识到,范鹰捉与这个女人的关系不一般,而这正是他想抓的把柄之一!

为了说明问题,郝本心领着他们来到实验中学的邻居“平川塑料厂”,见厂里破旧的大车间被分割成很多小格子,每个格子就是一间教室,孩子们正在里面上课。郝本心道:“平川市关于在教育上投入的问题,以前没有人建言献策吗?不是。据我所知两会代表都写过提案,可是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束之高阁呢?谁都说不出该提案有什么不对,或者说,谁都认为代表们意见提得好,可是为什么没被重视起来呢?这些年平川市修马路,建立交桥,盖五星饭店和大会堂,为什么不看一眼那些狭小、破旧的学校?据我所知,平川市大多数学校,包括大、中、小三个层次,基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虽说也有少数学校小打小闹地改造了一些,但与实际需要相比,仍然差距太大。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往重点校,于是重点校便人满为患,要到旁边的单位借房子,租房子,无形中加大了学校开支,学校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便又加到孩子们头上,于是家长们怨声载道。如果单纯讲问题,所有的学校都有问题,但考虑到市里的财政情况,我建议先从中学开始,中学里先从重点校开始!”

郝本心说得井井有条,入情入理。大家无不默默点头。回头范鹰捉就向市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常委会决定,现在就筹措资金,在下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写进这个问题。事情有了进展,虽不像郝本心想象的那样立竿见影,但速度也不算慢。当范鹰捉打电话通知郝本心以后,郝本心还是好好激动了一下。她在那次叫来范鹰捉座谈和看现场以后,心里起伏了好几天。她以一个中年女性的成熟和敏感,惊喜地发现范鹰捉还爱着自己,他在自己面前那么拘谨、腼腆、木讷,那不就是爱吗?事到如今,她突然感到自己和母亲对“官员”的成见何其幼稚!回顾这些年来自己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异性还有谁呢?不就是他吗?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他,她怎么会这么多年搞不成对象,结不了婚呢?她这辈子注定欠着他的,而他难道就不欠着她吗?

年底了，郝本心估计范鹰捉在筹备开两会，很可能在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那就把他请出来，让他换换脑子，休息一下。其实她自己此刻也非常忙。但她还是鬼使神差地给范鹰捉打了电话，邀请他一同来野三坡。当他们在预定地点会合以后，郝本心瞅瞅周围没人，就果断地抱住了范鹰捉，并急切地吻住了他。她没问范鹰捉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她知道，根本不用问，两个人彼此彼此，全都过得差强人意。否则，范鹰捉根本就不可能与她一拍即合，在大冬天跑到野三坡来！她现在只想尽情享受短暂的亲昵所带来的忘我欢愉。

此时远处一个人正藏在树后，用长镜头照相机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对着他们聚焦，他们竟一点也没有觉察。郝本心已经点燃了范鹰捉的激情，他疯狂地吻着郝本心的眼睛、额头、鼻梁、两颊、耳朵、脖颈，最后落在嘴唇上。范鹰捉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现在让他回忆当时是什么感觉，他的记忆库里空空如也。此刻，他在制造一个过程，因为他现在已经懂得应该有个过程。于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和煦的微风里，两个人相拥了许久以后，当郝本心说出：“鹰捉，我想要你——我只给过你，但没要过你。”范鹰捉便回答：“我听你的。”郝本心又说：“我领你下山去开个房间吧？”范鹰捉便答应：“我听你的。”她说：“那咱们走？”他就说：“好，走。”他知道，这个过程已经完成。

当他们竟一同来到山下的小旅馆门前的时候，两个人又突然不约而同地说：“咱们回平川吧！”接着两个人就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相视而笑。他们此刻大概在想同一个问题：现在目的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没有吃饭，也不感觉饿，谁都不提吃饭的事。也没有彼此牵手，就那么各自把手揣在衣兜里，洒脱地信步向长途汽车站走去。郝本心道：“我母亲已经过世，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跟我去我家吧，我家既干净又安全。”范鹰捉依旧说：“我听你的。”郝本心呵呵一笑：“你就会这一句话！”他们上了长途汽车以后，也没有并排坐，而是一前一后。但从他们俩满面红光、舒心悦意的表情上，司机和售票员还是看出一些端倪。售票员姑娘说：“阿姨，冬天野三坡没人爬山吧？”郝本心道：“有，我们俩。”大家一阵大笑。售票员说：“你们下山太早，其实还可以再玩一会儿的。”范鹰捉道：“时间已经够长了。”售票员又说：“既然来一趟，还不多待会儿，咱们长途最后一趟车下午五点半才收车呢！”范鹰捉道：“下次吧，下次再来吧。”其实他心里怎么不想和郝本心多待会儿呢？

那次虽然他们约好去郝本心家,但终归没去。他们下了长途汽车就分手了。车站上嘈杂拥挤,人头攒动,郝本心只是说了一句:“鹰捉,你多保重!”范鹰捉也说了同样一句话:“本心,你多保重!”两个人便各奔东西了。谁都没提是不是去她家。这大概就是人到中年的成熟。

当后来范鹰捉和黑老蔡坐在茶馆里的时候,面对一脸坏笑的黑老蔡,范鹰捉突然感到万分庆幸:幸亏没和郝本心在野三坡山下开房间,也幸亏没去郝本心家,否则,谁知身后有没有人跟踪?有没有人偷拍或制造其他事端?

“一张照片说明不了什么!”范鹰捉确信自己没有过分举动,虽然他大老远跑到野三坡去和旧日情人见面,似乎有些孟浪。黑老蔡边给他斟茶边说:“范市长,你不要固执己见,你的照片如果公之于众足够你喝一壶的,你信不信?”范鹰捉看着这个可恶的敲诈者,不想多说一句话。因为他与郝本心的情爱是那么圣洁,却在此时此刻遭受一个无赖的亵渎和玷污。“如果那个女人是你老婆,老百姓看在眼里只是一番取笑,说你是个嘴馋而不挑地方的贪欢市长,而如果老百姓知道那个女人是你的情人,你想想,平川市不是要出一桩爆炸性新闻吗?不出三天,全国各大网站都会登出这幅照片。你信不信?”范鹰捉仍旧无语,因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范市长,你怎么不说话?”黑老蔡因为语言上的得手,扬扬自得。范鹰捉扭开脸,看着窗外过往的车辆和走过的行人,说:“你想要什么条件?”黑老蔡呵呵一笑说:“早就等你这句话呢——我想要实验中学的扩建工程!”范鹰捉道:“你直接去找郝本心不就得了?”黑老蔡道:“不行,郝本心那人我们已经做过了解,是个做事严谨老到的女强人,她不经过招标是不会随便给别人工程的。”范鹰捉暗暗佩服黑老蔡真是无孔不入的家伙,怎奈他打不进实验中学,自己这个市长恐怕也难在实验中学插一杠子。于是他说:“我找她一趟试试,如果也不行,你就还得自己想办法。”黑老蔡道:“不行,我就拿你当人质,你不想出办法,我就把你的照片向社会公开!”

真是无赖,彻头彻尾的无赖啊!可是,范鹰捉此时根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想了想说:“工程多得是,你为什么偏盯上实验中学?省平大道马上就要开工,商业街、平河工程也马上就跟上了,商业街上还要建双子座两座高层写字楼……”黑老蔡打断了范鹰捉道:“范市长,你应该明白,越是万人瞩目的大工程



越是难以插进去,尤其我们这种私人企业!”

范鹰捉此时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实验中学的扩建工程至少需要两个亿,按照正常的百分之二十的收益,谁接下这个工程谁就可以赚上四千万。这对平川市的小私企来说可真叫钱了!黑老蔡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可是,以郝本心的脾气秉性和做事风格,怎么会不经过招标就把工程撒出来呢?那是连问都不用问的事情!可是,黑老蔡紧跟了一句:“范市长,你不能这么武断,万一郝本心对你例外,网开一面呢?”范鹰捉为了让黑老蔡死心,就果真掏出手机给郝本心打了电话,结果立即被郝本心抢白一通,说这事没商量,我不想因为仨瓜俩枣把你送进去!范鹰捉说:“我在这里边可是什么好处也没有,只是单纯为别人帮个忙!”郝本心道:“如果是这样,就更应该注意保护自己!”

郝本心说得好——保护自己!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呢?范鹰捉一遍遍地在心里问自己。看着眼前的对手黑老蔡,感觉这个人虽然长着一张白净的脸,说话办事确实够黑,难怪人们叫他黑老蔡而不叫他白老蔡!他想立马逃离小茶馆,怎奈找不出理由。他该怎么办啊?

副校长

范鹰捉被困在小茶馆里没法离开,不得已他便再次给郝本心打电话,说:“你干脆到市政府对过的小茶馆来一趟吧,咱当面谈谈,免得让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郝本心是个急脾气,一听这话知道肯定有事,便答应了。没想到黑老蔡一听郝本心要来,便急忙告退,说:“你在这等她吧,我必须得走了;别看我有你们的隐私照,但我却不愿意当面做你们的电灯泡。”范鹰捉说:“走什么,你的问题可以当面问郝本心啊!”黑老蔡道:“不,我就静候你的佳音,别人的话我懒得听。”

黑老蔡说完就起身走了。临走留下一张名片。范鹰捉扫了一眼,上面写着什么有限公司董事长,暗想天底下的董事长如果都这么揽活儿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吗?真是荒唐至极!问题是自己怎么会在这个人手里留下把柄呢?难道也是柴大树做的扣儿吗?柴大树是个夙敌自不必说,但柴大树很爱惜羽毛,知道洁身自好,绝不会与涉黑的人交往。范鹰捉明白了自己眼下有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一个清楚一个糊涂。清楚的问题是自己不该跑那一趟野三坡,或者说跑也没关系,不该在光天化日之下与郝本心拥抱接吻。那天自己的表现太率性了,太跟着郝本心走了。如果是在郝本心家里,甭管你做什么,谁会知道,并拍走照片呢?这件事真让人悔青了肠子!糊涂的问题就是这个黑老蔡怎么会盯上自己?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去过野三坡?如果没有那张照片的要挟,他怎么会冒着风险帮黑老蔡揽活儿?

郝本心来了以后,两个人只拉了一下手,就相对而坐。其实,范鹰捉就连拉这一下手也心有余悸,只是碍于郝本心的热情,他没法拒绝——无孔不入的黑老蔡已经让他草木皆兵了。他先请郝本心喝了一杯茶,然后就说了黑老蔡的要求。郝本心道:“凭什么要听他的?我如果不通过招标就往外撒活儿,全校教职员工会怎么看我?市教委的纪检书记不是马上就找上门来?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学校里的人们是很敏感的,参政意识也很强,一听说市里要给实验中学投资扩建,一个个立马都瞪大了眼睛,耳朵都竖起来了,就等着挑我这个校长的毛病呢!”

范鹰捉点点头,他同意郝本心的话。但郝本心的话解决不了他的燃眉之急。于是,他从口袋掏出那张七寸照片,伸手递给郝本心。郝本心以为是什么会议照片,大大咧咧地接了过来,但她低头一看,也立马把脸涨红了。她一下子把照片贴在自己的胸脯上,按住怦怦乱跳的心脏,只拿眼睛定定地看着范鹰捉。平心而论,她太爱这张照片了。那艳丽的颜色,清晰的轮廓,别致的角度,匀称的构图,可以说,这幅照片非常成功、非常讲究,这肯定是个摄影高手的佳作!而里面的浓情蜜意更让人看了耳热心跳!她情不自禁道:“鹰捉,这幅照片拍得太棒了!甭管谁拍的,送给我留作纪念吧!”一个真心实意陷在感情漩涡里的女人总是这样,时不时会糊涂那么一下子。

范鹰捉冷静地述说了照片的来源和提供者的身份。郝本心陡然一惊,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想来当市长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只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么风光,自己只是个中学校长,尽管也是阅人无数,但毕竟因工作局限而视野狭窄,不知道因为自己在野三坡的放任竟会给范鹰捉带来麻烦。她把照片装进手包,然后说:“鹰捉,我首先向你道歉,这事怨我。”范鹰捉道:“主要怨我,因为我喜欢你的亲吻,你的亲吻就是送给我的最贵重的礼物,只是我是个有家室的人,不应该接受你这个单身的重礼,导致有人偷拍,就是对我的报应!”

郝本心也冷静下来,说:“是啊,你本来是属于我的,可是我有眼无珠,硬是把你推出了家门,我现在只要想起这件事,就万分后悔,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但,又能怎么办呢?我还有挽回局面的机会吗?我渴望这个机会,但我也不能太贪心,尤其不能因此破坏你的婚姻,那对我是大逆不道也是违

背良心的事情。现在出了照片事件,就由我出面了结吧,我会让黑老蔡参加投标,这个过场不走是说不过去的,黑老蔡不想走也得走,我保证让他中标就是。但过后我会死磕他的施工质量!”

这可能是目前最佳的方案了,范鹰捉想了想,递给郝本心一张名片,就是黑老蔡那张。郝本心接过来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装进手包。接着,她突然眼睛一亮,说:“鹰捉,我感觉这张照片不是黑老蔡拍的,而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人拍的!”范鹰捉便感觉新奇,怎么会这样?“你们学校的?他拍这种照片干什么?”郝本心道:“事情是这样的……”

实验中学前不久调来一个男副校长,是个单身,性格古怪,用平川话,叫很各色。具体表现就是一味充大,凡人不理。但对郝本心却一百二十度的热情,刚刚调来就趁郝本心不注意而给她拍了不少照片,起初她只以为他在那鼓捣相机,谁知,转天就捧来一大沓照片,全是郝本心各种姿态的写真。那角度、那构图、那色彩、那清晰度全都没挑。让郝本心好生纳闷,明明是不经意间的动作,竟全成了艺术品。

可能上级领导知道郝本心的婚事是个老大难,有意撮合郝本心和这个副校长,否则明知道她单身,怎么还没事找事,偏偏调来一个单身呢?难道不知道这会制造很多不该发生的故事吗?而实验中学因为房屋紧张,这个副校长来了以后只能安排在郝本心的办公室里。因为别的屋里也早已人满为患了。一方面,说明学校扩建是迫在眉睫的事,另一方面,也昭示着他们工作起来确实非常不方便。那郝本心本来就是做事大刀阔斧直来直去的人,所以,她给别人打电话,有时候一疏忽,就用了屋里的电话而没用手机,那就必然泄密了。比如,她就没用手机给范鹰捉打电话约定去野三坡的事。而且,这个副校长不知道从谁的嘴里听说的,知道郝本心过去的对象就是现在的市长范鹰捉,并且两个人旧情不断。他对此十分失落和郁闷,曾经这样酸酸地对郝本心说过:“谁都有过恋爱史,一个四十岁的人没经过恋爱那就有心理疾病,问题是经过的事该放下就放下,不能黏住对方,造成对方的被动;如果对方是个官场中人,那就更应该远离对方!”

郝本心自然对这样的意见能够接受,而且她也是这么做的。但她不知道此时副校长已经暗恋上她了。她的风风火火的做事风格在有的人眼里未必是好



的,很可能会敬而远之,可在这个副校长眼里,她就是女强人和女完人的化身了,心里对她的崇拜说出来能吓她一大跳:他把她的照片放大了一张三平米的,让广告公司制作好,然后贴在自己家里。这个副校长主管学校行政工作,时常有后勤科长和后勤干部去他家认门干些家务活什么的。结果一进屋就吓出一身冷汗,敢情副校长是郝本心的超级粉丝!

他们回来以后就把事情传开了。于是,人们无不暗羡慕副校长有艳福,神通广大,初来乍到便勾上了郝本心。那副校长本人风闻以后丝毫没感觉难为情,只觉得借了郝本心的光,上任伊始便名闻校园了。这事独独瞒了郝本心一个人。别人都知道这两个人是单身,还暗暗祈祷他们能花好月圆早结连理。于是,后勤科长就提前给副校长送了一份小礼:两床绣了红双喜的缎子被面,说要赶在别人前面,避免让别人抢了先机。有的后勤干部告诉副校长,说自己老婆会做唐装,如果副校长结婚用得着的话,他老婆会热心效劳。那副校长为这种类似泡沫的表象所迷惑,自然喜不自禁,直以为迎娶才貌双全的郝本心不成问题,剩下的就是时间了。她天天和他坐对桌,他还怕她跑了不成?就在他信心十足踌躇满志之时,郝本心和别人通电话说去野三坡,而且连时间都说出来了。这就让副校长产生了灵感,他要悄悄跟随她,在暗处给她拍几张艺术照;但他又突然一个激灵,怎么,大冬天跑野三坡?难道说,郝本心另有所爱?他的心一下子便酸到底了。他下定决心,必须跟着去野三坡,弄清那个对手是谁!

到了野三坡以后,他发现与郝本心幽会的竟是堂堂的市长范鹰捉,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也差点没把价值好几万的日本佳能相机给摔了!这怎么可能,又怎么应该呢?然而好多事情就是这样,既在不可能中有可能,又在不应该中很应该。郝本心把自己的爱献给最爱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呢?范鹰捉接受了初恋情人的爱而又发乎情止乎礼,不是也恰到好处吗?但这都是站在各自角度的一面之词,副校长自然有理由发泄心中的不满。而范鹰捉怎么也想不到会因此得罪一个情敌。副校长根本没对郝本心表白过,因为他怕受挫,那么他怎么就把自己摆在范鹰捉的情敌的位置上呢?世界上就有这种人,他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生活在自己用想象营造的幻象里。他对郝本心有意,就以为郝本心也会对他有意,否则郝本心怎么会把自己的办公桌放在他的对面,天天看着他呢?于是,范鹰捉顺理成章地就变成了他的假想敌。那天他拍了两张照片,没

等那两个人松开手，他就溜烟夹着照相机逃掉了。

副校长回去以后就苦思冥想，以什么方式惩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范鹰捉呢？就在他好几天下来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市里两会召开了，报纸上发表了实验中学改造、扩建的消息，这时看了报纸想揽活儿的黑老蔡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了他，使他茅塞顿开。他心里酸酸地对黑老蔡道：“别看我在实验中学主管行政，其实是一把手郝本心说了算，所以，你想揽活儿，就得在她身上打主意。”黑老蔡欣喜地看着副校长，立即将一个信兜（看厚度得有两万）推到他面前，说：“老弟别嫌少，成功以后还有表示——你说说看，我该怎么做？”副校长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七寸照片，递给了黑老蔡，然后把信兜又推了回去，说：“我没有索贿受贿啊，我是送给你一张艺术照。”黑老蔡连说：“没错，没错！”

但黑老蔡一看照片就愣了，里面不是范鹰捉和郝本心吗？虽然黑老蔡让人说不清是黑道人物还是白道人物，但人家也是天天看报纸的，自然认识照片上的两个人。便问副校长：“难道范市长与郝校长是夫妻？”副校长道：“不是。”黑老蔡道：“情人？”副校长道：“差不多。”黑老蔡一下子就哈哈大笑：“老弟，我有主意了！你真聪明啊！不愧为知识分子，玩儿智商的！没有你这张照片，我怕是用脑袋磕，也磕不开实验中学的大门啊！老弟，事成之后，我决不会亏待你！”黑老蔡兴高采烈地走了。回头他就给范鹰捉打了电话。于是，就有了他们小茶馆的短兵相接。

后来，不知怎么，照片上了省纪委的办公桌，范鹰捉被叫去质询。平川市的机关里一时间谣言四起，沸沸扬扬。

范鹰捉和郝本心坐在小茶馆里谈起副校长的爱好特长和拍照喜欢的角度、构图以及相机质量高引起的照片清晰度高、颜色艳丽，都与这张照片相一致，加上郝本心给范鹰捉打电话的时候，副校长就坐在一旁听着，无疑，副校长了解他们的野三坡之行。于是，郝本心断定，此事非副校长莫属！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范鹰捉说：“你好好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该回机关了，不能长时间在外面不回去，机关里事很多。”两个人握了下手，范鹰捉就走了。他对郝本心十分放心，他知道，只要把事情摊开了，郝本心自然明白应该怎么做。

郝本心回到学校办公室以后，找出以往副校长送给她的照片，一对比，果然风格一致。这个天天坐在自己对面的副职，竟干这种勾当，与外面联手要挟市

长拿本校工程！郝本心越看心里越堵，恨不得把照片统统付之一炬，怎奈眼下还不行，这是质问副校长的证据！于是，她等副校长从外面回来以后，就忍住气愤，沉着脸问：“老纪（副校长姓纪），一个人如果有点手艺，是不是特想展示啊？”副校长没明白郝本心是什么意思，就随口答道：“没错，手艺好就是财富，没有钱可以变出钱来。”郝本心道：“不仅可以自己赚钱，还可以帮朋友赚钱。”副校长道：“哈哈，是这样。”郝本心道：“不仅可以帮白道赚钱，还可以帮黑道赚钱！”副校长听了这话方才听明白了，一肚子不满便在顷刻间都涌了上来：“对，一个人如果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不仅白道看不惯，连黑道也愤愤不平。”

郝本心把那张七寸照片摆在桌子上，说：“所以，你就以这种方式表示不满？”副校长感觉藏着掖着也没什么意思，就干脆实话实说了：“郝校长，我对你的所作所为十分失望。我本来是非常看好你的，不仅看好你的能力，还看好你的人品，甚至我还为你收了人家后勤科长的双喜字缎子被面，可是你是怎么做的呢？竟跟一个有妇之夫去幽会，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你叫我怎么收场？”郝本心道：“有什么不好收场的，把缎子被面乖乖退回去。因为，不管你看上谁，都要征求对方意见，不能一相情愿不是？我和谁来往都是我的自由对不对？况且，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对不对？”副校长道：“我的天！还要怎么出格？难道非得上床才算出格吗？”郝本心火了，说：“老纪，你知道我和范鹰捉是什么关系？我们二十三年前就是恋人！但我们见面以后发乎情止乎礼，该住手时就住手，难道做得还不够吗？”副校长道：“你这人真是不可理喻，我简直是对牛弹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说了！”郝本心紧紧咬住副校长这句话道：“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还赖在实验中学干什么？”副校长吃惊地看着郝本心，“怎么？你撵我？你知道是谁把我调来的吗？”郝本心道：“那我管不着，我也没兴趣！”副校长“切！”了一声，便气哼哼地开门走了。

结果，副校长老纪一个星期没来上班。郝本心暗想，大不了再出一个迟茂萱。如果说那个迟茂萱死得不值，这个“迟茂萱”如果死了就恰到好处！尽管心有不快，她还是派后勤科长去副校长家里看望，还让后勤科长买点水果带着。郝本心就是这么个人，心该硬的时候肯定能硬，而该讲方法的时候也忘不了。

谁知，后勤科长回来以后告知，副校长已经另有高就了。这一个星期老纪

没上班却也没闲着，他天天跑关系，硬是找到了新的接收单位，到城建集团老总段吉祥那里报了到。过两天就会来实验中学转关系。老纪对后勤科长说这些的时候是扬扬自得的，暗示给后勤科长——以后郝本心必须承受即将到来的打击，因为他老纪也不是好惹的！

老纪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最主要的道理，就是郝本心让他栽了面子，让他在人们面前没法做人了。而且，他想报复还很有条件，他手里有照片。当他被人介绍给段吉祥的时候，段吉祥问他：“实验中学那么好的单位，你怎么会跳槽出来呢？不会是你犯了错误吧？你如果有错误我们可不能接收，我们是市级先进单位，对犯了错误的人员一概不接收！”老纪暗想郝本心太不是东西了，弄得自己灰头土脸，到了一个新单位先被人误解，这算怎么回事？你郝本心真是坑了我！既然你不仁，那也就别怪我不义。老纪对段吉祥道：“你容我一会儿工夫，我回家一趟，回来咱们接着谈！”段吉祥以为老纪回家取钱或礼品，便说：“你不要给我送东西，送什么都没用的，我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老纪不再申辩，回头就走了。结果从家里取来一张照片，便来找段吉祥，说：“你这回知道我为什么要调出实验中学了吧？”

段吉祥和郝本心都是市政协委员，在开两会的时候经常见面，偶尔还打个招呼。前不久郝本心为了实验中学改扩建的事还找过他。一见这张照片段吉祥便一眼认出了里面的女主角就是郝本心，而男主角就是范鹰捉。段吉祥猛地一拍桌子：“老纪，有你的，以后城建集团就是你的家了！没进门我先奖励你一万！”段吉祥之所以敢这么决定，是因为他终于拿到了整治范鹰捉的把柄。他以前去过范鹰捉家，认识范鹰捉的老婆，而且还“嫂子嫂子”地叫过。现在范鹰捉竟跟郝本心抱在一起，那不是正撞在他的枪口上吗？这就叫“机遇是对有准备者而言的”。段吉祥说罢就抄起电话给财务部打了过去，让送过一万现金来。老纪道：“我这人无功不受禄，还没干工作我不能收钱。”段吉祥道：“哎——哪儿的话，你现在已经工作了，你以往的所作所为都是工作，而且正是我所急需的，所以，你理应拿到报酬！——赶紧回实验中学转关系吧，以后你就在我身边做助理了！”

老纪拿了钱以后走出城建集团，心里也曾惴惴的。暗想，段吉祥需要什么？自己不过是报一点私仇，怎么会正中他的下怀呢？这个段吉祥精明强干，据

说是市政府下来的一员干将，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该不会是被人利用了吧？而且，他还想，我这么报复郝本心是不是有点过？但转念一想，郝本心这人太可憎了，拿他的好心当驴肝肺，对他献的殷勤不理不睬，而且做了不光彩的事还在自己面前理直气壮的，真真把人气死，自己干吗还要同情她？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干就干到底，谅她一个在别人手里有短的人也跳不了多高！再说了，就算段吉祥利用了自己，自己不是也利用了段吉祥吗？

郝本心撵走了副校长老纪，接着就给黑老蔡打了电话，说：“老蔡啊，范市长让我找你，你过来一趟，咱们谈谈工程的事。”郝本心很会办事，她在这里说是范鹰捉让她找，就说明范鹰捉是买黑老蔡的账的，让黑老蔡别再对范鹰捉心存不满。心中有爱的女人，是会处处为自己的男人着想的。那黑老蔡一直在等消息，早就憋不住了，一听郝本心叫他，二话没说就屁颠屁颠跑来了。见面以后，黑老蔡仔细端详了一下郝本心，只觉得这个女人比报纸上和照片上的更加水灵和美丽，暗想，难怪范鹰捉对她念念不忘。当然了，这个女人眼角有了皱纹，让他对她多少有些遗憾。

黑老蔡是个敢对美女下夹子的风月场老手。凡平川市各歌厅、牌馆、洗浴中心、高尔夫球场之类的地方，只要听说哪里新来了靓女，必先挖空心思接近，然后瞅机会使钱，贪财的靓女就乖乖跟着他开了房间。见了郝本心以后，他的眼睛隔着衣服就把对方看个八九不离十了，心中暗想，这个女人是值得费些心思的，只要肯花钱！小姐喜欢钱，女官员就不喜欢吗？前不久，他刚刚与一个街道办事处女主任达成一桩交易，那不就是个例子吗？但郝本心是文化人，一见面就撒钱，有点俗。而且郝本心毕竟见过世面，与副校长老纪不是一种人，与街道办事处女主任也不是一种人。于是，黑老蔡来见郝本心的时候，就带来一套千足金十二生肖的金币。以一枚 20 克计算，十二枚就是 240 克，每克按市价 250 元计算，这一套金币价值 6 万块钱。可以了，初次见面完全拿得出手了。既文雅，又有点分量。但郝本心会不会收呢？黑老蔡心里没底。

在寒暄过后，没谈实质问题之前，黑老蔡从皮包里拿出了这套金币。他打开金币的红色硬皮夹子，展示给郝本心看了一眼，就合上递到郝本心手里，说：

“郝校长,知道你是个文化人,所以咱不上俗的,我送你一套有文化内涵的纪念币聊表心意,希望你也不要推辞!”郝本心没想到黑老蔡不是掏照片要挟,而是先送礼。她自然明白,黑老蔡是先礼后兵,决不会放弃要挟。她想了想,说:“老蔡啊,咱都在场面上混,谁驳谁的面子都不好收场。咱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我收你的礼,就给你工程,没的说,但你还得给我回报。”哦?还另要回报?黑老蔡兴奋起来了。他暗想,不要回报就不好办事,怕只怕你不要回报呢!便笑呵呵地问:“郝校长爽快,我喜欢!你开价吧,包在我身上了!”郝本心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黑老蔡道:“郝校长还信不过我什么的?”

郝本心感到是时候了,黑老蔡这种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讲信誉的,否则也难在道上混,便说出了自己的条件:“老蔡啊,我已经算过了,如果市政府给实验中学投资两个亿,用在基建上至少一亿五,我把基建活儿交给你,你至少能赚三千万,如果紧紧手可能赚得还多,应该说,你一口就吃了个胖子!所以,你只给我一套金币,这礼就太小了。我应该再要些回报。但我要的回报不是人民币,而是你手里所有的照片和底片,并且,你得给我写一份保证书,以后再也不拿照片出来说事儿!怎么样,这条件苛刻吗?”

黑老蔡吃惊地看着郝本心,没想到这个女人还真够难应付的,而且暗暗佩服范鹰捉看人真准,选郝本心做情人真算选对了!黑老蔡有心回绝,但转念一想,那范鹰捉手里有权,可以稍稍要挟一下,却不可得罪太狠;而且如果因为照片问题真把范鹰捉拉下马来,自己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了,那又何苦呢?所以应该见好就收。于是,黑老蔡信誓旦旦道:“郝校长,你把心放肚里吧,不出一个礼拜,我就把所有的事都办利索了,到时候我拿着照片、底片、保证书找你来,怎么样?”郝本心道:“一言为定,事成之后我请你喝酒!”

黑老蔡离开实验中学,就想办法找老纪。可是他并没有老纪手机号,也不知道老纪现在何处,更不知道老纪住处。于是事情一拖就是一个礼拜。眼看时限已到事情却没办法,黑老蔡着急起来。不得已,他便再次给郝本心打电话,索要老纪手机号或家庭地址。老纪的档案还搁在实验中学没转,郝本心自然可以翻出来。但她一时犯了犹豫:告知家庭地址当然不好,但经她的手把老纪手机号告诉黑老蔡好不好呢?会不会因此生出别的事端?那黑老蔡毕竟是涉黑的人啊!郝本心犹豫再三,最后感觉老纪那人实在可憎,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便把老纪手机号给了黑老蔡,暗想,你们就狗咬狗一嘴毛去吧!

接下来,黑老蔡就给老纪打电话,说要见一面。老纪也知道黑老蔡是个涉黑的人,因此不敢不见,便立马答应。那时老纪去城建集团的事已经落实,正躊躇满志,便在一个咖啡馆请了黑老蔡。黑老蔡不仅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同时还会见人下菜碟,他对老纪开门见山道:“老纪啊,我在公安局有个内线,听说人家对你偷拍市长照片的事立案了,这回你吃不了得兜着走了!你这种情况属于敲诈罪,至少得判五年!我在监狱里待过好几年,知道那滋味不好受!”老纪说:“不对吧,我只是败坏他们一下,并没有找他们要钱啊?”黑老蔡道:“败坏也不行,属于诬陷罪,至少也得判五年!”老纪将信将疑地看着黑老蔡,一时间陷入沉默。那黑老蔡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想必说的是真的。而且范鹰捉手里有权力,如果真要追究起自己来,硬拿法律来套,还真够自己喝一壶的。于是老纪问:“你说我应该怎么办?”黑老蔡道:“把你拍的所有的照片和底片都交给我,我帮你找公安撤案去。”老纪道:“给人家送上门了,证据确凿,怎么会撤案?”黑老蔡道:“咱不是有内线吗?”老纪想了想说:“好吧,你在这里等着,我给你取去。”说完就离开了咖啡馆。

走在路上,老纪就想,家里的照片和底片可以给黑老蔡,可是段吉祥手里还有一张,怎么办?能要回来吗?那段吉祥见了照片如获至宝一般,绝对不会再还给自己的!真是一不留神就上了贼船!他不觉暗骂段吉祥。但转念一想,段吉祥势力也很大,靠上他大概也可以沾点光,吃不上肉至少也能喝点汤。是福是祸,听天由命,走一步算一步吧!不然又有什么办法?老纪忧心忡忡地把家里的照片和底片取来以后,就交给黑老蔡了。黑老蔡拿到这些东西以后,写了一份保证书,就找郝本心表功去了。于是,交易成立了。但郝本心就是郝本心,黑老蔡即使在她身上使再多的钱,她也不可能和黑老蔡牵手,虽然黑老蔡已经对她垂涎三尺,打算拿下这个猎物了,此为后话。而郝本心对黑老蔡送钱送物则来者不拒,只是回头就交给学校的纪检室,登记以后锁在保险柜里了。她也想看看,这个黑老蔡究竟出手有多大方!

一个单身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家里会干什么?如果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各色的人就会干各色的事。老纪回到家以后,愤然摘下了墙上的大照片,就是郝

本心的那个三平米的大照片。但他不太甘心,看着郝本心靓丽的微微含笑的面庞,一股酸酸的滋味便涌上心头。

他又拿出了整沓的郝本心的照片,在厕所里,对着抽水马桶一张一张地点燃了,让蜷缩的、各种形态的灰烬飘落下去,再放水冲走。但最后他留下一张照得最好的,脸最正、笑靥最可人的一张,然后他找出自己的照片,剪下人头,和郝本心的照片合在一起,再拿出照相机进行翻拍。然后,就拿着去照相馆了。现在因为数码相机普及了,照相馆冲洗照片的业务比较少,他们见有人来冲洗照片便十分兴奋,还跟老纪开了个玩笑:“欢迎常来啊!”老纪暗想,来什么来!以后老子再也不拍照了,再也不对别人献殷勤了,献不好还会把自己献监狱里去!回到家以后便将照相机收藏起来,束之高阁了。但他拿定主意,等他和郝本心的合影洗出来以后,他要寄给范鹰捉一张,并告诉范鹰捉,郝本心是他老纪的理想配偶,虽未结合,也毕竟相好过,将来会不会走到一起也未可知,因此你作为有妇之夫应该远远离开郝本心,别找不痛快!

范鹰捉回到机关以后,沉了一个星期,都想明白了以后,就给公安局局长程爱海打了电话,告诉程爱海,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情况,有人拼接了他和郝本心的合影,拿着到处招摇撞骗,你看怎么办?他当然不能承认是自己真的去了野三坡并因此惹了祸。程爱海道:“这个人无非是想诽谤你乱搞,《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诽谤罪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你说的情况就应该属于诽谤。”范鹰捉“哦”了一声。程爱海又问:“能不能说出这个人是谁?”范鹰捉想说出实验中学那个副校长,但他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就只说了黑老蔡。程爱海听了一愣,黑老蔡自从出狱以后据说一直表现不错,没再贩毒,难道说改诽谤、敲诈了?他便说:“范市长,这事你甭管了,看我怎么收拾黑老蔡!”

程爱海怎么收拾黑老蔡呢?他自有他的办法。俗话说一物降一物,黑老蔡不怕范鹰捉,却怕程爱海。因为程爱海是个不按规则出牌的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还有兵法和战术,想修理谁都得心应手,而且程爱海身后站着很大一群这样的人,那你黑老蔡就相形见绌了,你再怎么刁蛮、无赖,在程爱海这群人跟前,

那都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有人说警匪一家，个别地方可能有这种情况，但平川市还不至于如此。看看程爱海怎么收拾黑老蔡，看官便一目了然。

在平川市的五星级饭店，一个可以摆十桌的中型餐厅里，只在正中摆了一桌。也就是说，周围让出好大空当。而桌子跟前也只坐了两个人：程爱海和任味辛。任味辛是谁？任味辛是公安局刑警大队年轻的后起之秀，对外身份是《平川青年报》记者。今天他们俩要在这儿宴请黑老蔡。非常准时，中午十二点整，黑老蔡踩着点儿进来了。他之所以没有提前来恭候，是因为刚才他去收银台了，先付了三千块钱，讲好吃完饭多退少补。他暗想，说是程爱海请客，还不是我花钱吗？我能让堂堂的公安局局长掏钱吗？

他一进那间中型餐厅见只有一桌，心中还有些暗喜——这五星级饭店太会办事了，这地方他经常来，从来都是人满为患，今天可好，见公安局局长请客便有意要晾一晾，晒一晒，来一个光天化日，讨个碰头彩！黑老蔡觉得很有面子。待他落座以后，程爱海就指着任味辛对黑老蔡介绍说：“认识一下，这位年轻的老弟是青年报记者任味辛，省记者协会理事，用三十个笔名写文章，专写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自然包括私营企业，既包括个体户，也包括合伙经营的。那黑老蔡的公司是纯个体的，叫他民营企业，自然是高抬他一下。黑老蔡便又是一喜。他笑呵呵地跟任味辛握手，说：“用三十个笔名写作，鬼头！这年头不留心眼还真不行，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谁会找你的麻烦！”

程爱海叫服务员上酒上菜。然后就给黑老蔡斟酒。接下来就说：“河里没鱼市上见，公安局刚抓了三个拼接照片招摇撞骗的，被定性为诽谤罪，估计最低得判三年。那照片尽管拼接得跟真的一样，可是怎么逃得过公安局专业人员的火眼金睛呢？”说完，程爱海就盯着黑老蔡的眼睛，看他怎么表现。而黑老蔡满脸的笑立马就僵住了。他暗想这不是说给我听吗？可是自己已经把事情了结了，应该让程爱海知道，便说：“我曾经接触一档这样的事，涉及范市长和实验中学郝校长，结果我连照片带底片全部收缴上来交给郝校长了。”程爱海道：“你是不是拿着照片向范市长要条件了？”黑老蔡心里“咯噔”一下子，急忙满脸赔笑向程爱海敬酒，说：“那不是我鬼迷心窍一时糊涂吗？”程爱海道：“你打算怎么向范市长道歉？”黑老蔡道：“我立马给范市长打电话，赔礼道歉，把我说过的话都收回来！”程爱海道：“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怎么收得回来？”黑老蔡道：

“程局长难为我了！”程爱海紧盯着黑老蔡的眼睛道：“公安局已经立案了，前几天就准备传你，是我一直压着，因为我觉得应该先跟你沟通一下。你是过来人，自然知道有前科和没前科在量刑上是有区别的！”

黑老蔡听了这话便回了一下头，见好几个服务员整齐地站在墙边正看着他。但他已经顾不上了，他返身离开座位就朝着进门的方向“扑通”一下子跪下了，接着就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说：“老哥我罪该万死，范市长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日后老哥定有重谢！”程爱海不说话，只是微微哂笑。这种人他见得多了，他们的脸比树皮还厚，别说磕头，就是扇自己一阵耳光也一点不新鲜。

黑老蔡爬起来以后，就回到座位上给任味辛敬酒，说：“记者哥们儿，人都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老弟写报道可别写这一段啊！”任味辛也不说话，只是哂笑。接下来三个人便开怀畅饮。程爱海不是省油的灯，点的是金茅台，眼看两瓶酒就见底了，黑老蔡想讨好，还要点，程爱海说：“老蔡啊，今天咱们先到这儿，来日方长，以后咱们还能不能坐在一起喝酒，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黑老蔡千恩万谢，急忙招呼上主食。但程爱海和任味辛摆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吃饱了。便先站起来离席而去。黑老蔡送走了那两个人，自己再回来吃饭。一抬头，见那些服务员还在看着他，他便怒吼一声：“看什么看？不认识我什么的？”服务员相视一笑便进屋去了。他一边吃一边琢磨，那张照片果真是拼接的吗？副校长老纪会干这种事吗？

吃完饭他就给老纪打手机。说，有喜事了，你赶紧到五星级饭店中型餐厅来一趟吧！那老纪也正郁闷着，见有好事，又是在五星级饭店，二话没说就跑来了。谁知进了屋一见面，黑老蔡抬手就给了老纪一个大嘴巴。老纪被打得莫名其妙，连说：“干吗干吗，你打我干吗？”黑老蔡道：“打你是轻的，你是不是把拼接的照片给我了？让我在人前人后都没面子？”老纪道：“怎么会是拼接的？明明是我跟着跑了一趟野三坡，你怎么非说照片是拼接的？”黑老蔡道：“公安局局长亲口告诉我，是专业人员用科学手段验证出来的，你还抵赖？”说着又扇过来一巴掌，老纪急忙把脸护住，黑老蔡的巴掌就扇在老纪胳膊上了。于是老纪开口大叫：“你听我说完行不行？”黑老蔡道：“我给你五分钟，编吧，我看你怎么编！”黑老蔡身上一动，老纪就吓得一哆嗦，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他在战战兢兢之中说出了野三坡之行的全过程。黑老蔡是个聪明人，知道老纪没有撒谎。但



惟其如此，方觉程爱海是个高人，而且是个很耐琢磨的高人。

黑老蔡把老纪轰走了，没给他酒喝，也没给他饭吃。然后他就又买了一套十二生肖金币，约马雨晴见面去了。他得想办法在范鹰捉跟前道声“对不起”。他曾经找过李海帆，是李海帆告诉他，现在一处的处长是马雨晴。

那老纪没头没脑地挨了两巴掌以后，回到家就哭了。他相当郁闷相当沮丧。他百思不得其解，人们怎么不信事实偏要信什么“科学手段”呢？不能实事求是还叫科学手段吗？他哭过以后感觉自己不能这么无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自己怎么就不能也咬一口呢？没准咬出一片新天地呢！那郝本心如果被逼无奈就会求到自己头上也未可知！想好以后，他就从家里拿出了另一张照片，他去野三坡拍了两张照片，连照片加底片自然是两套，只给黑老蔡交出一套，手里自然还留一套。他拿出那另一张，装进信兜，又附上一封信，就给省纪委寄走了。他暗想，范鹰捉在平川市一手遮天，为掩盖照片问题竟把公安局局长搬出来了，你吓唬谁？难道没有管你的上级机关吗？

女强人

“打天下，坐江山，
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
谋幸福，送温暖，
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
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
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生命的源泉……”

这首歌曲叫《江山》，是歌唱家彭丽媛演唱过的著名歌曲。词、曲都堪称优秀。但三柳县请不起大腕，他们在县城唯一的礼堂，也是县城唯一的电影院里请了不知名的省城和平川市的歌手来演唱，招待好不容易才分身出来的市长范鹰捉。而唱这首歌的是省城歌手——三十岁的柳冰冰。柳冰冰长得不是很美，但很有气质，是那种让成熟男人欣赏的气质。这首歌是压轴的，唱完这首歌范鹰捉和其他领导同志就该上台与演员们握手合影了。

坐在范鹰捉两边的除了女县长王如歌、县委书记周明、一处副处长李海帆，

还有三柳县前几任的老县长、老书记，凡住在三柳县的离退休老领导都在座。于是，待到范鹰捉鼓着掌站起身来，慢慢从人缝里移出座位，走向台口的时候，这些老同志便鱼贯而行跟随出来，一起走向台口，有的还拄着拐棍或被人搀着。明眼人立即看出，这场音乐会分量相当重！范鹰捉健步走上主席台，正要走向演员的时候，用眼角余光发现了跟随在身后的老同志，心里一阵纳闷：他们跟上来干什么？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握完手以后与演员合影的时候，位置怎么站？范鹰捉能理直气壮地站在中间，让那些老同志在两边陪站吗？虽然，这场音乐会摆明就是为范鹰捉安排的。然而范鹰捉是个知道进退的聪明人，他不可能站在中间。就在他往边上让的时候，女县长王如歌走过来扶住他的一只胳膊往中间走，让他感觉有那么一点诧异，他只是稍迟疑了一下，就摆脱了王如歌的手而站到一边去了。最后究竟是谁站在了最中间，他根本就没留心。

在一片耀眼的闪光灯过后，台上台下都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掌声，人们久久站立着不愿意离去。范鹰捉有些意外，也有些感动。这时，王如歌不知从哪个位置走了过来，她没去搀扶老同志，而依旧扶了范鹰捉的胳膊和他一起下了台。他们俩沿着墙根走出礼堂，快到门口的时候范鹰捉回了一下头，见老同志们仍旧站在台上，没有下来的意思，而县委书记周明正陪着他们，不觉苦笑了一下。他的这个表情被王如歌及时捕捉到了，王如歌道：“范市长，你的应变能力真让我叹服，你如果真站在台中间的话，后边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两个人走出了礼堂，向招待所走去，范鹰捉道：“难道会有人喝倒彩吗？”王如歌道：“还真不好说！”

哦？三柳县是这个样子？范鹰捉摇摇头。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马上就要开饭，这个时间坐在餐厅里显然有点早，王如歌便叫服务员开了一间房，两个人走进来。范鹰捉脱下呢子外套，王如歌急忙接住，其实范鹰捉想自己往沙发旁的衣架上挂，但被王如歌捉住了手，王如歌的手温热柔软，让他刹那间便有了感觉，但他什么都没敢做，因为他知道王如歌是柴大树那边的人。王如歌把范鹰捉的外套挂好以后，便把防寒服敞了怀，露出里面的红毛衣，露出隆起的好看的胸部。两个人都坐在沙发上，这时范鹰捉感觉县委书记在场最好。因为县里的一把手是书记而不是县长，没有书记陪同，就多少有些冷落。但书记去陪

老同志了,范鹰捉便说不出话来。此时,王如歌突然把手覆盖在他的手上,还攥了一下,让他的心怦怦怦急跳了起来。一个成功男人的一生里,没有几个特别贴心的女人,不是常态,但也不是随便哪个人就能进入他的圈子。如果说被老婆或郝本心拥抱、抚摸,他都感觉顺理成章,而被王如歌这样的女人亲近,则让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新奇感觉。

“你们三柳县的情况说明,现任领导很重视老同志,这很难得。人走茶凉属于常态,而人走了多年茶还没凉,不正是大家的企盼吗?你们三柳县真这么做了,我们反倒感觉有些不适应,想来人要脱俗是很难的!”范鹰捉在努力寻找话题,同时,从王如歌的手下抽出手来,掏出手机想打个电话,因为他感觉单独与王如歌在一起坐着太危险,必须再来个陪伴者。谁知这时王如歌开口了:“范市长,你是不是叫李海帆?你不叫行不行?我就想单独和你说会儿话。”范鹰捉顿时住了手,诧异地看着王如歌,这个聪明的女人!但他想了想还是给李海帆打了手机,不过没叫李海帆跟过来,只是向李海帆通报一声,他此刻正和王如歌谈话。见此,王如歌点头赞许。不知道市长的行踪,下属是有责任的。

王如歌说:“范市长,看见你就像看见自己家里的大哥,特别亲切,就是藏在最心底下的话,也想掏出来对你说。”范鹰捉感觉也许是自己误会了,人家王如歌摸了自己的手大概只是把自己当亲哥哥了。于是他说:“哈哈,想说就说呗。”王如歌道:“我主要想和你谈两件事,一件事是安排你明天上午看一眼三柳县采石场,所以今晚你务必住一宿,别急着走;另一件事是跟你谈谈我自己的问题。”范鹰捉道:“你们的采石场我以前来过,他们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是个不错的单位。”王如歌道:“你说的是以前,现在采石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已经成为能承揽重大工程的采石场了。”范鹰捉笑了,说:“你们是不是盯上商业街和平河工程了?”王如歌说:“没错!”

范鹰捉没法马上答应。因为这几天他已经接到省里领导的好几个电话,有的说平川市的商业街和平河工程既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程,同时也是面子工程,但绝不是说为老百姓办实事重要而面子工程不重要。因为领导者要面子,老百姓也要面子,招商引资工作更要面子,没有好的外部环境,投资者就不想来。这话没错。平川市既不是南京、洛阳、西安那样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城,也不是珠海、北海、深圳那样规划漂亮的新城,公园也极少,老百姓歇个大礼拜

都没有去处,修个商业步行街至少可以让老百姓遛遛街,顺便逛一下商店,也能拉动平川市的GDP不是?而整修平河就更与老百姓关系紧密:平河是横穿平川市的一条河,理应是平川市一条添彩儿的珍珠项链,但现如今两岸除了参差不齐的低矮平房就是破旧的老楼,整个一个贫民窟,让平川人很没面子。平川市前几任领导班子不是没打算改造,只是苦于条件不具备,只停留在议论上。范鹰捉这届班子,赶上资金到位,省里还鼎力支持,机遇难得啊!但省里领导同时指出,既然干,就干出样来,水了吧唧绝对不行,没法向老百姓交代,省里也没尽到责任!而政府工作报告在《平川日报》上刚刚发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的采石场立即打来电话,推荐他们的石材,推荐水泥和施工队的更多。以范鹰捉的经验来看,似乎山东的石材应该是首选。那么,三柳县怎么办?

他不得不对王如歌这样表态:“明天我先去你们的采石场看看吧!”

歪打正着。范鹰捉不得不在三柳县住一宿了。王如歌笑了,说:“范市长,咱们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再跟你谈我的问题。”范鹰捉解脱一般说:“对,先吃饭。”便站起身来拿外套,王如歌抢着帮他摘下外套,又帮他披在肩膀上。还顺手抚了一下他的后背。而他的外套后背处并没有褶子。他不觉暗自思忖,王如歌留的那个悬念挺让他期待——那会是什么问题呢?王如歌被传为柴大树的情人,她是不是想对自己澄清这个问题?王如歌既然能对自己亲昵地抚摸,对柴大树就不能吗?澄清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大家都知道柴大树是自己的夙敌,现在自己做了市长是不是对柴大树和王如歌都构成了威胁,于是王如歌便找机会澄清?没机会便千方百计创造机会?她力邀自己来三柳县,而自己果真来了,那么,接下来,王如歌就会对自己说:我和柴大树之间清清白白,我真正喜欢的是你这个大哥哥!这不才是问题的关键吗?

餐厅里已然坐满了人,李海帆引导范鹰捉和王如歌来到指定位置。范鹰捉冷不丁看了一眼王如歌这个女人。三十多岁,不老不小,处在女人的黄金时段。虽不像马雨晴那样唇红齿白艳若桃李,却也沉稳大方文质彬彬,让范鹰捉很难说出更喜欢哪一个,只能说王如歌更老成持重些,似乎更适合官场。桌子上摆的是水井坊,一组四瓶,而那满桌的菜肴范鹰捉一看就“啊”地叫出声来。只见那一桌子菜肴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煞是热闹。王如歌伸出一只手指点着:“喏,以小海鲜烹制的油爆双花、红烧海螺、炸蛎黄;喏,以海珍品制作的蟹黄鱼翅、扒原

壳鲍鱼、绣球干贝。因为厨师来自山东,做的便是拿手鲁菜。”范鹰捉道:“如歌,都是你亲自安排的?”王如歌道:“是书记安排的。”范鹰捉心里略微安慰了一下。他没忘三柳县是穷县,因此铺张的事他不希望出自王如歌之手。

顺着王如歌的手势,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一道菜上,那是一个很大的盘子,中间摆着十个小动物的脑袋,王如歌道:“这是山东蒙阴地方小吃,名叫金蒙红烧兔头,咱三柳人很受用。”李海帆便揶揄一句:“我过去只知道广东人什么都吃,包括蛇肉和猫肉,而且把这两种合起来叫个好听的名字‘龙虎斗’,想不到你们三柳人也够钱!”

说着李海帆就惊恐地捂了一下眼睛,接着又把手放下来。那意思好像是惨不忍睹。只听王如歌道:“该菜选用三至四个月龄的肉食兔子头和十余种蒙山纯天然中药材,经过十余道工序烧制而成。其特点是,口味麻辣咸鲜、肉味独特、色泽诱人,且具有滋补养颜、健脑明目之功效。”大家歛歛不已。落座以后,县委书记周明在另一桌突然大声说道:“各位注意——红烧兔头的吃法最讲究——兔头上桌先掰开,先吃舌头后吃腮,稍后再食黑眼圈,最后脑浆挖出来!”

人们“轰”一声发出惊呼。李海帆更是说出声来:“我的天!”范鹰捉不觉向书记周明那桌看过去,却见歌手柳冰冰就坐在周明身边,其他诸位则全是刚才上过台的老同志。他暗自感叹周明很会办事,既把喜欢的女歌手揽在身边,似乎昭示了一种“开放”的态度;又把老同志揽在一桌,那含义就深了去了。他一回头,见李海帆正会意地向他点头,便读出了李海帆眼睛里的含意:既锐意创新,又尊重传统。哈哈,范鹰捉不愿再想,再想是没有止境的!他突然看到大家都在看着他,方才意识到在等着他端杯,便急忙将酒杯端起来,站起身大声道:“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说个开场白啊——各位老领导,三柳县的书记和县长,各位来宾同志们,今天是三柳县的好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很多老领导、老同志,为我们平川市和三柳县的工作增了光、添了彩!值此大好时机,我借花献佛,先向大家敬一杯!”说完,范鹰捉就把酒干了。人们便跟随着站起身,一声喊也干了。

范鹰捉对大家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首先坐下了。王如歌对他耳语道:“你还真上路,话说得很得体!”桌上人们开始新一轮斟酒,王如歌更凑近范鹰捉耳边一些,说:“范市长,你不知道,这些老同志全是不请自到,你想不让他

们来都不行,跟你没完!”范鹰捉一时间很诧异:“怎么会这样?”王如歌道:“就这样,县里只要有文艺活动,老同志们就蜂拥而至,拦都拦不住。是他们喜欢文艺吗?不是,是来享受一种氛围。县机关里有他们的子弟,有了这种便利,他们便可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找到县政府。作为书记和我,你说,应该怎么办?”范鹰捉暗自喟叹,三柳县的情况真是例外,在整个平川市下属的九个县里闻所未闻。但他拿不准王如歌究竟是赞赏还是无奈,便打个圆场,道:“你们可以因势利导,变被动为主动,借机调动老同志们参与三柳县的经济建设。”王如歌向范鹰捉敬酒,说:“咱光顾说话了,我也敬你一杯,我先干为敬了!”一抬手,就把一整杯酒搦进嘴里。她的豪爽动作竟与她温雅的气质大相径庭。

全桌都看着王如歌。而李海帆更是对王如歌洞若观火。他见王如歌与范鹰捉在做近距离接触,心中很不受用。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王如歌的。心想,柴大树恨范鹰捉恨得要死,你是柴大树的知己(说情人也未可知),那么,你在范鹰捉跟前这么表演,是不是太假了?你以为范市长会相信你吗?范市长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到这,他便向王如歌发起进攻:“王姐王县长(他历来这么叫王如歌),我也借花献佛敬你一杯!”说完就冲王如歌示意一下便干掉了一杯。李海帆是副处级,虽说比王如歌差着级,但他在市里工作,况且是在市长范鹰捉身边工作,便无形中有几分优越感,没把级别当回事。王如歌还没来得及跟一杯,李海帆又斟上一杯,说:“刚才那杯是我自己的,现在这杯是代表范市长的,我干了啊——”说完又搦了一杯。那意思就是:看谁跟范市长关系近!王如歌急忙跟了一杯,而此时,李海帆又斟了第三杯,然后举起酒杯说:“现在这杯,我代表柴副市长,敬王姐王县长,临来柴副市长交代我要我替他喝一杯,这杯就算他的啊——”说完就又干了。那意思便是:你不是柴大树的知己或情人吗?我也离柴大树不远!

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什么可较量的?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这话在机关里也适用,李海帆对王如歌干吗要如此大动干戈?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和我不是一条线上的,我与你泾渭分明。加之李海帆年轻气盛,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此时不表现更待何时?而此时范鹰捉就只觉得这两个人关系挺亲密,没看出他们其实在较量。在机关里,每当两个女人同时面对一个男领导的时候,她们之间没有不较量的,大机关小机关概莫能外。男人和女人之间,较量就不明显。而

且,男人多多少少对女人还要让三分。

可能是县委书记在那桌不能脱身,他始终没过这桌来敬酒。但柳冰冰却端着酒杯走过来了,她俯下身子,对着范鹰捉耳语道:“范市长,今晚我去找你。”说完就直起身大声宣布:“我今天歌儿唱得不够好,向大家赔礼了!”便把酒轻抿了一小口。文艺界人士嘛,喝酒也是很秀气的。大家异口同声道:“唱得挺好的啊!柳老师谦虚哦!”柳冰冰一个劲摇头,又对着王如歌举杯道:“王姐,对不起啊,我辜负你的期待了,我先干为敬啊!”便一扫刚才的斯文,将半杯酒干了。

此时王如歌对柳冰冰一个劲挤眼,不知是暗示什么。但她的这个小动作被范鹰捉看见了。他想,也许柳冰冰与王如歌之间有什么约定,否则柳冰冰不会这么出奇地谦虚,虽说一个歌手没有特别出名以前都是谦恭的,但从柳冰冰整个演唱的情况看,根本就挑不出毛病。王如歌真是个诡谲的女人!他不得不这么想。宴席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两个小时。大家酒酣耳热,也有些疲劳,周明走过来对范鹰捉耳语了一句,说:“一会儿大家到负一层歇一会儿,我去送送老同志们。”便脱身了。他拥着老同志们慢慢吞吞往外走,王如歌就扶住范鹰捉的胳膊跟着站起来。

范鹰捉来过负一层,这里说白了就是地下室,但因为修得非常讲究,叫地下室有点屈了。正前方一个不大的小舞台,正对着舞台是舞池,舞池四周是小圆桌茶座。屋里气温比较高,大家落座以后便纷纷脱下外套。王如歌坐在范鹰捉身边,李海帆忙坐在他们对面。按说,他应该躲开才对,但他偏不躲。服务员过来沏茶,舞台上上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男的支起电子琴,女的拿出小提琴,两个人互相照应着调音,然后就以一曲《走西口》开始,拉开了协奏曲的序幕。这时柳冰冰便走过来,说:“范市长,我请您跳这个曲子!”王如歌说:“你还真够急的啊!”柳冰冰呵呵一笑。范鹰捉走出茶座,随着柳冰冰进入舞池,此时灯光渐渐暗下来,茶座上的人看不清舞池里的人,舞池里的人也看不清茶座上的人,只有舞台上的演奏者在一撮射灯的光束下一目了然。那射灯很科学,打出来的光只有一束,绝照不到茶座里,也照不到舞池里。

范鹰捉闻到了柳冰冰身上的香水味,随着灯光的变暗,柳冰冰慢慢将姿势做了调整,把两只胳膊吊在范鹰捉的脖子上,脚底下缓慢地随着音乐小步移动着。范鹰捉不说话,似在体会男女拥抱时的惬意。柳冰冰突然在他嘴唇上吻了

一下,便又离开了。范鹰捉没说什么,仿佛很受用。但柳冰冰没再亲第二下,而是轻轻开口说:“范市长,我非常爱你们这些为官者,你不见怪吧?”范鹰捉道:“不,肯定是见怪的,一个人是不是活得有意义,不一定非要当官。”柳冰冰道:“话是这么说,而你们能奋斗到这个位置难道不是多年来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的结果吗?难道不是既让人敬佩又让人爱戴吗?因此,如果可能,我是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们的!”柳冰冰故意说了“你们”,而没有更直露地说“你”,似乎让范鹰捉好接受些。

范鹰捉当然知道柳冰冰想表白什么,于是便岔开话题道:“冰冰,你结婚了吗?”柳冰冰道:“没有,找不到合适的。”范鹰捉道:“你想找什么样的?”柳冰冰道:“我想找你这样的。前些天,王县长约我来三柳唱歌,我问,哪个官员出席?她说,范鹰捉。我一听是你就连忙答应了。因为,你在当副市长的时候,我就研究过你了。”范鹰捉感觉很纳闷,一个省里的歌手接触更多的自然是省里的领导,怎么会研究自己这个平川人呢?便说:“你研究我什么?愿闻其详!”柳冰冰道:“在一个酒席上,一个集团老总喝醉以后,搂着我说,范鹰捉,此生不扳倒你,我誓不为人!——想必你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你也甭问我了。那时我就非常想接近你,因为我非常讨厌那个老总,从他嘴里说的话,我是反着听的。但一直没机会见你,你当了平川市市长以后,我想给你打个电话祝贺一下,同时告诉你要留神平静海面下的潜流和暗礁,可是又一想,我一个不知名的歌手高攀人家市长干什么?偏偏这时王县长叫我来,我就来了。而且来了以后,见你说话办事确实十分得体,不愧为平川市的当家人,我便心生爱慕,想为你这样的男人献出自己!”说着话,柳冰冰搂紧了范鹰捉的脖子。范鹰捉轻轻推了一下柳冰冰,没有推开。

柳冰冰继续说:“范市长,你一定要支持王县长的工作,她现在干得很辛苦,就说那个采石场吧,在她的操持下,已经鸟枪换炮,面貌一新。这是个靠山吃山的行业,中国的山峦那么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在此我不能不替王县长做做广告了——三柳县的采石场现在已经能够生产整个一个板材系列了,像光板、火烧板、踏步板、盲道板、机刨板、荔枝面、剁斧石、各种广场砖等,而且能够生产块石系列,包括路边石、弯道石、台阶石、花坛石、方块石、条石。还有异型石材系列,包括石线条、窗线条、球石、大型门牌石、挡车柱、圆柱和各种弧形。

在石材石雕系列上,可以做动物雕刻、人物和卡通雕刻、石桌石椅等。虽比山东的花岗岩略逊一筹,但质地也算上乘,并且能够保证价低,保证花色一致,产量也大,能满足平川市商业街和平河工程最大的石材需求量!”说完,柳冰冰就又亲了范鹰捉一口。

而范鹰捉不得不冷静地问一句:“三柳县采石场有你的股份吗?”柳冰冰道:“我知道你会这么问——有,据我所知,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里面投资了,你如果想加入就加在我的股份里面,免得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范鹰捉道:“我不想加入,再说,我也没那个闲钱。”柳冰冰道:“你不用投资,只要你有句话,就从我的股份里分一半给你。”范鹰捉道:“那怎么行,你的钱是你自己努力打拼的血汗钱啊!”柳冰冰道:“这么说,你同意了?”范鹰捉连忙否定,说:“没有没有,一个姑娘的血汗钱我怎么好意思分走!”柳冰冰道:“我都三十了,还是什么姑娘?你说我是姑娘就是说不成熟,办事不牢靠——今后让你看看我办事究竟牢靠不牢靠!就这么定了,年底我替你参加分红,然后专门给你存一个卡里。”范鹰捉再次拒绝,说:“冰冰,这么做不好,过后连你也会觉得我这个人不怎么样。”柳冰冰道:“谁欠谁的都是前生注定的,今晚十二点我洗完澡去你屋里,你等我吧!”柳冰冰又亲了范鹰捉一口便离开他去洗手间了。

范鹰捉惴惴地回到座位上。他当然喜欢女人爱自己,但又害怕女人爱自己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职务,那就太可悲,太赤裸裸了,只能证明自己其实活得很失败。想到柳冰冰,他就不得不这么想——这就是王如歌的路数吗?王如歌是只对自己如此,还是对别人也这样?此时王如歌凑过来给他倒茶,他说:“如歌,今天夜里咱们打牌,能打到几点就打到几点,你把周明叫来,让他别老躲着我。”

王如歌呵呵一笑说:“周书记不是躲着你,他是确实分不了身。”范鹰捉道:“夜里总该没有工作吧?”王如歌又呵呵一笑道:“那当然,那当然。”接下来,舞台上奏起了《好运来》,王如歌要拉范鹰捉跳舞,李海帆却再也按捺不住,抢先过来拉走了王如歌。而此时,柳冰冰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女小提琴手的身边,以假声轻唱了起来,因为这个小歌厅本来不大,根本用不着放开喉咙。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好运带来了喜和爱,

好运来，
我们好运来，
迎着好运兴旺发达通四海。
叠个千纸鹤，
再系个红飘带，
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
你勤劳生活美，
你健康春常在，
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

王如歌只与李海帆跳了半支曲子就撒手找别人去了，显然，她对李海帆在酒席上难为她还耿耿于怀。走就走，李海帆恨恨地想。他便把范鹰捉拉出了负一层。两个人上楼以后进了单间，李海帆边脱下外套边说：“范市长，你怎么能跟柳冰冰那种人拉拉扯扯呢？你知道她们背后想干什么吗？”作为下属，这话自然问得太突兀，太直截了当，但却很贴心。范鹰捉说：“我知道她们想干什么，虽然我没有说破，但我心里有数，谢谢你及时提醒我。”李海帆道：“我说句透底的话你不要骂我——她们虽然唱着‘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心里却企望搭乘你这趟车而带来好运，而她们的‘好运’将和你的‘背运’联系在一起，你信不信？你绝对不能跟王如歌走得太近了！你难道不知道她是谁的人吗？”

听了这话范鹰捉愣了足足一分钟。太尖刻、太一针见血了，对自己好恶的表露也太直接了！一向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李海帆今天是怎么了？在酒桌上他与王如歌斗酒，范鹰捉就感到有些意外，跳舞的时候又抢在王如歌的前面，难道这就是他的另一面？看着眼前的李海帆，感到，这个年轻人确实是一片真心，他并不希望下属都变成自己的铁杆追随者，变成连是非都不分的完全彻底的一面倒，因此，他拍了拍李海帆的肩膀，略略表示了一下赞许。让他说出更明白的表扬话，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李海帆是个聪明人，用不着把话说得太明。他拨电话叫服务员拿来了麻将牌，在屋里支起桌子。接着就让李海帆把王如歌和周明叫来了。三个男人一个女人，够人手了。一阵稀里哗啦以后，大家就在闲聊中码牌，抓牌，出牌……

十二点准点儿的时候，柳冰冰卷着一股香风来了。她的外套里面是睡衣并且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洗过又吹干的头发蓬松地披散着，身上都喷了好闻的香水，等待有情人分享。然而，她心脏怦怦跳着悄然走近范鹰捉房间门口的时候，听到了里面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啊！她在心里惊呼了一声，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从头顶冷到脚底。这个不讲诚信的男人！眼泪立即涌满眼眶。演员的眼泪总是来得很快的。当然想收也收得很快。她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按捺住怦怦乱跳的心脏。站了两分钟，然后转过身，蹑手蹑脚走掉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她扑倒在床上，抓过枕头狠狠地咬在嘴里。她突然产生一个意识：范鹰捉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干部，而是“政治家”！她听人说过，说某某是政治家并不是褒扬某某，因为政治家惯常翻云覆雨，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说白了，就是骗子！

而范鹰捉那桌牌一直打到后半夜，三点多钟才收摊儿。转天一早，大家洗漱完毕，吃过早点，每人又喝了一杯浓咖啡，周明留下看家，范鹰捉和李海帆就跟着王如歌出发了。一个时辰以后，越野吉普开到了采石场，见被晒成古铜色脸庞的老场长已经迎在大门口了。

这是个六十开外、退休返聘的老同志。范鹰捉对老场长说：“你们的情况基本都知道，就不进屋了，直接去场地转转吧！”大家知道，如果进屋坐下一寒暄一喝茶，时间就拉长了，中午就必须吃饭，而采石场的饭菜粗淡，必须下山进城才行，那就更耽误时间了。老场长笑呵呵地说：“一切听范市长安排。”就走在前面，给大家带路，往山上走去。

走了一刻钟，就看到了采石场的整体轮廓，在广阔的场地和围栏里，若干台大型机械停在那里，已经加工完毕的整条的条石码在那里，有卡车在装车。老场长指着一片青绿植被环绕的新开辟的一个工作面说：“最近咱们也发现了高质量的花岗岩，而且储量不小，咱们市里的商业街和平河工程如果使用这些石料，肯定会增色不少，而且还给咱采石场增加了知名度！”范鹰捉听了这话点点头，便向工作面走去，说去看看花岗岩的质地。老场长说：“危险！范市长要看石料质量的话，咱们就下山进屋去看，屋里有样品。”范鹰捉说：“还是实地看一眼好！”老场长急忙说：“样品绝对是咱们自己的，不会有假！”但范鹰捉像没听见一样，依旧往前走。因为，以他的经验，在陈列室摆别人的样品冒充自己的，这种事太常见了！

然而，进入工作面的路很难走，坡度很大，范鹰捉踩在一块斗大的石头上，谁知那块石头不禁踩，从他脚下出溜下去了，一路翻滚着飞奔而去。范鹰捉则来了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幸亏被身边的老场长一把搀住。这时，意外发生了，这四个人脚下的土地突然松动了，接着就连人带土，夹杂着石块，好大一片，向坡下滑去，耳边只听得呼呼的风声，眼前暴土飞扬。老场长大喊：“山体滑坡！”但谁都没能听见，也没能顾得上，只是被动地随着下滑的土石一股脑儿拥进了工作面。也就是那么几秒钟，四个人全被埋进了土石中！

工作面的职工和工作面以外的职工全都看见了这个吓人的场面，大家发出一声喊便向出事地点飞奔过去。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扒着土石，因为怕伤着人没敢用器械。人们最先扒出了擦在最上面的王如歌和李海帆，接着扒出了范鹰捉，最后扒出了老场长。只见人人头破血流，灰头土脸。王如歌和李海帆除了小伤没有大碍，而范鹰捉一条腿开放性骨折，鲜血顺着裤腿流到脚面，已经完全不能走路了，刚站起来便立即摔倒在地。再看老场长，满脸是血，两眼紧闭，停止了呼吸。人们飞跑下山去招呼车辆，有人摸着老场长的脉搏，叫着老场长的名字。李海帆掸掸身上的土，就走过来伏在老场长身上做起人工呼吸，大家看着李海帆的一举一动，不住地摇头，因为老场长确实已经不行了。王如歌满脸是泪，蹲在范鹰捉旁边道：“范市长，今天的事完全怨我，若不是我的一再邀请，你们就不会来爬这个工作面，我罪责难逃啊！”范鹰捉咬着牙说：“你的邀请没有错误，咱们爬山也没有错误，是爬的方向不对，所以山神惩罚了咱们！”

采石场里常年值班的救护车开上了工作面，此时李海帆已然累得大汗淋漓，而老场长仍旧不见回转。人们将老场长和范鹰捉抬上车，王如歌和李海帆便分坐在他们身边。救护车摇摇晃晃地驶下山来，鸣起笛声向县医院飞驰。此时李海帆掏出手机给刘百川书记的秘书打了电话，通报了事故。接着，往范鹰捉身边靠了靠，就抬起他的脑袋让他枕在自己的腿上，用手轻轻拂去他脸上的土，然后握住他的一只手，久久地攥住不松开。而王如歌扭过脸不看李海帆，只是暗自垂泪。老半天，才想起来掏手机给周明打电话。

三个小时以后，范鹰捉被推出了手术室。此时三柳县全班人马已经齐聚病房恭候了。屋里堆满了花束和花篮。范鹰捉强打起精神与大家握手，脸色蜡黄，一条腿被打上了石膏，头上的伤也做了包扎。王如歌和李海帆则在脸上涂了好

几块红药水，他们身上也都有挫伤和砸伤，但都不是很严重。而老场长经抢救无效，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们。

大队人马刚走，刘百川便赶到了。刘百川来到范鹰捉的病房，其他人立即退了出去。刘百川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你深入一线的精神深表敬佩！”看到范鹰捉勉强地笑了笑，接下来就又说第二句：“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是市长，没有必要所有的事都事必躬亲！”范鹰捉笑得咧了嘴，说：“谢谢你，书记，我同意你的话。借此机会我提个请求可以吗？”刘百川道：“请讲。”范鹰捉道：“把王如歌从县里调出来吧，她练了几年也可以啦！”刘百川纳闷地看着范鹰捉道：“如歌在县里干得挺好啊，怎么，她得罪你了？”范鹰捉道：“不，我是看她在县里干得太辛苦，女同志嘛，总是和男同志有区别的。”刘百川似乎明白了什么，说：“好吧，我尊重你这个意见，回头咱们就开常委会——你有没有其他的人选来三柳？”范鹰捉想了想说：“城管局的薄哥达可以， he 现在是副局长，来三柳以后可以再升半格，所以，从市里来三柳会很高兴的。当然了，组织部应该做一下考察。”刘百川点了点头。市政府这边的干部任免，他是很尊重市长意见的。

刘百川叮嘱范鹰捉一番，又对医生作了些交代，便离去了。此时李海帆进来问：“要不要通知嫂子？”范鹰捉想了想说：“过两天再说吧，过两天咱们就回平川，我去平川住院去。”李海帆点点头。范鹰捉说得不错，在平川，即使在病房里，也可以办公，在县里就不方便。而作为市长，只要神志清醒，不办公是不可想象的事。范鹰捉对李海帆道：“你把门外的王如歌叫进来，我跟她说句话。”李海帆道：“我劝你不要对她说心里话，她会马上传给柴大树的！”范鹰捉微微一笑，没有说话。李海帆把王如歌叫进来以后就退出去了。

此刻王如歌虽然不哭了，但两眼已经有些红肿，一看就是哭过的。范鹰捉握着她的手对她说：“如歌啊，今天的事不怨你，你不要背包袱，以后让采石场加强管理，危险地段不让大家靠近就是了，你说对不对？”王如歌连连点头，又开始哽咽，肩膀一抽一抽的。

范鹰捉道：“如歌啊，你不是说我像你家里的大哥哥一样让你感到很亲切吗？今天我作为大哥哥就对你做个安排，调你离开三柳，去市里。”王如歌一听这话，立即变了脸色，说：“范市长，不要这样安排！我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三柳的事我能处理！眼下三柳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实现，待实现以后我再离

开不迟！”范鹰捉道：“调你离开不是因为出了事故，你也并没有摔倒，一次偶然的故事说明不了什么。调你离开主要是照顾你的身体，考虑给你更合适的工作。”王如歌愣了两秒钟，问：“刚才刘百川书记来了，是不是你们已经商定这件事了？”范鹰捉笑了笑说：“你还真够敏感啊，放心吧，不会给你安排太次的单位的。采石场那边如果有股份，就在离开以前了结，免得天天牵挂着。”

范鹰捉说得很客气，而按规定，行政干部根本就不允许在企业参股！于是王如歌矢口否认在采石场有股份，说：“范市长，你不要误会，据我所知，县政府班子里没人在采石场参股。”范鹰捉便有几分纳闷，问：“既然没有经济利益，你在顾虑什么呢？”王如歌沉默了半分钟，说：“大哥哥，我这么叫你你不反感吧？我是考虑还要在政治上进步。以我现在的年龄，再干两年，接周明的班正合适，然后再干五年进平川市正合适。你说说，我是不是应该耐心熬下去？”范鹰捉无言以对。没想到王如歌竟有如此抱负，竟把最后进入市领导班子作为目标！如果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提职的干部也不是好干部！他自然没法否认王如歌说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官场的事，谈何容易？拥挤在这座独木桥上又是何苦？他说：“你要找我谈的第二件事就是这事吗？”王如歌道：“对。而且我还必须告诉你，我和柴大树并没有深交，更别提什么肉体关系。我怕就怕你们都以为我是柴大树的人，把我打入另册。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不就为了政治上进步吗？所以，我必须跟你谈谈。”范鹰捉点了点头，设置可否。因为，他已经把话对刘百川说完了，是不可能更改的。下一步只能靠王如歌自己去争取了。而非要调离王如歌究竟是因为柳冰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范鹰捉如果不说，别人也不好猜。

此时，李海帆在楼道护士的工作台上打开笔记本电脑，给市政府政务网写了一条信息，他猜想王如歌会在采石场有股份，因此就没留情面，开宗明义就点明，三柳采石场山体滑坡死了人。信息是这样的：

平川政务网3月14日电(记者李海帆)记者从平川三柳采石场了解到，今日采石场工作面发生山体滑坡，事故中有四人被埋在土石下面，一人丧生，一人重伤，两人轻伤。

14日上午，四名机关工作人员来三柳采石场工作面检查工作，途中突然

发生山体滑坡，四名工作人员随即被埋入土石中。经过现场人员的紧急清理扒救，发现一人丧生，三人受伤。由于现场滑坡土方量较大，有许多巨石，急需大型机械。

事故发生后，三柳县在迅速抢救受伤人员的同时，组织力量全力清理现场，并制定了新的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尽快划定危险地段的范围和位置，以防二次事故发生；停工停电；由安监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等。

据现场救援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三柳县采石场的生产许可证至2010年年底到期，因此，采石场为抢工期有意过度开采，县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故展开调查。

写完以后他就发给了秘书长于清沙，于清沙对李海帆很了解，不属实的信息他不可能写，而且，他就在市长身边，这则信息很可能是范鹰捉看过的，那么还犹豫什么？他便及时做了编发。而这种暴露问题的信息在政务网上还是头一次登出。回头李海帆就告知范鹰捉，采石场的事故已经在政务网发了信息。范鹰捉没说什么，因为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但写到什么火候应该是有讲究的，便找李海帆要原稿看看。李海帆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原稿递给范鹰捉。他看完以后问：“这么快就通报死了人，含有对王如歌追究的意思，而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单归咎于王如歌啊！”显然对此举不够满意。李海帆道：“我就是要让柴大树知道，他这条线上的人，也是办事不力、不牢靠的，让他们自顾不暇，没有精力折腾别人！”范鹰捉道：“你的倾向性这么强，不怕得罪人吗？”李海帆语气坚定地说：“我就是装聋作哑什么都不干，他们也不会说我好，因为我是你的下属。既然如此，我还不如心甘情愿地做你的马前卒呢！”

范鹰捉自然知道，李海帆这么做的风险是什么。以李海帆的聪明，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委婉，不说是向柴大树讨好吧，至少也可以让柴大树好接受一些。但李海帆偏偏没那么做。范鹰捉蓦然间对下属如此的忠心耿耿感叹不已。

事难办

在平川市各级机关里工作的人没有不看政务网的。一是因为里面关于动态报道的文章多数都“短平快”，非常便于阅读；二是里面经常发些通知，关于会议的或关于新规定什么的，不可不看；三是里面经常刊登领导的重要讲话，查阅起来很方便。就说李海帆写的关于三柳县采石场的事，机关里的人基本都看了。王如歌看完以后便关上门哭了一会儿。她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了李海帆，怎么这么不留情面啊！难道是范鹰捉下指令写的吗？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市长根本管不到这么具体的小事。

王如歌正在难过，突然柴大树打来了电话。王如歌急忙接听。柴大树道：“如歌啊，你是怎么得罪范鹰捉的？怎么一个山体滑坡就要把你调离呀？在这个背景下调离，你还说得清吗？不是整个尿盆子都让你背走了？这就叫‘裤裆里的黄泥，不是屎也是屎’，让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王如歌听了这话十分诧异，说：“怎么，市委常委会真为我的事开会了？可是我已经明确对范市长表态，说得死死的，决不开三柳的！他也是这么答应的。怎么能出尔反尔把我往旱地儿上撂呢？这样不行，我得去市里一趟，找范市长说说清楚，让他们重新研究！”柴大树道：“范鹰捉现在住在平川医院里，你找他去吧，越快越好。现在刚刚研究，是不是把你调离还没有定论！”

王如歌一听这话，立即收拾桌上的东西，锁上抽屉。刚一转身，就见采石场场长的老伴儿郭大姐来了，王如歌认识郭大姐，县政府刚刚返聘老场长的时候，

郭大姐给王如歌送过一枚祖传的翠镯子。那翠镯子绿莹莹、水汪汪的，成色非常好，但被王如歌拒绝了。王如歌如果稍稍懂一点玉器知识，就知道那东西价值不菲。王如歌说：“老嫂子你甭给我送东西，哪天我去你家里喝顿酒就行了。”结果郭大姐便天天来电话催，催得王如歌实在心烦了便真去了，手里拎了两瓶五粮液。也就是说，她也花出去一千块钱。那天，老场长加上郭大姐，还有两个儿子，共五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间便将两瓶五粮液干掉了，老场长见此又拿出两瓶十年陈酿的67°衡水老白干。很有些酒量的王如歌便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吐了个痛快。因为天色太晚了，王如歌就睡在老场长家里了。那老场长原是县机关一个科长，因为工作出色，退休后便被返聘了。这几年连应届大学毕业生都没地方安排，退休人员为什么还要返聘？因为三柳县有这个惯例。谁不这么做，谁就不得人心。应该说，王如歌与老场长一家处得不错。

但郭大姐一进王如歌的办公室，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接着就圆脸变长脸，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将起来，嘴里一个劲地喊：“哎哟喂——没法过啦——家里俩小子都没有正式工作啊——大小子生了孩子还吃着奶啊——二小子正等钱结婚啊——全家上下就指着老头子赚俩钱过日子啦——老天爷啊——你睁睁眼吧——给咱穷人一条活路吧——”她这一喊，立马把旁边各屋办公的人们喊过来了，大家一下子围住郭大姐，搀的搀，劝的劝，七嘴八舌，乱哄哄吵作一团。王如歌急着进平川市找范鹰捉，便想立马摆脱郭大姐，她知道郭大姐是要条件来了，而谈条件没有几个回合是谈不下来的。她对秘书交代了一下，说要赶紧去一趟厕所。秘书立即会意，搀住郭大姐说：“您老别坐地上，地上太凉，当心闹肚子，先坐椅子上去，容王县长去一趟厕所！”郭大姐往前一扑就抱住了王如歌的大腿，说：“王县长，你不能走，我知道你想躲我！你可不能走啊！”

王如歌不得不大喝一声：“上趟厕所也不行吗？”秘书死命掰开了郭大姐的手，放走了王如歌。郭大姐还要往王如歌身上扑，大家便急忙把她围住了。王如歌出了办公室，一溜小跑下了楼，到小车班叫了一个司机。可是，两个人坐进车里把车开出车库，刚行驶到大门口，就被老场长的两个儿子拦住了。那两个小伙子两手叉腰，往大门口一站，怒气冲冲地看着车里的王如歌。还能走吗？自然走不了了。司机没有熄火，小车就那么突突地喷着尾气。王如歌急中生智，从手包里翻出电话本，找到市政府一处的电话号码，就用手机打了过去。一处是

在工作上专门服务市长的。接电话的正是副处长李海帆,说:“你好,哪位?”王如歌道:“你好,我是三柳县王如歌,想问你一下范市长的手机号。”李海帆说:“对不起王县长,我也不知道范市长的手机号。”王如歌道:“这怎么可能?”李海帆说:“真的!”王如歌气愤地合上手机。但她感觉治气没用,还得继续问。便再次打过去说:“你把马雨晴的手机号告诉我也行!”她猜想,一处的处长马雨晴此时此刻肯定守在范鹰捉身边。李海帆说了马雨晴的手机号。王如歌道了声谢,便给马雨晴打过去。

此时李海帆正在写一份关于三柳县采石场的工作简报,这是马雨晴交代的任务。马雨晴见李海帆也挂了彩,便安排他在处里消消停停写两天材料,材料并不急着要,几时写完几时算。也就是说,名义上是写材料,实际上是小休。

而马雨晴自己则跑到了医院服侍范鹰捉。她找护士借了一件白大褂穿上,借了一顶蝴蝶结扎在头顶,外观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没有小护士那么年轻,但却比小护士更妩媚更靓丽。那么,护士应该干的事她也干吗?没错。除了打针输液以外,她什么都抢着干。此时,范鹰捉的老婆庞麦花已经在单位请了事假专门来照顾,但她不是全天候,她要不时跑回家里给上高中的儿子做饭,晚上还要回去照顾儿子。而马雨晴却全天候不离范鹰捉左右了。起初,庞麦花只感觉这样很顺手,自己省了不少事,但她突然发现,这马雨晴竟然如此漂亮,而且看范鹰捉的眼神是那么殷切。女人最懂得女人,庞麦花看出了马雨晴的眼睛在说话,于是无礼地对马雨晴大喊大叫让她赶紧走人,此为后话。

话说这两个女人的配合——庞麦花要给范鹰捉擦身,马雨晴就把热水打来,把毛巾涮好递给她,擦完以后马雨晴再换清水把毛巾涮一遍,然后拧干搭起来;庞麦花要给丈夫接尿,马雨晴便把尿壶冲洗一下,擦干,递给她,而她在接尿的时候马雨晴也不走,只是扭过身子,过后再接过来拿到厕所倒掉,再冲洗尿壶。此外,马雨晴还帮忙冲洗范鹰捉的便盆。马雨晴如此兢兢业业,不嫌脏不嫌臭,让庞麦花想说什么咽了回去。甚至还感觉自己的丈夫是堂堂的市长,理应享受女下属的服侍。其实庞麦花想错了,服侍范鹰捉根本就不是马雨晴的本职工作,市政府里的任何一个下属都没有这种职责。

白天,除去纯属来看望的人以外,因工作而来的人也络绎不绝,范鹰捉的病房几成办公室。此时,马雨晴就安静地坐在楼道监护台后面护士常坐的位置上,

等候招呼。而屋里的人间或出来喊她一声,她便应声而至。范鹰捉住的是高干病房,是里外间,里间只有范鹰捉一张病床,外间却有成套的沙发和茶几。夜里,马雨晴去医生的专用澡堂冲一个澡以后,就回来睡在病房外间的沙发上。而且,睡觉以前,马雨晴总要和范鹰捉握一下手,互相叮嘱一阵,作为下属,在出了事故之后,有各种向上司表达忠心的方式,李海帆有李海帆的方式,马雨晴就有马雨晴的方式。谁都不愿意出事故,但事故已经出了,怎么办?当领导的自然无形中成为了问题焦点,下属就有必要对领导表达“我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的意愿。这可以理解为同志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可以理解为借机表达忠心。而有的男领导在与漂亮女人接触的时候,不到三个回合就想动手动脚,全无领导者的风范。范鹰捉却不是这样,虽然他也喜欢马雨晴,但这种喜欢取代不了老婆和郝本心在他心里的位置,因此让他对马雨晴一下子就热起来,根本做不到。

上午,马雨晴刚刚配合庞麦花把范鹰捉收拾干净,王如歌把电话打了进来,马雨晴急忙拿着手机来到楼道接听。王如歌说:“雨晴处长你好!你现在忙不忙?我有急事要说!”马雨晴道:“我正在忙,你长话短说吧。”王如歌便说:“请你转达范市长,我哪儿也不去,就在三柳干了,请范市长转告刘百川书记!”马雨晴一听王如歌是这种语气,便回绝道:“王姐王县长,你这么命令范市长不太合适吧?”王如歌道:“这事关乎我的前途命运,望雨晴处长务必把话带到!”马雨晴没有说话。王如歌道:“雨晴处长,你在听吗?”马雨晴道:“我在听。我问你一句——如果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做出了正常安排,你也不服从吗?”王如歌道:“我肯定服从!但我害怕这里面掺杂了感情因素。如果因为听信流言蜚语就把一个人打入另册,那就太冤枉了!”马雨晴紧跟了一句:“你是说范市长听信了流言蜚语了?”王如歌急忙辩解说:“我没说是范市长——”马雨晴就死死抓住这句话了:“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这样误解范市长是小事,误解组织决定就是大事!”说完,马雨晴就把手机合上了。暗想,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啊,你不是和柴大树好吗?找他去呀!

小车对面站着两个怒气冲冲横眉立目的男人,想走走不了,给马雨晴打手机又是这种态度,王如歌一时间觉得自己这个官当得太窝囊了!她想就此罢手,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算了!但自己的前半生干得太辛苦了,理应有一个更加光明的归宿,因为一个山体滑坡问题就止步不前,是不是太冤枉了?而离开三柳县

就意味着止步不前了吗？没错，王如歌的直觉告诉她，离开三柳县，就意味着她甬想再官升一级！柴大树的话是说得不错，那个山体滑坡事故就如一个屎盆子，她不离开三柳县，这个屎盆子就扣不到她脑袋上，她离开三柳县，那么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躲也躲不掉了。当然她根本不会想到，其实是柳冰冰的出现，让范鹰捉心生芥蒂！但王如歌想来想去还想再搏一下，便直接给刘百川的秘书叶子中打电话。她的电话本里有叶子中的电话号码，但她跟叶子中不太熟，对不太熟的人说心里话，这事她本来不想干，但眼下是被逼无奈了。直接给刘百川打电话更不可能，没准还惹来刘百川几句不中听的话，那就更难堪了。

如果说，一个人一生中总难免遇到沟沟坎坎，那么现在王如歌就又遇到一道坎，而且是一道大坎，这道坎不好迈，是不是为此翻车也未可知！就在王如歌给叶子中打电话的当口，郭大姐下楼来了，她一见自己的两个儿子拦住一辆小车，立即反应过来——是拦住了王如歌，便立即抖擞精神，一下子扑到小车的前鼻子上，连哭带喊地闹将起来：“王县长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谁解决问题啊！哎哟喂……”王如歌没办法了。面对这个情况，电话还怎么打？她干脆让司机熄了火，自己从车里下来了，对郭大姐说：“你下来吧，别趴在车鼻子上了！咱谈谈条件！”郭大姐便从车鼻子上下来了，却一把将王如歌抱住了，说：“王县长，我就是下来你也甬想跑！”王如歌很无奈地任其抱着，摇晃着，说：“我不跑，我在听你提条件呢！”郭大姐道：“我们老头一年收入一百万，现在人死了，你说应该赔多少钱？”

王如歌听了这话便一个激灵。她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虽说采石场是个利税大户，可也从来没听说老场长拿着这么高的年薪！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两年一直哭穷的老场长就虚报了数字，中饱私囊，而自己还挖空心思为其承揽业务，是不是太愚蠢了？如果这话有假——王如歌也不能不问自己——郭大姐吹这个大话难道不知道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吗？但王如歌毕竟比郭大姐年轻，无意中还是掉到了陷阱里，她说：“采石场到2010年年底就到期了，老场长是不可能永远干下去的！”于是让郭大姐抓住了把柄：“那么说就还有三年时间，那你们就应该赔我三百万！”王如歌道：“咱们县是个穷县，这个情况你们不会不知道，往哪儿给你们淘换三百万去？你张嘴就要几百万，知不知道咱们的很多农民还处在贫困线上？”郭大姐道：“那我不管，你们当头儿的砸锅卖铁也得给我弄去！”

我们家的人死了不能白死对不对？”

王如歌感觉这么刀对刀枪对枪地争论下去没有止境，等于瞎耽误工夫。便冷下脸来，说：“适当的赔偿是可以考虑的，但要先对采石场进行审计，一切结论产生在审计之后！”说完就掏出手机给县纪委和县审计局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即联合组成调查小组进驻采石场开展工作。然后对郭大姐说：“你们回家去等候消息吧，很快就会有结果的！”王如歌说得不无道理，郭大姐没法反驳，只好收起撒泼相，拍打一阵身上的灰土，说：“也好，我们就先等你们的消息，反正你王县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说话间突然一群人拥进了县政府大院，王如歌一看，全是前几天陪同范鹰捉在大礼堂看音乐会的老同志们。一个干瘦干瘦的、看上去风一吹就会摔倒的八十多岁的老同志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近王如歌，一字一顿地说：“如歌啊，人是为公家死的，你们一定要厚葬！要开追悼会！要给补偿！而且补偿给少了还不行！二三十万的别打算把人打发了！”这个老同志身后的一群人齐声附和道：“说得对！就得这样！”郭大姐借机就“我的娘哎——”猛哭起来。

王如歌无言以对。暗想你们拿县政府当什么了？当聚宝盆？当摇钱树？当世界银行？县政府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去？看起来这老场长的善后还真成了问题了！她突然产生了一个连自己都吃惊的念头：离开三柳！立马就离开！自己在三柳忍气吞声了这么多年，三柳是什么风气？自己都是怎么忍辱负重来着？范鹰捉让自己走，难道不是看出自己在三柳干得吃力吗？范鹰捉白白比自己大几岁吗？他比自己走过更多的路，流过更多的血汗，长了更多的智慧！走，三十六计走为上，就是这话！她蓦然后就感觉心地坦然了，市委常委会已经开始研究自己的问题了，只消慢慢等候就是。于是，她的脸上立即堆上习惯的笑容，招呼大家进楼里，去会客室说话，说会客室有烟、有茶！烟是中华，茶是普洱！

没有人客气。大家跟着就上楼了。而且进了会客室就理直气壮地抽烟，喝茶，大模大样。仿佛这些人都是老场长的家属。这也是王如歌刚刚发现的三柳人的一大特点：沾了公家的事，能耐都特别大。不抽白不抽，不喝白不喝。抽完了，喝光了，与我无关，你们公家想办法去！王如歌打手机叫来了办公室主任和行政科长，让他们与大家协商补偿问题，她说：“大家可以漫天要价，反正还要就地还钱，敞开议吧！”便出去了。她去县委那边找周明去了。她要向周明透一点

口风,让周明在审计老场长的问题上配合她一下。该严肃就必须严肃一下。本来现在她可以去平川市找范鹰捉了,因为已经没人阻拦她了,但她已经想明白了,谁也不找了,只等组织上的安排!

程爱海接受范鹰捉的指令,派人暗中调查机关失窃案。他就指定了任味辛来调查这件事。于是,任味辛首先找于清沙做了一次交谈。当然,对于清沙他是没法隐瞒身份的,因为那样于清沙会不接待他。但任味辛收获不大。于清沙不愿意对他多讲。因为于清沙也不是吃干饭的,很明白对刑警讲多了会“言多语失”,不过他还是讲了自己写了一封举报信被偷的情况。他考虑这件事是纸里包不住火,一旦事情在社会上公开,自己没法向世人交代。但他也立即否定了自己所作所为的可靠性。他告诉任味辛,是他和李海帆亲自去范鹰捉家里帮着收拾那些砚台,然后一起去博物馆捐献了。范鹰捉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搜到了,应该没有隐藏的。所以说,自己误解了范鹰捉,误解了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好市长。

接下来,任味辛就盯上了市政府对过那个茶馆,因为范鹰捉把那个茶馆的情况对程爱海讲过。就在任味辛想好对策,立马要对那个茶馆下夹子的时候,程爱海又告诉他一个信息——范鹰捉在三柳被埋在土里,差点丢了性命!他便立马翻看了政务网上李海帆写的那条信息。他知道李海帆是谁,虽然没打过交道,但知道李海帆在领导跟前很得宠。自己作为一个小兵,没有必要说三道四,保护好市领导是首要的。于是他与马雨晴取得联系以后,就去医院走访了马雨晴。

既然是调查案子,马雨晴就直言不讳,讲出了领导层里虽无形却泾渭分明的两条线。而王如歌恰恰是另一条线上的人,否则王如歌不会引着范市长去采石场那个危险的工作面。言外之意是王如歌置范市长的人身安全于不顾,至少是对此不够重视。这话讲给别人或许会因为对领导层矛盾的司空见惯而引起重视,但对任味辛这个职业侦探讲,那就是撞枪口上了,立即引起了任味辛的格外重视!他把蛛丝马迹都联系起来一思考,再一推理,便吓出一身冷汗!太可怕了!看似平静的机关生活竟暗藏杀机!那采石场的老场长就死在范鹰捉身边,如此说来死神距离范鹰捉仅一步之遥!如果把这个推理告诉范鹰捉的话,

他再下基层还敢往一线去吗？恐怕得天天做噩梦，连觉都睡不踏实了！

任味辛是个有心计的年轻人，他立即对程爱海画了问号：程局长是哪条线上的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不能把自己的分析结果汇报给程爱海。因为，凡是看破玄机的人都是处于危险的人！都是自身难保的人！别人可能不这么认为，而任味辛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同情弱者，那范鹰捉先是办公室被偷，接着被人踹了一脚，继而被黑老蔡威胁，再接下来就是在三柳县采石场出事，所有这一切既让他触目惊心，也让他无意中与范鹰捉站在了一条线上。而且，他的工作性质和职业习惯，也使他容易与受害者站在一起。惟其如此，他就越加为范鹰捉担心！从目前情况看，范鹰捉在明处，而对手在暗处，这就相当危险！

产生这个念头以后，他就把所有的分析和想法深藏在心底。拿了两个青年报社的纪念物——印着青年报标记的袖珍电子台历，装进手包，穿了一身便服在市政府所在的前进道上闲逛。他挨个门脸儿溜达，进屋转一圈就走，走到与市政府斜对过那个茶馆时，他抬头看了一眼，见牌匾上写的是“紫月轩”，微微感觉一丝嘲讽，起个文雅的名字有什么用，挡得住为非作歹吗？想着便走了进去。他找了个座位坐下，然后就把整个店堂扫视一遍，在店堂一角发现了通往楼上的楼梯，也就是说，知道了这个茶馆是个小二层楼。从楼下店堂的整洁情况看，二楼应该是个储藏室兼卧室，乱七八糟的东西应该都在二楼，否则，那些家什往哪儿藏？再说了，在平川开茶馆不可能日进斗金，因为大多数平川人还喝不起好茶，也就是说因为兜里钱紧想高消费也消费不了。那么，开茶馆就只能住茶馆，再去外面租房住费用太高，老板和伙计都难以赚钱了。任味辛这么一推理，就推理出来——老板和伙计必定都住在楼上，那么楼上就不仅存着茶叶和生活用品，绝对还有顺来的东西，假如他们就是窃贼的话！

他很想上去看看。可是以什么为借口呢？对方怎么可能允许自己上去呢？他的目光在店堂里扫视一番以后，喊了一声：“老板！”屋里坐着的其他几个人都回头看他。茶馆不同于餐馆，基本没有大声喧哗的，所以他那一声喊就很引人注意。一个伙计飞跑过来道：“先生，你喝点什么？”任味辛道：“来点家里没有的，你们新进了什么新鲜茶？”伙计道：“紫芽普洱茶，还有十年老茶头，都是刚进的。”任味辛道：“紫芽普洱茶怎么个好法？老茶头怎么个好法？”伙计嘿嘿一

笑道：“我也说不清，你得问我们老板。”

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瘦高个年轻人恰好从门外走进来，说：“谁找我？”任味辛立即把眼睛瞄过去，见这个年轻人约莫三十左右，脸上倒也看不出邪气——任味辛的眼睛是很毒的，不是十分擅长做戏的人，他只消一眼，是正是邪是好是愁，便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他对年轻老板说：“你能不能说说紫芽普洱茶怎么个好法？我想来一壶。”老板说：“好啊——你问伙计，他肯定不知道，因为茶叶是我刚进的，我可以概略告诉你，该茶产自云南景谷黄草坝海拔 2000 多米的野生茶树群落，该地紫外线高达平原的 8 倍，茶树树龄更在千年之间！不仅如此，紫茶树品种与众不同，数量极为稀少，每年只在立春时节摘采一季，由极有经验的制茶师严格按传统工艺精制而成。这种茶含有稀有的净血因子，不仅具有传统普洱茶的瘦身、美容、降脂等保健功效，在软化血管、净化血液方面的功效尤为突出。”

年轻老板说完就冲伙计摆了摆手，伙计便小跑一般快速走进后堂，转眼便捧着一副茶海出来，上面壶、杯俱全。伙计将茶海摆在任味辛面前的桌子上，又跑回去取茶叶和开水壶。任味辛伸出一只手请老板在身边就座，老板犹豫了一下，方才坐下，说：“先生，你是不是还想问什么问题？”任味辛便将记者证掏了出来，双手递给老板。

老板翻开看了一眼，便还给他，问：“平川青年报？你认不认识报社的马六甲？”任味辛一惊，抬眼看了老板眼睛一下，这个人厉害！幸亏任味辛在报社翻过青年报的花名册，曾经对马六甲这个名字十分纳闷，问了一下，社长告诉他这个叫古怪名字的人是办公室跑印刷的。这时伙计过来给他筛茶，他便对老板说了一句：“马六甲是办公室的。”尽量说得轻描淡写，因为说多了就该穿帮了。此时老板向他示意，他便仔细看那紫芽茶汤，但见颜色橙黄透亮，一股蜜香沁人心脾，他端起小杯抿了一口，又觉滋味浓厚，与橙黄淡雅的颜色形成反差，于是分三口喝下，赞一声：“嗯，好茶！”

老板点点头道：“喝好茶必须懂茶，如果仅仅为了解渴，那就暴殄天物了，看起来先生还真不算外行，这壶茶应该卖三百，今天我奉送了！”任味辛连忙道：“不行不行，你们干的是买卖！”老板道：“哎，不能这么说，买卖人也难得遇知音的，那马六甲是我好朋友，你是马六甲的同事，我怎么好意思收你的高价呢？”

任味辛不觉心里又“咯噔”一下子——怎么老提马六甲呀？他急忙打岔，说：“据说普洱现在炒得很热！”老板道：“没错，咱茶馆里就有四万一壶的，哪天把马六甲叫来，咱三个人品一次。”任味辛暗想，乖乖，少提马六甲好不好？便岔开话题问：“四万一壶？那得多少钱一饼啊？”老板道：“我是八十万一饼进的，清朝贡茶，可以沏三十壶。”

任味辛不知道这个小老板说的是不是属实，不过敢说出来也算坦诚，八十万的一饼茶沏三十壶，每壶卖四万，他可以赚毛利二十六万多，刨去费用利润率接近百分之三十。聊业务可以看人品，可以知道对方说不说实话——姑且把他看做实在人吧，任味辛从手包里取出一个电子台历递给小老板，然后便亮出底牌道：“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民营企业家的生活状况，能不能让我去你们宿舍看看？我想你们的宿舍一定囤积着大宗的茶叶！”

小老板摆弄着电子台历，看到了上面印着的“青年报”三个字，道：“想看宿舍？那还不简单，你喝完这杯茶就跟我上楼好了。”任味辛便稳住神，仍旧分三口将那小杯里的茶喝净，然后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老板，走。”就在这个当口，小老板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既不早也不晚，任味辛不得不停住脚，等小老板接电话。小老板拿着电子台历一边接听手机一边往门外走，还回头看任味辛一眼，然后就推门出去看不见身影了。没办法，任味辛只能坐等。

这时，从楼上走下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个人就是打过薄哥达的那个人。这个情况任味辛当然不知道。他问任味辛：“你喝茶吗？怎么不坐下？”任味辛道：“我已经喝了一半了，在等你们老板，他刚出去。”这个人说：“这个时间是商业街茶城那边叫他，他肯定去那边吃饭了。”哦？金蝉脱壳？任味辛立即产生了这种想法——我说呢，他们的窝巢怎么会轻易让外人看呢？任味辛问：“你估计老板几点能回来？”这个人说：“不好说，他们是谈茶城转让的事，肯定得喝酒，而且，还得去唱歌，然后再洗澡，再按摩脚，半夜回来就不错了！”任味辛想了想道：“能把茶城接过来，不简单啊！不少钱吧，一年？”这个人道：“可不是嘛，还是市里柴副市长出面搭的桥儿，一年下来各方面费用还得两百万呢！咱平川有这么多人买茶叶吗？人们买茶叶就一定来茶城买吗？全平川有名有姓的像样茶庄多得是！你说这事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任味辛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心里却如开水锅一般急剧地翻滚。果不其然，

这个小茶馆的背景就是柴副市长！市政府一处的处长马雨晴言语隐讳地告诉他，市领导是分两条线的，这边这条线就是柴副市长领衔的。而据任味辛所知，柴副市长还是个很有口碑的领导，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出格的事。但为什么偏偏与范鹰捉闹对立呢？而且一出招就是狠手呢？——当然了，目前所有的事情都是推测，谁都没有抓住把柄。

他看了一眼门外，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自己出来这半天时间，竟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他对这个人说：“我和你们老板讲好的，到你们宿舍看看，你能不能领我上去？”这个人蓦然警觉起来，目光一下子变得十分犀利，问：“你是谁？干什么的？”任味辛掏出记者证递给这个人，道：“我是青年报记者，专门报道青年企业家的，我和你们老板说好要写一篇你们辛勤创业的专访的。”

这个人看完记者证还给任味辛，眼神稍稍放缓一些道：“我叫马小伍，是老板的助理，专门打理日常事务。”任味辛问：“你们老板叫什么？”马小伍没说话。任味辛便紧跟了一句：“我看他是个蛮有魄力的帅才！”马小伍这才回答：“我们老板叫辛飞，平川大学商业经济系毕业的，毕业时已经被留校，但老辛非下海，见普洱茶行情好，就从倒腾普洱茶开始进入商界了。”任味辛笑了起来：“辛飞，和一种冰箱的牌子同名，好记！”马小伍道：“你什么意思？小看我们老板？”任味辛忙说：“不是不是，我很敬佩你们商界创业的人，你们起步的资金是怎么解决的？”马小伍说：“既然你真要采访，而且得到辛飞允许了，那我就领你上楼看一眼。”

马小伍果真头前走了，任味辛便急忙跟上。马小伍走上楼梯，脚步突然变得十分矫捷却毫无声息，跟在后面的任味辛蓦然发现，马小伍是个练家子。练家子的腿脚在登高的时候方显功底。他虽然也练过闪转腾挪，但平心而论远达不到马小伍的水平。辛飞表面聘了一个助理，实际是招了一个保镖，不客气地讲，是打手也未可知。上楼以后，马小伍把门打开，任味辛不觉眼前豁然开朗，楼上是很大一个开间，足有百十平米，一侧有三间耳房，想必是辛飞和下属的卧室、洗手间。而大厅里已经被各种包装的茶叶包挤得满满当当，有的已经码到了屋顶。大厅一角辟出一块空地，在屋顶上垂下一个一搂粗的练拳的沙袋。

马小伍指点道：“老辛（他习惯把对方缀上‘老’字）你看，这边的是一线品牌——大益、下关、中茶；那边是二线品牌——福海、郎河、昌泰、黎明、六大茶

山、云茶、老同志、李记谷庄、南峤、南涧、凤庆、双江勐库、宸泰、车顺号、龙园号、可以兴、杨聘号、同庆号……”竟如数家珍一般。任味辛道：“天，东西还真不少，得占压不少资金吧？”马小伍道：“谁说不是呢！现在还要把商业街的茶城盘下来，如果没有上边支持，要命也干不成！”任味辛道：“由此我看到了一个青年企业家展翅欲飞的雄姿，但你的话说得不错，没有上边支持怕是干不大的。你领我进卧室看看，怎么样？”说着，任味辛从手包里掏出另一个电子台历，递给马小伍。马小伍接过东西，表情诧异地看了任味辛一眼，说：“卧室里乱七八糟的，有什么好看的？”任味辛道：“那是一个青年企业家的另一面，反映了创业的艰难和忙碌。”

马小伍有些不太情愿，但最终还是走过去把一间耳房的门打开了。马小伍没有进去，只是一只手扶着门把手站在那里，那么任味辛就不便进去了，只能也站在门口把屋里浏览一下。

屋里有三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靠墙的位置有个大衣柜，旁边码着三个旅行箱。单人床上确实很乱，被子都没叠起来，有防寒服在上面扔着。每个床底下都有好几双鞋散乱着。这些一瞬间就在任味辛眼前扫过。而他的眼睛独独留在写字台上，但也只是着意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不过，他的眼睛已如摄像机一般将桌子上的情况摄录下来：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是打开的，页面处于屏幕保护状态，一只小狗的图案在上下游动；而这台笔记本电脑的旁边，却整齐地码着一摞笔记本电脑，足有六七个，而且从参差不齐的情况看，那些电脑不是一个品牌的，新旧也不一样。问题就在这里！谁平白无故买这么多笔记本电脑？不是“顺”来的还能是买的吗？从市政府机关往外“顺”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目标太大。如此说来，这些人就不仅仅从机关里“顺”东西，还可能从别处“顺”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群惯偷！任味辛的眼睛里倏然闪过一丝亮光，便转身走向大厅了。但他不能让马小伍看出他在生疑，就甩下一句话：“你们的卧室气味不好，应该经常开门开窗通通风。”马小伍道：“太忙，哪顾得上啊！”

任味辛暗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不与马小伍深交一下？便说：“马小伍哥们儿，认识你很高兴，今晚我请你喝一杯，你一定要赏我个面子！”马小伍一听这话，便嘿嘿一笑，说：“你们小记者没多少钱，我请你吧，走！”就先往楼下走。任味辛紧紧跟上，于是他又领略了马小伍下楼的奇姿——马小伍单脚跳着，只

跳三下便下了一层楼梯，且绝无声音，拐过弯来，再用另一只脚，仍是单脚跳了三下便下了另一层楼梯，毫无声息地站在了楼下大厅。任味辛紧紧追赶，也难以赶超上去，便在马小伍身后赞了一句：“好身手！”

两个人出了茶馆，马小伍便引任味辛来到一家小酒馆，这个小酒馆没在前进道上，而是在与前进道相交的一条路上。任味辛觉得，这可能是马小伍常来的点儿。其实，马小伍是为了躲开前进道。因为前进道上这个时间巡逻的武警总是走来走去的。既然躲武警，那必然是想干他的事。任味辛跟着马小伍进了小酒馆以后，立即为蒸腾的热气、刺鼻的烟气酒气所包围，屋里基本坐满了人。马小伍回头对他说：“任记者，你去找座位，我先跟银台说句话。”

任味辛便看了一眼银台，见银台后面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烫着爆炸头的年轻女子，猩红的嘴唇像流着血。就在这时，任味辛被人撞了一膀，他没在意，继续找座位。那个人一把揪住了任味辛的衣领道：“兔崽子，你撞我干吗？”

任味辛一边挣脱一边说：“明明是你撞我，怎么说我撞你……”

可是，没等任味辛把话说完，他的头突然被一个黑布罩蒙住，接着，两只手就被反剪到身后。任味辛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他知道对方不是一个人，反抗和挣扎的结果必然是挨打。他不动声色，想看看对方究竟想干什么。他被几个人簇拥着进到另一个空间，是哪里，他自然不知道，但他从炒菜的油烟味和乒乒乓乓的厨师抖勺声中，猜到这里离后厨操作间不远，可能就是操作间。他便立即联想到操作间里有菜刀，有剔肉刀，要想把人弄死，再简单不过。

这时，只听一个陌生的声音问：“任味辛，说说你的真实身份吧！”

任味辛想了想说：“我的真实身份证件上都有，不信你们就给青年报打电话。”

陌生的声音又说：“我们不给青年报打电话，如果你们有约定，我们打电话不也是白打吗？希望你放明白点，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扭着任味辛胳膊的两个人便手掌上使了使劲，直把任味辛扭得生疼。任味辛说：“我是青年报记者，是平川市记者协会会员，平川市作家协会会员。你们不相信青年报，我可以把作协和记协秘书长的电话给你们，你们可以打电话核实。”

陌生人沉默了。过了十秒钟，陌生人突然把凉冰冰油腻腻的切菜刀顶在任味辛的脖子上，让他感受到了薄薄的刀刃，如果陌生人横向一拉，就自然会拉断

他的气管。毫无疑问,任味辛面临着有生以来从没经历过的生死考验!

他心里怦怦乱跳,感觉不能与陌生人硬抗,便急中生智道:“哥们儿,我认识银行行长,也认识税务局局长,他们都买我的账。你们想弄贷款,或者想合理避税,我可以多多少少帮点忙。”

这一招果真见效,陌生人把任味辛脖子上的切菜刀拿开了,开口说:“干你们这行的没有不谋私的,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好吧,今天我们不把你弄死,但我们要看你的表现——你别总盯着小茶馆,给你一个任务,查一查市长范鹰捉有什么风流韵事,回头写成故事登出来!”任味辛赶紧接话说:“涉及市长大人谁敢干这个,吃了豹子胆了?”

结果他的后背便狠狠挨了一拳,“妈那 X,你干不干?”任味辛急忙说:“哥们儿别动手,我干我干!”陌生人说:“你们这种人说话跟放屁一样,谁信? 不过,我们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就不能收回去。给你一个月时间,如果你拿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别怪我们不客气,到时候你眼睛瞎了或是腿瘸了、胳膊短了,别怪我们手黑!”任味辛赶紧说:“我明白,我明白。”便被推推搡搡地推出了操作间,走过大堂来到外面,陌生人说:“五分钟以后,你自己再摘面罩,摘早了别怪我下手狠!”任味辛又赶紧答应:“没问题,没问题。”便听任那一千人离开他打车走了。过了五六分钟,他慢慢把面罩摘下来,外面天色已晚,路灯已经亮在头顶。

任味辛重新走进这个餐馆,找了角落的空座位坐下,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感觉事情真是扑朔迷离,险象环生!



没情人

三柳县采石场出现山体滑坡,报纸和电视台都没做报道。消息的传播被压到最低限度。不过凡是每天看平川政务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又因为政务网上的消息更新得很快,这则短消息只在政务网上停留了一天,便被秘书长于清沙换掉了。后来又因为市里对市长范鹰捉被摔断腿的消息进行了封锁,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

范鹰捉住院以后,于清沙往医院跑得最勤,买了大量营养品自不必说,每天下午一下班,他便第一个赶往医院。有时偶尔碰上柴大树,因为柴大树作为常务副市长也得往医院跑,虽然跑得不勤,但样子也是必须得做的。于清沙碰上柴大树以后就咬耳朵说:“我们都应该学会做戏!”柴大树是个实在人,以为于清沙真在做戏,其实,于清沙早就对范鹰捉亮了底牌,深表臣服了。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人在受伤的情况下,其言也是善的。范鹰捉见于清沙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服服帖帖,就对他夸下海口,说待他腿伤好了以后,他会去找政协老傅和书记刘百川,帮助于清沙运作去政协的事,而眼下正是于清沙应该表现的时候,一定要把工作干得更出色些。于清沙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一番千恩万谢,工作更加努力。实验中学的投资方案便在第一时间就定了下来。

那个摄影爱好者老纪在前不久寄出去两封信,一封是把一张他和郝本心的

叠印加工成的合影,外加一份文字说明,寄给了范鹰捉;另一封是举报范鹰捉乱搞的照片,寄给了省纪委。单说寄给范鹰捉的这封信,范鹰捉拿到以后,想了许久。一方面他祝福郝本心能有个归宿,虽然一想起来自己心里会十分失落,但郝本心的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为自己而守了单身,绝对是下下策,老了以后屋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那怎么行?但另一方面,他根本不相信郝本心会和神经兮兮的老纪走到一起,即使郝本心真与老纪牵了手,他也会坚决地予以反对,毫不客气地拆散他们。因为,他是个已婚的人,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与其等着郝本心与老纪闹离婚,不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当郝本心拿到了第一笔钱——五千万以后,就来到平川塑料厂,想按计划买下他们的大车间和半个厂院。但一个事先谁都没想到的问题发生了:地价在悄然地猛涨,原计划五千万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不行了。郝本心不得不往医院跑一趟请示范鹰捉。当时范鹰捉的老婆庞麦花正在病房值班,见郝本心来了,就躲到了外间等候。庞麦花知道郝本心曾经是范鹰捉的对象,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但考虑到他们俩对这种关系拿捏得还不错,因此也很放心。但郝本心见了范鹰捉以后仍旧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握住他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两个人没有更亲密的接触,但郝本心吻了他的手。最后,郝本心就告诉范鹰捉,现在地价涨了,邻居塑料厂的车间和厂院都买不下来了。范鹰捉就叮嘱她去找于清沙,相信问题会很快解决。接着,就拿出一封信交给她,说:“本心啊,你生活上的事,我不应该干涉,怎奈这事非比寻常,你必须与老纪断了来往!”

郝本心如坠五里雾中,不明就里,便打开信看里面的内容。见是自己与老纪的合影,立即火冒三丈,说:“鹰捉,这张照片是拼接的,我是不是应该起诉他?”范鹰捉道:“大人不记小人过,你手里有那么多工作要干,找那麻烦干吗?只要你们没有牵手,我就放心了。”郝本心道:“我怎么会和他牵手?找不到你这样的男人,我宁可独身一辈子,老了就住敬老院去!”范鹰捉怕她再说出出格的话来,急忙打发她走了。

郝本心直接去找于清沙,于清沙便找柴大树协调,柴大树见是实验中学的事,二话不说就又增资五千万。这就叫欲擒故纵,柴大树就是想让人们发现一个事实:凡是郝本心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人们自然会乱传郝本心与市长的关系,无中生有,添枝加叶都有可能。此为后话。

郝本心在病房里一番毫不掩饰的话语,被等在外间的庞麦花听个满耳。她等到郝本心一走,就冲进里间,对范鹰捉大喊大叫:“范鹰捉,你是谁的老公?怎么连郝本心的婚事也要做主?”范鹰捉便说:“不是我要做主,是那个人对郝本心根本不合适!”庞麦花道:“他们之间合适不合适与你有什么关系?难道说你们俩旧情不断怎么的?”范鹰捉道:“你不要信口胡说,什么旧情不旧情的?”庞麦花声音更高了,大声喊道:“你怕面子上不好看对不对?我偏要说,你们就是旧情不断!”

一直守候在楼道里的马雨晴,听到屋里吵了起来,急忙进屋劝架。其实家务事外人应该尽量少掺和,弄不好就添乱。但马雨晴不这么想,她现在非常崇拜和爱戴范鹰捉,就像她虚构小说那样,已经把范鹰捉虚构成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自己陶醉其中的时候便非常惬意,觉得做范鹰捉的下属十分幸福。听到庞麦花与范鹰捉吵架,她怎么忍受得了,便走进去说:“哎,嫂子,给范市长留点面子好不好?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这么吵?”庞麦花立即把矛头对准了马雨晴,大声喊道:“出去!出去!我们说家里的事,你瞎掺和什么?”马雨晴道:“这是医院,不是你们家,再说了,范市长现在正在养伤,你这么做对他非常不好知道吗?”

庞麦花一见马雨晴竟没把自己当回事,便更加来气,她跑到外间大声喊道:“你不就是一个小处长吗?有什么了不起?竟管起我们家里事来了?我马上就把你换掉,你信不信?”马雨晴不紧不慢道:“范市长是你老公这不错,但他还是我们全平川市的市长,他是属于国家的人,也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人,你可以不关心他,我们却必须保护他!你如果再无理取闹,我就打110!”庞麦花一时间竟语塞了。嘿,她还动真格的了!她与范鹰捉是什么关系,这么护着他?于是,庞麦花压了压火气,重新走进里间问范鹰捉:“同志,你究竟有多少情人?敢向自己的老婆报个数吗?”

范鹰捉正待发作,柴大树一步走了进来,原来,他已经来了半天了,一直站在楼道里听着屋里乱吵。暗想,范鹰捉啊范鹰捉,你终于后院起火了,别着急,好戏在后头!他不失时机地走进里间,就是想在范鹰捉最难受的时候出现在他

面前,看他尴尬起来是什么样子。他大模大样地向范鹰捉汇报了工作,临走扔下一句话:“鹰捉啊,千万不要搞情人,别说搞多少个,连一个都不能搞!因为,毁你的人,就是你的情人!”说完就晒笑着走了。范鹰捉听了这话确实十分尴尬。

柴大树汇报的内容包括修建商业街和省平大道的起步工作、平河工程的拆迁工作,最后说了人事变化——薄哥达和王如歌对调了位置。但王如歌不是去做城管局的副局长,而是做正局长,兼市容委副主任,原来的正局长另有安排。

薄哥达去三柳县也不是直接当正县长,而是做代理县长。先代理,然后等待县里开人代会确认。薄哥达赴任前来到平川医院看望范鹰捉。从年龄上看,这将是他的最后一站,不可能再往上升了。这一点,他非常明白。如果不去三柳县,这半级也升不上去。他原来所在的城管局局长比他小好几岁,因此,人家肯定在他之后退休,他也就永远补不上去,话说回来,即使人家上升或调走,也有可能再来一个同样年轻的当局长,更轮不上自己。如此说来,临了临了,被范鹰捉安排到县里当县长,硬是在不可能之中又官升半级,他怎么能不感谢范鹰捉呢?于是,他买了很多营养品,包括很贵的长白山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之类的,来到医院看望范鹰捉,同时,有策略地确认一下:我是你的人!

范鹰捉知道薄哥达肯定得往医院来,所以事先就准备好了要说的话。薄哥达一上来就说“感谢”“士为知己者死,我要为范市长肝脑涂地”的话,范鹰捉就及时拦住了他。范鹰捉道:“哥达老兄,我告诉你一句透底的话,你一定要记住,否则你就会在三柳翻车。因为你和王如歌不一样,王如歌是从大学一毕业就分到了三柳,是在三柳的特定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因此她容易如鱼得水。你就不行了,你是外来者,对三柳的情况还不摸门,在这个情况下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踢好头三脚。因此,现在我就把透底的话告诉你——要尊重老同志!而且,尊重不是挂在嘴上,要体现在具体工作中。眼下就有一桩难办的事,三柳县采石场老场长因公牺牲了,你怎么处理?给多少钱合适?三柳县是个穷县,你应该怎么办?”

薄哥达一下子就愣住了。敢情还没赴任先来一个下马威啊!他在城管局干了多年,从来没处理过这种事,遇上这种事还真让他有点头疼。但这件虱子棉袄他必须披上身,不能把事情闹到市里来,那就给范鹰捉添乱了,也太对不起

市长了。于是他表态说：“范市长你放心，我会多方听取意见，力争把事情处理到最好！”

离开医院以后，薄哥达就与王如歌取得了联系，两个人在市里的一个咖啡馆见了面。该正式交接还得正式交接，而事先私下晤一次面却是不可忽视的。

虽是初次晤面，薄哥达却早就认识王如歌，说认识，是说从会议上、报纸上和电视里见过，从没接触过。他知道王如歌是柴大树的人，而他刚刚表了态要为范鹰捉冲锋陷阵肝脑涂地，所以，他就收起了城管干部大大咧咧的举止做派，面带笑容地伸手请王如歌落座。

作为薄哥达，能做到这一点也是有意拿捏的，因为，多年的工作磨砺已经使他几乎不会笑了。整日里除了呵斥就是争吵。连局班子会都受影响，很少有和风细雨消消停停开个会的时候，因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把外面的情绪带回来，而研究的问题也总是棘手的问题。就连说话，都是粗门大嗓，柔声细语的时候太少了。这也难怪，因为平川市既缺乏古有的横平竖直的道路，也没有新近的十分规范的设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平川市中心有一条河，平川河，而且这条河不是直线从市中心穿过，而是呈“S”形，曲里拐弯地在平川市盘桓而过。所以给早先的街道形成和后来的市政建设带来麻烦了。当然，同时也给城管工作带来了麻烦。可以说，即使街上没有随意摆摊设点的，那街道也看着就感觉乱。在平川市干城管，只要你负责任，就没有不着急的。薄哥达与王如歌晤面，就把心中浮躁的情绪压了又压，装出一副绅士模样。

他见面前的王如歌身体单薄，衣着朴素，像个中学老师。尤其那张脸，清秀中透着几分忧郁。便感觉县官的日子只怕不是多好过。他点了两杯店里最贵的牙买加蓝山咖啡。心说，今天就开开荤吧！王如歌一听是蓝山咖啡，立即拦住说：“不行，太奢侈了！我只来一杯雀巢就行，再好的咖啡我也喝不出味来！”

薄哥达没听她的，坚持点了蓝山。因为，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薄哥达一听王如歌那意思，便是行家，否则，她怎么会知道喝蓝山就是奢侈呢？但她表态雀巢，说明她是个朴素的人，是个从里到外都朴素的领导。薄哥达干城管干了二十多年，可以说吃过见过，让商户们像大爷一样供着，但他心底里还没有泯灭良知。他自己有过在外面胡吃海喝的情况，在家里却教育孩子要克勤克俭，要走正路，要爱护老百姓。况且他自己多年来也没干过出格的事，所以，平川市

城管局的领导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只有他的位子坐得时间最长。

咖啡端上来以后，薄哥达便讲述了范鹰捉的叮嘱，然后请教王如歌：那个老场长的事应该怎么办？王如歌呷了一口咖啡道：“这件事确实不好办，但不好办也得办，现在我已经安排县纪委和审计局去采石场调查，如果老场长存在违纪问题，丧葬补偿就要大打折扣，所以你去了以后不要急于下结论，要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之后。”

薄哥达一听这话，心里十分高兴，暗想王如歌真是个好同志，初次见面就给自己支了一招好棋。于是，他便又点了几样西餐小吃，说：“去酒馆太俗，而且也不到吃饭时间，咱们就吃这个，边吃边聊吧。”王如歌见薄哥达很有诚意，便没有拒绝。两个人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王如歌特别提到薄哥达真走鸿运，简直是双喜临门，既面临提职，又面临大宗业务进账，天底下往哪儿找这等好事？没事偷着乐去吧！

每个局级干部对平川市即将上马几个大工程，无不充满期待。薄哥达自然在心里早就有个小九九，就是以配合市里三大工程为契机，以抓好采石场供货为突破口，上任伊始便创造利润，来他个开门红，向三柳人民献上第一份厚礼！王如歌道：“没错，事儿还就是这么个事儿，县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抓经济却是第一。不过，你的第一脚不是踢在创利润上，而应该是踢在整饬采石场上。如果采石场的问题你弄不清，以后它就不可能为你创利润。”薄哥达很爱听这话，就说：“谢谢王县长指点，你说我第二脚应该踢在哪里？”王如歌又呷了一口咖啡道：“踢在承揽业务上。你开采了大量石料往哪儿推销？往施工单位吗？错！三大工程是市里重点项目，你只能找市长，因为三柳的石料不是最好的，与山东、河南和河北比都有差距。当然了，我说不是最好并不是说要不得，三柳的石料还不至于那么惨。这就有回旋余地了，就看你的工作怎么做了！”

这还真是个问题！市长能在三大工程上舍弃最好的而采用三柳的石料吗？薄哥达挠起头皮。多年来都是别人求他，他还从来没求过别人。当然了，因为工作调动问题他求了范鹰捉，但那是涉及个人利益问题，别说只是说几句好话，就是跪下磕几个响头都值得。而为了工作去求人，还真让他有点张不开嘴。但事到如今不这么办恐怕是不行的，那就是再求一次范鹰捉。薄哥达问王如歌：“在此之前你们为这个问题找过范市长吗？”王如歌道：“找过，我们专门安排了一

场音乐会请了范市长。你应该知道，三柳是个穷县，这么做弄不好是要挨骂的，所以，那次许多离退休老同志要求参加，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可是也让范市长不得不忌讳，好些话该讲都不好讲。所以那次虽然我们花了钱，却未能起到作用。”薄哥达道：“那次范市长没表态支持你们吗？”王如歌低下头来，半天不说话。薄哥达又问：“范市长不痛快了？”王如歌眼里涌满泪水，说：“弄巧成拙了！我请范市长去采石场看看，本来是想让他知道咱三柳采石场是很有实力的，完全有能力承担市里的工程，但是，谁想到，却出了事故，老场长被砸死了，范市长也砸断了腿！你说，我还敢向范市长提工程和石料的事吗？”

薄哥达连连摇头。真是出乎意料啊！怎么会这样？不仅王如歌陷入被动，自己这个后来者都不好张嘴了。因为三柳采石场那场事故必然给范鹰捉脑海里留下阴影，天天夜里做噩梦也未可知！作为领导者，不光是工作机器，还是感情动物，让他们百分之百地公而忘私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常理。这一点薄哥达心里明镜似的。这就不能不让他连连摇头。继而，王如歌又说了一个情况，就再次让薄哥达欷歔不已。王如歌说：“很多圈里人都说我是柴大树的人，众所周知，现在上边划成了两条线，如果站在柴大树这边，自然就打入另册了，有好事就轮不上，因为人家范鹰捉是堂堂的市长，你柴大树再有本事，胳膊能拧过大腿吗？这还不算，有人说我是柴大树的情人，这不就更严重了？连问题的性质都变了！由观点不一致、主张不一致变成了生活作风问题！由上三路的问题变成了下三路的问题，连一个人的人格不是都跟着降低了吗？”

以薄哥达的处事经验，临去一个新单位之前，是必须多方打听这个单位的人事情况的，于是，他便知道了王如歌是柴大树的人，而柴大树正是主管基建、城管工作的副市长，从过去多年与柴大树打交道的情况看，柴大树做事十分谨慎，为人也很低调，虽然与自己不是一路人，但绝对抓不住柴大树的什么把柄。所以，以自己的眼光来看，柴大树是个好人。当然了，也可以理解为做事老到的老油条、老狐狸。但后者的可能性不大。这就难办了。

如果柴大树是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可以旗帜鲜明地站在范鹰捉一边，和柴大树唱对台戏——服从一把手到任何时候也绝对不会错！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这就让他颇费脑筋。所以他对王如歌的态度该谦恭还必须谦恭，对三柳的工作该虚心请教还必须虚心请教。但王如歌在三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肯定安排了

不少干部,这些人不可能说话办事不带有倾向性,他们完全站在王如歌一边是很自然的事,站在柴大树一边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其实,他们对范鹰捉与柴大树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或过节,并不十分清楚。但这个倾向性非常要命,有可能导致三柳的人对范鹰捉阳奉阴违,而对柴大树顶礼膜拜。

以他的视角来看,县里和乡镇是很讲“条儿块儿”的,当然也讲“条儿和线儿”。也就是说,条儿里的管块儿里的,不好管;块儿里管条儿里的,也不好管。“条块分割”这句话就这么来的。就好比野战军与地方部队,彼此配合自然是有的,但管理却是各自的。而在这里说条儿和线儿,其实不如说“帮派”来得更直接,但因为“帮派”这个词让人不往好处想,所以还是不用的好。虽然,薄哥达自从和范鹰捉有了接触以来,并没有发现范鹰捉拉帮结派的迹象,但他不能不想到这一层——范鹰捉有可能对整个三柳的工作都不待见。因为王如歌,更因为柴大树。

“王县长,我是个粗人,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和柴副市长的关系究竟到什么程度了?我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我不能不问,因为这涉及我来三柳以后的工作策略。”薄哥达犹豫再三,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紧接着,他又补充说:“王县长,你别多想,我这个人既不是范鹰捉的人,也不是柴大树的人,是个喜欢中立的人。”王如歌微微一笑,喝光了杯里的咖啡,然后招手叫服务员。薄哥达知道她想叫咖啡,便急忙伸手拦她,说:“让我来点,让我来点!”王如歌拂开了薄哥达的手,对服务员说:“再来两杯卡布奇诺,牛奶可以稍淡一点。”薄哥达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王如歌,暗想,这个女人绝不是等闲之辈!她说对咖啡喝不出味来,怎么会懂得什么卡布奇诺,而且牛奶要淡一点?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干城管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而这个王如歌却深不可测!单凭她那朴素的外表和对咖啡的内行,便可领略一二!

可不是嘛,好多人,至少是与薄哥达打交道的人经常是这样,看外表人模人样的,可一张嘴就是满嘴炉灰渣子。最难得的就是王如歌这样的,朴素平淡的外表下面是深厚的内涵,整个人散发着清新脱俗的气质。于是,他便收回了自己的话,说:“王县长,我提的问题有点强人所难,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咱换个话题吧!”

服务员把两杯卡布奇诺送来了,然后很讲礼貌地鞠了一躬才走。王如歌端

起一杯放在薄哥达跟前,再端起自己的这一杯,轻轻吹拂着上面的白沫,抿了一点,哈出一口气,说:“我估计你会问这个问题,而且,还有好多人都想这么问,因为,市领导的情人总是蒙着神秘面纱的,既让人垂涎,也让人唾骂。人们想问我这个问题无非是好奇和憎恶,再好一点的是想规劝我悬崖勒马。其实,人们的问题和我自己的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能不能往上走,关键在造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什么偏要傍上别人呢?尤其是作为一个下级女干部,要想进步为什么非要傍一个上级男领导呢?”接下来,王如歌就讲起了自己和柴大树的几次交往。

一件事是前几年全国粮食体制改革,县粮食系统要实行政企分开,组建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说,所有粮食企业都要从原来的粮食局分离出去,粮食局将由原来的八十人压缩为十二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或叫“小政府大企业”。

但紧跟着问题就来了。原粮食局的人谁都不愿意去企业,都知道企业不好干,尤其那几年粮食企业没有不赔钱的。县粮食局召开体制改革动员会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报名去企业。半个月过去了,县粮食局没有一点动静,设在县粮食局内部的改革办公室没有一个人登门。这个情况,不是身在其中的人,绝对想象不到。问题反馈到当时主管粮食局的副县长王如歌那里,她便和粮食局局长商量了一个办法——男的45岁、女的40岁以上的可以提前退休,当然是退在粮食局,退休以后自然也是吃财政的,而这个年龄线以下的,能留在粮食局的就尽量留下。

这么一来,还真将就着分配开了。只余出一名,是44岁的一个男同志。王如歌又特例准许这个男同志也提前退休。当然了,人们的普遍心理是既想吃财政饭,又不想提前退休。这个不够岁数的男同志是强拉硬拽进入退休大军的。不过,过后他还是非常感谢粮食局局长,请局长喝了一顿酒。因为他越琢磨越合适,他可以凭年龄优势找关系去补差,一下子就变成拿两份工资了不是?就这样这份改革方案报到市体改委以后,体改委拿不准,便请示当时的主管常务副市长范鹰捉,谁知范鹰捉立马就否了,说:“这还叫改革吗?改革的目的是压缩财政开支减轻包袱吗?再说了,男同志年纪轻轻的刚四十五就拿退休金,吃财政,不是把人养懒了、养废了?”

于是,三柳县的粮食局机关精简方案被打回来了。怎么办?就此罢手吗?不行。正如整个舆论界说的“改革是没有退路的”。王如歌再次往上报方案。这次,她没报给体改委,而是报给了柴大树。她想绕开体改委试试。而且,附上了一纸说明,力陈三柳县粮食企业的困境,如果再把些被粮食局精简的人背起来,唯有死路一条。难道说,眼看着粮食企业因此倒闭关门大吉就是我们改革的目的吗?还别说,一下子就把柴大树说服了。当然了,这里不能排除柴大树对王如歌有好感的因素。男领导对女下属极端排斥的少之又少,网开一面的倒是屡见不鲜。

柴大树在王如歌的请示报告上批了一句“仅此一件,下不为例;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便转送给当时的市长。而老市长见批得有理,便也批了同意。柴大树的意思是:粮食局改革以前的人,自然属于老人,可以退在粮食局,而将来——当然了,如果将来粮食局面临新的改革,连十二个人都保不住的话,那么只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不过,到那时候不给出路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文件批回来以后,王如歌对柴大树几乎是感激涕零。每一个做下级的,还有什么比得到上级支持或赏识更值得欢呼雀跃呢?粮食局局长自然要请王如歌一顿。而酒桌上,就把这话传出去了“柴副市长喜欢王如歌”。起初也许是一种庆幸的意思,但传来传去,就变味儿了,成了“王如歌是柴大树的人”,再到后来,就传得更邪了,竟演变成“王如歌是柴大树的情人”。

后来,三柳县粮食局改革这件事传到范鹰捉耳朵里以后,范鹰捉就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到这个问题。而柴大树也是常委,两个人便针尖对麦芒地较劲起来。当时柴大树的一番话,说得十分到位,让与会者无言以对,虽然,也属于“下不为例”范畴。柴大树是这么说的:“以前我们改革有个口号,叫做‘改革要让老百姓叫好儿’,就是说,伤害老百姓利益的改革不如不改。改革的学费总是要缴,那么,这个学费应该由谁来缴?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吗?所以,我认为,王如歌他们报的方案没有问题,就是应该支持!”

当时范鹰捉也有很多话要说,但想了想,没说。好在书记刘百川以“下不为例”了结了此事。但这种事能做到“下不为例”吗?结果就是其他各县纷纷仿效,挡都挡不住。最后,自然都不了了之。而柴大树偏向王如歌的说法,也在领导班子里传开了。市委班子并不是铁板一块,私下有情人的人自然相信这种事是可

能的；羡慕和渴望但不敢弄情人的人，自然也宁可信其有；而坚决反对和抵制情人的人自然更相信这种事是真的，因为他们连分析都懒得分析，对这种事是抱着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虽然，这些人都是有身份的人，轻易不会对别人传扬这种事，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起柴大树的情人是王如歌，至少他们不会坚决否定。

当然，涉及王如歌与柴大树的关系，还有一件事。王如歌的爱人马鸣是县畜牧局局长，三柳县近几年把畜牧业摆上突出发展位置，大力调整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积极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畜牧业的发展。使县畜牧业产值突破 10 个亿，优质畜产品生产率达 90% 以上。

平川市畜牧局感觉马鸣是个人才，便把他调到市畜牧局任办公室主任，并内定为副局级后备。按说只是平调，却引起上上下下不少议论，人们都说柴大树使了劲儿。其实，是马鸣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工作，才引起上边重视。比如：技术推广、科技培训、资金扶持、社会治安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出台了《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扶持畜禽养殖小区（场）建设的意见》，加大财政资金奖励力度，在用地、用电、用水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积极鼓励养殖户发展规模养殖，建设养殖小区，把推广应用优良品种作为提高畜禽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争取专项生猪良种补贴资金 200 万元，在全县各地建有畜禽品种改良点 100 多个，认真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投入资金强化防疫措施等等。这些做法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哪个县这么干，哪个县的畜牧工作都能上去，关键在于认真去干。

三柳的成功之处当然首先是王如歌在资金上提供了支持。但人们没有感觉王如歌从县财政有限的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畜牧业有什么问题，因为养殖户和大多数农民都盼着得到支持呢。所以，就把目光聚焦在谁和谁的不正当关系上，认为马鸣的上调是走了夫人路线，而夫人走的自然是柴大树这条线。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和误会？当然了，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也只是王如歌的一面之词。

还有一件事也涉及王如歌和柴大树，那就是给采石场投资的问题。采石场打一开工就是个赚钱单位，因此一直为县政府直属，是个不折不扣的国企，平均每天的纯收入达到八千块钱。前几年赶上本省至邻省的高速公路修到附近，原

采石场场长就找到施工单位谈供应砂石料的业务问题,而对方提出了苛刻的供货条件和巨大的供货要求,显然,三柳采石场的加工能力达不到,要想达到就得买设备。原场长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便找到王如歌。

王如歌见事情紧急就直接向柴大树求援了,因为三柳的财政基本属于“吃饭财政”,没多少余钱。柴大树自有办法,他找到市财政局局长,立马就给三柳办下来一笔贴息贷款——三千万,条件也很优惠,是三年还清。三柳采石场便马不停蹄从南方一家路桥机械设备公司引进了系列破碎、制砂等设备,还添置了十辆专门跑运输的卡车和两辆领导坐骑——排气量 2.0 的奥迪——与县政府的官员平起平坐了。这也是后来退休老同志愿意往这跑的一个原因。

问题是,设备买进来了,业务接了不少,采石场领导和职工的奖金也没少发,但那三千万还是没还清,或者说还差得多,而高速公路却修过去了,越过这一段人家就不要三柳的砂石料了。当然,人家有人家的理由,那就是,为了节省运费或者三柳的砂石料在质量上差强人意。总之,是把三柳采石场撂旱地儿了。然而,“王如歌与柴大树的关系真真非同一般”的说法却越传越凶。

人言可畏,这话是没错的,最后,连调到市里工作的马鸣都起了疑心。特别是有过一次市里开会,在开人代会的大礼堂,马鸣也去了,他坐在后排,远远地就看见王如歌向主席台走去,仔细一看,是柴大树站在前面了。只见王如歌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握住柴大树的手半天舍不得松开。他心里立即打翻了醋罐子,但他没敢吱声。因为老婆是县局级,自己只是小处长。按平川的习惯,县局级才算得上官员,而小处长根本挂不上。

于是,他把酸楚的记恨变成了行动,当他每个大礼拜回三柳的时候,总是悄然地提前回家,仔细检查家里有什么可疑之处——柴大树留下的痕迹。他就是一门心思希望找出蛛丝马迹来。其实,他是多么害怕找出蛛丝马迹啊! 但当他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就暗暗感叹:“捂得够紧啊!”

渐渐地,马鸣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总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王如歌大喊大叫,如果王如歌同他理论,他便说:“显然是你心有他人,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不错,我就是个在市里排不上位的小局的办公室主任,哪里比得了你这个连市领导都围着屁股转的大县长?”终于,王如歌忍无可忍,和马鸣大吵起来。

王如歌豁出去了,幸亏孩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否则还不把孩子吓着? 虽

然马鸣和王如歌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但并没发现王如歌在悄然之中发生的变化,那就是随着职位的上升,已经有点说一不二了。当然,要说这是当一把手的职业病也不为过。当晚,王如歌就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起初马鸣还嘴硬,感觉王如歌明明干了没理的事,还这么理直气壮,离就离,有什么了不起,找出签字笔就签。但当他看着王如歌那秀丽的笔迹和顺畅的行文的时候,他哭了。他一下子想起了他们自打认识以来的一桩桩一件件。

马鸣突然变了主意,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离婚!而王如歌却坚定地打了一个行李卷,要去县政府办公室睡觉去。她的办公室是里外间,里间有单人床,是平时王如歌中午歇息所用。马鸣去过那里。此时马鸣一把抓住了王如歌的胳膊,一使劲就把行李卷夺了过来,扔到沙发上,说:“怎么,想走?没那么容易!”王如歌以为马鸣要动粗,谁知,马鸣却“扑通”一下子跪在她的面前。王如歌无声地抚摸着马鸣的脑袋,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她的心里,同样是无奈的酸楚。

但她迅即抹掉了眼泪,一字一顿地告诉马鸣:“我会一如既往,不会因为舆论而有任何改变,你能承受,咱们就在一起过,几时你承受不了了,那就随时请便,咱家的大门对你敞开,来,可以随时来,走,当然也可以随时走!”那天夜里,王如歌没带行李,就一个单身,挣脱了马鸣的拦阻,到县政府睡去了。

不知王如歌那一宿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反正转天一早, she 就把办公室主任找来,陪她一起上街买来了一套新被褥和一堆洗漱用品,说是最近工作太忙,可能偶尔会睡在办公室里。而王如歌离家以后,便一直没再回来。吃饭就在县政府的食堂里。偶尔回家,也只是拿些换洗的衣服。

这么一晃就是半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王如歌闹离婚的消息不算快也不算慢地传到平川市组织部干部的耳朵里。他们感觉这个级别的干部家务事不好干预,但不干预又影响不好,就向市委书记刘百川作了汇报。刘百川便问起马鸣何许人也,在什么单位工作,担任什么职务。组织部干部说,是个处级干部,在畜牧局工作。刘百川又问,表现怎么样?组织部干部说,还不错,是个副局级的后备。刘百川还问,畜牧局有没有该退的副局长?组织部干部说,还真有一个,不过,在他们的后备里,马鸣不是排第一。刘百川道:“这没关系,只怕他不是后备。提起来吧。”

不明就里的人会说组织部乱提拔人,排第一的没提,没排第一的反倒提了,

是不是暗箱操作或是含有腐败在里面？其实，这件事只有组织部干部能理解：把马鸣提起来，就可能稳定王如歌的家庭和工作，那么，三柳县就是稳定的；如果王如歌真离了婚，不仅三柳县会谣言四起，还会波及市政府，如果再搅得柴大树心神不稳，弄假成真也出现跟马萧萧闹离婚的情况，那可就滑天下之大稽了！因此，谁更高明？组织部干部自然心中有数！

果然，马鸣提起来以后心情变好，主动向王如歌问寒问暖，关怀有加，于是，王如歌就坡下驴，不久就回家睡去了。但是他们的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依然不是很协调。

当然这些情况说给薄哥达的时候，让薄哥达不能完全理解——以他为人处事的方法，如果王如歌给他做老婆，有十个也早离了！于是，薄哥达看着王如歌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说：“王县长，你这么文静的女同志谈起这些事来一点都没脸红，还真是少见啊！至少在我过去的圈子里没见过。”王如歌道：“我早已麻木了，还脸红什么？光是传到我耳朵里的话，你知道有多难听吗？”

朋友圈

三柳县纪委和审计局的调查组一共三个人，在采石场工作了半个月，查清了账目，基本摸清了老场长在财务收支上的来龙去脉。采石场两个副职只是跟着喝汤，没吃多少肥肉，因此问题都不严重，只有一个问题形成了要害：老场长任采石场场长两年，每年年底从账上分走利润三百万，他对做账做得并不娴熟的年轻女会计说是打点关系用，还让女会计看了一个关系户的名单。但从其老伴郭大姐嘴里得知，老场长每年至少拿回家一百万，也就是说，他说用于打点关系的三百万，被他私吞了一百万。当纪检干部追问郭大姐的时候，她仍然强调：“没错，每年就是拿回家一百万！所以，我们老头因公牺牲了，你们要按价赔偿！”当时纪检干部什么都没说。因为这已经构成老场长的犯罪嫌疑了。

而从财务费用列支看，老场长每年领取各种奖金近一百笔，几乎每个星期都能领取一两笔几百到数千元不等的奖金。这里面自然有副职捧臭脚主动操持然后跟着沾光的问题，更有老场长自己欣然笑纳甚至索要的问题，不过，事到如今，两个副职已经一口咬定：那完全是老场长的自作主张！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纪检干部仔细研读了工资明细表后发现，这些奖金包括加班费、津贴、基本奖、补助、考核奖、过节费、月度奖、季度考核奖、年度考核奖、年终奖、卫生费、安全风险金、安全责任制考核奖、节点奖、精神文明建设款、“两促进、两不误”奖、综合补贴等等不一而足，名目多得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当纪检干部问女会计：“老场长那个名单上都有谁，还记不记得？”女会计

说：“因为那些人都不认识，所以都忘了。”她根本就不肯说下去。纪检干部道：“你不可能一个都不认识。再想想。”结果会计还说：“真想不起来。”女会计不说，问题就解决不了，他们就没法向薄哥达交差。于是，纪检干部想了想说：“你不要害怕，如果名单上有上级领导，就说明这件事是请示过领导的，至少是领导知道，所以老场长就定不上贪污罪，你也就没有连带责任；如果名单里没有领导，问题反倒严重了，你听明白了吗？”

女会计终于咬了咬牙说：“市里的领导有范鹰捉和柴大树，县里的有周明和王如歌。”纪检干部又问：“他们的数额是多少？”女会计说：“次数太多，太琐碎，记不清了。”纪检干部还问女会计：“你给老场长做会计，工作干得很辛苦，而且知道他财务上的底细，他多多少少也会赏你点奖金吧？”女会计以为只是调查别人，想不到还调查她，于是一下子就吓得眼泪都下来了，“我拿得不多，和两个副职是一样的，老场长天天给我们讲要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还向我们许愿，等把三千万贷款还上就给我们发大笔奖金。”然后再问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从加入股份的情况看，省里确实有一些名人，包括柳冰冰在内的一些演员、书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挂了名投了资，涉及平川市的也不例外，其中十分醒目的还有城建集团老总段吉祥，虽然投资数额不大，仅十万块钱。但这些人的回报都拿得不少，年回报率是百分之五十，令纪检干部欷歔不已！

看起来事情也就这意思了，纪检干部便把情况如实向薄哥达和周明作了汇报。薄哥达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参照，感觉老场长往外送钱之说不像百分之百的瞎编。至少他对老场长是将信将疑的。那一百万被老场长私吞了自不必说，另外二百万被老场长送给了有关领导和管理人员还真有可能。就拿自己来说，干城管的时候不是三天两头接受请客送礼吗？自己不接受或少接受，那是自己的事，对方也不一定非拦着你，但对方该施这个礼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装傻的。因为回过头来你想治他们也有的是办法。只是送给领导和管理人员的钱怎么核对呢？没有证据的事谁会承认呢？人家拿钱的人难道会愚蠢地给老场长签字画押吗？笑话！薄哥达把领导这边的事暂且放下了，专门拿老场长说事。

那么，县委书记周明对薄哥达出面处理老场长的事持什么态度呢？他一方面声明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冷眼旁观。因为他根本不承认老场长给他送了钱，

说那是天方夜谭,是彻头彻尾的诬陷,他连个钱毛也没见着!为此他还很生老场长的气,鼓励薄哥达对这事要严肃处理,该下夹子就狠狠下夹子。当然了,如果薄哥达敢于轻易怀疑和误解他这个书记,他也会全力反击,决不会因为薄哥达初来乍到就给他留情面。

薄哥达心里有数了。他暗想,乱局怕清官。只要自己没想谋私,没想遮遮掩掩,一个老场长我怕你个鸟?他带着秘书找老场长的老伴郭大姐谈了一次话,便一次摆平。他是这么说的:“郭大姐,老场长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沉痛,我们多么希望老场长还活着啊!因为老场长很能干,很会赚钱。但是,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俗话说,死者长已矣,还有后来人。你家里还有两个顶天立地的儿子,所以,你要节哀顺变,不要悲伤起来没完没了。否则,不光我们心里不安,连老场长都走不踏实。”

郭大姐原以为薄哥达代表组织来谈赔偿的事,谁知薄哥达竟对赔偿只字不提,她便来气了,说:“薄县长,说别的都没用,我们家现在就缺钱,咱还是谈谈经济赔偿问题吧!”

薄哥达哈哈一笑,说:“郭大姐,你不跟我提赔偿,其实我也会跟你谈赔偿,但现在问题已经反过来了,不是组织上赔偿你,而是你赔偿组织。来你家之前,我查阅了国家经贸委、体改委、劳动部在十年前印发的《国营企业厂长(经理)奖励办法》,在第十六条中有这样的规定:全面完成任期内承包经营合同指标(包括合同规定的经济效益指标和以技术改造为主的后劲指标及各项管理指标等),经营者年收入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人均收入,一般不超过一倍。而老场长一拿就是一百万,是职工的多少倍呢?我算了一下,是一百倍,因为职工一年只拿一万块钱。而且,是在三千万贴息贷款没还清的情况下。是谁给了老场长这个权力,拿这么高的报酬呢?没有人给。至少顶头上司王如歌和周明没给。这种不经过上级批准,擅自给自己增加工资,并且数目如此巨大的情况,应该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鉴于老场长已死,公检法再立案已经没有意义,但你们做家属的理应把钱退回来!”

郭大姐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她吃惊地张大了嘴呆呆地看着薄哥达。薄哥达面带笑容让秘书从手包里掏出了文件的复印件,递给郭大姐,然后告诫说:“这份文件送给你,你好好学学吧,三天以后你来找我,谈谈你家怎么还钱。”郭

大姐接过文件,将信将疑道:“我们还真得学学,不能让你们蒙了,难道说我们家老头白死了,还要给你们赔偿?”

薄哥达没再说话,只是微微一笑,就离开了老场长的家。他暗想,这是我找秘书淘换来的文件,幸亏有这么个依据,不然我说什么?

薄哥达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据他所知现如今国有企业领导给自己发奖金根本没有尺度,说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有点过分,但远远高出职工十倍以上有的有得是。当然了,有的是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的,但上级领导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谁都不知道。薄哥达在市里的时候就听到过很多这方面的议论,甚至骂声,但他也不明就里。老场长的事却让他多多少少介入了一点点。但不管怎么说,郭大姐没再找县里要钱。

三天以后,郭大姐没来。薄哥达知道她肯定不会来。他对县医院打了招呼,几时郭大姐把老场长尸体拉走火化,几时就来电话告诉一声,他一定去见一面。结果在第四天一早,郭大姐带着两个儿子来拉老场长尸体,薄哥达便果真赶到了。本来他还想拉着周明也来,说老场长毕竟死于公事,不追认烈士,也算因公牺牲。但周明却破天荒骂了一句街:“我还给他送终?差点没把我先送了终!”

郭大姐见薄哥达来到了医院,也没搭讪,只顾忙自己的。薄哥达便也不说话,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反正人来了意思也就到了。郭大姐似乎是看懂了文件,因为她没有大办,只是悄没声地委托医院殡葬部雇车将老场长拉到了火葬场。当然了,他们娘儿三个是必去无疑的。

薄哥达知道,按照县里的习俗,以老场长生前赢得的脸面和家庭经济实力,这个丧事是应该大办的。搭几个大棚,开几十桌酒席,让响器班吹起来,纸牛纸马纸幡摆起来,外加数不清的花篮花圈,岂不闹他个风风光光、轰轰烈烈?家里不操持,也会有亲朋好友出面操持!但显然郭大姐已经不想招摇了。因为人们见面必然要问:“组织上给了多少赔偿?”那她怎么回答?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至于以后会不会再有人问,那就到时候再说了,也许实话实说,也许编个瞎话,那就全看心情了。

薄哥达看着她们的火化车孤孤单单地绝尘而去,想笑却没笑出来。因为他突然感觉这桩乱案看似了结,其实并未了结。老场长两年弄走了两个三百万,能不往下追吗?他可以不追,息事宁人,做个和事佬,这事谁不会干?但问题是

现在纪检委和审计局都知道采石场的内幕了,你把问题束之高阁是什么意思?是拿了郭大姐的好处袒护他们,还是本身无能处理不了?这两条他都不能认!认了,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这一点如果都预料不到那就蠢到家了。干部们会说你这个县长只配干城管——去马路边管理小贩!那无情的口水能淹死人!而且,一旦老场长的案子曝光,就说不定谁下台谁进去,那么自己会是个什么角色呢?说落个尴尬那是好的,不落个“不作为”才怪!那时候就该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他必须找一趟范鹰捉,他要向市长请示三件事。这三件事都只有范鹰捉才能决定。于是,他立马给马雨晴打了手机,说,今天上午如果范市长没别的安排,他一会儿就到!马雨晴说,你来吧。薄哥达便立马找小车班要了车直奔平川而来。

中午时分,薄哥达赶到了平川医院。当他带着凉风冷气卷入病房的时候,马雨晴在外间拦住了他,说:“薄县长,你先把外套脱了再进去。”薄哥达立即心里一动,哈哈,够小心翼翼啊,这等于把尘土和凉气都留在外面了,这女处长够味儿!他把外套交给马雨晴以后就进屋了,此时正好庞麦花回家给儿子做饭,里间没有别人。他先把自己的两只手搓热了,然后才和范鹰捉握手。范鹰捉笑呵呵地示意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两个人嘘寒问暖一番,薄哥达就开口了,他先汇报了老场长问题的处理过程,然后提了三个问题:一、老场长弄走的那些钱还追不追?二、采石场女会计说出好几个领导者在采石场拿钱了,追不追?三、其中就包括你,你究竟拿没拿?如果拿了,想什么办法掩饰?

范鹰捉毕竟是范鹰捉,他在领导岗位已经磨砺了那么多年,这三个问题还真没难倒他。他哈哈一笑说:“哥达,你还真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头!哈哈,不错!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就是这三个问题你回头一定要向书记刘百川汇报,明白吗?因为涉及那么多干部,咱要为大家负责任,而书记是专门管干部的。我理解你是个干城管的出身,直来直去习惯了,而且咱俩的交情不错,如果换一个人问我这些,我会无可奉告,因为,你没弄清是谁在三柳当县长,是你当还是我当?你怎么连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都没有呢?”虽然范鹰捉并没想责怪薄哥达,但薄哥达听了这话,那张脸腾一下子就涨红了,连说:“范市长原谅,范市长原谅,我是个粗人,现在不是正在急着变细吗?不然我就不会直接找你,

而去找市纪检委了。现在的情况是县纪检委和审计局都知道这些问题,估计他们也会逐级上报,因此我感觉想捂也捂不住,所以我赶在他们前面跑来向你请示。”

范鹰捉点了点头说:“好,我现在说说我的意见吧,一、老场长弄走的那些钱按理说应该追,父债子还,能追回多少就追回多少。但市里有过类似的问题,都没追,也就是说,人一死,账就死了。没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账目说不清道不明。那么,你在三柳还去追吗?以三柳的人脉气氛看,你将要得罪的就不是一个郭大姐,而是一大群人,会为你今后工作带来极大麻烦。所以,为你以后工作方便,不追了。因为,拿钱的人都没签字画押,你怎么追?撒大网吗?最后必然闹个不了了之,与其那样,不如不追。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代表班子的意见。二、市里如果有领导拿钱了,还是应该追的,因为我们到任何时候也不鼓励违法乱纪,但追的方法一定要讲究,要让领导者心情愉快地把钱吐出来,不能丢面子,否则,你就有可能抓不住狐狸却惹一身骚。三、我个人是没在三柳拿钱的,这话我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敢说的,这一点请你放心。”

薄哥达点了点头,心里有了些底。范鹰捉比自己小好几岁,却显然比自己成熟老到得多,要么让人家当市长呢!薄哥达又说了一些日常工作的事,再谈几句身体,就告退了。离开平川医院以后,他感觉就这么折回三柳有点太费汽油,不如继续办事,便先回老家——城管局找王如歌去了。因为采石场女会计说老场长的名单里也有王如歌,为什么不先去探探口风呢?这么做不也是为自己以后的工作打场子吗?

他来到城管局以后先在楼下食堂吃了饭,与老熟人们热热闹闹喧嚷了一番,然后就上楼找王如歌去了。他猜想,此时王如歌吃完中午饭可能正躺在里间小床上看电视——这个级别的领导,办公室一般都是里外间,里间都有供中午休息或偶尔值夜的单人床,而且还有洗手间。因此,他连电话都没打,就直接敲门进去了。这也是多年来粗粗拉拉的城管工作留给他的职业病。但没想到的是,王如歌给他开门以后,迎头就狠批了他几句:“有你这样的吗?不打招呼就硬闯啊?我以为是上访的呢!你这个样子在三柳可不行啊!弄不好会吃亏的!”

薄哥达刚想辩解,因为以他的性格,是吃不下这个窝脖的,但一进屋就见柴大树正坐在屋里,而且正襟危坐,十分严肃,想必是在研究工作或有什么重要事

情。他便急忙调整了面部表情，满脸堆笑，对柴大树哈了一下腰，然后伸出手去。柴大树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与他握了一下。王如歌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急忙掏出烟弹出一根递给柴大树。柴大树接过去，没等薄哥达递打火机便自己抓起桌子上的打火机点燃了，狠抽一口以后吐出一口烟。薄哥达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虽做事风格粗犷，却多少也会些察言观色。他知道，眼下柴大树已经接受了他的突然到访。

王如歌沏了一杯茶递给薄哥达道：“薄县长，你上任伊始，工作千头万绪，却专门跑一趟找我，而且连招呼都没打，想必是十分着急的事？”此时薄哥达正用眼睛搜寻柴大树与王如歌身上的异常，其实没有异常，但他希望看出异常，比如谁的扣子没系好、腰带没系好、头发散乱之类的。不过都没有。

他呷了一口茶水，便把路上就想好的计策婉转地说了出来，要巧妙地让王如歌和柴大树说出他们在三柳究竟拿没拿钱。他是这么说的：“今天我是想先找如歌，然后再找柴副市长的，没想到遇上了柴副市长，那我就把事情一并说了吧。我找你们是因为采石场的事。现在采石场那边已经消停了，该处理的问题都摆平了，幸亏如歌打下一个好基础，不然的话我还一时间真不知道怎么下夹子。现在工作走入正轨了，事情就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按照过去采石场留下的老例，我特批同意继续给你们二位操心费。我怕你们因为老场长的去世而不敢领了，从而对采石场不关心了，所以今天我先来打个招呼。”

“操心费”这个词，不是新词，也不是薄哥达或城管人员创造的，而是平川市各行各业都可能遇到和使用的一个词，因此让人耳熟能详。但圈里人心里都明镜似的，那操心费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王如歌先开口了：“薄县长，咱们俩做过深谈，你应该知道我是个要求自己还算严格的人，我过去就没在采石场拿过一分钱，今后也不会要采石场一分钱。因为采石场还欠着市里的贷款没还清，我拿一分钱心里都不舒服。”薄哥达道：“还贷款是还贷款，两回事，采石场该打点自然还要打点，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再说了，钱是什么？钱是身外之物。不过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我来三柳工作，承蒙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不能装傻充愣不是？”

薄哥达的谈话艺术就是一会儿褒一会儿贬，一会儿骂一会儿赞，推出去再

拉回来，死缠烂打，目的就是想曲径通幽。但王如歌是什么人呢？她也是磨砺多年的一方领导，怎么会看不出这一切呢？于是她仍旧十分肯定地告诉薄哥达，说：“薄县长，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该支持你肯定会支持，我人离开三柳了，心却没离开，至少我还没搬家，老窝还在三柳嘛。但你说的要‘继续打点’这四个字让我接受不了，我什么时候接受过采石场的打点呢？再说严重一点，你能拿出证据来吗？”话说到这，王如歌的脸色就阴沉下来了。

女人嘛，有心眼自不必说，心眼小也在情理之中，薄哥达并不着急，因为这正是他下的套儿，他等的就是王如歌的表态。他不说话，却拿眼睛瞟着柴大树。此时柴大树掏出手机，给一个人打过去：“小刘吗？我是柴大树。哦，没休息呀？”薄哥达知道，小刘是柴大树的跟包副处长。只听柴大树说道：“三柳采石场说给我一点操心费，你就替我收着吧，回头听我安排。怎么，以前你已经替我收了？好吧，有事见面再说。”柴大树合上手机，蓦地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怕什么有什么，不过没关系，回头我就把小刘换了。薄县长，你听明白我的回答了吗？”

薄哥达是个聪明人，这还不明白吗？柴大树没有正面回答要不要打点和以前接受没接受打点，只从与小刘的通话中，便把一切意思都传达给薄哥达了！你想的是拐弯抹角曲径通幽，人家却三拳两脚直捣黄龙。什么叫领导？什么叫水平？薄哥达暗想，这范鹰捉此生还真遇上强敌了。得罪了柴大树这样的同僚纯属自找苦吃！

于是，他也跟着柴大树发出会心的诚心诚意的大笑：“哈哈哈哈，柴副市长，您这样的领导我从心里喜欢！我们做下属的经常处于盲目状态，摸不清领导心思，于是就干些给领导添麻烦的事，您千万别把我们往坏处想！”柴大树道：“不会，不会，这个你可以放心。”薄哥达道：“我今天来找如歌没有别的事，就是想把采石场的事落实了，甭管是打点还是不打点，总算我心里有了个底，也没白跑。好了，我该走了。”薄哥达说完就站起身，与屋里的两位领导分别握手。而此时的王如歌，脸色依然沉着。

薄哥达逃也似的离开了城管局。他已经一分钟也不想再看王如歌的脸色和柴大树的表现了。他们与他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说多了必然会让人抓把柄。他现在已经把握了两个情况，一是王如歌没在采石场拿钱，二是柴大树没在采

石场拿钱他的秘书小刘却替他拿了钱，而他立马就会处理这个“胆大”的副处长。此行还真没白跑。不过另一个问题却又出现在脑海中：大中午不休息，那两个人在密谋什么？当然，城管局是柴大树的下辖单位，上下级坐在一起属于正常情况。可是再怎么积极的人中午也会休息啊！他不得不得出这么个结论：王如歌与柴大树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薄哥达也是个爱动脑子的人，接下来他就推想到范鹰捉，范鹰捉否认在采石场拿钱，会不会也是马雨晴或李海帆替他拿的呢？他何不跑一趟问问马雨晴呢？

他便再次给马雨晴打电话，约见面时间，直言不讳告诉马雨晴：“我只想见你，没想再见范市长！”马雨晴告诉他，她马上下楼，在医院前院小花园里见。薄哥达便让司机把车开进平川医院存车处，自己下车，径自走进小花园。此时头顶上的太阳正当空，小花园里的树木只有干巴巴的枝条没有绿叶。

薄哥达手搭凉棚往小花园走，见穿着红色防寒服的马雨晴早就来了，正在一棵树下踱来踱去。薄哥达便凑了上去。两个人像一对恋人那样肩并肩慢慢踱着，谁都没再嘘寒问暖，而是直奔主题。马雨晴说：“你想找我印证一下范市长是不是在采石场拿钱的事对不对？”薄哥达道：“没错。”马雨晴道：“为了保护好范市长，守着真人咱不说假话，我确实收过采石场老场长送来的一张卡。那是在范市长刚上任，我也刚被明确做一处处长的时候。当时老场长塞给我一张卡，说是平川市友谊商店的购物卡，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消费都没关系。当时我说什么也不要，我怕稀里糊涂地犯错误。但老场长以前就跟我认识，所以说话很不见外，他对我说，老妹子，这可不光是给你的，是让你帮着范市长消费的，当然，里面有你的一份——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女下属和领导消费起来是不分彼此的！说完他就哈哈大笑，然后就走了，我追也没追上。没办法，我拿着购物卡迟疑了一阵子，最后没告诉范市长就给了他夫人庞麦花了，因为，我问了一下周围的人，知道购物卡没有金额过大的，一般也就三五百，就没太当回事。”

薄哥达感觉马雨晴没有说谎，因为他完全可以再找庞麦花印证，此时庞麦花就守在医院里，非常方便。于是，他便没有否定，只是进一步问：“你知道卡里实际有多少钱吗？”马雨晴道：“唔——这可不知道，我没去友谊商店划卡。”薄哥达道：“好吧，先这样吧，你忙你的，打扰了，以后有不明白的我再找你。”便与

马雨晴握别。因为，他现在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要往友谊商店跑一趟。他不想找庞麦花核实，因为庞麦花不可能告诉他实话，以他的社会经验，感觉这比写得还准，找那别扭干吗？而且，一找庞麦花必然惊动范鹰捉——范鹰捉也必定会非常反感，怎么，为了仨瓜俩枣你还在背后调查我吗？因此，跑一趟友谊商店倒是必要的！

友谊商店是平川市很具规模的涉外商店，是省里的总店下属的连锁店。门面豪华自不必说，里面也全是高档商品。如果是生活低调的人，其实是不怎么买这里的東西的。汽车停在商店门前小广场上以后，薄哥达从车上下来，站了一会儿，他想起过去曾经在这里和一些烤羊肉串的小贩打过一架，那时候他还在区城管局工作。

但就是因为打了那次架，友谊商店门前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支起炭炉浓烟滚滚地卖羊肉串的情况。过后友谊商店给区城管局送了一面锦旗，给领导班子和参与管理小贩的几个人每人做了一身西服，据说每身都价值五六千——城管干部有制服是有制服，但节假日总该换换行头吧。结果不久薄哥达就调到市城管局去了。来到友谊商店应该说就是来到福地了！

薄哥达兴致勃勃地上得楼来，直奔总经理的办公室。那友谊商店是正儿八经的国企，总经理自然知道薄哥达去了三柳，因此一见面分外热情，两个人一下子拥抱起来，接着经理就拿出了刚从巴西进来的上好咖啡名品“巴伊亚”，给他沏了一杯。还说：“薄县长，今天来了就别走了，楼上咱们新开了‘情人酒吧’，火极了，晚上我请你喝两杯！”薄哥达道：“不行，现在忙死，等我几时消停了，再找你喝酒来。”经理说：“我请你尝尝墨西哥炸弹酒，尝尝正宗的法国君度酒。你肯定很少喝！”薄哥达还真没喝过这两种酒，不过他听说过，也知道其价格不菲。但他没这个闲心滞留在市里喝酒，他想及时回三柳处理他的烂摊子去，就说：“改天，改天我一定找你品尝。下次来我就奔着喝酒找你来，行吗？今天我赶紧说两句话，然后就得回三柳——我问你，三柳的采石场来过你们商店买购物卡吗？”

一听这话，经理脸上的笑容蓦地凝固住了，他看着薄哥达有那么两秒钟没说话，然后才回答：“薄县长，是不是他们有违纪之处，你来追究了？”薄哥达道：“不是，我就是随便问问。”经理脸上的笑容慢慢消退了，字斟句酌地掂量着说：

“咱友谊商店和瑞士银行的规矩是一样的,为消费者保密,就是范鹰捉来了,我们也不能坏了规矩,否则我们就别想赢利了。这一点请薄县长见谅!”

薄哥达一时语塞。从纪检干部审计采石场账目的情况看,里面根本就没反映曾与平川市友谊商店有过业务来往,那么,无疑是使用了现金,而且也没开具发票。而这笔钱肯定走的是其他费用。而且,显而易见,数额小不了,否则友谊商店根本不会搬出“保密”的规矩。既然如此,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薄哥达便和经理闲扯了几句别的话题,起身告辞了。

此行没达目的,薄哥达很郁闷。他本来想帮范鹰捉把问题洗清了,然后好向范鹰捉要业务——市里的三大工程务必使用三柳的砂石料。可现如今没法洗清,想落这个好儿偏偏落不上。如果动起真刀真枪,去找庞麦花,说不定就弄巧成拙伤了范鹰捉,与其那样,还不如偃旗息鼓,只装作没这回事。问题是他可以装,而县纪检委和审计局不会装,他们会逐级上报——要么,就出面拦住他们,把消息压在县里。但万一将来再把自己抖搂出来,弄个灰头土脸,值得不值得?在回三柳的路上,薄哥达一言不发,只是闭上眼睛思考。路上路过厕所,司机问了一句:“薄县长,解一下手吗?”他干巴巴回答:“不解。”其实司机也有自己想解的意思,但被薄哥达噎回去了。那就只能忍着。而薄哥达此时想的是,做县长说是官升半级,可比做城管难多了!

回到县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县纪委和审计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老场长的案子先别立案,也别往上报,几时立案和上报等候通知。其实,那两个单位如果想报,早就报上去了,就是因为考虑里面涉及王如歌和周明,他们便压了下来等候指令。现在指令终于来了,他们便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

采石场老场长死了,还得有人继任,不能空着位子。于是,周明打来电话,说了一个人名,叫段吉顺,是县政府办公室已经退休一年赋闲在家的老主任,据周明讲,这是好几个离退休老同志推荐的。现在薄哥达已经明白了,那些推荐段吉顺的人,将来必能落点好处,分点奖金。如果他们推荐在职人员,则只会使在职领导沾光。薄哥达跟这些人都不认识,便听之任之,对周明说:“有你把关,我放心!”暗想,如果我真提出相反意见,你干吗?我何必找那不痛快呢!于是,县政府就有人给平川市政务网写了一条小信息,通报了个决定。而一直死盯着政务网的任味辛从中闻出了味道:段吉顺——段吉祥——他们之间是

什么关系？他正要往三柳跑一趟摸摸薄哥达的底牌呢，便急忙带着段吉顺何许人也的问题来到三柳。当然，这次他是以采写薄哥达从城管局副局长到三柳县县长成功实现角色转换的报道为名义的。他估计薄哥达会很激动，会对他说出心里话。

任味辛在刑警大队是以能掐会算而闻名的，说穿了就是善于分析。果不其然，这次他的分析就猜到薄哥达心里去了。薄哥达上任伊始就遇难题，而且是他以往多年从来没遇到过的，这既使他很挠头，又有一种成就感，特别是在他摆平郭大姐以后。他还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要张狂少要稳”。就是说，年轻时应该多磨砺少自满，而进入老同志行列，就可以张扬一点，因为你已经很成熟，即使张扬一般也有分寸，而再不张扬，那就过这村没这店了。所以，他现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就希望别人替他宣传，这也是初来乍到巩固地位的需要。

当任味辛问他对范鹰捉的印象时，他直截了当地说：“范市长好，我赞成他！我愿意为他甘当马前卒！”任味辛一下子便心里有数了。他对薄哥达信誓旦旦地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写一篇三柳县新县长的报道，帮他吹一吹。薄哥达得意地哈哈大笑，算是默许。但紧接着，任味辛又说了一段话，把薄哥达吓出一身冷汗。任味辛说：据自己分析，范鹰捉在采石场挨砸是有人设计的，只不过没有成功，加上范鹰捉福大命大，硬是鬼门关里摸了一把阎王的鼻子便闯了出来，而设计者之一的老场长却意外地做了替死鬼！

薄哥达只听得心惊肉跳，便问：“哥们儿，你对范鹰捉什么印象？”他才刚刚想起来应该问问任味辛是哪条线上的人。但任味辛却说：“老实告诉您，我哪条线上的人都不是，我只是公事公办。但我总感觉范市长非常窝囊。所以愿意说句公道话——你想想看，他刚上任，就让人偷了办公室，接着让人在腰上踹了一脚，闹个腰间盘突出，再接下来，就有人剪接了照片要挟他，再后来，动了真格的，只差毫厘就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试问谁见过天底下有这么多巧合？您比我年龄大、阅历深，您见过这么多巧合凑在一起吗？”

薄哥达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没错，这事就怕联系起来看，就怕往深处想。他蓦然想起过去领袖的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可不是吗？问题是，都是党内的同志，意见不一致也不至于下狠手啊？咱们是国家的干部，不是乌合之众啊！以薄哥达的脑力与见识，有些想不通了。他真诚地使劲摇着脑

袋。

任味辛继而告诉薄哥达,段吉顺是段吉祥的哥哥,这个情况他已经了解清了,确定无疑。而段吉祥是柴大树那条线的人。下面的话他没讲,给薄哥达留下了思想的空间。薄哥达蓦然间便如坐针毡。那条线的人是敢下狠手的人,这个段吉顺顺理成章就不是善茬儿了。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起来自己真真坐在火山口上了!

晚上,他千留万留,说尽好话,终于把任味辛留下吃饭住宿了。这样,他可以对这个初次见面便印象极好的年轻人掏掏心窝子。他们在县政府招待所的一个小单间里,要了两瓶低度茅台,一人一瓶,六个小菜,便一杯接一杯对着喝了起来。薄哥达向任味辛讲起了自己这么多年都是怎么过来的,那真是天天吵嘴,天天打架,不是挨骂,就是挨打,就在最近临离开平川的时候,在市政府大门口,还被人打了个乌眼青,这火气一直压着没处出,自己也就是以此为理由请求范市长给换换工作,而范市长体恤下情,不单单是给自己调离一下就了事,还硬是给自己官升半级,而自己当时想的是只要调离原岗位,哪怕降半级都无所谓!哥们儿,你见过这么好的市长吗?范市长对别人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他对我好!对我好我就知情!那周明在我手里有短儿,所以他翻不起大浪,接下来就看我在三柳怎么折腾了!一个段吉顺听话则罢,不听话,对不起,甭管谁推荐的,赶紧收拾行李回家抱孩子去!我还就不信了,太平盛世,朗朗乾坤,竟然有人为非作歹?有人敢在三柳楔钉子,看我怎么办他!

那顿酒喝得那叫痛快!直把个提心吊胆头冒冷汗的薄哥达喝得豪气直冲云霄!喝完酒他们也没吃饭,只喝了一碗稀溜溜的手擀面汤。然后薄哥达就拉着任味辛来到负一层,说:“这地方我来过两次,挺好玩,咱们戴上面具,敞开喉咙喊几声!”进了大厅一看,天,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在摇曳的烛光里人影憧憧,恍恍惚惚,宛若仙境。薄哥达到后台找面具,碰上了柳冰冰,薄哥达过去经常吃请,看过柳冰冰的演出,还作为一种招待,上台去与柳冰冰握过手。此时,他看到柳冰冰正在后台和一个小姑娘说什么,便兴冲冲地搭讪道:“大明星柳冰冰女士怎么在我们三柳啊?”柳冰冰想不起来薄哥达是谁,就笑呵呵地说:“我哪是什么大明星,是朋友请我辅导一下女儿,留我在三柳住几天。”

薄哥达找到了两副面具,便和任味辛一人一副,戴在脸上,跑到前台。虽说

是低度，酒量不错的任味辛一瓶酒下肚以后，也还是上了脸。尤其薄哥达动心动肺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豪气感染得他热血沸腾，一时间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所信仰，有所依傍，有所作为，有所担当！自己也曾为了工作不明不白地受过委屈，怎奈与范鹰捉和薄哥达比还差着行市！他对伴奏的哥们儿交代了一句就吼叫起来，他吼的是崔健的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一，二，三，四，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
噢，噢，噢，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

因为任味辛找不准节拍，弹电子琴的伴奏就加大音量使劲压他，可是根本压不住。而薄哥达则只是随着任味辛帮腔瞎喊。让本来很安静很有情调的负一层顿时乱了起来。负一层的娱乐气氛陡然爆炸，观众席里起哄一般一齐跟着喊叫，跟着跺脚，轰，轰，轰，眼看就要房倒屋塌似的。

柳冰冰其实已经来了好多天了，因为朋友委托，就一直留在三柳。她曾经与范鹰捉亲近，但遭到了婉拒，十分失落和怅惘。委托她教孩子的朋友就是王如歌。被教的孩子就是王如歌的女儿马小歌。马小歌今年十五岁，本来正是在学校爬坡叫劲儿的时候，却突然爱上了音乐，发誓要在三年后考上省音乐学院，把一辈子献给这一行。她既学乐器，也练歌唱，说是哪条路走得通就走哪条路。王如歌委托柳冰冰带着马小歌练一个月，上路以后就放柳冰冰走，然后定期上柳冰冰的门求教。现在日期已满，今晚，柳冰冰就带着马小歌来县政府招待所



的负一层一试歌喉。

此时她听旁边有人议论，说那个戴假面具乱喊的人就是新来的县长，叫薄哥达。柳冰冰听了顿时想笑——咯咯嗒？那不是母鸡的叫声？真有意思！看这情景三柳县要出新闻了！柳冰冰与各级领导打交道不是一天半天了，有着非常灵敏的嗅觉，一下子就闻出薄哥达身上的异味，那是一种被叫做各色的味道。她抖擞精神，迎着晃下台来的薄哥达走过去。

亲与疏

薄哥达走下点歌台的时候,脚底下有些拌蒜,步履踉跄,看似要摔倒,柳冰冰急忙上去把他扶住。这个时间正是两首歌之间的间奏时间,而那间奏恰恰是节奏感极强的摇滚曲。薄哥达便抓住柳冰冰的手返回前台踩着节拍跳大神一般手舞足蹈起来。天,这叫怎么回事?柳冰冰实在忍不住便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猛咳不止,她急忙弯腰把嘴捂住,差一点笑岔了气儿。此时茶座里人们的笑闹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其实,人们不知道,薄哥达的另一面就是个人来疯。在酒喝到八成醉的时候,越在人多的场合他越来情绪,常常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职务。二十年前普及交谊舞的时候,正赶上他那时候工作最忙,天天早出晚归,偏偏他又喜欢跳舞,就忙里偷闲跟机关女同志学了那么三招两式,当然也仅限于慢三慢四之类的,他所偏爱的“吉特巴”就始终没学会,后来一当科长,更冲淡了学舞的兴趣,结果落了个“半残子”。现在他在台上比画的就是吉特巴,可是谁能看出来他跳得是什么?伴奏知道他是县长,便有意加长了曲子,为让他多跳一会儿,任味辛却一把将他抱下台来。任味辛道:“咱别现眼了啊!”

任味辛想拉着薄哥达坐到茶座上,可是,找不到空座,这时柳冰冰就对一个茶座里的人说了句话,那个茶座的两个人立刻挤到另一桌去了。显然,柳冰冰亮出了县长的牌子,否则不会这么简单。座位空出来了,任味辛和薄哥达就落座了,柳冰冰坐在薄哥达对面,招手叫服务员上茶。负一层的大厅一下子就安

静了许多,因为引人亢奋的因素突然消失了,便只剩下了小声议论。

但似乎各桌都在传着一个声音:刚才那个疯子是咱新来的县长——于是,大家的情绪再次被撩拨得高涨起来,大厅里的小声议论就渐渐变为一片嗡嗡声。接着,不知是哪桌带头拍起巴掌,于是,各桌就都鼓起掌来,而且,那掌声越来越响,经久不息。薄哥达自然明白,那掌声是冲着自己来的,里面既含着赞赏,也含着笑闹和起哄,但他还是站了起来,对着各个方位打躬作揖,掌声方才稀落下来。他不觉暗想,这三柳小地方人还挺懂什么叫娱乐的!

茶上来了,还有三碟小点心、葵花子、琥珀果仁,柳冰冰请两位男士享用。薄哥达此时躁动的情绪被压抑着,还有些意犹未尽,就拿柳冰冰开刀,说:“柳冰冰女士是省城音乐界名人,你待在我们三柳这小地方,得耽误多少赚钱的机会啊!任味辛——”薄哥达把任味辛指点给柳冰冰,“冰冰,这位是《平川青年报》记者,回头我要让他写篇报道,就说三柳人气旺盛,竟引得省城歌唱家流连忘返!”任味辛便借酒劲说:“没错,一定要写!”

柳冰冰也被薄哥达撩拨得情绪很好,她见薄哥达有意拉呱儿,那么,她想说什么,就方便多了。于是,她干脆坐到薄哥达的身边来了,她端起一碟琥珀果仁,递到薄哥达面前,薄哥达急忙说:“哎,我够得着,够得着。”便捏了一个扔进嘴里。柳冰冰方才开口道:“薄县长,你是个做事大刀阔斧、出其不意的人,简直让人瞠目结舌!”薄哥达一愣:“哦?怎么见得?”柳冰冰道:“采石场老场长的事,是个麻烦事,可是在你手里简单得很,只三拳两脚,就把事情压住了。让圈里的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了。”

薄哥达是个聪明人,柳冰冰话里有话他还听不出来吗?他的酒喝得恰到好处,并没过,犯神经只是因为情绪好,却不是脑子乱。但他想借机摸摸柳冰冰的心气,听听她到底想说什么,就装傻充愣道:“冰冰,你说的圈里人是说你们唱歌的吗?难道连你们唱歌的都和老场长认识?”柳冰冰道:“薄县长你真喝多了,来喝茶,多喝茶可以解酒。”

薄哥达果真将一杯茶搁进嘴里,柳冰冰又给他倒上,说:“薄县长,我说的圈里人不是唱歌的人,而是所有在采石场加入股份的人,现在这些人都打算和新来的段吉顺谈谈,准备撤股了。”薄哥达道:“那不是人家的自由吗?想撤就撤呗!”柳冰冰道:“薄县长你真喝多了!哪有这么简单?撤了股,采石场连流动资

金都没有,业务还怎么运行啊?”薄哥达道:“那就让段吉顺劝劝大家别撤呗,等赚了钱不还分红吗?”柳冰冰道:“俗话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把老场长的事弄得这么一清二白的,谁还敢跟采石场打交道啊?在采石场入股的人,拿的都是高回报,说合理就合理,说不合理就不合理,所以大家心里敲小鼓。而你如果对老场长的事网开一面,那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薄哥达道:“你是让我继续给郭大姐钱对不对?可是,一方面县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咱三柳是个穷县,这你是知道的;另一方面,老场长干了违法的事,应该追究他,但我们没有追究,已经网开一面了。”

这时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举着一盒烟凑到薄哥达眼前,笑呵呵地说:“薄县长,我敬您一根烟,您刚才那舞跳得绝了!我们等着您再跳一个呢!”薄哥达道:“哈哈,谢谢捧场,只要你们高兴就好,别急,一会儿我就跳。”便果真把年轻人的烟盒里探出半截的一根烟抽了出来。年轻人返身回去了。薄哥达有个习惯,抽烟以前要捏一下烟卷,把里面可能存在的烟丝疙瘩捏松了,免得截火。这也是许多抽烟人的习惯。但他一捏不要紧,感觉不对劲,烟卷里面不是烟丝,而是别的东西,这对于薄哥达这样的老烟枪是连看都不用看就知道的。他心里便突然咯噔一下子。但他在柳冰冰面前什么都不能表露,就把烟卷拿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夹在耳朵上了。

柳冰冰看了看左右,见旁人在听音乐、喝茶、聊天,没人往这边看,便凑近薄哥达耳根说:“薄县长,现在郭大姐家里找出了一份名单,上面有各级领导和关系户在采石场分红拿奖金的数额,这要是传出去影响可太不好了,你得赶紧把郭大姐稳住!”哦?是这样?薄哥达的八分酒已经彻底醒了,两只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说:“冰冰,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跟我去一趟宿舍吧,咱们是三个人。”薄哥达特意指了一下身边的任味辛。柳冰冰道:“不去了,不方便。”薄哥达道:“怎么不方便,就在招待所楼上,从负一层出去,就爬两层。”薄哥达来三柳赴任以后,一直住在招待所。柳冰冰道:“那也不去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薄哥达没办法,只能和柳冰冰握了下手,便起身告辞。因为他已经如坐针毡,再也坐不住了。任味辛急忙掏出一张票子递给柳冰冰,柳冰冰道:“我已经结完了。”任味辛便说了句:“谢谢啊!”

薄哥达暗想,这柳冰冰架子还不小,爱去不去吧,反正自己已经知道这个意

思了。没错，柳冰冰就是架子不小。不过那得分对谁，看上眼的，比如范鹰捉，她就会主动地上赶着投怀送抱。王如歌的女儿马小歌那样的，她不要钱也帮忙。薄哥达引着任味辛来到宿舍，让任味辛先去洗澡，自己就把耳朵上的烟卷取下来了，在台灯底下撕开，见里面是一个纸卷，再把纸卷打开，见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薄县长，支持你对采石场动刀子，那是个谁都不敢碰的腐败窝子，新场长来了必须立新规矩，重新开始！薄哥达反过来看看反面，反面什么都没写，只印着负一层的“点歌单”标记。这显然是年轻人就地取材写的。但三柳人的心声已经略见端倪了。

这时任味辛擦着头发从洗手间里走出来，嘴里说道：“薄县长，我有句反对你的话想对你说，你不反感吧？”薄哥达眨巴着眼看着他道：“但说无妨。”任味辛道：“你不能长时间住在招待所里，别人会说你不廉政。而且，负一层也不能总去，那不是你待的地方。更不要跳那种犯神经的舞，把你的身份和威严都跳没了。一个县长没有威严怎么行呢？”薄哥达道：“再住几天就去办公室住了，原来的办公室让王如歌弄得女人味太浓，我正让行政科收拾呢，已经快好了。”

说着，薄哥达把那张点歌单递给任味辛。任味辛接过来仔细看了，说：“这张点歌单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三柳人对你寄予了希望。而且从反面说明三柳问题不少。三柳是个穷县，这没错，可是说不定有些人早已富得流油。你如果长住招待所，加上跳那种犯神经的舞，你再接到的，就不是支持你的纸条了，肯定要骂你和那些人是一丘之貉了！当然了，也不能说你来负一层一点好处也没有，你要不来，就没机会跳那种犯神经的舞，而正是你的犯神经的舞展示了你的不拘小节的平民意识，让老百姓觉得你和他们没距离，才给你写了一些鼓励的话！”薄哥达道：“我同意你的观点，以后偶尔我可能还要来负一层，但不会总来，那种舞也不会总跳。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想带着你，叫上柳冰冰，以私人身份夜访一下郭大姐，你看怎么样？”薄哥达对任味辛说了柳冰冰透露的信息。任味辛道：“是不是事先和周明打个招呼？水大漫不过桥啊！”薄哥达道：“据说名单里有周明，他去能方便吗？”任味辛道：“也是。”

两个人回到负一层，任味辛进去叫柳冰冰，薄哥达就抽着烟等在门外。

柳冰冰本来不想去，但被任味辛忽悠了一下子：“我会把你写进报道，对你将来打开更大的场子有帮助。”便跟随任味辛出来了。三个人打了一辆车就直

奔老场长家而去。一路上,薄哥达想好了对付郭大姐的计策。老场长的家在县城边上,一个有着五间房的独立小院。柳冰冰因为帮忙给采石场拉来好几个艺术界的投资人,所以曾经是老场长家里的座上客。老场长死了以后,她出于礼节,来看望过郭大姐,说起丧葬补助的事,郭大姐当时大骂薄哥达不是东西,接着就拿出了那份名单,扬言要把事情抖搂出去。当然,这个过程柳冰冰并没告诉薄哥达。但年届五十的薄哥达已经把这个过程在脑子里演习过了。他脑子里演习的情况与柳冰冰的实际经历没什么出入,甚至更丰富。

三个人下车以后,已经晚上九点多钟。柳冰冰上前敲开了郭大姐的院门,院子里两条狗拼命吼叫,郭大姐呵斥了一声,方才停息。大家进入正房,坐在客厅里,薄哥达就顺便看了一眼屋里的摆设,见装修一般般,家具却全是值钱的红木,而且是仿明清风格,那可真叫一个气派!薄哥达干城管的时候有人打算送他一张红木八仙桌子和两把红木太师椅,他估算了一下,天,没有十万块钱下不来,他立马婉拒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生命还没到完结的时候。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要想取之必先予之,薄哥达老大不小的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明白吗?但郭大姐家里的与装修风格很不协调的一屋子红木家具说明了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穷县里的暴发户一个!

柳冰冰向郭大姐介绍了任味辛,而薄哥达是早已打过交道的老熟人,就不介绍了,柳冰冰道:“郭大姐,薄县长对您是很关心的,但白天又很忙,抽不出时间,所以才会夜访。”郭大姐没给他们沏茶,只是每人倒了一杯矿泉水,说:“唉,老头不在了,日子一下子就紧巴巴了。”薄哥达暗想,老场长刚死,你就连杯茶都沏不起了?于是他先声夺人道:“郭大姐啊,县公安局已经为老场长的事立案了,准备抓几个进去!老场长不在了,你就得代劳了!不过,考虑你年龄偏大,会单独给你一间屋子,如果你不愿意去,就叫你儿子去。”

屋里的几个人全都吃惊地愣住了。柳冰冰看了一眼郭大姐,见郭大姐把嘴张得老大,两眼发直,完全说不出话来,再看薄哥达,一本正经,煞有介事,说得像真的一样。她便也跟着僵住了,感觉其实县里什么都掌握着,要想摆弄一个人就像玩一样,郭大姐要抖搂名单的把戏不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吗?吓吓她这个小演员还可以,在县长薄哥达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甚至郭大姐连把要挟县领导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来,就被一巴掌摁进泥里。

那任味辛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屋里的几个人，他也在想，这薄哥达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跟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大姐还用得着费这么多心思斗法吗？但他不能不配合，就添了一句话：“郭大姐，我是报社的，我会如实写文章报道这件事，如果您的态度好，我就写您态度好，知错认错，痛改前非；如果您态度不好，我就写您拒不认错，知错不改，与政府对抗。”说完以后他有些后悔，感觉话说重了，别再把老大姐吓着吧！此时已见坐在椅子上的郭大姐两腿开始抖动了，摸着两腿的两只手也随着一起抖动。

薄哥达接着说：“郭大姐，经过审计，我们已经掌握了老场长确凿的证据——他可不单单是私分了二百万，而是把还贷款的六百万全私分了，二百万已经足够枪毙一次了，六百万，你想想，得枪毙多少次？”

此时，柳冰冰直把眉头皱得紧紧的，暗想自己不是作孽吗？怎么不多想想就把薄哥达带到郭大姐家来呢？就算他们以后想谈这个问题，也犯不着由自己引路做这件事啊！而此时，郭大姐已经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她一出溜，就从椅子上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到了薄哥达面前，抱住薄哥达的大腿，就像她当初抱王如歌那样，说：“薄县长，你是县太爷，你就帮帮我们吧！要说犯罪，那是老头子鬼迷心窍犯的罪，不应该把账记在我们娘儿仨身上啊！”

薄哥达见时机已到，就扶郭大姐站起来，说：“咱有事说事，跪着像什么样子？我帮你想了两个主意，可以和县公安局交涉，也许他们会通融一下，一是把钱如数退回去，老场长这两年拿回来多少钱，就退回去多少钱，这样，公安局肯定不会追究你；二是你把家里找出来的那个名单交上来，而且，写个保证，以后再也不拿这事要挟，这样，公安局也不会再追究你。打算选哪条，你可以考虑一下。”

柳冰冰和任味辛这时都听明白了，其实薄哥达就是想让郭大姐把名单交出来。因为退钱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会比抽肋条还让人难受，郭大姐必定选择交名单。果然，郭大姐想了想，就下了决心，说：“薄县长，我把名单交了吧，那东西组织上留着有用，我拿着没用，但你可得帮我找公安局说话啊！”薄哥达道：“我是一县之长，公安局不会不听我的，你去拿名单吧。”郭大姐脸色好看了一些，绷紧的面部神经稍稍松弛下来。她走进东屋，从一个五斗橱里，拿出几页纸，那是被订书钉钉住的几页纸，不仅早被摸得黑乎乎的，而且四角已然卷了边。她

把名单交给了薄哥达，薄哥达简单看了一眼，赫然发现范鹰捉、柴大树、王如歌、周明等等领导一一被记录在上面！而范鹰捉的两次都是五十万！天，私分国有资产，一百万，就算法律上判不了你死刑，至少你这个市长也当不成了！

郭大姐给薄哥达写了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拿名单这事要挟，否则，甘愿接受公安局惩罚。而薄哥达也给郭大姐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只要郭大姐不没事找事，县政府就不会追究郭大姐。各得其所，大家全都心平气和了。出了郭大姐家院门，柳冰冰开了一句玩笑：“薄县长，唾沫沾家雀啊，只靠嘴皮子上下那么一吧唧，就把那么重要的名单弄到手了，收拾三柳县的乱局可是非你莫属啊！”任味辛也紧跟了一句：“没有你引路，事情就办不了这么利索，眼下可是夜长梦多的时节，祸福转换全在旦夕之间！”谁知，这话把柳冰冰吓得心惊肉跳。暗想，三柳县的事太复杂了，她不愿意看到郭大姐一家既死了人还要被处理，便打的连夜赶回省城了。

送走柳冰冰，薄哥达问任味辛：“你还要在三柳住几天吗？”任味辛道：“我得亲自上后山看看采石场工作面现场，心里才有数。”薄哥达道：“好吧，那你就先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下，我去平川，等我回来咱们再见面。”说完，薄哥达就把司机从家里叫来了，说：“兄弟，辛苦啊，今夜前半宿咱俩都甭睡了。立马跟我去平川市！”司机没什么好说的，遇这种事也不是头一次，便沏了一杯特浓的茶，猛灌下去，然后就把车启动了。

他们前脚走，柴大树的人后脚就赶到了。主要是段吉祥带着老纪和其他几个人，开来三辆奥迪 A6。可以说，他们的汽车，就停在刚才薄哥达停车的位置上。而且，他们一到，就立马把段吉顺找来了。段吉祥问段吉顺：“哥，你能不能立马把郭大姐找来？我有重要情况问她！”段吉顺道：“找还不能找吗？只怕她不来——新来的薄县长一分钱丧葬补助也没给她们家，让郭大姐很丢面子！”段吉祥把一个小皮箱递给段吉顺：“哥，谁跟钱也没仇，这是十万，作为见面礼，告诉郭大姐，只要听咱的，后面不愁钱！”段吉顺道：“好吧，我就跑一趟。”

一个时辰以后，段吉顺敲开了郭大姐家院门。段吉顺是这么说的：“郭大姐，县里不给你补助这没关系，还有咱采石场呢！我现在是采石场一把手，补助多少钱由我说了算，今天先给你十万，你收好。过几天我再研究一下，接着给你补助。今晚为什么我深更半夜往你这跑呢，因为白天来怕让人们看见说三道四。

而且，咱采石场的人正在县政府招待所研究问题，你赶紧跟我去一趟！”

郭大姐信以为真，感觉组织上眼睛还是雪亮的，本来嘛，老头子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怎么人一死就变成罪犯了呢？而且还够上了枪毙的罪过呢？那薄县长别是不懂政策不懂法律欺负咱老实人吧？她蓦然感觉有一肚子话要对组织上说，披了衣服就上了段吉顺的奥迪。等到了招待所，方知是段吉祥想要那份名单。段吉祥说：“郭大姐，采石场每年都要给有关领导和关系户分红，因此，必定有分红名单，而这种名单都是保密的，不可能存在采石场，只可能存在家里，现在段吉顺当场长了，还得接着分红不是？可是不能乱分，必须得有个依据啊！所以，你还得把那份名单贡献出来。这样，组织上也好继续分你一份。”郭大姐两眼发直地看着段吉祥，嗫嚅了半天，才哆哆嗦嗦地说：“我，我，我把名单给了薄县长了！”

“哎哟喂！”段吉祥一声大叫，“你怎么能给他呢？”他转过身对着墙骂道：“薄哥达，你这个浑蛋！”

就在夜里十二点，段吉祥骂街的时候，薄哥达已经赶到了平川医院，跑进范鹰捉的病房。当然，他一推外间的门便一下子把值夜的马雨晴惊醒了，她拦住薄哥达不让他进。薄哥达道：“马处长，你怎么不想想，我要是没有急事能更深半夜往平川跑吗？”马雨晴道：“甭管你的事有多急，说明天就是明天，没商量。”薄哥达不得已便告诉马雨晴：“此事关系到范市长的身家命运，你再拦，我可喊了！”马雨晴问：“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个大概？”薄哥达道：“还是你那个购物卡的事，三柳的老场长是记了账的，今天我把名单拿来了！”啊？马雨晴也不觉大惊失色。事情这么严重，这么复杂，让人没有退路！她急忙打开里间的门，轻轻叫着：“范市长！范市长！范市长！”

范鹰捉刚刚睡着，而且睡得很沉。

范鹰捉被马雨晴摇醒后，一睁眼见薄哥达站在旁边，忙说：“哥达，快拿椅子，坐！”薄哥达没等马雨晴去搬椅子，自己伸手就把椅子拉了过来，磨得地板发出“嘎嘎嘎”的声音。坐定以后，薄哥达就从手包里取出那份名单，递给了范鹰捉。范鹰捉先揉揉眼睛，又使劲闭了一下，然后使劲睁大，目光炯炯地用心看着名单。看完以后，把名单一折，说：“雨晴，你替我收过什么东西吗？比如现金、存折、银行卡之类的？”

马雨晴腾一下子涨红了脸,说:“对不起,范市长,我给你添乱了,我收过采石场老场长的一个购物卡,是友谊商店的,他让我给你买东西。”范鹰捉有些愠怒,“卡呢?”马雨晴道:“我给嫂子了。”

范鹰捉抄起手机就给家里打了过去。那边庞麦花接了电话。范鹰捉道:“麦花,你是不是拿了马雨晴一个购物卡?”庞麦花打着哈欠说:“什么事非深更半夜说啊!吓死我了!”范鹰捉道:“我是问你,是不是马雨晴给过你一个购物卡?”庞麦花道:“是啊,给过,我已经花完了,里面就五千块钱,我给儿子买电脑用了。”范鹰捉眉头紧锁道:“糊涂,别人给的钱怎么能随便乱用?你知道背后有没有麻烦?我再问你,你还收过什么人的现金、存折、银行卡没有?”庞麦花懒洋洋道:“我一时想不起来。”范鹰捉道:“掐一把大腿提提神,使劲想!”庞麦花道:“有话明天白天说行不行,你非要半夜折腾我啊?我光着身子哪!”范鹰捉心里那个气啊,你既然起床,为什么不穿衣服?就说:“你先去穿衣服,一会儿给我打过来!”就把手机合上了。

薄哥达感觉自己守在这里听范鹰捉两口子说事也不太好,就提出:“范市长,您慢慢问嫂子,别着急,现在主动权还在咱们手里,我先和司机找地方睡觉去,您几时问清楚了,就几时给我回个话,我手机随时开着。”范鹰捉同意。薄哥达便离开了医院。

往哪睡觉去呢?还真是个问题。按说他的家就在平川,回家去睡不就得了?可是不行,司机怎么办?家里断然睡不下司机,而且老婆也不允许。让司机去找旅馆,自己再找司机就很不方便。因为不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找司机立马行动是极有可能的。再说了,老婆很泼辣,自己在家没有位置,别看在外人模人样的。薄哥达在家里排第四。怎么讲呢?第一是女儿,第二是老婆,第三是小狗,第四才是他。女儿干吗这么霸道,非排第一?没错,就排第一,不排不行。因为女儿是学行政学的,现在正在攻博,每日里脑力消耗相当大,而在学校里总感觉吃不好,也睡不好——在学校食堂里要买便宜菜就不是味,要买好菜就很贵;寝室是三个女博士同住,其中一个睡觉打呼噜,已经把另一个女生打跑了,薄哥达的女儿忍了一段时间,忍无可忍,终于也跑回家来了。女儿回来以后,把该用的书都带回来了,一下子就把薄哥达那间屋占满了,以便翻看,可是,别人就下



不去脚了。而且每天挑灯夜战,很是辛苦。薄哥达怎么敢回家打扰女儿呢?

他带着司机来到一家洗浴中心,把车存在另一处存车处了,因为存在洗浴中心门前风险太大,平川市纪检委曾经发过通知:随时派人到各娱乐场所门前搜索政府机关的小车,而这些小车的牌照号都是有顺序的,是一目了然的。薄哥达和司机进了洗浴中心以后就换了衣,去泡大池子了。他没敢去蒸桑拿,怕手机蒸进了水,而洗大池子就没这问题。因为手机是一时一刻也不敢离开身边的。现在的洗浴中心早已不同以往,洗大池子并不意味着水不干净。因为那大池子也并不很大,水清洁透明而淡蓝,连池底的大理石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水池里有电动筑波器,搅得池里水波翻滚,人坐在里面等于享受按摩,十分受用。薄哥达和司机两个人并排躺在池里,只露出脑袋,而手机,就搁在池边台阶上的脑袋旁边,只要来电话,就能在第一时直接到。

约摸夜里三点的时候,手机响了,那时,薄哥达和司机已经来到休息大厅。大厅里整整齐齐且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单人床,每个单人床之间间隔半米,只够走一个人的。单人床上是被褥齐全的,洗得非常干净,找不到污点。而床也是可以一头升高的,就像手术室的那样,体现出对消费者的热心体贴。薄哥达和司机分别躺下以后,就把床头调得稍稍高了一点,躺上去很舒服。这时,服务员就送来一杯热茶和一小碗龟苓膏。这种地方过去薄哥达常来,这种东西他也常吃,因为他听人家说龟苓膏具有滋阴补肾、润燥护肤、消除暗疮、调理脏腑、清热解毒、促进新陈代谢和提升人体免疫力的功能,所以,每次来这里,都要吃上几小碗。就在他吃龟苓膏的时候,电话打进来了。他的手机铃声选的是《新闻联播》的开头曲,所以,当时好几个人往他这看,以为他打开了悬在头顶上的电视,更深半夜开的哪门子电视啊!

范鹰捉在手机里说:“问题已经弄清楚了,今晚你消消停停睡觉吧,别往医院跑了,明天中午你过来一趟就行。”薄哥达一颗高悬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但这颗心并没落到底,只是落下了一半,因为具体弄清楚了什么范鹰捉并没说。也许没有问题,也许问题很严重。但既然领导让睡觉,那就放心大胆睡吧,他已经实在支撑不住了。没过五分钟,薄哥达便鼾声如雷。

而医院那边,范鹰捉却难以入眠了。庞麦花确实收过两次老场长的银行卡,第一次是在老场长拿到三千万贴息贷款的时候,当时老场长找到在劳动局工作

的庞麦花(老场长竟然知道庞麦花在哪儿工作,可想而知下了多大工夫),说:“我先叫你一声‘弟妹’,你允许我这么高攀你吗?”庞麦花看着这个满脸谦逊的老头回答道:“瞧您说的!有什么话您就只管说吧!”老场长道:“弟妹啊,是这样,市里给咱三柳采石场支援了一笔钱,在关键时刻为采石场雪里送炭,简直是在刀刃上加了钢,采石场一下子就赚钱了!县政府决定给市里的领导一点小小的表示,派我跑一趟。今天我就找你来了。”说着,老场长掏出了一个银行卡塞进庞麦花的口袋。庞麦花没有拒绝,只是问:“别的领导都有吗?”老场长道:“都有。”当时庞麦花想的是老场长的所作所为属于“企业行为”,而企业行为是不同于行政机关的,没有那么多讲究,再说了,“法不责众”,既然不是只给一个人,那该拿的凭什么不拿?就这样,庞麦花接了第一笔钱。过后她找到自动取款机跟前划了一次卡,一见数额便吓了一跳,天,五十万!她的心立即怦怦怦狂跳不止。这算不算索贿受贿呢?不算!自己根本没找过任何人要钱要物。而且,自己也没给对方签字留下把柄。可以说,什么痕迹都没留。有人问起,我便矢口否认,还要反问对方——你凭什么诬陷我索贿受贿?你有什么证据?她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把狂跳的心脏按捺住了。当然,她并没把事情告诉范鹰捉。她很爱丈夫,不想给丈夫找麻烦。她已经想好了,万一出了什么麻烦,她会一口咬定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丈夫无关。要坐牢,自己去坐就是。都想明白了,她就去找一个大学同学,一个肥得流油的开发商。她把这张卡给了同学,说:“就算我投资了,你年底分我一点红就行。”那个同学正巴不得与市领导家属攀上呢,便一口答应。而且,年底真分了一笔可观的钱。庞麦花便再次投资这家公司,等着下次继续分红。转过年来,老场长再次送来一个卡,说:“现在采石场业务好得很,连许多知名演员、艺术家都来投资了,弟妹你就赌好吧!”说完就笑呵呵地走了。而庞麦花拿着卡跑到自动取款机跟前一划,又是五十万。这次她不再激动和心跳了,她已经属于见过大钱的人了。以前别看她是市领导夫人,还真没见过十万以上的大钱,是老场长让她无意中进入了商界,蓦然懂得了什么叫投资、什么叫回报。她回头就把这五十万又给同学送去了。

范鹰捉知不知道庞麦花“爱小”的毛病呢?知道。想当初他们刚一认识就知道。那时候范鹰捉在团市委工作,还没有对象。有一次范鹰捉逛商场,想买一件防寒服,正在左挑右选的时候,突然被小偷掏了包。

当时他一点觉察也没有，而正走到跟前的庞麦花却看个满眼，便一把揪住了小偷，然后大叫：“喂，同志，这个人掏了你的包！”

范鹰捉急忙回头，却见小偷狠狠地在庞麦花脸上打了一拳，撒腿就跑。范鹰捉放下防寒服就去追赶，可是，商场里人很多，小偷三挤两挤便不见人影了。他回到卖防寒服的货架跟前，见庞麦花正疼得蹲在地上，而一只手却死死攥着那个钱包。范鹰捉带着庞麦花去了医院，做了理疗。庞麦花的眼睛肿了，整个眼圈都青了，让范鹰捉非常心疼，便一直把庞麦花送到家。

他还记得，那天来到庞麦花家天已经黑了，老两口非常热情，执意留范鹰捉吃饭。他已经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怎么还能再吃饭呢？但老两口非留他不可，而且初次见面就说破了心思，老母亲说：“小伙子，我家闺女是平川大学毕业的，和你站在一起一点不逊色的！”因为，范鹰捉作为团市委一个干部，出出进进都是西装革履，穿戴整齐，加上长相清秀，看上去确实也是一表人才。显然，被庞麦花老母亲看中了。因为老两口留人心意太切了，让范鹰捉没法拂逆，就说：“伯母啊，我爱吃火腿肠，顿顿离不了，容我一会儿工夫买点儿去。”于是挣脱了胳膊走出门去。

他本想一走了之，怎奈感觉那么做对不住为他挨打的庞麦花。于是，他买回来一根火腿肠和一瓶茅台酒，把打算买防寒服的钱花个精光。掂配不好口袋里的钱，这种事，估计每个身在他乡的单身汉都经历过。当他拎着茅台酒和火腿肠回到庞麦花家的时候，庞麦花说了一句话，让范鹰捉诧异不已。庞麦花说：“你的钱包我看了，里面统共三百块钱，你现在买了茅台酒，拿什么去买防寒服啊？”

当时范鹰捉想问一句，你翻我钱包干什么？你帮我抓小偷那不错，见义勇为，可是，你犯不着翻我钱包啊？正在他满脸疑问，却又没法张嘴问这件事的时候，庞麦花又说话了：“你别认为我不应该翻你钱包，我是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想知道我挨那一拳头值不值！”范鹰捉简直无言以对。庞麦花说完，就拎了茅台酒出门了，一会儿工夫就又回来了，说：“茅台酒被我退掉了，不年不节的，咱喝什么茅台酒啊！”她把钱再次塞给了范鹰捉。直让范鹰捉于万般无奈中瞠目结舌。

饭桌上，庞麦花就问清了范鹰捉单位的电话，记在了一个小本子上，说今生

有缘,以后做个朋友吧,我喜欢衣着整齐仪表堂堂的男人。结果转天中午,范鹰捉就接到了庞麦花的电话,说:“鹰捉,你来吧,我就在商场防寒服那个货架那儿等你。”天,她还记着买防寒服的事呢!

范鹰捉去了以后,见庞麦花正跟售货员大吵大闹,原因是售货员不打折。庞麦花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你打了折尚且有赚,不打折不赚黑了?”售货员道:“怎么叫赚黑了?你一件防寒服统共才值多少钱?我们就算赚,能赚到哪儿去?”简直吵得范鹰捉脑仁疼。想走又走不得,人家庞麦花是为他的事吵架;想一掏钱买了算了,可是庞麦花正信心十足据理力争。范鹰捉只能站在一旁尴尬地等着,一时间只觉得面子上十分难看。暗想此时此刻千万别碰上熟人!

嗨,说也凑巧,偏偏此时商场经理走了过来。那商场经理是个年轻人,是平川市青联委员,与范鹰捉认识。他一见是因为范鹰捉买防寒服闹了纠纷,二话没说就把价儿降下来了,说:“鹰捉啊,你选的这件防寒服是货样子,在货架上摆了一年了,因此,理应半价,你就给一半钱吧!”那售货员忙说:“经理,不是一年——”她想说“刚两个月”,但小经理立即把她的话截回去了:“我安排的事难道我会说错了?鹰捉,你去结账吧!”范鹰捉一刻也不想再在商场停留了,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而庞麦花见此,没等范鹰捉掏钱,兀自一溜小跑去银台把账结了。过后,庞麦花得意扬扬地对他说:“咱们要是不争就走了,你能买到半价防寒服吗?”

范鹰捉想说,人家经理跟我认识,不是这样怎么能半价?但他没说。因为,庞麦花一旦知道人家认识范鹰捉,一准会找上门去,会接连不断地以他的名义讨便宜。而那正是范鹰捉所厌恶的。

范鹰捉想与庞麦花断了来往。因为,他感觉他和庞麦花不是一路人。但当他找到庞麦花想向她彻底拜拜的时候,发现庞麦花的眼睛被眼罩覆上了。那是医院特有的很正规的眼罩。难道眼睛没好,却严重了?范鹰捉提心吊胆地问:“麦花,你的眼睛怎么还不见好?”庞麦花道:“没什么,迟早会好的,你甭担心。”范鹰捉想了想没再问,以为确实没问题了。就婉转地说:“麦花,我最近特别忙,你不要总给我打电话了,好吗?”庞麦花道:“可以,我听你的。”庞麦花对范鹰捉特别爱说“我听你的”,以至于影响得范鹰捉也爱说这句话了。他和郝本心在一

起的时候,总要说上无数遍。而这句话的“创造者”庞麦花嘴上说“我听你的”,实际上却常常自作主张。转天,范鹰捉就接到伯母的电话,说:“鹰捉啊,你陪麦花去眼科医院看看吧,现在麦花一只眼睛发炎,已经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也视力减退了!”啊?怎么会这样?范鹰捉当时那心里真是着着实实地咯噔一下子!

他陪着庞麦花去了医院,确实如伯母所讲,情况很严重。当着医生的面,范鹰捉就哭了,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医生见到范鹰捉流泪,就说:“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尽力医治就是!”而庞麦花虽然看不清范鹰捉在流泪,一听说他为自己都哭了,便当着医生的面就扑进范鹰捉怀里,说:“老公,我爱你!”

其实,范鹰捉哭,是哭自己命运不好,因为,他一看庞麦花眼睛要落残了,就立马下决心娶了她了。他感觉,如果不娶庞麦花为妻,天理不容。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但庞麦花分明不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娶一个不喜欢的女人,不是让一个心气很高的男人从此折了锐气、自觉低人一头吗?他怎么能不哭呢?但哭归哭,范鹰捉硬是娶了庞麦花。这就是他的为人。要么说婚姻就是缘分,就是赤绳系定,平凡人根本无法预知,无法抗拒!而庞麦花的母亲后来得知范鹰捉是团市委的后起之秀并前途无量的时候,深为自己独具慧眼钓了金龟婿而扬扬自得,逢人便夸自己女儿有福气。

那庞麦花眼睛坏了三年。在这三年里,她用一只眼睛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一点不让范鹰捉感到有什么不愉快。她看了不少书,知道一个女人要博取男人欢心应该怎么做。尤其知道一个身有残疾的女人要想不让男人厌烦应该怎么做。与此同时,她天天坚持做眼保健操,三年下来,一天也没间断。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她失明三年的眼睛复明了!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是没错的,庞麦花的眼睛失明与复明,都没改变她的“爱小”的本性。三年里,她为了买点便宜货不知道与各个商店的售货员打过多少次架。而实际上他们家里的生活过得并不穷。范鹰捉拿她没办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不然,又怎么办?能为这些琐屑之事离婚吗?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非常失落:庞麦花实在是让他高兴不起来。

钉子户

庞麦花把老场长给她的钱都投进了房地产,想立马退出来,也不容易。但就算退出来,还回采石场,也早已超过了两个月的使用期限。法律上有一条,如果借用或挪用公款没超两个月就还回去了,可以减轻责任。而庞麦花接受老场长的大礼已经两年之久,问题无疑很严重。现在事情的关键是会不会跳出一个人来起诉和追究这件事,等于头顶上高悬了一把让人恐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斩将下来!

范鹰捉连夜告诉庞麦花:限你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钱拿回来,然后交给薄哥达,否则咱就离婚。结婚这么多年来,两个人之间不论发生什么不痛快的事,范鹰捉都没说过这种话。所以,现在他只是这么短短两句话,几十个字,就一下子把庞麦花吓住了。她是真怕一语成谶,因为,她已经眼睁睁地看到了一个现实——既年轻又漂亮的马雨晴就天天守在范鹰捉身边,马雨晴那双会说话的水灵灵的风眼告诉庞麦花,如果范鹰捉想娶她,她会毫不犹豫地抛家舍业嫁给范鹰捉!自从见了马雨晴,庞麦花就已经有了强烈的危机感,现在范鹰捉的这句话就正中靶心!

于是庞麦花不敢继续睡觉了。她爬将起来,穿好衣服,给那个开发商同学打电话。谁知,那个同学却一口拒绝。虽然,三更半夜打电话,对方并未恼火,市长的老婆打的电话,即使恼火也得接不是?但那个同学不同意庞麦花把钱撤走。他是这么说的:“麦花啊,不是我不给你钱,而是钱都占压着,根本抽不出来,二

三十万的没问题,再多了就不好办了。要么,你就再等等,别这么急。”庞麦花有心想说,我这都火上房了,怎么会不急?但她不能实话实说,做市长的丈夫要跟自己离婚,这话能说吗?而且,自己也可能犯了案,这话也不能说。唉!真是急死庞麦花!其实,她的同学此时的心理她不了解,人家想的是,市里三大工程马上就要上马,自己牵住了庞麦花就能拿点业务,吃不上肥肉至少也能喝口汤!因此,他有钱也不会退给庞麦花。

此时,庞麦花想到了一个人——郝本心。郝本心与范鹰捉关系那么好,大难当头,她不会坐视不管,就是砸锅卖铁,郝本心也会在两肋插这个刀。当然了,她必须告诉郝本心是范鹰捉遇到了难处,而不能说是自己。难到什么程度呢?难到了可能市长当不成,可能离婚,可能判刑!一个大处不计小处计的女人,在这方面也是拿捏得很精到的。于是,她便一个电话打了过去。郝本心接到电话自然是一惊,立马睡意全无,她披衣而坐,点亮台灯,用心倾听。这时,庞麦花就在电话里哭出声来,嚤嚤的哭声在深更半夜不能不让人惊悚,她边哭边说,说完就把电话撂了。什么叫“余音绕梁”?此刻庞麦花造成的效果就叫“余音绕梁”。郝本心的耳朵里全是哭声,电话撂了,而哭声犹在。郝本心头皮发乍,好生惊悚。她猜想庞麦花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在深更半夜打这个电话。她确信范鹰捉遇到了不好迈的坎儿,但想不到会这么快。范鹰捉满打满算上任才多久?难道他真不具备当这个市长的潜质吗?她该怎么帮他,为他做些什么?她是为了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人,此时已急出一头热汗。怎么办?怎么办?

让郝本心从学校里挤出一百万来,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她宁可到外面为难去,也不落那个嫌疑。她拿出通讯录,一页一页地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个帮得上忙的人。突然翻到一个人,段吉祥。她不觉眼前一亮。年前为了实验中学改扩建预算的事,她曾经找过段吉祥,在酒桌上她知道了段吉祥原是市政府副秘书长,现在干企业去了,而且干得不错,远比过去来得风光,当时两个人还一起跳了舞。段吉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在酒桌上口若悬河,出口成章,而且相当风趣,诙谐段子一串一串的,郝本心对他印象极好。他既然是城建集团老总,坐拥巨资,光年薪就好几十万,找他借出一百万来总不是太难的事吧?何况自己是借不是白要,过后还要还的。但问题是郝本心恰恰不知道段吉祥是范鹰捉的死敌。她对段吉祥所知不多,段吉祥却已经对她研究得快到家了。老纪拍的她与

范鹰捉在野三坡的合影,就装在段吉祥的手包里,他是随时准备拿出来作为尖刀刺出去的。看表面他对郝本心确实很热情,但那全是装出来的。这一点,郝本心是万万想不到的。怎么会这样?没错,就这样。问题就在于范鹰捉天天忙得要死,根本没机会跟郝本心谈夙敌的事,加上范鹰捉原则性很强,市政府人际关系的事他也不可能对郝本心说。

郝本心想好了,就找段吉祥借钱,几时庞麦花那边把钱退出来,她就几时还给段吉祥。想好以后,她就拿起了电话机,可是,与段吉祥的交情没到那种程度,深更半夜打电话合适吗?她拿着电话机半天没拨号。这时,她又蓦然想起副校长老纪也调到段吉祥身边了,她也正应该抓机会告诉段吉祥:老纪那人不怎么样,不要对老纪委以重任!眼看着桌子上的小闹钟滴滴地走着,她的心里火烧火燎地难受。事情太过紧急,不能再拖了!郝本心什么都顾不得了,她把电话拨了过去。

“段总吗?对不起,深更半夜打扰你!”

“没什么,我现在也没睡,请问,你哪位?”

“贵人多忘事,我是郝本心。”

“哦,美女校长!你好啊!找我有事吗?”

“段总啊,我现在急着用钱,打算找你借一百万,有可能吗?”

“哎哟喂,这还真不好办,我现在身在三柳,想办什么都不方便啊!”

“段总啊,我现在是真为了难了,不然也不会求到你这儿,给你添麻烦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所以遇到难处才找你的。”

“校长,你要这么说,咱俩还真说到一块去了,我是很喜欢你的啊!”

郝本心都多大岁数了,什么不明白?她自然知道段吉祥是什么意思。而她首先说出“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并不是想勾引段吉祥,只是说出了心里对他的好感,问题是对方心有灵犀在刹那间就一点通了。而且段吉祥一点没客气没遮掩,立即抓住机会发起进攻,告诉她“我很喜欢你”。似乎是你有来,我有往,你有铺垫,我有包袱,彼此已成默契。那么,下一步怎么办?郝本心已经没有退路,话赶话就把话说出来了:“段总,明天上午我歇半天,你在哪我找你一趟!”

说完以后,郝本心突觉脸上发烧。还有什么比段吉祥的话更赤裸裸吗?应该说,没有了。自己怎么还要找他去呢?豁出去了,就这样!为了范鹰捉,自己就

舍一把老脸！但段吉祥欲擒故纵，他说：“校长，你我可都是彼此有好感的人，见了面如果干柴烈火把握不住怎么办？我看你还是甭来了！”郝本心此时什么都顾不得了，煮熟的鸭子不能再飞了，便急切地说：“段总，我不怕，难道你还能掐死我不成？”郝本心真是把事情看简单了，感觉段吉祥好歹也是局级干部，作怪还能作到哪儿去？大不了说些荤段子过过瘾。

段吉祥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郝本心。当然了，是另一个家的地址。人常说“一等男人家外有家”，没错的。段吉祥先去洗手间把水烧上了，然后支起折叠桌，摆好两把椅子，接着，从冰箱里端出四个小菜，再拿出一瓶法国罗德干红和两个高脚杯，都摆在桌子上。这时候，他找出一个小药瓶，在一个高脚杯里倒上了十来滴药水，因为药水是透明的，无色无味，倒在高脚杯里以后从外观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也就是说，骗过别人是轻而易举的。他满意地笑了笑，自言自语道：“想借钱？而且张口就是一百万？你以为天上掉馅饼啊？”上午十点整，一辆出租停在段吉祥楼下。郝本心手里拎了一袋水果，一箱酸奶，礼虽不大，却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她步履轻盈地登梯上楼了。段吉祥早已等得心焦，把她让进屋以后，就说：“郝校长，你到我这儿来花什么钱呀？只要你人来了，我就脸上有光，这屋里就蓬荜生辉啊！”便接过东西。

郝本心脱下外套挂在门后，走进客厅，见屋子正中支好了桌子，摆上了酒菜，便说：“段总，这才几点？早晨吃的早点还没消化呢！”段吉祥把水果和酸奶放在地上说：“吃不动没关系，你总得陪我喝两盅吧？我每天这个时间都在办公室喝，我这人是个酒鬼，拿干红当饮料喝！”郝本心见那瓶酒的牌子是罗德，她在酒桌上听人说过这是个法国名牌，心里不觉暗暗欣慰，敢情段吉祥还是挺拿自己当回事的。段吉祥示意她坐在折叠桌的另一端，就是在高脚杯里倒了药水那一端，然后就启开瓶盖给她斟酒。她根本没看高脚杯底有没有水滴，或者根本没来得及看，或者想不到要看。有的人有个习惯，喝酒以前甩一甩杯子，把里面的水滴甩净，虽然看上去像有洁癖，却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郝本心就没甩高脚杯，见段吉祥给她只倒了三分之一的酒在里面，暗想这段吉祥还是挺懂规矩的，因为，喝洋酒没有一下子倒一杯的。段吉祥也给自己倒了三分之一。然后举起杯说：“郝校长，感情深，一口闷，为了咱们的友谊，干！”便一口将酒喝光了。郝本心本来就是个爽快人，此时此刻她是来借钱的，岂有不干的道

理？便也一饮而尽。段吉祥笑吟吟地示意她吃菜。

郝本心感觉桌上的四个小菜也很精致，一个素什锦，一个水果沙拉，一个酱牛肉，一个水晶肚，便夹了一片水晶肚吃下去。本来没有食欲，可是见了好吃的东西也想吃两口。此时，她感觉头有些晕，似乎是昨夜只睡半宿的缘故，她没有多想。此时段吉祥再次斟酒，把两个人的杯都满上了，而这次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满满的两杯。段吉祥说：“我这人外表斯文，其实是个急脾气，来，咱们放开些！”便将一满杯酒掬进嘴里。郝本心暗想，怎么不提钱的事呢？暂且喝了这杯，你不提我提！便也将杯中酒掬了。段吉祥喝完酒什么变化都没发生，她却感觉不对了，蓦然间便浑身燥热，热得不行，她便将毛衣脱了，露出粉色的贴身衬衣，一张脸孔也灿若桃花。段吉祥看了她一眼，又满上酒，然后从裤兜掏出一个银行卡，说：“再干一杯，这一百万就算借给你了，谢谢你陪我喝酒！”说完就把酒干了。郝本心此时头晕目眩，已经不想喝了，因为她感觉这洋酒劲儿太大，可是手里拿着银行卡，这酒不喝就说不过去。于是，也干了。这时感觉就更不对了，她突然有种想把裤子也脱下来的感觉，猛然就反应过来了：酒里有问题！可是，明明段吉祥和自己喝得一样多，为什么人家没出问题？那也许是自己对洋酒不适应。总之，她懵懵懂懂说不清什么原因，只是不能自己地果真脱下了裤子，但只脱了外面的罩裤，里面还穿着毛裤。此时段吉祥就说话了：“你要是热得难受我就出去，你想脱几件就脱几件。”说完果真出去了。郝本心跟过去想把门插上，可是门上没有插销，也没有碰锁，只能勉强掩上。那就掩上。此刻她已经实在忍不住了，一下子就脱掉了衣裤，然后紧闭双眼躺在地毯上。就这样，一个雪白光洁凹凸有致的女人身体显露了出来。

这时，段吉祥推门进来了，举起手机就拍起照来。拍完照，他蹲在郝本心眼前，说：“郝校长，你是个很体面的女人，怎么会这个样子躺在我家地毯上？是不是太阳从西面出来了？听我告诉你吧，这是个秘密——你是被一百万勾来的，而能拿出一百万的是我这个稍稍有点权力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当老总，我就解决不了你的当务之急！你可能比我明白，无论哲学家和文学家怎样论述和描写世界，我们眼前的世界是由权力结构而成的这个本质特征都将不可回避。权力是什么？依我看来，在尼采那里，权力是一种寄寓在人类本性深处的意志；在弗洛伊德那里，权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欲望，权力具有一种病态的生

理特征；而在托尔斯泰那里，权力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它既是政治，又是文化，更是镌刻在人类灵魂上某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所有情感颤动与灵魂痛苦都因此而派生……权力和权力结构成为了所有思想家和文学家解释世界的钥匙，也构成了你我的追求与痛苦。你因得不到范鹰捉而痛苦，我因离开了市政府而痛苦。咱俩的痛苦根源都是权力，因此都不好排解。我们俩为什么不能惺惺相惜，一起探讨一下权力问题呢？你干吗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呢？你睁开眼睛看着我——郝校长，瞧你这丑态！我们应该正视权力，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命题作出我们自己的独特解释。我在这里所说的‘权力’不光是能够支配一百万的能力，而是指的深刻作用于社会和人的心理的那种力量，所以，在很多场合，我愿意用‘强力’替代它，我觉得这两个字更为精准，尽管从哲学史上说，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通常都有明确的区分——在卢梭那里，强力指的是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国家意志；在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强力又具有浓厚的专属于人的精神色彩；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绝对精神同样具有强力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不同场合做了不同的强调，既有社会属性，又深入到了人类灵魂的机理之中……文学又如何呢？我认为在所有文学样式中，‘强力’都可以划入‘外在于人的那种力量’的范畴，通俗一点讲，是冥冥之中决定着人的命运的那种力量，我们也可以概括为时代的力量；它具有广阔的社会舞台，却也在极深极深的心灵深处吟唱着人的自身。我们之所以被卡夫卡感动，就是因为这个人神奇般地触摸到了我们自己都未曾触摸过的灵魂深处某种能够引起精神疼痛的部位。郝校长，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知道，你此时需要解决的不是上三路的问题，而是下三路的问题，但郝校长你听好，你根本不值得我犯错误！当然了，我手里的这点权力在范鹰捉眼里微不足道；没错，我的级别不如他，可是，你怎么不去找他呢？问题就在这里，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而此时，郝本心正被折磨得难受，根本不知道段吉祥说了什么。段吉祥感觉很扫兴，“啪啪”两声，抽了郝本心两个大嘴巴，说：“我本来不想犯错误，你却为了钱勾引我犯错误，白白让你披了一张人民教师的皮！”又使劲掐郝本心小腹上的红痣，说：“肚皮上长红痣的女人是方人的！”郝本心此时头脑混乱，只觉得天崩地裂，房倒屋塌，两眼冒金星，大脑在急剧的轰鸣中出现空白，旧的都想不起来，新的也不记得了。段吉祥快速脱下自己的衣服，这时，郝本心却突然

“哇”一声呕吐出来，段吉祥不得不偃旗息鼓，他狠狠地说了一声：“郝本心！”然后狠狠踢了她一脚，穿上衣服就走了。

好一阵子，郝本心身上那股没法控制的劲头才熬过去。她自己挣扎着，费了好大劲才坐起来，揉着酸酸的两腿，像做了一个魑魅魍魉群魔乱舞的噩梦，疲劳极了，羞辱极了，恐惧极了。她用毛巾把身上和地毯上的秽物擦净，就跌跌撞撞来到洗手间尽情冲起澡来，边冲边咬牙切齿地骂道：“段吉祥，你这个流氓！”洗了好久，她才想起应该赶紧验证一下卡里有没有钱，不能让段吉祥骗了。于是，她快速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出门去了。她先到小区外面的自动取款机跟前划卡，见果真是一百万，便立马给庞麦花打电话，告诉她钱已经借到了。庞麦花正急得火上房呢，便说：“我马上去找你！”就打了的飞奔而来。两人一见面，都不由自主地一把将对方抱住，痛哭失声。当然了，哭的内容大相径庭。

当庞麦花拿着银行卡赶到医院时，薄哥达已经在范鹰捉身边坐等，正等得心焦。庞麦花满面春光地把银行卡交给薄哥达，说：“里面正正好好一百万，一分钱不多一分钱不少。”就在她和薄哥达交接的当口，范鹰捉运足了力气，“啪”给了她一个大耳光！庞麦花和屋里的马雨晴都吓了一跳，惊异地看着怒不可遏的范鹰捉，而薄哥达反应更快一些，他一把按住了范鹰捉的手，他怕范鹰捉再打第二下。

范鹰捉看着捂着脸的庞麦花，道：“虽是老夫老妻，我也要打你！你明白为什么吗？”庞麦花眼里滚着泪花说：“我明白。”范鹰捉道：“你明白就好！”

范鹰捉当着外人打庞麦花，当然不是因为庞麦花找郝本心借钱，逼着郝本心无端地受了一次侮辱，达成一桩肮脏的交易。而一旦他知道了郝本心为他作的牺牲，他会冲破一切禁忌和束缚，果断地与庞麦花离婚，立马娶了郝本心，因为他的心不能再被血淋淋地锯成两半了。那肯定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而段吉祥羞辱和作践一个比自己大好几岁的中年女人能得到多少快乐呢？相信他并没有什么快乐。他要的只是在心理上对范鹰捉的藐视以及一种征服了范鹰捉的象征意义。至少是我没征服你，但我征服了你的情人，就算差强人意我也是真正的胜利者！他借给郝本心一百万，连借条都不用打，因为他手里有郝本心的裸体照片，他几时找郝本心要钱，郝本心几时都会乖乖地把钱送来。再说，也许一高兴那钱就不要了。但那应该是范鹰捉倒台之时！

薄哥达把卡拿走以后，回到三柳就找采石场入了账。他想，别人谁犯了事谁顶着，而范鹰捉这边应该没问题了。

话说政府工作目标，在范鹰捉领导下，在柴大树和于清沙具体操作下，正在一项项落实。商业街是平川市中心的一条街，长约三千米，两侧的房子都是商户，解放后的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平川市的商业中心，别说在平川市，就是在全省，也曾经赫赫有名。但商业街两侧商户的房子却参差不齐，新旧不一。一些破旧的房子早该翻盖了。路边的大树也东倒西歪不成体统。马路上整日里烟尘滚滚，汽车、行人混在一起，杂乱无章。整治商业街真是刻不容缓！

平川市没有几个公园，有公园也远在市郊，跑一趟很不容易。市里的老百姓没有游玩的去处，大礼拜就只有逛商业街。偏偏商业街是那么一副脏兮兮、乱哄哄的破败样子，几十年前的风光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修一条高质量的商业步行街，功在当代，福及后人，抓住时机，立即上马，时不我待！为此，柴大树带着于清沙和市建委、商务委有关领导跑了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天津的金街。这三条步行街都修得很漂亮，为平川市提供了很多经验。尤其天津的金街与平川市更相像。于是，柴大树就打算按照天津金街的模式干：拔掉乱树，变为街灯；拆除破败门脸儿，重新盖新屋；所有的门脸儿都要装修，风格可以各异，但一家不装修都不行，那会“一个臭鸡蛋，毁了满锅汤”；路面全部铺上花岗岩条石，从此不再通机动车和自行车，变为步行街。届时，将引进“麦当劳叔叔”“肯德基爷爷”，加上哈根达斯、天使冰王、必胜客，还有北京的果脯、天津的麻花、上海的汤包，相信会为商业街增色不少！

问题出现了，有的商户拿不出这笔钱装修门脸儿怎么办？而市政府规定，装修门脸儿的钱要一家承担一半，就是说，市政府承担一半，商户自己承担一半。按说这么安排够合理的了，但仍然有人不同意。不同意的人里面有的确实有困难，有的就是想赖账，想软拖一下，最后等待市政府一揽子解决。而柴大树是个性格刚毅的人，他在电视讲话中强硬地说：“修建商业步行街是平川市的百年大计，不是开玩笑，不是过家家，谁掏不出钱装修门脸儿，好办，请你搬出商业街！把门脸儿让给别人！想赖账的，请你认清形势，放聪明些！我相信，装修一新的商业街会陡增商机，想进商业街开门脸儿的商户会排起长队，甚至找不到机会！”

市政府还规定,门脸儿外檐的装修设计,全部出自平川城建学院师生之手。谁家想别出心裁弄自己的,对不起,请你放弃。因为,城建学院的师生设计是有统一风格的,是让一家家不同特色的门脸儿构成一个完整的丰富多彩的商业步行街,最后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大的风格。但问题来了。商业街上的好几家商户拿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说自己也是请专业人员设计的,是为了体现自己经营风格的。那么,采纳不采纳呢?事情上报到市商务委——修建商业街的综合指挥部。而这些商户里更有一家根本就没请人设计,是就想保护原有风格。这是一家古玩店。门脸儿外檐是古旧风格的挑檐,红墙绿瓦,金色门框窗框,确有独特风格。老板是个三十五六岁的靓丽女人,号称商业街一枝花的颜如玉。颜如玉提出,她的门脸儿本来就是商业街最新、最独具特色的,还装修什么?而且,她原来的装修花了十来万,这个钱谁给补偿?就算有人给补偿,还要耽搁她的经营,造成经济损失怎么办?你们光想着“整体利益”,个体利益谁来关心?

颜如玉对综合指挥部发完牢骚,就跑平川医院找范鹰捉去了。她怎么知道范鹰捉正在住院呢?那是她在与指挥部的人打交道时候偶尔听说的。她买了一个花篮,一兜水果,口袋里揣着一沓自己门脸儿的照片,就找上门去了。谁知,在楼道里,却被一个漂亮女人拦住了。

这个漂亮女人自然就是马雨晴。马雨晴道:“我是一处处长,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吧,我会如实转达。”颜如玉道:“跟别人说解决不了问题,我就是要直接对市长说。”马雨晴道:“市长屋子是消过毒的,害怕带进病菌,这一点请你谅解。”俗话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颜如玉一下子如浇了一瓢冷水,顿时清醒了,她感觉自己只是个有俩钱的小人物,想见平川市的父母官十分困难。她没想破釜沉舟,也没想鱼死网破,但想给马雨晴加深一下印象。于是,她说:“女处长同志,不要以为当官就是一切,就可以高高在上,对老百姓的疾苦置之不理。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木头也有三分火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小心以后生出事端对你不利!”说完,颜如玉把买来的花篮和水果往地上一撂转身而去。马雨晴喊了她两声,她也没回头。

颜如玉回到店里以后就想,我如果不努力,至少损失了原装修的钱,十万块钱打水漂了。而挣这十万块钱需要花多大精力、费多大劲!平川市不是北京,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没有规模宏大的古玩市场潘家园;平川市也不是天津,没

有大量流散的古玩字画,也没有汇集南来北往货物的古玩街沈阳道;尤其没有上海卢湾区东台路那样的古玩重镇。平川就是平川,平川的古玩行要挣俩钱很不容易。

颜如玉是平川市纺织学院毕业的,本来学的是服装设计,但一直干古玩行的父亲突然身患癌症,留下一个古玩店撒手而去。颜如玉不干也得干,迫不得已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她从一开始不通到略知一二,从整个外行到基本内行,摸爬滚打,跌跌撞撞,摔了多少跤,走了多少弯路,赔了多少钱,只有她自己清楚。为了尽快磨炼出来,她一直拒绝婚姻,让追求者踏破门槛,并扬言不赚出一千万来决不结婚!但那又谈何容易?几年下来差不多闹成笑谈。她孤注一掷,不惜血本,重新装修了门脸儿,暗想这下子十年不用再往门面上投资了。谁知,没两年时间,修建整个商业街的宣传已然铺天盖地。而且,渐渐地使她最担心的问题露出端倪:重新装修,而且自掏一半钱。兜里已然空空如也。她不是百万富翁,目前根本没那实力。否则,怎么会在乎那区区十万块钱呢?如果咬咬牙,卖掉两件值钱的东西,重新再来一把,也不是不行,关键是她咽不下这口气。怕就怕这样。事能干,气不好忍。为什么中国人写那个“忍”字是在“心”字上面放一把“刀”呢?那就是说,不依靠强力是忍不下来的!

颜如玉要做最后的努力。她从店里拿出一个和田玉的玉坠,找指挥部的人去了。两个回合过来,她就把玉坠拱手相送了。结果对方很识货,长叹一声说:“唉,你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统一规划、统一行动的事,怎么能破例呢?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手机号,你直接找柴副市长试试。但你别说是我让你找他的!”

在一个平川这样的城市,要见一个副市长,是不是件容易事?可以肯定地回答,不是。不知道别的城市怎么样,反正平川就这样。颜如玉打通了柴大树的手机以后,恭恭敬敬地问:“柴副市长,我能见您一面吗?”柴大树生硬地问:“你是谁?”颜如玉道:“我是商业街古玩店的颜如玉。”柴大树道:“哦,就是不想装修那家,你有什么要紧事?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听柴大树那意思,是拒之门外根本不想见。颜如玉万分殷切地柔声说:“柴副市长,大家都说您是个体恤民情的好领导,在这我求您了!”柴大树似乎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就干脆地说:“这样吧,回头我让秘书找你一趟。”说完就把手机合上了。

转过天来,柴大树的秘书陈文蔚来了。这是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他的出

现,表明秘书小刘确实是被换下去了。陈文蔚来到古玩店见了颜如玉以后,一下子就被颜如玉的美貌迷住了。他情不自禁地长出一口气,暗想这古玩行当中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连女人都这么漂亮!其实,他是因为从来不逛商业街,因此少见多怪。商业街站柜台的美貌女人多得是,颜如玉只是更出众一些而已。干零售的都明白,要想门庭若市,一靠货物好,二靠站柜台的女人漂亮。越是台面大的商店,越是讲究这一点。

陈文蔚握住颜如玉的手始终不愿意松开,看着颜如玉的眼睛也直了,颜如玉忍不住大喊一声:“我的手已经被你抓疼了!”他方才放手。他刚接手小刘的工作不久,说话做事还透着拘谨。拘谨尚且如此,如果放得开,天知道他会怎么样!眼下他既想吃又怕烫着,于是,行为轨迹就扭曲变形,不伦不类。他对颜如玉说:“市领导让我找你一趟。其实,市领导不让我找你,我也可能找你,因为,我感觉,咱们俩有缘分。”颜如玉道:“咱们俩素昧平生,哪来的缘分?你要非说有缘分,那好,你就对柴副市长说去吧,我的门脸儿外檐不拆了!”陈文蔚道:“别急着说实质性问题,咱们俩先说说彼此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好不好?”颜如玉道:“不好!我又不跟你搞对象,谈什么印象不印象!”陈文蔚道:“我一看你的腰身就知道你是没对象的单身,你不知道,女人从搞对象开始腰就变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颜如玉道:“你说的这些我没兴趣,你如果再这么说,我就把你赶出去,我直接找柴副市长去!”陈文蔚忙说:“别介别介,咱们俩还没谈正事呢!”颜如玉重复道:“我的正事就是不拆门脸儿的外檐,如果非拆不可,就得给我补偿!”陈文蔚道:“你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咱们俩的开场白还没说完呢?要抖包袱不得先铺垫吗?不然包袱就抖不响。所以要铺平,垫稳……”颜如玉伸出手就把陈文蔚推到门外去,回手就把门插上了。然后,她就给柴大树重新打手机。

“柴副市长,您让一个饭桶找我干吗?什么都解决不了!我请您亲自露面!”

“这个,这个……”柴大树还真一时语塞了。见不见?见了解决不解决?不见面还好拒绝,见了面就不好拒绝,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体会。因为,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比如,发生对方送礼突然掏出银行卡,推推让让,弄得双方都很别扭;发生对方求情突然下跪,拉拉扯扯,弄得双方都很没面子;发生对方达不到目的突然撒泼就地一躺,甚至癫痫、口吐白沫……怎么办,见不见?柴大树一咬牙,见!难道她还有三头六臂不成?在全市的统一规划面前,个人利益该损

失就得损失,不然,一开口子,就不止一个古玩店,还会有十个乃至百个鞋帽店、服装店、照相馆、理发店、金银首饰店都不想拆外檐,整个市政府的工作就大打折扣,就要非议四起!

“好吧如玉姑娘,你来吧,我在市政府办公室等你。”柴大树合上手机。

见!还真见!颜如玉一时间竟愣住了。想不到市领导的门槛也不是那么高,也不是把老百姓拒之门外!但这么一想,她又有些不想去了。这不是给市领导添麻烦吗?至少人家得拿出时间应付你啊!有这个时间人家能干多少应该干的事啊?但不去自己的个人利益就保证不了。去不去?颜如玉思前想后,斟酌再三,去!一定要去!就冲市领导这份诚意,也应该去见一面。哪怕事情办不成呢!一个本分的底层老百姓就是这样的,对方给了自己面子,自己就有可能让步,如果柴副市长态度和蔼,循循善诱,她就拿定主意不再坚持,她也要给市领导面子。

于是,颜如玉来到后堂的穿衣镜跟前,给自己重新化妆。起初,她想化浓一点,暗想,男人么,都是爱美女的,化得越美应该越好。但又担心万一柴副市长是个口味清淡的男人呢?自己不是弄巧成拙了吗?她便洗了脸又重新化。然后就看自己的衣服,穿这身是不是合适?市领导喜欢不喜欢?便犹豫再三。结果三弄两弄就把时间耽搁了。那柴大树左等右等颜如玉都不来,便有些着急,就让陈文蔚给古玩店打电话。陈文蔚乐得屁颠屁颠的,急忙把电话打过去,说:“如玉啊,市领导要见你,你知道吗?”颜如玉道:“用你说?我正忙着呢!”便把电话撂了。其实,她想说我马上到,但她腻歪陈文蔚,就顺口摔打了他两句,谁知,事情闹翻了,陈文蔚转告柴大树,说:“颜如玉说她没时间。”

怎么?她明明急急切切想见我,怎么突然没时间了?是不是你这小子办事不力把人家气跑了?要么就是你拿大帽子把人家压跑了?总之,柴大树没往好处想。他“噌”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深入群众,走,跟我走一趟!”

勤政者

颜如玉万万没有想到柴副市长会亲自上门，竟一下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柴大树看了看她的门脸儿外檐，问她想要多少补偿，她神差鬼使地说：“不要了，不要了，不要给市领导添麻烦！实在不行我就离开商业街不干古玩店了！”这其实是她慌乱中的口不择言，也是突发奇想。如果损失太大的话，她还真就不想在商业街干了。人被挤到墙角的时候，往往反倒计上心来，她突然想撤下古玩店，去北京潘家园租一个台子，上那干去。而柴大树却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颜如玉对市领导失去信心了。

失信于民是柴大树进入领导层以后一直念念不忘竭力克服的问题。他坚信自己不是贪官，今生今世也不打算做贪官，既然如此，就要好人做到底，任何时候都不干失信于民的事。尤其他要和范鹰捉较这个劲，他不盼着范鹰捉也干失信于民的事，但他预料范鹰捉必定会失信于民，因为他不相信范鹰捉的人品。而自己则坚决地反其道而行之。他走进古玩店，来到后堂。看着一屋子满满当当的坛坛罐罐，他说：“如玉，你不要过早地失去信心，我们从来没说不给你补偿。你这个门脸儿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处理起来虽然没有参照，但会更便当。我先给你交个底吧——不会让你感觉吃亏，就是这话，具体给你多少钱，要在都装修完毕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争议都不存在了，也没人注意你了，就算我们给你两倍的钱，也并无大碍。”颜如玉当时就明白了，柴副市长是怕别人攀比乱咬。她说：“柴副市长，就按您说的办吧，我会守口如瓶，决不把市领导的决定随

便往外乱说；但我也没想要两倍，尽您的力量就行了。”柴大树拍拍颜如玉的肩膀说：“你真是懂事的好姑娘。那咱就说定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颜如玉点了点头，趁柴大树没注意，把一颗和田玉的玉坠溜进了他的西服口袋。

柴大树出了古玩店，就和陈文蔚在商业街便道上信步徜徉。放眼望去，商业街拥挤不堪、老旧破败，一眼望不到头。一辆“消化不良”的公交车喷着呛人的浓烟鸣笛而过，自行车和行人纷纷躲闪。他不觉发出感叹——商业街早已不堪其扰了啊！他站住脚从口袋里掏烟，却掏出一个和田玉的玉坠，不觉一愣，但他迅即便浮上笑容，把玩起来。那玉坠光滑洁白，微微发一点牙黄，非常纯净的籽料。他略懂一点行情，这东西没五千块钱买不下来。那好吧，暂时放在我这儿，做个信物，看我说话算不算数！这时他的手机铃声在口袋里响了起来，他急忙掏出来接听。

“柴副市长，是我，段吉祥。”对方说。

“什么事？”柴大树问。

“最新情况，薄哥达刚刚把一百万打进采石场账上，说是一位领导还的钱。乖乖，这可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不打自招啊！哈哈！”

“这有什么可笑的？人家这是争取了主动，比心安理得拿了钱不还要强得多！”

“您怎么还帮对方说话？我感觉这钱就是范鹰捉的，因为前几天范鹰捉的情人郝本心找我借过一百万，两相对照，不是严丝合缝吗？”

“郝本心怎么会找你借钱？她几时认识的你？”

“我早就认识她，只是她以前不认识我而已，前不久她找过我办事，就认识了，我们俩还跳了舞，那是个精明强干、办事老到的女人。不过身上已经有赘肉了。”

“你在她身上也下工夫了？”

“没错！这么难缠的女人都被我拿下了，而且拿得她舒舒服服，回味无穷！”

“无耻！你怎么这么跌份儿、没风度？难道我们只靠这个打天下？事情传到范鹰捉耳朵里，让他怎么评价我们？难道我们是一群无赖、流氓？我们既要打败对手，还要让对手服膺，而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我们！”

“柴副市长，你不了解女人，对女人就得这样。”

“算了，以后你少跟我提女人！有精力就多在上三路想问题，少在下三路用脑筋！”

段吉祥本想向柴大树表表功，却被抢白了几句，心里很不受用。但柴大树的话不无道理，他不能不听。既然希望他在上三路想问题，那好，本人的上三路也不是吃干饭的！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要让哥哥段吉顺写告状信，抖搂采石场的内幕，往各个部门寄，制造对范鹰捉不利的舆论。但转念一想，不行，投鼠忌器。前几天，柴大树刚刚处理了小刘，也给采石场还回去不少钱。如果段吉顺真把市纪委、省纪委招到采石场来，那就连柴大树也一锅烩了。不行，这是烂主意。那么，就只给市政府机关处室寄，让范鹰捉身边的人与他离心离德！好，就这么办！段吉祥想好以后便给段吉顺打了电话，如此这般作了安排。

几天后，市信访办和办公厅其他处室都收到了告状信。目的无疑就是为了扰乱人心。而且迅速达到了目的。一时间机关里沸沸扬扬，人们都在说范鹰捉收了采石场好处的事，而且触类旁通：“怪不得范鹰捉亲自跑采石场工作面，差点丢了性命，原来是在人家手里有短儿！”

而段吉顺的告状信是怎么形成的呢？他知道郭大姐手里的名单是杀伤性武器，怎奈被薄哥达拿走了。万般无奈之中，段吉顺想起了女会计，就对女会计说出了和薄哥达一样的话，要么说“英雄所见略同”呢，他是这么说的：“刘姐（女会计姓刘），我上任以后，咱采石场的老规矩一概不变，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所以，你得回忆一下，过去老场长都给谁发过奖金，今后咱们还照发不误。”

刘姐想了想，认为段吉顺说得有道理，不给有关领导和关系户发奖金，就有可能路越走越窄，最终断了来源。于是，她按照记忆，说出了一些人员。段吉顺掌握这个情况以后，就以刘姐的名义写了告状信，有选择地点出范鹰捉的名字，署名就是采石场会计刘某某。敢于署名，就给人情况属实的感觉，于是，机关里收到告状信的人无不信以为真。

而领导者全都没收到告状信，也就闭目塞听，成为最后知道消息的人。所以机关里消息灵通人士往往是下边的人。但并不是领导者一点信息渠道也没有。秘书长于清沙就在下面处室里有自己在亲信。他得到了告状信的原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范鹰捉参与私分国有资产竟达一百万，这可够了罪过了。他想了又想，最后拿着信跑到了平川医院，直接找范鹰捉去了。平川人有句

话叫“现浅子”，就是讨好巴结的意思，但都没“现浅子”的说法来得形象。于清沙现在就是现浅子。而且，这一脚正踢在裆上。也就是说，正把事情做到范鹰捉的心坎上。

范鹰捉见了告状信，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他庆幸自己决策正确，早早把钱退了回去，否则必然后患无穷。他还感谢薄哥达手疾眼快，做事麻利，全是城管干部的风格，说办事就连夜办，没处睡觉就蹲洗浴中心，现如今不是正缺这样的好同志吗？但话说回来了，没人追究便罢，如果有人追究，这就终归是个问题——你现在是把钱还回来了，却并不等于以前你没收过。谁的罪还是谁的罪，跑是跑不掉的。只不过处理起来会轻些，而想逃脱处理恐怕是做不到的。而且事情竟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影响相当不好。与其被动挨刀，何如主动交代，争取一个最佳结果？

范鹰捉当着于清沙就给省委书记魏天国打了电话，汇报了自己这一百万的问题，请示魏天国：是不是让省纪委书记抽空到平川医院来一趟？当时于清沙不知道范鹰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暗想，怎么不想补救措施却自投罗网呢？天底下还有这么愚蠢的领导吗？看起来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于清沙当然不知道范鹰捉非常了解魏天国，魏天国就喜欢范鹰捉这种敢于把自己撂火炉上炙烤的精神，而且魏天国也知道范鹰捉捐出很多砚台的事，对范鹰捉评价颇高。作为上级领导，对于下级干部主动承认错误，自觉纠正错误，断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魏天国立马指派省纪委书记开着车到平川来了。省城距离平川总共八十公里，一个半小时后，省纪委书记走进了范鹰捉的病房。当他把整个过程听了一遍以后，就说：“鹰捉啊，平川发生的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错不纠。你能及时制止事态发展，难能可贵。事情到此为止，剩下的事你甭管了，我们来摆平吧！不过你要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省纪委书记叫上平川市纪委书记，一起来到采石场，找女会计刘姐谈了一次话，说你的信我们已经看了，感谢你对上级领导的监督和帮助，但鉴于领导者把钱归还了，以后这件事就不要提了。咱们的政策是教育干部，挽救干部，不是把干部一棍子打死。谁知那刘姐一听这话就蒙了——自己几时给上面写告状信了？她连忙否认，说自己从来没写过什么告状信，自己的饭碗就是领导给的，感谢领导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告领导的状呢？但刘姐也是个聪明人，她回忆起

这些天好几拨人都找她问过去都给谁发了奖金,没错,自己被别人利用了!而且别人冒名顶替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告状信。她便对省纪委书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当时,省纪委书记什么都没说。刘姐的脸上写满诚恳,她一个小地方的女同志估计也不应该有这么多花活。省纪委书记不觉连连摇头,感叹三柳的事真是复杂。但复杂归复杂,工作该推着走还得推着走。省纪委书记连着在三柳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在采石场给段吉顺和职工们开的,另一个是在三柳县委给周明和薄哥达开的。总而言之,就是为范鹰捉恢复名誉挽回影响。

这个消息传到段吉祥耳朵里以后,他相当恼火,大骂哥哥段吉顺办事不力,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刘姐安抚住,让她做一下配合呢?现在明摆着让省纪委感到范鹰捉的对立面很下作不是?这等于无形中他又输了一招!而柴大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却暗暗高兴,因为这件事的结果是连他和小刘的事一起抚平了。

而有这把大伞罩着,周明和王如歌拿钱的问题也没人再提了。究竟他们俩拿没拿钱,谁都说不清。三柳县的工作眼看就走入正轨,采石场的工作也渐次铺开。段吉顺和薄哥达又开始琢磨如何承揽业务,推销花岗岩石料了。段吉顺自知在范鹰捉面前抬不起头来(其实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便竭力撺掇薄哥达帮他推销石料。薄哥达便说,现在范市长心正烦,要找准时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平川市信访办主任马万才到医院找范鹰捉来了。他是在于清沙领导下工作,怎么越级直接找市长来了?马雨晴拦住他不让进,他就跟马雨晴急了,在楼道里大声地吵闹,正在审看三大工程方案的范鹰捉听见后急忙把他喊了进来。他想跟范鹰捉说什么呢?

此时庞麦花已经不在医院值班了,一是因为范鹰捉已经可以拄着拐去厕所了,二是因为那一百万的事让他万分恼火,他现在懒得看庞麦花。

平川市信访办是个处级单位,一共八个人,隶属市政府办公厅管理。老处长马万才五十有二,干信访工作已经干了二十年。他原先是基层企业一个办公室主任,因为处理上访问题有一套,在市里的信访工作交流会上介绍过经验,于是被市政府办公厅看中选了上来。他在这个岗位上从科员熬到科长,从科长熬到副处,最后当了信访办一把手。成为平川市赫赫有名的重要角色。但有名归有名,这个角色的级别却并不高,仅仅是正处级。

范鹰捉把身前的一大沓案卷擦到床头柜上,与这个一脸愠怒、有些秃顶的

马万才握了下手。而马万才劈头就问：“鹰捉市长，你说我这个角色能不能再进一小步？比如，副局巡？”机关里的人都知道，副局巡就是副局级巡视员，没什么实权，但享受副局级待遇。范鹰捉先是皱了一下眉头，他对跑官要官的相当反感，但感觉马万才比自己年龄还大，他既然这么说，必有这么说的理由，就换了表情，呵呵一笑道：“马主任，你是杨子荣上了威虎山，必有见面礼奉送，否则你不会贸然提什么提职的事，对不对？”马万才道：“见面礼肯定是有，但咱先不提见面礼，单说我们信访办的工作有没有成绩——每日里，我们要化解多少矛盾？对有关单位要催办多少该办没办的事项？对即将形成的非正常进京上访、非正常越级上访、恶性群访集访、恶性闹访缠访，我们做了多少苦口婆心的工作，劝他们打道回府？对纠集在市政府门前的闹事的人哪次不是我们冲在最前面？那么，谁在直接领导着信访办的工作呢？一是你鹰捉市长，二是于清沙秘书长。但做具体工作的是谁？鄙人马万才啊！这一点鹰捉市长你承不承认？”

范鹰捉点了点头，马万才没说瞎话。但他嘴上没说出来。他不想鼓励公开为自己评功摆好的做法。马万才道：“多年来，我们坚持‘给当事人以尊重，回当事人以希望，还当事人以公正’的三原则，牢固树立‘护民权为己责，排民忧为己任’的意识，坚持‘四心、四不、三优先、二主动’工作准则，真心理解为民、诚心接待群众、公心化解矛盾……”范鹰捉对下属说套话没有兴趣，你平时写材料可以这么写，怎么连说话聊天也套话连篇呢？老实说，就连日常工作材料里的一是、二是、三是之类的他都非常反感，试问毛泽东曾经亲手写过的材料里有这些东西吗？于是，范鹰捉打断马万才道：“你也不是专职写材料的文字秘书，怎么养成了这么严重的职业病啊？”马万才呵呵一笑道：“鹰捉市长您别急啊，我话没说完呢——‘四心’就是接待群众热心，听取陈述耐心，解释问题诚心，宣传法律政策细心；‘四不’就是不要态度、不分亲疏、不推诿搪塞、不压案拖案；‘三优先’就是对集体来访并有不稳定因素的，情况紧急有危险苗头的，老年人、残疾人及带小孩的优先接待；‘二主动’就是主动与有关部门协调联系促进问题解决，主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信访难题。”

范鹰捉又点了点头，他不能不说信访办做了大量工作，否则不会形成路数形成方法，相信马万才这些路数和方法是在长期工作中归纳和参悟出来的，不会是抄来的、听来的，因为马万才已经年过五十，再好的记忆力他也不会如此

倒背如流,而且市政府的各部门里迄今还没发现如此博闻强记的人。

而马万才见范鹰捉点头了,他就更来情绪了,他说:“鹰捉市长,你一定要耐心听我说完,因为我们信访办的工作太不容易了,不跟你好好说说我就得憋出癌症来——近年来咱们平川市信访办和下边区、县、局信访办一起,健全完善了涉案信访预警机制、群访缠访处理预案机制、涉案信访流程管理机制、信访稳定协作机制和信访稳定工作考核机制。通过制度的修订完善,确立了‘日登记’‘月报表’‘季度分析’等具体措施,健全了信访预警、流程管理、定期答复、横向协调、处置预案、工作考核等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了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在受理、审查、分流、办理、答复等各个环节中的职责,明晰了各个岗位、各个环节的工作标准。”范鹰捉再一次点了点头,但说了一句让马万才不爱听的话:“你应该写成材料报给于清沙。”

马万才摇了摇头说:“鹰捉市长,我估计你对这些事情兴趣不大,怎奈我们天天在琢磨这个,在干这个,在这里,我冒昧地问你一句,市政府其他职能部门有哪个像我们这样工作这么认真细致,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还有经验呢?你能举出一个例子吗?市领导每日里能安心工作,知道背后都有谁保驾护航吗?老实说,除了公检法,就是我们信访办!”范鹰捉说:“这一点我没否认。”马万才继续说:“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那个小地方指挥了彪炳青史的三大战役,而鹰捉市长你抱着伤腿在平川医院指挥起改造旧城区的三大工程,我这个小主任不能不由衷佩服。但我也不能不告诉你,当一艘航船扬帆出海、乘风破浪、奔向目的地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天气、观察海流、躲避看得见的冰山和看不见的暗礁,尤其要有防御意外来船冲撞和海盗打劫的预案。这一点不知道鹰捉市长怎么看?”

范鹰捉想了想,便微微一笑,“你的话不无道理,不过,没这么严重吧?”马万才道:“你是说我危言耸听?今天我找你其实就是送这个见面礼来了,当然,送见面礼也是为我提职打场子——这个见面礼就是十八封告状信,现在就装在我的手包里。”马万才拍了拍抱在怀里的手包。

此时站在外间静听的马雨晴对马万才十分佩服又十分愤慨,这个马万才太张狂了,就算你工作有招法有成绩,也不能在范市长面前这么没上没下、没里儿没面儿吧?现如今不讲上下尊卑,不讲三叩九拜,可也得有个起码的尊重啊,范

市长不是一般干部，是堂堂的平川市老百姓的当家人啊！她真想冲进屋去，大声呵斥马万才。但没有范鹰捉的招呼，她不能进去。此时，她只能把好看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把自己白净纤细的手指捏得嘎巴巴响。只听马万才继续道：“这十八封告状信，其中六封是告你的，六封是告柴大树的，还有六封是告段吉祥的。其实，来信很多，我只是按比例拣出了这十八封，意在说明，眼下告状热点在你们三个人身上，三一三十一，各占三分之一。”

哦？是这样？范鹰捉扬了扬眉毛。他已经开始对眼前这个信访办主任感兴趣了。他既对告自己什么内容感兴趣，也对告柴大树什么内容感兴趣，对段吉祥的就更感兴趣。自从段吉祥被自己谈话谈下去以后，据说在企业干得不错，虽说好色的毛病没改，可城建集团的工作还是很有起色。那么，现在人们告他什么呢？难道是贪污了？而他的年薪很高，在整个平川市都是挂了号的，应该能够养廉了啊！但他不能急急切切找马万才伸手要这些告状信，那就太跌份儿，会助长马万才要官的情绪。于是，他说：“我对告我状的内容是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的。”他想引导马万才主动交出告状信。但马万才偏偏不上路，或者说识破了他的计策。

马万才紧紧捂住手包说：“鹰捉市长你现在很危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的软肋早已亮给对方，对方每击打你一次，你都会伤筋动骨一次，而且也危及生存一次，我说的对不对？”范鹰捉感到眼前的信访办主任还真不是等闲之辈。这个人如果走正路，确实是块好材料，如果走歪道，就会祸害无穷。他竟通过分析告状信看出范鹰捉这么多暗疾，这不能不让范鹰捉对他刮目相看。他放弃了打算看告状信的念头，只是一味引诱马万才说下去：“马主任，当领导的永远站在明处，告状的永远藏在暗处，这其实是不平等的。”

马万才低下头拉开手包的拉锁，范鹰捉以为他要掏告状信，却见他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喝水。暗想，这样最好，自己解决，因为自己不能下地给他倒水。但他觑见了马万才的手包里确实有着厚厚的一沓信件，又想这马万才真够吊人胃口的！而马万才喝完水把盖子拧上，又把保温杯放回手包，说：“对不起，鹰捉市长，我没问你喝不喝水，却自己喝了水。我知道这很不礼貌，但我不能不喝，因为我有糖尿病，现在我看你的时候眼睛都是模糊的。”范鹰捉心里便咯噔一下子，糖尿病基本没治，严重了就双目失明，肾衰竭，最后死亡。能维持

住不快速发展就不简单,于是急忙说:“我理解,我理解,你不用考虑我喝水问题,我每天喝多少水医生是有规定的——我只是已然理解了你这行的目的——希望能够在眼睛看得见、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再升半级。当然了,前提是你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市里工作的正常运转作出了很大贡献。”

人在身患重病的时候是容易被别人同情的。这个时候索要什么条件似乎也容易被人理解。但马万才是个耿直人,他不愿意因为被同情而仅仅接受几句好听话,他想要实质性的东西。而且,他也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在眼睛还能看得见、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再官升半级。而他的一身病难道不是因为干信访累的吗?但“累”这个字他说不出口,因为范鹰捉肯定比自己更累,自己累只是累在兢兢业业干工作上,而范鹰捉除了兢兢业业干工作不是还要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击吗?自己得的是糖尿病,那范鹰捉就砸断了腿,半斤八两,还让他说什么呢?所以,在范鹰捉面前,他不提累,只提其他更要害的问题。他继续说:“我从告状信里分析出现在市里分成了两条线,你这里一条,柴副市长那里一条,但还有一条副线,就是段吉祥那条。段吉祥显然是站在柴副市长一边的,但他的问题很多,只怕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范鹰捉感觉自己在被马万才牵着鼻子往前走,怎奈他急于知道马万才后边的分析,因为,马万才的分析是有根有据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他说:“愿闻其详!”

马万才再次掏出保温杯喝水,然后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隐私,有个情人也往往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没有历史原因的男女关系难听的叫乱搞,好听的叫红杏出墙或一夜情,而夹杂着金钱利益的叫卖淫嫖娼。情人就不是。情人可以为对方赴汤蹈火,舍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成全对方。我反对人们热衷搞情人,但我对历史形成的情人深表理解和喟叹。我说出一个情况来你可能会大吃一惊或吓一大跳:你的情人为了帮你凑上一百万还回应该还的单位,竟然委身他人。这个情况的证据,就是举报者知道郝本心的小腹上有两颗红痣。”

啊?怎么会这样?范鹰捉的脸腾地一下子就涨红了,心脏也怦怦怦急跳了起来。如果这时候摸一下他的脉搏,绝对一百八以上!难道说——郝本心——他根本就不愿意往下想。郝本心是他心里最圣洁的一方净土。本心啊,我的本心,怎么能,怎么能够这样?但他还是问了一句:“有照片?难道?”

马万才道:“没照片。谁都知道照片是可以拼接的,而且这种照片照相馆根

本不给冲洗,即使弄出照片来也不敢给信访办寄,因为信访办会给他们定上传播淫秽物品的罪名,这一点他们自然清楚。所以他们就依靠文字描述。当然了,举报这种事的人,很可能就是当事人自己,至少是当事人身边很贴近的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这样的——你的对手想在一百万问题上做文章,但没有得手,于是就在你的情人问题上做文章,而且不是一般的举报你有个情人,是对外说出你的情人的最不能见人的隐私,目的自然是想要你的好看——你的这么老铁的情人也被迫跟别人睡了!当领导的不是都要脸面吗?他就非要撕破你的脸面。而传扬这种事,一般老百姓不感兴趣,也不相信。谁最在意,谁最相信,谁最会在自尊心上受到打击?毫无疑问,就是你鹰捉市长本人!那么,举报者为什么不把告状信写给你本人呢?那不是同样让你受到打击吗?问题是那样会缩小影响面,会大大减弱对你名声的败坏和对你心理的伤害。举报者就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信访办的人知道你的隐私了,你就感觉自己一下子被扒光了。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范鹰捉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点了点头。过去毛泽东总说“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绝不是一句掩人耳目或虚与委蛇的话,应该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眼前的马万才,无疑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谁能说他不是英雄呢?至少此时此刻他在范鹰捉眼里就是英雄。范鹰捉说:“马主任,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马万才道:“这种信估计以后还会出现,我会让信访办的人见到就及时销毁。我以前无意中做了你最贴心的人,以后我会继续做这个贴心人,这一点请你放心,我的人品可以保证。中间我夹一句——我有可能再提半级吗?”

范鹰捉看着一脸殷切的马万才,只觉得百感交集。于公于私他都可以说出这句话:“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但他不愿意封官许愿。虽然没人相信他是个心地干净的人,但他自己确信自己的心地很干净。但心地干净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至清则无鱼”,于是,他说:“眼下你先把身体调养好,这是工作的本钱。我准备给你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可能比半级还要大。”

马万才脸上蓦然间便泛起红光。他再次掏出保温杯喝水,可是保温杯里的水已经喝净了,他便拿起地上的暖壶倒水,此时激动得竟把热水倒在了自己的

手背上，烫得“啊！”了一声。范鹰捉忙说：“慢慢来，慢慢来！”

马万才干脆把保温杯搁在床头柜上，敞着盖凉着，因为水太热，不能急着喝。他说：“反映柴大树问题的告状信，主要是说他拉帮结派，破坏平川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且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经常召集一帮铁哥们儿，吃吃喝喝不说，还开黑会研究怎么对付市长，是平川市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源头。而反映段吉祥问题的告状信主要集中在他经常策划对市领导的污蔑和陷害上。由此可见，柴大树或段吉祥，他们的帮派并不是铁板一块，里面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者。鹰捉市长，事到如今，哪里有《听不见的枪声》，哪里有《看不见的战线》，谁在《虎穴追踪》，谁是《羊城暗哨》，谁在传递《秘密图纸》，谁又甘做《铁道卫士》，你该明白了吧？”

马万才说的都是电影名，很早以前拍摄，“文革”后重映的。有国产的，也有引进的。都是反映好人和坏人斗智斗勇的片子。马万才和范鹰捉这代人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想当年他们都疯了一样争先恐后去买票看这些电影。可笑的是，现如今，那些虚构的故事和情节一再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真是“无独有偶”“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战斗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地袭用”。只不过，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范鹰捉现在已经不想看那些告状信了。知道意思就行了，再看一遍除了更生气没有别的。他和马万才郑重其事地握了手，然后就招呼马雨晴送送马万才。其实此时马万才并没想走。但马万才也是个会看事的聪明人，知道范鹰捉已经有些疲倦，便站起身向范鹰捉鞠了一躬，再点点头，然后才转身走出去。他刚一出屋，范鹰捉就从屋里喊：“带着保温杯！”马万才急忙返回身来，冲着范鹰捉呵呵一笑。

他前脚一走，范鹰捉就给刘百川书记打了电话。问他，市建委局级里面有没有空缺。刘百川道，没有。范鹰捉道：“你能不能想办法再安排一个，副局级就行，比如，副书记，纪委书记，都行。”刘百川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一听这话就知道里面有事，就说：“你等我一下，我去一趟医院。”就立马跑来了。范鹰捉和他没提郝本心的事，而只是说：“据刚才信访办马主任反映，城建集团的段吉祥问题很多，理应加强监督，尤其应该安排了解底细的人去承担这个角色，而马主任就非常适合，安排在市建委可以三天两头过问城建集团的日常工作和思想建设。下一步市政府就要在三大工程上投资了，这是平川市万众瞩目的百年大

计,万万不能出什么幺蛾子,所以,马主任去了以后工作会很累。”城建集团虽然也是正局级单位,但却在市建委管辖之下。刘百川感觉范鹰捉说得不错,而且等于支持自己市委这边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下来,说:“好吧,特事特办,再安排一个副书记好了!”

有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某个部门某个位置突然余出一个人来,按编制按常规应该没有这个人。产生这种疑问是正常的,因为人们不了解内情。而且,几乎没有了解这种内情的机会和可能。刘百川走了以后,就对马万才作了安排。

范鹰捉让马雨晴回家给他拿本书去,说,他想换换脑子,别人的书他不看,就看马雨晴写的书。支走马雨晴以后,他就给郝本心打手机,把她叫来了。庞麦花和马雨晴不在身边,范鹰捉搂过郝本心的脖子就吻住了她的嘴,足足吻了两分钟。两个人放开手以后,范鹰捉就突然哭出声来。郝本心急忙问:“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过不去的沟坎,哭什么?哭能解决么还是能解决六?”范鹰捉抽抽噎噎地问:“你为了一百万的事和别人上床了?”郝本心愣了一秒钟,然后语气坚定地说:“没有!绝对没有!造谣!无中生有!”范鹰捉道:“你的小腹上有两颗红痣,人家都写在告状信里了!”郝本心一听这话便大惊失色,连呼:“段吉祥,你浑蛋!你臭流氓!”接着也呜呜呜哭了起来。哭够了,郝本心率先抬起头来,说:“庞麦花真是惹祸精,让你做她的丈夫真是委屈了你!但你还不能太疏远她,她现在肯定正六神无主,你如果让她感觉极度自卑,向你或向组织上提出离婚,那就更影响你的声誉,更影响你在平川市站稳脚跟,当然也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范鹰捉对段吉祥侮辱了郝本心耿耿于怀,比侮辱了自己老婆更加不能忍受。当着马万才他不便发作,而在郝本心面前,他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本心,我爱你,一直都爱你,我会爱你到死,就是进了火葬场,我的心也属于你!眼看你被人侮辱被人捉弄了,我到死也咽不下这口气。我当不当市长都不重要,这口气我一定得出!否则我就不是男子汉!”郝本心站起身坐到了范鹰捉身边,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亲吻着他的脸颊说:“鹰捉,我知道你爱我,从二十多年前你写给我的《吃嗦了蜜的女生》我就看出来了。就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你给我的这份爱。那是你的初恋,当然也是我的初恋。一个人的初恋是可遇不可求的,是黄金也换不来的!这么多年来我不结婚或者说结不成,也就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你就把心放肚里,即使我被坏人侮辱一次,我的心还是干净的。怕就怕心灵被玷污。老实说,一百万这事使我的心灵在须臾之间产生了一念之差,我被逼无奈,为了你,其实也为了我自己,我牺牲了一次。但我敢于向你保证,今生今世,这种事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叫凤凰涅槃呢?我现在就经过涅槃变成火凤凰了。我看清了段吉祥的丑恶嘴脸,看清了围绕你的地雷和陷阱,看清了你面前的两条战线。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吗?打起精神,在做好防范的同时积极工作。不要想着报复,那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的作为。虽然侮辱女人的事是段吉祥干的,但失身的责任在我自己。因此,你要恨就恨我吧,我是个已经不再干净的女人!”范鹰捉扭过脸亲着郝本心的脸颊,说:“我不恨你,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一点如果我忘记了,就该遭天谴了!”

外间有了声音,范鹰捉知道马雨晴回来了,就推开了郝本心。郝本心站起身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做好人自有好报,相信自己,坚守自己吧!”郝本心说完就走出屋子,用一只手捂着半边脸跟马雨晴打个照面,点了点头就逃也似的走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眼睛肯定已经哭得红肿了。作孽的人可能正在幸灾乐祸,嗤笑别人的被辱。殊不知被辱者是怎样的悔不当初、痛不欲生。郝本心回到家以后就病倒了。在被段吉祥脱下衣服以后的那几天里,虽然想起来也很憎恶,但她感觉保护住了范鹰捉,自己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因此心地是坦然的。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种龌龊事连范鹰捉本人都知道了,自己在范鹰捉心目中的分量必然会大打折扣。尽管范鹰捉信誓旦旦地表示会永远爱自己,她也相信范鹰捉会这么做,今生今世不会再爱别人,但自己终归给他的心灵蒙上了阴影,那是一种钝刀子割肉的钝痛。让自己心爱的人心里难受,比让她自己心里难受更加痛苦。郝本心病得很重,发了四十度的高烧,躺倒在家里。学校后勤科长带着人跑前跑后照料着她,耗费很多时间,学校的改扩建工作也一度受到影响。

刘百川在和马万才做例行谈话的时候,马万才提了个条件:“刘书记,我知道领导这么安排我的用意,为了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请求组织上让我兼任市建委的副主任,反正都是副局级。我如果不兼任副主任,就介入不了具体业务,过问业务问题就会被认为越线了,这就抓不住业务领域里的一手问题,而

我恰恰不想只当个靠二手材料做工作的领导。”

刘百川感觉马万才确实是个想干事不想混的干部。一般来讲，年过五十的副局级是没有这么大干劲的，甚至有的人一提成副局级，就立马放缓了工作速度，一副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架势。而副局级以上干部只要上来就下不去，除非你出了大问题。刘百川想了想就对马万才说：“我尊重你的意见，但这事需要研究一下。”马万才表示理解。事情就暂且告一段落。马万才便去上任了。

临走，他和新提起来的信访办主任小赵喝了一次酒。按说，糖尿病人是不能喝酒的，尤其不能喝高度酒，但那天马万才为了制造氛围，特意点了高度茅台。三杯酒下肚以后，两个人谈兴浓了起来，他问小赵：“兄弟，你对鹰捉市长的事怎么看？”小赵也是个聪明人，知道现在马万才已经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赏识，就顺情说好话：“那还用问，造谣呗！”马万才道：“你没说心里话，来，喝酒！”就继续跟小赵干杯。又是三杯酒下肚了，小赵更加兴奋了，说：“甭管真的假的，我对郝本心的所作所为非常佩服，我这辈子要有这么个情人，我立马离婚，官不要了也得娶了郝本心！”马万才道：“这么说你还是相信了，你要永远记住我的话，那不是真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混乱。我已经去过医院，跟鹰捉市长做过深谈，鹰捉市长承认和郝本心有过情人关系，但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而且告诉我，郝本心肚皮上根本没有那两颗红痣。”小赵愣了一下，点点头说：“造谣的人真可恶！以后见了这种信立马销毁！”马万才道：“对！这才是你信访办主任应该做的！”

有空闲

平川理工大学在大四学生中搞了一个理想主义教育活动——让学生走访一个自己认为最佩服的人,并写出自己应该向这个人学习什么。字数八千至两万。凡写得好的都会有奖,最高奖是毕业后留校。当然了,那会寥寥无几。不过,吸引力还是蛮大的。曾经和柴大树交过一次手的女生王爱妮想起了柴大树。千万不要以为王爱妮这样的女子眼睛只盯着下三路,不是的,她也始终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她并不想毕业以后再去洗浴中心那种地方。现在她已经在电视上认识了柴大树,知道他是个市领导,而且就是自己的女同学柴静的父亲。这样最好,自己肯定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自己找上门去他肯定不会拒绝,因为她是他遵纪守法、守身如玉的见证人,他会为此高看她一眼。于是,她委托柴静出面说服柴大树,无论如何安排一次见面。柴静当然不知道父亲曾经在洗浴中心与王爱妮见过一次,否则决不会管这种事。她告诉王爱妮,两天后父亲去三柳采石场,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即使说不上话,看看他怎么走访工作面也是很难得的。

任味辛自从来到三柳,和薄哥达交上朋友,就一直没离开三柳。他一方面在写关于薄哥达的报道,另一方面就悄然摸索采石场与市领导复杂关系的内幕。自然,写文章不是他的强项,因此,很让他费神,但他也不气馁,回头找人润色就是。而要走进采石场就非常困难,因为采石场现任场长段吉顺软硬不吃、

汤水不进，断然拒绝他的采访。当他听说柴大树要到三柳看采石场来，便立即警醒起来，他要通过县长薄哥达，打通段吉顺的关节，事先蹲在采石场守株待兔，务必看看柴大树怎么表演。

柴大树是个记大仇的人。记大仇的人轻易不表露。他在段吉祥面前虽表示支持他们，但并不表示自己反对范鹰捉。这就让人很难抓他的把柄。他在家里也如此，从来没说过范鹰捉的不好。因此女儿柴静在看市领导的时候，就不带框框。这正是柴大树的意图。他不想让自己的夙怨左右孩子和身边的人，当然了，如果孩子和身边的人看出了范鹰捉的问题而反对范鹰捉，那他决不拦着。他对老婆马萧萧也是如此。早年马萧萧不明不白，还在别人帮助下去了德国，他内心充满了酸楚。但他隐忍大度不计前嫌，待两年后马萧萧回国工作，他便设法与她改善了关系，还生了女儿，使生活走上了正轨。

为此马萧萧非常敬重他，与往日关系甚笃的武苍穹也不再来往了。而他也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报复了所有看笑话的人。你们不是想看我老婆乱搞、我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吗？我们会慢慢改善，最终让你们的愿望不能实现！我们既不离婚，也不打架，更不满世界张扬。当然了，因为马萧萧的说不清道不明他实在气急了也打过马萧萧，但也仅只一次，以后就决不再打。可以说，柴大树的隐忍精神在机关里堪称第一。你们说我戴着绿帽子，那就戴好了，无所谓。不是别人让我戴，是我自己的老婆。老婆虽然让我戴了绿帽子，可是老婆的一切仍旧是我的。而随着家庭生活的逐步改善，呈现在女儿柴静面前的就是一个崭新的生活画面和幸福的生活背景。柴静的心地没有扭曲。柴静不知道家里的过去。柴静很爱爸爸和妈妈。这不正是柴大树所希望的吗？

柴静感觉自己写自己的父亲，固然十分便当，但透着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意味，很难取得高分。她想走访范鹰捉。因为她觉得既然范鹰捉是市政府的一把手，自然是比父亲干得更成功的人。因而也会更风光无限一些。自从有了这个想法，她就开始积极筹划，想了很多见面方式，最后选中一个最出其不意的；访问的题目也草拟了一大堆，最后选取了最吸引人眼球的三个；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筛选了，竟没有适合面对范鹰捉的，因为自己要给对方留下既阳光灿烂、青春靓丽，又沉稳大方、颇具职业感的良好印象，最后，她不得不转服装店去了。

一个副市长的女儿,想在毕业后找到好工作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便当事吗?柴静不这么想。她很新潮,不是穿着新,而是思想新。凭借父亲的关系找工作,反映不出自己的魅力和能力。不到万不得已,她决不会在就业问题上向父亲张嘴。柴静是不是脑子有病?不是。她从网上看过太多领导干部谋私被曝光的狼狽相。她担心因自己无能而使父亲以反面角色在网上传播。最关键的,还是她想展现自己,想看看自己在就业问题上究竟能力几何。也许柴静的想法显得稚嫩,但她就是这么想的。

王爱妮事先来到了三柳,她很聪明,毕竟是大学生么。她首先找到了采石场的段吉顺,向段吉顺递上了系里的介绍信,说明了自己的打算。段吉顺本来不同意外人在采石场这种场合见柴大树,害怕万一出什么岔头,比如出了范鹰捉砸断腿事件,当然那也是极端巧合的事,不过影响就非常不好。老场长因为死了于是万事皆休,如果没死,他得承担多大的责任——你为什么要把市领导领到非常危险的工作面上去?他不同意王爱妮在采石场采访柴大树。

此时,王爱妮就拿出了媚劲儿。她先把段吉顺办公室的门插上——其实是她不了解情况,即使不插门,段吉顺的办公室也没人进。她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就杵到段吉顺嘴里,动作相当亲昵,段吉顺暗想现如今的大学生怎么这么开放?他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王爱妮已经扑进他的怀里。段吉顺和段吉祥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身在三柳,职位也不高,没有段吉祥那么多沾花惹草的机会,不是他不喜欢女色。而此时他的欲火被点燃了。

虽说年已六十,身体不大给劲,但心气极高。尤其第一次面对这么年轻的女子,他断然删减了过程而迫不及待地直奔主题,一把就将王爱妮的腰带解开了。这时,王爱妮突然按住他的手,提了一个问题:“段场长,你能不能满足我在采石场的几个要求?”段吉顺问:“你想提什么要求?”王爱妮道:“一、给我五千采访补助;二、管我一顿好饭;三、安排我站在柴副市长身边。”段吉顺道:“穷事真多!”他不得不放开王爱妮,回身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来,面露难色地说:“我刚上任还不到一个月,工资还没发过一次,可能不够,我一会儿给你写个欠条吧。”王爱妮见那沓钱也就两千,便根本不接,说:“你几时有钱再说,打白条的事我不干!”

而段吉顺一看见王爱妮的细皮白肉便两眼冒蓝光，一切伦理道德、做人底线、领导操守全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急不可耐地说：“我就欠这几天也不行吗？”王爱妮道：“一天都不行！”段吉顺“扑通”一声就给王爱妮跪下了，说：“妮子，你别把钱看这么重，我是爱你的！”王爱妮哈哈大笑：“你找乐儿吧？你比我爸还大好多呢！”段吉顺道：“你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生活从认识你才刚刚开始，以前只是盲人瞎马，没有生活质量。”便强行抱住了王爱妮，这时，门外一阵汽车喇叭响，跑了一层灰土的一辆黑色奥迪驶进了采石场。

柴大树下车了，身后跟着陈文蔚。段吉顺一溜小跑迎上去，任味辛和王爱妮紧随其后。段吉顺屁颠屁颠地向他们介绍：“这位，是报社的记者任味辛（他有意隐去了“青年报”三个字，因为他感觉分量不够，不如模糊一下）；这位，是我的业务助理王爱妮。请领导先到会客室坐一会儿吧！”柴大树与任味辛是第一次相见，便握了下手，表示礼貌。而对王爱妮，则一眼就认出她姓甚名谁了，本想撇开她不理，但揣度王爱妮既然改弦更张，改邪归正，也没有歧视她的必要。只是对她假借一个业务助理的名义感觉十分可笑。仅此而已。便也和她握了下手。而王爱妮诡谲一笑，抓住柴大树的手不松开，柴大树只能假装亲切地摇一摇，方才甩开。

王爱妮是怎样一种人呢？说白了就是抱定靠女性魅力吃饭的人。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她知道女性的魅力是个无形杀手，用武之地广阔无边。简单的是，她刚刚二十出头，想事做事还透着幼稚，玩一个小把戏很容易让人一眼看穿。

柴大树没像范鹰捉那样，一上来就先奔工作面，而是客随主便，听从段吉顺的安排。而且，他也知道段吉顺是段吉祥的哥哥，有点回娘家的亲切感。几个人便一起来到会客室。此时，采石场的办公室主任——一个五十岁的面目和善的老大姐悄然出现，给大家沏茶，递烟，上水果。

柴大树点上烟，扫视了一眼屋里，见四周贴着墙壁摆放的全是角钢货架，货架上是形制不一的各种石材石料。柴大树问：“咱三柳主要出产什么石料？”段吉顺道：“花岗岩。”柴大树又问：“花岗岩有什么特点和用途？”段吉顺道：“花岗岩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建筑材料。我们常常说谁谁头脑僵化，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就是形容花岗岩的坚硬。花岗岩确实是坚硬的，只要用铁锤一敲打

就立马会冒出火花。而且,花岗岩不易风化,颜色美观,外观色泽可保持百年以上。由于其硬度高、耐磨损,适合建筑房屋、道路、桥梁,现在被广泛用做高级建筑装饰工程,也是露天雕刻的首选之材。咱们国家自产的天然花岗岩约有 300 余种,其中有四川的四川红,广西的岑溪红,山西的贵妃红、橘红,内蒙古的丰镇黑,河北的中国黑,山东的将军红,河南的洛阳红等。而三柳的花岗岩主要是灰色,包括古典灰麻、乔治亚灰、小碎雅灰、灰芝麻等,都是做地铺石、方块石、道缘石的上选。市里的三大工程可以任选一种。”柴大树哈哈大笑,说:“很会推销啊!就冲你对业务背这么熟,可以考虑!不过,最后还要上常委会由班子定。”

真给人希望,让人期待,吊人胃口!这是王爱妮对柴大树的印象。

柴大树很会说话,或者说,很会买好儿。这是任味辛对柴大树的印象。而且,任味辛还听出了另一层意思:柴大树还很会推责任。

柴大树站起身来,走近货架,细细观看石料,用手轻轻抚摸一阵,再弯起手指敲一敲,说:“手感不错,是不是很脆?”段吉顺道:“有一点,但也不是很脆,坚硬的石料往往就脆,但不坚硬的石料就禁不住磨。做地铺石不是要天天被成千上万的人用鞋底磨吗?”柴大树便点点头,然后从货架上搬起来一块最小的道缘石,掂了掂再放回去。此时,王爱妮感觉柴大树真够细致入微的,似乎要吃透石料的每一条纹理,于是油然产生几分敬佩,紧紧依傍在柴大树身边。而任味辛却感觉柴大树真会做戏,不懂装懂,装模作样,于是生出几分鄙夷,远远躲到了一边。不同的人因为年龄、阅历和出发点的不同,会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

秘书陈文蔚感觉看石料十分无趣,便退到门口没话找话问任味辛:“哥们儿,哪个学校毕业的?”任味辛想了想道:“北大中文系。”暗想如果我说是平川大学毕业的,没准他就会问我里面的谁谁你认不认识?说错了不就让他见笑?找那麻烦干吗?谁知,陈文蔚实在感觉无聊,就继续问:“北大中文系是不是有个专讲金庸的孔庆东?”任味辛道:“对,还有张颐武、曹文轩。”便急忙离开陈文蔚挤到柴大树身边,暗想,再接着说就该露馅了,因为他只知道这一点。

柴静打定主意以后,就在家翻出父亲的《备忘手册》——平川市政府每年都印一本《备忘手册》,里面登载着市政府办公厅领导和各处室负责人的电话,

还登载着各区县局、国企大集团领导的电话以及外市外省政府部门电话。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柴静知道平川市政府机关里与范鹰捉对应的处室就是一处，便把电话打了过去。结果一处的人给她一个马雨晴的手机号，让她有事找马雨晴联系。柴静便顿生一种有趣的神秘感，想来要找市政府的人们办点事就如同捉迷藏啊？她便笑呵呵地继续给马雨晴打电话。长这么大以来，柴静的生活始终是风调雨顺、阳光灿烂的。她比王爱妮更加简单，感觉生活本来就非常美好，生活得差一点儿的人只是因为努力不够，但也肯定会越来越好。要么电视、报纸天天说“太平盛世”呢！事有凑巧，当她给马雨晴打手机的时候，还真一打就通了，而且马雨晴也同意她现在就可以到医院来，还详细告诉她，是住院部八楼，坐电梯要坐最边上那部，那部是医用的，人少、干净。

因为最近范鹰捉非常烦躁，在听了信访办主任马万才的一番话以后，范鹰捉打定主意要跟庞麦花离婚。他越想越觉得郝本心可贵，他对不起郝本心，他欠郝本心的这笔账今生今世都还不清；他越想越觉得庞麦花可憎，想当初自己怎么就走火入魔、鬼迷心窍娶了她呢？这两个女人在他的心里打架，把他的心挣得四分五裂，鲜血横流。当然了，他必须稳住心神，不能时时想这些烦心事，他得研究方案，需要紧张思考，因为说不准几时副市长们和于清沙就会跑来问结果要指示，范鹰捉必须事先把问题考虑成熟了才能对他们开口，累不累马雨晴最清楚，围绕范鹰捉的这些乱七八糟事哪一件不让人糟心？别说范鹰捉本人，就是马雨晴这个旁观者都快要崩溃了。这就如同拧得过紧的琴弦，已经不是个调儿了，再使劲就必断无疑！她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会让范鹰捉放松一下。她心急如焚，嘴里溃疡很厉害，从来都光洁如玉的细嫩脸颊也开始长痘痘了。这时一个理工大学的大四女生要走访范鹰捉，让她心里一动，从那姑娘的口气，能听出是个很开朗很乐观很单纯的孩子，这很好，见一见肯定会对缓解范鹰捉的情绪有帮助。于是，她就擅自答应下来。最近，类似这样的事她已经做了好几次主，范鹰捉都没反感。说明两个人磨合得不错，也说明马雨晴善解人意。

柴静进屋以后，首先看到了美貌矜持的马雨晴，先就在心里舒坦了一下。暗想，大机关里的人都是精英，理应才貌超群。而自己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何其骄傲和自豪！两个人在外间坐下了，柴静突然说：“最近平川市公安局姓名查询系统爆出最雷人的人名，你听说了吗？”马雨晴道：“没有啊，说说看。”柴静

道：“刘产，赖月京（还是个男的），范剑，姬从良，范统，夏建仁，朱逸群，秦寿生（亏他父母想得出来），庞光，杜琦燕，矫厚根，沈京兵，杜子腾，而排名第一的叫史珍香。”马雨晴立即捂住了肚子，她不敢大笑，怕惊动了范鹰捉。把柴静叫来与范鹰捉见面不是正当其时吗？

马雨晴对她说：“再说几个，再说几个！”柴静想了想道：“我再说个字闷儿吧，你听过吗？”马雨晴道：“我整天忙死，哪有时间听这些？”柴静道：“你听好——‘比’对‘北’说：夫妻一场，何必闹离婚呢！‘巾’对‘币’说：儿啊，你戴上博士帽，也就身价百倍了！‘尺’对‘尽’说：姐姐，结果出来了，你怀的是双胞胎！‘臣’对‘巨’说：和你一样的面积，我却有三室两厅！‘晶’对‘品’说：你家难道没装修？‘吕’对‘昌’说：和你相比，我家徒四壁。‘木’对‘术’说：脸上长颗痣就当自己是美人了？‘叉’对‘又’说：什么时候整的容啊？脸上那颗痣呢？‘凹’对‘凸’说：哥们儿，眉头上怎么起那么一个大包，打架啦？……”马雨晴压抑着笑声打断了柴静说：“小丫头，你真厉害！哪天我请你吃麦当劳！”

待马雨晴带柴静进入里间，却见范鹰捉正在闭眼小憩。眼前这个市长把雪白的被子盖到了胸口，被子上堆满图纸案卷，蓝白条的病号服衬托着一张腮帮子刮得剩下青碴的四方脸，看脸膛剑眉飞扬、鼻直口方、睡眠安详，看耳轮则异常浑圆饱满——柴静听人说过，官员的耳朵都这样，那是福禄寿的象征，而演员的耳朵就尖耳垂的居多。她按照马雨晴的指点坐在了范鹰捉床边的凳子上，细细观察，暗自佩服。

范鹰捉蓦然吧唧一下嘴唇，睁开了眼睛，于是，看见了身边的柴静，急忙伸出手来：“哈哈，对不起，我打了个盹，你就是柴静？”柴静笑呵呵地与范鹰捉握手，接着，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了久经考虑的话：“范市长，您是咱市的父母官，又是三大工程的总指挥，每日里殚精竭虑，住院也不耽误工作，是不是很累？”范鹰捉道：“肯定很累，但乐在其中。”

柴静微微一笑，又问了第二句：“您与副职关系怎么样？怎么不让他们多分担一点？据说有的副职很懒，支支动动，拨拨转转，特别是常务副市长柴大树，既优柔寡断又刚愎自用，与他们合作是不是更累？”范鹰捉突然眼睛一亮，仿佛面前摆上了一盘好菜，没有挑战性的问题便不提神——柴静的话就是陷阱，稍不注意就会掉进去！他拍拍柴静的手背，说：“我和副职关系很好，我信任他们，

对他们的工作很放心，他们也支持我的工作，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他们都愿意多为我分担一些工作，但大家的工作是有分工有合作的，既浑然一体，又泾渭分明。也就是说，在政府机关这架庞大机器上，大家都是完好的部件，承担着各自的职能，保持着机器的运转。而柴副市长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他是咱政府机关里最称职也最辛苦的一位领导，我很喜欢他！”

柴静摇摇脑袋说：“您滑头了？”范鹰捉道：“绝对没有！”柴静点了点头：“我感觉您有点言过其实，但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下面，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不许撒谎——”范鹰捉道：“你甭问了，我替你问吧——喜不喜欢女人？对不对？”柴静真诚地咯咯咯笑了起来，两只眼睛变成弯月，嘴角的两个酒窝十分好看。范鹰捉继续道：“我当然喜欢，不然我怎么会应时到节地找对象结婚呢？女人是我人生的另一半，没有女人我的生活不可想象。但我也不会滥情，不是见一个就爱一个。这一点我和你父亲没有区别。”

啊？我父亲？柴静一下子就愣住了。她明明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对马雨晴没说是谁的女儿，只说是理工大学一个大四女生，难道自己脸上有什么特征吗？只听范鹰捉道：“你就是你母亲马萧萧的活脱脱的一个影子，你一笑，你母亲就站在我跟前了，而且你姓柴，明摆着是柴大树的女儿。我如果说错了，一会儿我就请你在这屋里吃盒饭！”柴静又咯咯咯笑起来，说：“真小气，才请人家吃盒饭！怎么也得四凉四热凑一桌啊！”

接着，柴静说出了自己走访范鹰捉的意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范鹰捉信誓旦旦道：“好办。别人找我可能我没时间，你找我我就有时间。”柴静突然红了脸，说：“范市长，你只许把我当孩子，不许当女人喜欢，我在你眼里是中性，不是女性。可以吗？”范鹰捉哈哈大笑：“当然可以。不过还是实事求是的好，因为你是女性，我就多一层对你的喜欢，这一点你能否认吗？”柴静的脸涨得更红了：“我不想让你露出你的另一面，你还是消消停停地拿我当孩子吧！”范鹰捉道：“看你吓的，你看不出来我在逗你？”柴静咬着嘴唇一把握住了范鹰捉的手使劲摇着。此时此刻她对他的感觉好极了。那是一种似父辈又似兄长的感觉，不，她突然有点头晕目眩，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了！

走出病房，马雨晴拥着柴静说：“谢谢你给范市长带来了欢欣，你真是个好姑娘。一会儿我把三大工程的基本方案和范市长的一些意见复印一份给你，对

你写好范市长会有帮助。”而柴静亦非常满足，脸上热热的连连点头。马雨晴回到屋里以后问范鹰捉：“范市长，那个姑娘真是柴大树的女儿？”范鹰捉道：“绝不会错。”马雨晴道：“可憎的人的孩子还是不错的，但愿孩子不要继承父亲可憎的一面。”范鹰捉道：“谁知道呢！”

晚上，柴静回到家里，实在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就对柴大树表露了心迹：“爸，你说，什么样的男人最可敬？”柴大树不假思索道：“那还用说？焦裕禄那样的心里时刻想着群众的干部最可敬。”柴静想了想又问：“爸，什么样的男人最可贵？”柴大树又不假思索道：“雷锋那样的天天想着助人为乐、公而忘私的人最可贵。”柴静感觉自己总是说不到点子上，如同隔靴搔痒，于是就更进一步：“爸，什么样的男人最可爱呢？”

问完这一句，柴静就感觉脸上微微发热，而心里却痒痒的。柴大树此时听出端倪了，自己的女儿却原来在闹恋爱了。她这个岁数是应该介入爱情的时候了，早介入就早成熟，早介入就可以借年龄优势挑挑拣拣。想当年自己一根筋认准了马萧萧，不就因为没有挑拣而酿出那么多不快吗？但因为是初恋，就应该慎重。于是，他问柴静：“你爱上谁了？能不能说说？”柴静腾一下子红了脸，说：“爸你别瞎猜，我在问你问题呢！”柴大树便告诉女儿：“要说一个男人是不是可爱，有两条基本标准，一是他要具备爱你的条件，二是他要真正爱你。有了这两条，他就是你最可爱的男人。”柴静道：“爸，你过于清醒，过于冷静，因而也就显得势利了！”柴大树道：“孩子，你这个年龄的女子最容易耽于幻想，这是最要不得的，弄不好就上当受骗！”柴静听了这话便撇了撇嘴。暗想那个人是平川的父母官，连你都受人家领导，能骗我什么？我有什么值得人家骗呢？

吃完晚饭，马萧萧在看电视，柴大树在书房思考三柳的事，而柴静就在自己的屋里拿出了一卷马雨晴给的复印件，摊在床上。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是对范鹰捉敬佩不已。敢情一个市长要思考那么多事情啊？那范市长是学什么专业的？怎么什么都懂啊？

这时柴大树突然进了柴静的房间。因为他感觉柴静今天不太对头，肯定是有事瞒着自己。他冷不丁瞥见了床上的复印件，那是他翻看过多少遍、早已耳熟能详的东西，于是便严肃起来：“柴静，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柴静道：“爸，你甭管，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柴大树道：

“这些东西除范鹰捉手里有，就是于清沙手里有，再有就是我手里有，你说实话，你是找于清沙要的还是……”柴大树懒得说下去，因为他不愿意往范鹰捉身上联想，自己的女儿是如此阳光灿烂，怎么会和一个半大老头子搅到一起呢？再说了，跟谁搅也不能跟范鹰捉搅！那等于是打自己这个做父亲的老脸！男人的逻辑思维总是很强的，柴大树一下子想到了柴静的话“什么样的男人最可爱？”毫无疑问是柴静看上范鹰捉了，是不是爱上了那不好说，至少是看上了。而范鹰捉就正是个善于招蜂引蝶的人！啊，太可怕了！祸水竟然引到自己家里来了！老天爷啊，这太不公平了！那范鹰捉怎么就那么缺德呢？已经砸断了腿难道还不知趣吗？

柴大树对柴静有史以来第一次发了火：“柴静，你如果不说出这些东西的来源，我就把它们都撕了！”那柴静长这么大从来没遭父母呵斥过，根本不相信父亲会动真格的，就撒娇一样把脑袋一梗，拒不交代。柴大树二话不说，抓起复印件刷刷刷就都撕了，弄得满地都是纸屑。啊！这个情况是柴静根本没有想到的。她感觉，父亲撕掉的是范鹰捉的可贵又可爱的一片心。她不能接受这一切。她的心脏急剧跳动。两手也微微发抖。两行热泪再也控制不住，汩汩而下。父女俩谁都不再说话，似乎已经知己知彼。柴大树愤愤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而柴静穿起外套就出门了。

本来，在三柳采石场待了多半天，柴大树的心情就非常不好。此时让柴静闹得越加烦躁不安。在三柳，当他站在山下仔细察看工作面的时候，眼前曾经回放了想象中的山体滑坡砸死了老场长、砸断了范鹰捉的腿的镜头，当时他感觉不可理解。怎么会这么巧呢？早不滑坡晚不滑坡，偏偏范鹰捉来视察工作就出现滑坡？他蓦然间便心生一念：人们都知道自己是范鹰捉的对立面，别再把账记在自己头上吧！自己即使再怎么恨范鹰捉，也没想砸断他的腿啊！

就在他浮想联翩的当口，站在他身后的任味辛说了一句话：“范市长真了不起，这么危险的地段竟然上去了，腿虽然被意外砸断，但虽伤犹荣！这样的领导真是太少见！”当时柴大树心里很生气，这不是守着矮人说短话，明摆着在奚落自己吗？谁知这时身边的王爱妮又加了一句：“咱们是不是爬工作面上去看看？柴副市长，咱们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柴大树一时间对王爱妮相当愤

恨。但他却不敢尝试,不敢像范鹰捉那样也上山走一遭。惟其如此,心里便越加别扭。

他站在那里十分尴尬,走不是,挪动也不是。而王爱妮本来就是想看柴大树出色表现来的,她迫切希望柴大树能有所表现,当然她不知道工作面上曾经砸死过人,曾经砸断了市长的腿。于是,她没轻没重地揶揄说:“柴副市长气壮如牛,却胆小如鼠!看我自己怎么上去的!”说完,就率先向山上爬去。柴大树整个被晾在那儿了。心里那个气啊,暗想段吉顺怎么找了这么个着三不着两的业务助理?但当他回头看段吉顺时,发现段吉顺正以极度欣赏的目光,笑盈盈(多半是色迷迷)地望着王爱妮的背影!

这还不算,中午吃饭的时候,段吉顺安排大家在三柳县城里一家不错的酒馆。最后落座的除了增加一个薄哥达以外,上午一起参观采石场的几个人悉数在座,而且,段吉顺还把王爱妮安排在他们两个男人中间,仿佛这个有着不良记录的女子倒是采石场的重要人物!凡此种种,也还罢了,偏偏酒桌上王爱妮继续揶揄柴大树,说:“柴副市长胆太小,怕什么?我不是就爬上去了?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做领导工作难道不应该亲临一线,掌握一手材料吗?”这话如果说给别的领导,可能人家只是哈哈一笑,不了了之。而柴大树就不同了,他是最不愿意在具体事情上被范鹰捉比下去的。在座的除了王爱妮不知道范鹰捉曾经爬过工作面,其他人都知道。这就让柴大树太丢面子,太跌份儿了。那顿饭他基本没吃,只是在生闷气。结果吃完中午饭,他气哼哼地对段吉顺说:“难道我竟让一个小女子给看扁了吗?走,跟我爬工作面去!”但这个时候,王爱妮已经回平川了。她对柴大树十分失望,感觉选错了学习和描写的对象。尽管她自己十分开放,但并不是不懂是非。

下午,柴大树果真爬了工作面。任味辛自然是不害怕的,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当时段吉顺告诉他们,注意往右边走,左边的土质太松。任味辛听了这话心里便豁然开朗——如果老场长也这么告知范鹰捉,那范鹰捉还会砸断腿吗?老场长自己还会搭上性命吗?这里面太有文章了!柴大树按照段吉顺的嘱咐,走右面,最后安然返回。此时,他四处张望,寻找王爱妮,想说一声——你还看不起我吗?我不是也冒险走了一遭吗?但他没找到王爱妮,这就让他非常别扭。下午,他又听薄哥达说了一些县里的工作,就回平川了。临走段吉顺也没给他捎

任何东西,这也让他非常别扭。他不是个贪小便宜的人,但他很在意这种形式,你一给,我一拒绝,两个人的心意就都表达出来了。你郑重其事地主动给,是尊重领导;我笑咪咪地一口拒绝,是廉政的表现。两好合一好,大家便都好。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段吉顺怎么就不懂呢?

柴大树当然不知道,自从王爱妮离开采石场以后,段吉顺的魂儿就跟着走了。今天王爱妮虽然没让他得手,但给予他的刺激太大了!他不光一下子对王爱妮念念不忘起来,还暗暗发誓:王爱妮是真正的城市女人,得不到这妮子我“段”字倒着写!

晚上,回到市里的王爱妮给柴静发了个短信:你的爸爸柴大树是个不值得我敬仰的懦夫!而此时柴静正从家里气哼哼地走出来。她接到短信以后没有反驳王爱妮,只是回了一条:你另选目标吧!然后就向医院走去。医院里这个时间探视病人的人们正在往外走,人很多,摩肩接踵。柴静逆流而上,在人群里曲折穿行。坐电梯上到八楼以后,径直走进范鹰捉病房。马雨晴见柴静又回来了就问她是是不是又有新问题?柴静说,没有,就是复印件被父亲拿走了,说是应该保密。马雨晴呵呵一笑,说:“明早再给你印一份吧。”就和柴静拉家常。她感觉柴静待一会儿就会走,怎奈柴静一屁股坐下就没有走的意思。她便问:“怎么,今晚你不走了?”柴静道:“我不回家了,在这忍一宿明早直接回学校。”两个女人便在外间沙发上仰着,低声谈起范鹰捉。马雨晴对柴静很信任,把自己所了解的范鹰捉讲了一遍。虽然她没提范鹰捉的对立面是谁,可是聪明的柴静却听着很像柴大树。她嘴上不说,心里却有数了。父亲之所以把那一沓复印件撕掉,多半是出于嫉妒。是不能忍受自己的女儿和对立面建立友谊。一向爱说爱笑阳光灿烂的柴静蓦然间就变得深沉了。

而柴静离家以后,马萧萧感觉情况异常,如果柴静回学校,会热热闹闹地与父母告辞,还会抱马萧萧亲一下,“黏”得很。现在不声不响就走了,肯定是不高兴了。她问柴大树:“是不是你得罪女儿了?”柴大树气哼哼道:“得罪?得罪算好的!”马萧萧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说:“你自己的女儿,你想怎么样?”柴大树说:“我很生气,问题很严重!”马萧萧道:“说着说着你就来劲了,你想怎么样?这么好的女儿你还瞎挑毛病?”柴大树懒得和马萧萧拌嘴。他感觉马萧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像家庭妇女了,职业女性的精明强干的特征已经越来越少,对自己

女儿可能出现的人生偏差竟不闻不问,只知盲目娇宠。他停止与马萧萧对话,穿起外套也出门了。柴大树要到医院去一趟,他要质问范鹰捉:你勾引别人我不管,勾引我女儿我绝对不允许!你如果不给我立个保证,今夜就跟你没完!

平川市政府以前出过这种事:一个副市长的女儿爱上了市长,闹出让人尴尬丢份儿的绯闻。最后,当事人不得被双双调出平川市。柴大树一路走,一路措辞。心理负担很重。因为这事不论谁对谁错,只要吵起来,就两败俱伤,双方都很没面子。范鹰捉作为市长,因为这种事被撕破脸自然是没面子的,而柴大树就有面子吗?就算他还差强人意有那么一点点面子,而女儿和一个与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丝丝缕缕的关系,丢的是谁的面子?那不仅是她柴静自己的,更多的是丢了柴大树的面子。“子不教,父之过”,千百年前古人就把话讲了。但不去闹一场,就那么放过范鹰捉,他能甘心吗?他咽得下这口气吗?这么想着,想着,就走进了医院,上了电梯,到了八楼,走进范鹰捉的病房,整个过程犹如神差鬼使。

他一进外间,就见马雨晴和柴静像亲姐妹一样正攀着肩膀说话,便立即火冒三丈。自从马雨晴住到医院看护范鹰捉,他就看出马雨晴是另有所图,进而心术不正了。对这样的女干部他是嗤之以鼻的。过去只是没有茬口,赶上茬口他必定大发雷霆。眼下,女儿和马雨晴搞到一起就是茬口,于是,他一进屋便大喊一声:“柴静,你给我回家去!”柴静对父亲的突然出现吃了一惊,但她绷着脸一言不发,她的脑子里现在装得全是范鹰捉的委屈和父亲的无礼。

柴大树继续大喊:“马雨晴,你搂着我女儿干吗?不怕脏了我女儿的身子?”马雨晴倏然站了起来,厉声喝道:“出去!这是市长的病房!天这么晚了,你来乱喊什么?”柴大树是个一生气就说不出口的人,此刻他被马雨晴气得恨不得把房盖掀了,他稳稳神对着里间的门大喊:“范鹰捉,一切源头就在你身上,你甭装没事人!有本事你下地出来咱们理论理论?”

范鹰捉早已听到外间有人吵嚷,本来他不想管,他相信马雨晴能把事情摆平,因为此刻他正在专心研究方案,但蓦然听清了是柴大树来了,这就非同小可了。就凭柴大树的为人和自制力,没有特殊原因他怎么会大晚上跑医院来?于是,范鹰捉拄上拐就下床了。他一步步挪到门口,推开门,来到外间,问:“大树,因为什么生这么大气?”柴大树此时正火顶脑门子,便指桑骂槐地大声说道:

“我女儿看上一个父辈了，要上赶着跟人家建立关系，我这个当爹的脸上无光，能不生气吗？”

此时外间门外站了很多人在看热闹，大家议论纷纷：“这是市领导的病房，白天太忙，晚上聚一块打架来了！”此时范鹰捉才发现柴静也在外间，就问柴静：“怎么，你交了一个岁数大的男朋友？让你爸生气了？”柴静满眼是泪，抽抽噎噎地说：“我爸是瞎猜，瞎想，无端臆造，说话不负责任！不顾自己的脸面，也不顾别人的脸面！”范鹰捉道：“柴静，父亲没有不向着自己孩子的，要么怎么会有‘护犊子’一说呢？所以，你不要计较你父亲的言语轻重，只管回家去，有什么事明天白天再说。”然后他又转向楼道，对看热闹的人说：“大家都散散吧，都散散吧，吵架拌嘴没什么好看的！谁没有别扭的时候？发泄一下纯属人之常情！大家都散了吧！”人们议论着散开了。

范鹰捉回过头来低声对柴大树道：“瞎嚷！影响多不好！我送你一段伟人的话，回家琢磨去——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那语音透着亲切，也透着诙谐，其实还是批评。言之凿凿，铁板钉钉，一字也没背错。如果柴大树仅仅是学文科的还则罢了，偏偏他还进过好几次党校进修，知道这段话是出自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范鹰捉太会哗众取宠了——就在马雨晴和柴静发出由衷的赞叹的时候，柴大树实在接受不了了，他蓦然间急火攻心，突然两眼一闭，向身后倒去。

女模特

幸亏柴大树是倒在医院里,如果是在单位或是马路上,后果就不好说了。医院及时进行了抢救,总算没出人命,可是柴大树却一直昏迷着。平川医院是个中西医结合的医院。据西医的医生说,柴大树的病,就是因为生气,情绪过于激动,导致血压升高,继而出现脑血管破裂。这种病就是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四大杀手之一的“脑中风”。西医医生特别嘱咐领导们,有事说事,千万不能真生气,尤其不能生那么大的气。三国里诸葛亮三气周瑜愣把周瑜气死了,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了脑中风或心脏猝死。

柴大树的病倒,让他与范鹰捉的矛盾一下子在马萧萧和柴静面前公开了。那娘儿俩不得不到范鹰捉的病房来赔礼道歉。她们买了很多营养品来找范鹰捉,请求范鹰捉看在柴大树病情很重的份儿上,不作计较,尤其不要对柴大树的工作急于作什么调整。因为范鹰捉作为一把手,借机提拔一个新的常务副市长而撤掉柴大树正当其时,理所应当,而且一办一个准儿。柴静的眼睛哭得像桃子似的。马雨晴坚守诺言,又给了柴静一套复印件,鼓励她好好写,争取写出一个真实而又生动的范鹰捉。马雨晴返回身对范鹰捉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活该!”

范鹰捉立即制止马雨晴,不让她这么说。说柴大树终归是个不错的同志。误解归误解,他的工作态度和水平还是不错的。但马雨晴并未撺掇范鹰捉换掉常务副市长。柴大树住院以后,刘百川书记给范鹰捉打了手机,询问要不要立

马换一个的常务副市长，范鹰捉便一口否定了，说：“不能那么做，那等于落井下石了，一旦让柴大树知道，就更生气了，一下子便真像周瑜一样气死了也未可知。”刘百川点点头，说：“既然如此，市政府这边的工作你就好好分配一下吧！”

市政府这边没有因为柴大树的一时住院而作什么人事调整，大家只是把柴大树的工作暂时分摊开了。那本来就为三大工程忙得脚后跟朝前的于清沙就忙上加忙了。经过长时间酝酿，市委确定，三大工程由市建委牵头，城建集团总承包，施工单位除动员了全市的城建队伍，还物色了三十个外省市的施工队伍。水泥、砖瓦来自山东和河南，部分石材石料来自河北，而大部分石材石料确定由三柳采石场供货。这些内容虽说形成了方案，却是动态的，可能在运作过程中随时调整，即使如此，这些方案信息还是不胫而走，迅即在一些觊觎三大工程、跃跃欲试企图谋些利益的人士中间传开。于是，一个宛若天仙的神秘女人突然出现了。

事情的缘起是在一个高级酒会上。柴大树病倒以后，有人高兴，有人扫兴，更有人哭泣。哭泣的除了马萧萧和柴静，还有一个人，就是段吉祥。他是从市政府出来的人，对机关里的事了如指掌——柴大树的病倒，意味着失势。因为他得的是脑中风，不是小感冒，不是风寒咳嗽，而是妨碍大脑思考的病，以后可能留下后遗症——反应迟钝、说话不利索、行走不便甚至思维混乱。这种病连续犯三次就必死无疑。而一得上就会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工作，再回到原岗位那人气已然失去大半。俗话说，人走茶凉，得这种病就“茶半凉”。那么，柴大树要想再官升半级，当市长，只怕今生今世是不可能了！保命要紧。以往机关里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没商量地退居二线了。不等上级领导安排，自己就知趣地提出来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段吉祥还能指望柴大树帮自己回到机关重走官路吗？那不是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吗？段吉祥不能不痛哭流涕！还有什么比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更让人沮丧和痛苦的呢？段吉祥要追求理想走没走正路是另一回事，而他曾经死死抱定了为官的理想却是千真万确的！柴大树的病倒让他不能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正面走官道已经不可能，那就先走赚钱道吧！弄好了照样进政协，进人大，到省里弄个位置也不是没可能！

眼下市里对自己还没有完全放弃，三大工程不就给了城建集团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机会就在身边，但怎么抓这个机会是个问题。三大工程必然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却未必给个人带来多少好处。越是有大工程，纪委的人盯

得越紧。想什么办法能够使自己做到公私兼顾呢？他在平川市唯一一家五星级大饭店摆下酒宴，不请别人，只请过去大学同学里特别靠谱的几个知己来给自己出主意。那几个同学还真是够知己的，他们说：“想当年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因为赚官府的钱而落罪，现如今能赚政府的钱那叫本事。问题是赚钱要赚得稳妥，不能像胡雪岩那样阴沟翻船。”他便向他们进一步求教。这时大家已经喝到了八成醉，一个家在南方的同学离席出去了一会儿，转眼就从外面领进来一个高个美女介绍给段吉祥。说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南方老乡，非同一般，此生必成大事，你们应该认识一下。

段吉祥见了这个美女，第一印象是太高了，起码得一米八，比自己还高；第二印象是这个女人太美了，不光皮肤洁白细嫩，五官长得那叫标致，全平川市只怕找不出第二个！他与美女握手的时候，控制不住手的颤抖，当时就在心里蠢蠢欲动了，自己有生以来还从没玩过这么高的女人，也从没玩过这么美丽的女人。而价值这么高的美女只是玩一玩显然太亏了，应该发展为情人，发展为随叫随到的“密友”。如果再成为帮自己打天下的得力助手，那就更烧高香了。但看上去这个高个美女言行举止却十分正经，丝毫没有愿意乱搞的迹象。段吉祥不觉非常纳闷：现如今美貌就是资本，长腿加美貌更是巨额资本。这个女人不想凭借出众的天然条件有所作为吗？于是，酒席散了以后，他留下美女在楼下大厅沙发上长谈。他本想开个单间的，而美女微微一笑就否了，说大厅就挺好。结果不谈不知道，一谈就把段吉祥吓了一大跳，八分酒意蓦然间便烟消云散！

高个美女叫司嘉丽。70年代出生在江苏镇江，自幼练习舞蹈，外形气质俱佳，出道不久便被南方的大城市A市一家文艺团体相中。说到这，司嘉丽从手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段吉祥，说是当时一家权威媒体发布的。段吉祥发现，那时的司嘉丽留着披肩的枣红色漂染长发，大腿修长，身材匀称，面容俊美，颇似香港明星张曼玉，却又比张曼玉漂亮。司嘉丽说，文艺团体里的舞蹈演员是不养老的，所以，时间不长她就不得不离开文艺团体。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她也是带着理想与希冀开始在A市只身打拼的。然而，在A市这个人才济济、商贾云集的繁华都市，不是谁想生存就生存、谁想发展就发展的，生存与发展的难题时常让司嘉丽感觉到现实的残酷。时隔不久，司嘉丽凭借美貌搭上了一位“海归”医学博士——年近四十学贯中西的李心诚。两个人同居了半年，李心诚

突然忍痛割爱舍弃了美貌的司嘉丽,与 A 市一位高官的丑女儿结了婚,说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此时的司嘉丽还耽于理想,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的路究竟在哪里。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她决定自己创业,于是组建了一个模特经纪公司。她不仅做总经理,还亲自走上 T 型台进行表演。然而,在大大小小的模特比赛中,她公司的模特总是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她很纳闷,什么原因呢?身边的朋友便指点她说,那些获奖的选手,背后大大小小都有后台。“比钱更重要的是权。”朋友告诉她:“女人可以靠美貌活得精彩,而男人只有掌握权力才能拥有一切。”朋友的话暗示和提醒了司嘉丽。

于是,司嘉丽作出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经人撮合,结识了 A 市一家核电公司的总经理。这个总经理一眼就相中了她,明确地向她求爱,希望她能做自己的情人,并当即给了她一张 100 万的银行卡。穷怕了的司嘉丽便违心与这个总经理上了床,她的命运在一夜之间便扭转了。她开始在这个总经理给她安排的拥有别墅和跑车的生活中醉生梦死。然而,好景不长,时隔不久这个总经理因贪污千万元而东窗事发。为保全自己,司嘉丽不得不向专案组交代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由于她在这桩腐败案中无触犯法律的行为,便获得了自由,并隐姓埋名继续留在 A 市,伺机“东山再起”。

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豪华生活,她心里暗暗盘算,必须再找一棵可供依靠的“参天大树”。于是,她瞄上了另一个有“价值”的人物:A 市一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齐某。齐某很年轻,只比司嘉丽大一岁,却深谙官场之道。初到 A 市时齐某也无权无势,于是就不断捐款,甚至举债也捐,就为了引人注目。司嘉丽通过观察发现,齐某通过慈善行为,获得了一系列社会头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A 市工商联副会长、“慈善之星”等。而借助这些名誉,齐某就有了和政府官员接触的资金。

经过密商,他们决定联手赚钱,齐某负责寻找猎物,司嘉丽负责公关,然后由齐某给予丰厚的提成。他们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A 市的一个社保局领导。司嘉丽将社保局领导迷倒以后,使他所掌管的 A 市社保基金,一度变成了齐某的私人钱库,齐某挪用社保基金 32 个亿,一举拿下 A 市一家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9% 的股权。由此,齐某被业界誉为 A 市“公路大王”,同时以 26 亿

资产名列中国富豪榜第若干名。而司嘉丽则从中“抽点”，不仅再次坐上豪华轿车，在市郊购置了别墅，还一跃成为千万富姐。

段吉祥察言观色，感觉司嘉丽不像撒谎，心中油然升起异样的崇拜之情。但司嘉丽却笑了笑，倏忽间就转了语气：“在过去的日子里，有多位各级领导成为我的裙下花奴。怎么样，是不是我比他们本事大？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人最终无一不是锒铛入狱。而我也再次变得一贫如洗。”段吉祥一声长叹，摇摇脑袋问：“那么，你是怎么再次逃脱的呢？”司嘉丽道：“我与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每次都是有备而来，每当他们进行不法勾当，我都用针孔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当专案组审查我的时候，我就交出录像带，立功赎罪。”

段吉祥倒吸一口凉气。好厉害的美女蛇！那么漂亮的外表下面竟掩盖了如此繁杂龌龊的经历和冷酷高超的心机与技艺！但这些却反而激起段吉祥一定要拥有司嘉丽的欲望。这个美女不光长了出众的外表，还有着常人不具备的牺牲与合作精神，而这不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吗？于是，他问：“下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司嘉丽道：“我这种人想闲肯定是闲不住的。我的老乡，就是你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平川市在大干快上，尤其最近大兴土木，弄了一个‘三大工程’，机会多多。于是，我便从A市跑到平川来了。现在正在寻找机会。”段吉祥道：“你遇见了我是不是就看到了机会？”司嘉丽微微一笑，不说话。段吉祥是猎艳老手，他不再问了，只是说：“跟我走吧。”就站起身来，向五星级饭店的大厅门外走去，连头都不回。他知道，只要司嘉丽跟着他走，她的身体和大脑就交给他了。

果然，司嘉丽沉了两秒钟，急急追了上去。沉那两秒钟，是一个曾经正经的女人的羞耻心的一个闪现，而急急追上去，就是那个羞耻心在利益面前早已十分苍白和无足轻重的表现。司嘉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待段吉祥把车开出存车处，就提出：“段总，我想吻你。”而段吉祥早已等得焦渴。他把车停在路边，抱住这颗美丽的头颅尽情亲吻起来。这时，司嘉丽突然说话了：“段总，买东西是应该问价的！”那口气和王爱妮如出一辙。段吉祥道：“你开价吧。”司嘉丽道：“我想要三大工程的施工预算。”段吉祥道：“那就去家里……”司嘉丽不说话。段吉祥知道这是默许。他抽身出来回到驾驶室，拧开钥匙，一脚油门就向市里他的另一个家驶去。

狡兔三窟。没错，段吉祥有这个能力。他不仅是“一等男人家外有家”，而且

他在平川市有三处房子，在省城还有一处。虽然房子都不是很大很显眼，但办起事来很方便。那一夜司嘉丽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躺了一个礼拜才缓过劲儿来！

但司嘉丽如愿以偿拿到了三大工程的施工预算。她立即给南方老家的同乡打电话，让他们马上组建施工队伍来平川市候着。这时，段吉祥给司嘉丽买来最贵的营养品，让她在家里好好将养。日后，两个人将过起有分有合的日子，段吉祥说：“这不叫包二奶，包二奶太难听；而且，你也将投入工作，你的用武之地十分广阔。”

司嘉丽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就悄悄潜到了三柳县。她没告诉段吉祥。她不能把自己所有的行踪都告诉他。谁让他说“有分有合”呢！到了三柳县以后，她打了车直奔采石场，下车的时候，司机竟然拒绝收钱，只是垂涎三尺地看着她，说：“姐姐，你别急着下车，让我多看你两眼！”司嘉丽道：“怎么，我哪里不合适吗？”司机道：“不，你太漂亮了，现在电视上的明星们跟你比差着老鼻子了！”司嘉丽心里挺满足，感觉小地方人有小地方人的优点，于是她还真没付钱，如果付钱，一百块钱是打不住的。因为采石场在山里，离开三柳县城还有很远的路。

司嘉丽往采石场办公大院里走，所有看见她的人都站住了脚，目不斜视地看着她，像看稀有动物。当她问场长在哪屋的时候，被问的人半天才回过神来，喃喃地说：“哦，哦，最里边那屋。”司嘉丽敲开了段吉顺的办公室，段吉顺一见司嘉丽，嘴里就乌涂了，脚底下就拌蒜了，手里就不知道抓挠什么了，他有些结巴地说道：“我……的屋里太乱，也脏，请问你找谁？”司嘉丽沉着地说：“我找场长。”段吉顺急忙说：“我……不是，不不不，我就是，我就是！”司嘉丽道：“你别慌，我又不是豺狼虎豹，不会吃了你，你慌什么？”段吉顺急忙搬过一把椅子放在司嘉丽眼前，用袄袖擦了一下，说：“坐！坐！你坐！我不慌！”接着递给她一瓶矿泉水，然后就站在司嘉丽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市里的三大工程将要采用三柳采石场的石材石料，你知道了吗？”司嘉丽道。

“啊，啊，啊，知道！”段吉顺连连点头，像犯了错误似的。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司嘉丽道。

“啊，啊，啊，请讲。”段吉顺道。

“我拿两成提成。”司嘉丽道目光炯炯地看着段吉顺。

“啊，啊，啊，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的情人。”

“啊，啊，啊，你几时变成我的情人了？”

“你去把门插上，我现在就给你。”

“啊，啊，啊，让我想想。”段吉顺嘴里支应着，脚底下已经走到门口，笨拙地插上了门。司嘉丽解开上衣，露出雪白的胸脯。段吉顺突然摆手：“姐姐，你赶紧把衣服系上吧，我想起一件事来，县长薄哥达昨天刚安排了纪检委的人进驻采石场了，他们要跟随市里三大工程的全过程！”

“啊？怎么会这样？”司嘉丽十分诧异，但还是撩起内衣让段吉顺看了自己的胸脯。一边观察段吉顺的眼神。

“这样行不行，咱俩先，先，先那个一次，我给你五千块钱？”段吉顺早已垂涎三尺，他想起了王爱妮，感觉这个美女的价格不会低于五千，就先说一个价码投石问路。司嘉丽却站起身打算离开，她说：“你打发要饭的呢？后面加个零还差不多！你安排车吧，送我去县里！”段吉顺有些气恼，美女只让他看了一眼胸脯，连摸一下都没来得及，他说：“凭什么让我安排，你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司嘉丽道：“你白看我了？你知道那是什么行为吗？你大小也算干部，是不是道德品质太坏了？你要是不安排车送我，我就站在院子里嚷嚷。我还要到县里找县长告你去，你信不信？”

段吉顺暗骂，今天撞上鬼了，怎么来了这么个女妖啊？他不得不到院子里喊来了小车司机，让他把司嘉丽送到县里。路上，司机不停地扭头看司嘉丽。她说：“我脸上又没有花，你看什么？”司机道：“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女人。”司嘉丽道：“既然如此，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司机道：“你说吧，只要我知道。”司嘉丽道：“你们县长薄哥达爱在哪个地方玩？比如唱歌、跳舞之类的？”司机道：“县政府招待所的负一层，据说薄县长经常去，而且爱跳一种稀奇古怪的舞，像跳大神一样，每次都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司嘉丽暗暗点头。她心里有数了。结果到了县城以后，她就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然后等待天黑。她躺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想着对策。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她便悄悄离开了小旅馆，来到招待所负一层。当然，事情不会这么凑巧，她空跑了一趟，但她并不气馁。她要摸一下规律，也许薄县长会在周末到负一层来。而现在距离周末还有三天。也就是说，她还得再捱三天。她等到晚上十点，便离开了负一层。她就这么耐心地

等了三天，终于在周末等来了薄哥达。

司嘉丽坐在一个角落里的茶座上，要了一壶茶，耐心地看薄哥达怎么表演。薄哥达是在晚上八点左右来的。薄哥达是个高个，约一米八，和自己差不多。当然，一开始司嘉丽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薄哥达。只见这个人来了以后就奔后台，对伴奏说了什么。因为司嘉丽在斜角上，正好可以看见这个人 and 伴奏说话。说完就找了一个面具戴上。这时，唱歌的就不唱了。伴奏奏起了摇滚风格的舞曲。这个人就随着舞曲跳起了大神。没错，那种跳法就是跳大神，根本不叫舞蹈。虽然这个人的舞姿没法恭维，但这个人必是薄哥达却得到了验证。于是，司嘉丽在薄哥达跳完一曲将要下来休息的时候，她迎着薄哥达走上去，说：“薄县长，我是文艺团体出来的，我能不能和您切磋一下技艺？”薄哥达气喘吁吁地说：“谈，谈，谈不上切磋，你愿意教，就教我两手！”司嘉丽便抓住了薄哥达的一只手，重新走向舞台。司嘉丽道：“我知道，你想跳的舞叫吉特巴，但吉特巴不是你那个跳法。”薄哥达道：“没错，没错，就是吉特巴！”司嘉丽道：“你先看我怎么跳，然后你跟着学。”接着，司嘉丽就跳了起来。但薄哥达毕竟年龄大了，记不住司嘉丽的动作，让司嘉丽教得很吃力。而这时，台下许多喜欢吉特巴的人都站起身，跟着司嘉丽的动作学，比比画画，把大厅弄得像舞场。直到大家基本都会了，那薄哥达还没抓住要领。

司嘉丽累了一头热汗，说：“薄县长，今天就这意思吧，明晚你要有时间我就继续来教你。”其实，此时司嘉丽根本没想离开舞台，她希望继续教下去。因为，舞台对她来说太亲切了，只要往舞台上一站，她就感觉浑身都是灵感，每一个关节都痒痒的，每一块肌肉都想动起来。但她不能恋栈，她知道欲擒故纵的道理。要拴住一个人，就得“好吃不多给”，一次性地喂饱了，人家也就不再来了。但谁知薄哥达是个人来疯，此时他的兴趣被逗起来了，他一把拽住司嘉丽道：“别走，别走，再来五分钟！”于是，硬拉着司嘉丽跳了起来。而这一跳就不是五分钟了。结果十个五分钟也超过了，薄哥达还没有罢手的意思，直跳到茶座里的人都厌烦地走光了，他才讪讪地停下来。此时，后台的舞台监督就把大厅的灯打开了。人家开灯是为了清场，而这一开灯不要紧，却把司嘉丽的美艳整个显露在薄哥达的眼前了。薄哥达顿时一惊，啊！被自己拉着手跳了一晚上舞的女人原来长这么漂亮！他像挨了当头一棒，一下子被击晕了，便神差鬼使道：“姐姐，你肯不

肯赏光,跟我到办公室坐坐?”司嘉丽道:“没问题。”暗想,这个人真不怎么样,这么轻易就被拿下了!

县政府离招待所很近,两个人溜达着就走过去了。一路上薄哥达不停地问司嘉丽过去都干什么,司嘉丽当然不能随便乱说,薄哥达毕竟不是段吉祥,她只说自己过去跳舞蹈,走 T 台,组建过模特经纪公司。说着话,就上了楼,进了薄哥达的办公室。此时已经夜里十点多,但凡头脑冷静的人都不会和美女单独相处,因为这是男人自控力最弱的时间。一进屋司嘉丽就问:“领导者的办公室都有洗手间,你这屋有吗?”薄哥达道:“有啊,就在门后。”司嘉丽一转身便闪了进去。等她一出来就把薄哥达惊呆了:她一丝不挂,全身雪白、光彩照人、扭着腰肢迈着猫步就款款地向薄哥达走过来,那举手投足间全是韵律!薄哥达万分欣赏地看着司嘉丽,心里怦怦乱跳,手里的烟因为忘了抽而烧了手。

接下来,该发生的就发生了——不是薄哥达与司嘉丽发生了关系——司嘉丽没有这么不值钱的时候,而是司嘉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薄哥达把纪检委的人从采石场撤出来。

薄哥达使劲闭了一下眼睛,再摇摇脑袋,镇定住自己,重新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口说:“你不要强人所难,我安排好的工作,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你别以为让我看了身体就以为把我摆平了,你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司嘉丽赤裸着身子往薄哥达身上贴,薄哥达推开了她,继续说:“我知道南方 A 市有一个美女,就靠这手儿撂倒很多干部,但我希望那个美女不是你。我还知道,那个美女和每个男人交手的时候,都带着针孔摄像机。”

司嘉丽愣住了!难道薄哥达认出自己就是那个南方美女吗?她知道,网上有很多自己的照片,虽说一般人想象不到三柳这样的小地方会招来一个大美女,人们甚至根本不敢相信三柳这样的小地方会蓦然间出现自己这样的美女。但如果薄哥达经常上网,就有可能知道自己!于是,她便突然矮下身子,把光溜溜的膝盖跪在地上了,“薄县长,小女子为谋生事出无奈,请你高抬贵手不要为难小女子。可是,你看了我的身体,总不能白看是不是?”

薄哥达往后撤了一步,躲开了司嘉丽的手臂,说:“我没想到你会一下子把自己脱个精光,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所以,你是自愿脱衣服的,你想赖我也赖不上。女人的裸体对于一个五十岁的吃过见过的男人来讲,并不是迈不过去的

坎儿。不过，我不打算追究你诱惑干部，因为你毕竟也算作出牺牲了，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吧，我有话对你说。”

可是，司嘉丽跪着根本就不起来。薄哥达便径自走进洗手间，把司嘉丽的衣服拿出来，扔在她的脸上。司嘉丽默默地流下眼泪。说不清是羞愤、屈辱还是惭愧抑或是难堪。她慢吞吞地站起来，把衣服一件件穿上。问：“你想对我说什么？”

薄哥达说：“听口音，你既不是平川人，也不是三柳人。你这样的女人到三柳来多半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你凭借姿色，肯定会作妖迷倒一些人，那么，好，我奉送你一些业务，但前提是请你打消对别人下夹子的打算。怎么样？”

司嘉丽喜出望外，再一次跪下了，说：“薄县长，你大人大量，原谅我了？还给我业务？”

薄哥达说：“对，给你业务，但你必须放弃在三柳作妖的打算，你能做到吗？”

司嘉丽赶紧把头点得鸡啄米一般，说：“能做到，能做到！保证做到！”

薄哥达打开抽屉，拿出一副黑边眼镜，递给司嘉丽说：“只要你在三柳的地面行走，便戴上这副眼镜，能做到吗？”

司嘉丽急忙把眼镜戴上，说：“能做到，能做到！保证做到！”

薄哥达说：“只要你做不到，我就收回承诺，给你的业务就白干，我不给你利润，而把你送进公安局，你信不信？”

司嘉丽连忙说：“我信我信！”

事情就这么定了。薄哥达让她先找地方候着，几天后会通知她。因为最近市里支持薄哥达的工作，拿出三个亿让他在三柳开展新农村建设，要扒很多老百姓的老旧土坯房，然后盖很多楼房。从中挤出一块业务给司嘉丽毫无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决定呢？因为，他在面对司嘉丽裸体的时候，差一点就“缴械”了。司嘉丽确实太迷人了。一时间他想起了过去毛泽东的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因此，他一下子就清醒了。读毛泽东诗词的时候，他正上小学，对那些诗句他记忆犹新。此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可以不被迷倒，但架不住别人会被迷倒。尤其三柳这样的小地方，男人们肯定没见过司嘉丽如此的美貌，被迷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与其那样给自己添麻烦——下属哪个干部出了问题自己都脸上无光，自己都有责任。如果自己

己从来没见过司嘉丽也就罢了,现在见过了,再把她放出去迷惑三柳的其他干部,那就是自己的过失。与其眼看着司嘉丽作妖,不如给她一点业务把她安抚住。薄哥达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司嘉丽也是初战告捷。她继而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于清沙。她想拿下于清沙的目的是拿下参与施工队竞标的资格。段吉祥对她说了,所有的施工队要想拿活儿,都得参加竞标。而于清沙恰恰是参与竞标者的把关者。把什么关?看施工队的资质和业绩,要有成套的资料。司嘉丽老家来的施工队有什么资质?有什么业绩?这些人肯定能把一切都淘换来,而且会把施工队说得天花乱坠,连上海最高的楼是他们盖的也敢说。但那些说法连司嘉丽都不相信。因为那些人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弄的东西往往是漏洞百出糊弄洋鬼子的,同时也是让明眼人一目了然的!那于清沙绝非等闲之辈,岂能轻易被骗?所以,在资料没送达于清沙手中之前,她必须先搞定于清沙。

当然,能把于清沙约出来的人不是司嘉丽,而是段吉祥。他们在酒店喝到八成醉,段吉祥就把于清沙带到第二个家里,也就是现在司嘉丽的住处。当时段吉祥打开门以后说去买盒烟,就把于清沙推进屋。于清沙就往屋里走,还脱下外套找地方挂,这时,突然与迎面出来的司嘉丽撞了个满怀,那司嘉丽全身赤裸,一身嫩肉白花花的晃眼,于清沙还没反应过来,司嘉丽已经死死抱住了他。于清沙是个近视眼,自然看不清司嘉丽的美貌,只是那光溜溜的身体让他知道怀里的是个女人,想推又推不开。两个人互相使劲,僵持着,于清沙大喊:“你是谁?!”司嘉丽也不回答,只是窃笑。

就在这时,段吉祥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说:“老哥,你这就不对了,你喜欢司嘉丽没关系,得跟我打个招呼啊!那司嘉丽是我的人,你怎么能想撬就撬呢?”撬情人,平川话就是把别人的情人攫为己有。于清沙急忙解释道:“什么撬不撬的,我根本不认识她,是她主动投怀送抱!”段吉祥道:“甭解释了,我什么都看见了——我就是冤大头,好不容易弄一个情人却被你撬了。谁让你是我老哥呢,我拱手相让就是。你们继续吧,我别在这碍事,闪了!”便出门走了,回手又把门反锁了。那于清沙想走又走不成,便只能坐下与司嘉丽说话。司嘉丽见于清沙这个年龄,和薄哥达一样,对床上的事也没什么兴趣,便穿上了衣服。司嘉丽并不是丝毫羞耻心都没有,她希望于清沙和薄哥达一样,并没有轻薄自己就给自

己业务,那样最好。果不其然,当司嘉丽给于清沙跪下,诉说了自己的苦衷以后,于清沙当即表示,会对她参与竞标网开一面。司嘉丽又一次流泪了,这次既不是羞辱也不是难堪,而是感动。

就在司嘉丽势如破竹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强硬对手,让她一筹莫展。事情是这样的:段吉祥见司嘉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觉得她确实是个干事的人,就向她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市政府对面的小茶馆有个小经理叫辛飞,他手里也有三大工程的施工预算,也必定会带着施工队伍参与竞标,这样的机会是谁都不会放过的。这就加大了司嘉丽中标的难度。司嘉丽道:“你们的保密工作是怎么做的?工程预算这么重要的机密怎么满世界张扬啊?”段吉祥感觉司嘉丽不了解平川市复杂的人事矛盾,对她说了也记不住,就告诉她,他安排心腹到市长范鹰捉办公室里把有用的东西顺走,谁知他连其他处室也光顾了,顺走了工程预算。

司嘉丽确实对谁去了市长办公室没兴趣,但对凭空出来一个对手却耿耿于怀。她急于见到这个人。暗想本姑娘在平川所向披靡,一个小经理我就不信摆不平你!她想好对策便关上门去了。谁知她用熟了的手段对辛飞根本不起作用,辛飞既对她没有激情又不肯退出竞标,辛飞说:“我的施工队和你的一样,也是来自自己的家乡,家乡穷得可以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为他们谋利的方式,怎么能说退就退呢?我看可以这样——咱们两家联手,赚了钱再二一添作五。”司嘉丽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她觉得自己为了实现目标损失太多了,既不要脸也不要身体了,你们男人损失什么了?她回头就给于清沙打了电话,告知说:“市政府对面的小茶馆的小经理叫辛飞,就是到机关里顺走东西的人,你们怎么不抓他呀?”

于清沙一听这话便吓了一跳,原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窃贼竟藏在市政府对面?他急忙给公安局打了电话,让他们立马抓这个人!其实,公安局那边对辛飞早已虎视眈眈地盯死了,对小茶馆里发生的一切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只因为此事涉及柴大树,便投鼠忌器没有下夹子。但公安局的程爱海还是请示了范鹰捉,得到的回答是先不抓,再看看。

于是,于清沙冒冒失失地找辛飞去了。其实于清沙也是有私心的,他一上来没提竞标的事,而是说,辛飞在机关里顺走的东西中,有他写的告状信,那是

对市长范鹰捉的诬陷,因为人家范市长早把砚台捐给博物馆了。辛飞是想以此要挟范鹰捉的,所以根本就不承认进过机关,更不承认见过那封信。还说于清沙无中生有,既没有领导风度,也没有政策水平。气得于清沙直截了当告诉辛飞,你的施工队资质不够,不允许参加竞标!

辛飞已经掌握了司嘉丽的施工队的内幕,便一口咬住司嘉丽,说:“你只要把她的施工队挡在竞标门外,我就不参加,否则,我就告你以权谋私,暗箱操作!”一句话说得于清沙无言以对。竞标,自然是通过平等竞争争取中标。那么,都是哪些单位参与竞标呢?都是了解工程预算底细的人在竞标。也许别的城市是规范操作的,而平川市三大工程的竞标,里面就埋伏了司嘉丽和辛飞这两个吃偏饭的最可能中标的队伍。那些傻乎乎按规矩办事、辛辛苦苦一本正经整理资料的人如果知道了,不得气死?

司嘉丽见在委托于清沙办事的进展上中途止步,心有不甘,便撺掇段吉祥继续“上探”,段吉祥告诉司嘉丽,他的顶头上司,也是真正老板是柴大树。遗憾的是柴大树得了脑中风躺在医院里。司嘉丽一听这话,便说:“脑中风这病我懂,我父亲就是这病。”让段吉祥带她去见医院院长一面。段吉祥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估计也是“曲线救国”的意思,就领她去了。一见面院长自然也对司嘉丽很有好感。司嘉丽说平川市医疗条件落后,她要从南方大城市 A 市叫一个医生来为柴大树治病,你同意不同意?院长感到虽然司嘉丽说得在理,平川市的医疗条件确实不怎么样,但请外人来医院为柴大树治病必定要花不少钱,而且让平川医院的医生很没面子。他在犹豫之中眼睛始终不离开司嘉丽的脸蛋,暗想这个女人必是柴大树的“密友”,因为这么美艳的女人一般来讲是眼光很高的,没有地位的男人根本不会看上眼。

正在院长犹豫不定的时候,司嘉丽当着段吉祥,就抓住了院长的手,摇着问:“你究竟同意不同意?”让院长蓦然间感受了司嘉丽的柔软掌心所传达的温热,竟一时间精神恍惚,说道:“我同意,我同意!”两天后, A 市一家大医院的大脑血管专家——四十岁的李心诚风尘仆仆地拎着皮箱坐飞机赶到平川。李心诚,自然就是曾经与司嘉丽同居过半年又娶了别人的那个“海归”。

李心诚对付脑出血的办法主要是采用中医“三位一体”综合治疗,在中医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滋阴潜阳、补益气血的原则下,采用 A 市医院研制的一种专

科中成药系列药品给柴大树内服,外敷,并配合针灸推拿、功能康复(包括运动功能康复和语言康复)、体外反搏、经络导平等疗法全方位治疗。当时李心诚在施治的时候,身后站了很多平川医院的医生,连院长也来了。

治疗以后,李心诚告诉院长,不出一个月,柴大树就能下地走路,思考、说话也没问题。接着,就推荐那些药品,说:“这些药非常好,是前几年中美两国专家通过大量科学研究和上千例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是以独特的‘双网再造’治疗机理,以36味名贵中药为主要成分,运用世界最先进的‘分子零度萃取技术’提炼而成,集预防和治疗于一体,一药双效,是人类脑血管病治疗史上的奇迹!”站在一旁的司嘉丽插话说:“我父亲就是脑出血,吃了这个药就是一个月出院的,这事我敢打保票。”

大家都感觉李心诚治病有一套自不必说,来这推销药品却犯大忌。因为平川医院里刚颁布完关于“院务公开”“统一进药”的规定。而李心诚丝毫不像推销药的样子,治完病只是交代了一下:注意为病人稳血压、调情志、戒烟酒、择饮食、避劳累、防便秘、不蹲便、慢走动、动左手、饮足水、适寒冷、重先兆……像念三字经。又从皮箱里拿出十盒药,说是够柴大树吃一个月的。然后就拎起皮箱走了,连饭都没吃。自然,也一分钱没拿。院长一再挽留也没留住。

这就不对了,违反常规就让大家纳闷了,谁不是为钱而干? 医疗制度改革以后,形形色色的医院如同进入跑道,挖空心思比赛赚钱。挂一个专家的号二三百司空见惯,患一个咳嗽给你开出两三千块钱的药也家常便饭。平川医院肿瘤科的医生人人有车有别墅,主任一年一换车,牛不? 李心诚不要钱就走了,能不叫大家纳闷? 于是有人说:“李心诚的话肯定言过其实,否则怎么连钱都不敢收呢?”一千人都点头称是。司嘉丽察言观色感觉平川医院的医生在嫉贤妒能。暗想,究竟怎么样,一个月后见!

而一个月后柴大树果真可以下地行走,而且思维敏捷,语言流畅。院长首先服了。他在网上一查,天,关于李心诚的信息上千条!是A市首席心脑血管专家!他立马从A市医院买进大批药品。然后就告诉柴大树:“你的那个朋友真够神通的!”柴大树道:“你说的是谁呀?”院长就说:“就是她呀!”柴大树越加纳闷:“她是谁?”院长心说当领导的都会装疯卖傻。他便给段吉祥打电话,问司嘉丽能不能来医院,柴大树想她了。院长是这么触类旁通猜想的,也就这么说了。

那段吉祥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立即喜出望外,因为,柴大树这么快就又“活”了!他立即带着司嘉丽来到医院。

从此,司嘉丽又打开了柴大树这一关。当然了,柴大树即使交上司嘉丽这个朋友,也不会犯错误的,因为柴大树并不好色。但柴大树知道脑出血这病是要命的,不是闹着玩的,司嘉丽帮忙把自己从阎王殿里拉回来,自己不能装傻。他给于清沙打电话,斩钉截铁地指示说,司嘉丽的施工队可以在平河改造中拿一点工程,在竞标的时候开绿灯,当然,要看施工队的资质。于清沙异常高兴,这就避开了司嘉丽与辛飞的争斗。资质么,自然也没问题!

司嘉丽像一只硕大的雌蜘蛛,在平川织了一张瓷瓷实实的关系网,下一步只等着敛钱了。这时她却出人意料地怀孕了。这不是没事找事、没病找病吗?她的行为逻辑是一环套一环、一扣紧跟一扣的。她对与她亲热过的段吉祥说:“我怀了你的孩子,但孩子属于我自己,我不会给你找麻烦。”然后让他看医院的化验单。那段吉祥虽然胆大,但也禁不住胆战心惊起来,因为他不仅害怕落个“包二奶”的骂名,更害怕因此被双规,再查出其他问题就会受到比双规要狠得多的处理。起初,他找她谈,希望她打掉,但谈不下来。他于万般无奈中变得对她更加言听计从,而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

而且,段吉祥来她的住处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补养品。她非常喜欢这样。明眼人能看出,司嘉丽已经变态了,但她自己却自我感觉良好,并且是超级好!别看她住着段吉祥的房子,却从心底里看不上段吉祥,但却感觉他智商高。她在与他亲热时就没服避孕药。

司嘉丽心想:我怀了你的孩子,你能不为了孩子而继续支持我吗?将来她不一定要让孩子认这个父亲,眼下却需要这个父亲给孩子一个高智商的遗传基因。司嘉丽现年三十出头,这也许是她非常失策的一个选择,但“狡猾的狐狸从不把失算打在自己的主意里”,她一意孤行,非要这么做!

就在这时,于清沙首先有些觉悟了,猜想是段吉祥和司嘉丽联手做文章,从认识司嘉丽的第一天开始,自己就身陷圈套,只是因为自己优柔寡断,对放浪女人没有防范,导致后边的麻烦。这种事不暴露便罢,只要一暴露,必让一个领导者身败名裂!他已经对段吉祥怀恨在心了。

盖楼者

在建委机关的人们看来,段吉祥是个很牛的人。因为自从他当了城建集团老总,基本没去过建委汇报工作,都是建委领导到城建集团来听汇报,除非建委召开大会。为什么牛?因为建委有花钱的地方,都是城建集团给补窟窿。而且,城建集团确实有钱,段吉祥也确实舍得给他们花钱。但信访办主任马万才到市建委当了副书记兼副主任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点了段吉祥的名,让他来建委一趟。他说:“我现在协助书记和主任主抓市里的三大工程,而三大工程的总承包交给你们了,你这个集团一把手要对工程负责任!”那段吉祥暗想,我不去建委汇报工作就是不负责任吗?我从来没有不负责任的时候,今天我还就不去建委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不就是个副局级吗?比我还低半级呢,你发哪家的威?他什么都不说,只是“啪”一声把电话撂了。就是说,甩脸子了。当然了,在电话那头,谁都看不见他的脸子。马万才见段吉祥摔了电话,就告诉书记,说:“这个段吉祥很成问题,你给他打电话试试,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到建委来,我就找刘百川书记去!”书记还真把这话当真了,他立马就给段吉祥打了电话,苦口婆心劝段吉祥务必来一趟建委。

怎么会这样?因为马万才来的时候,力邀刘百川书记陪同前往,说:“刘书记,我此次来市建委不是当太平官来了,我是为三大工程把关来了,如果把不住关,我请缨下基层一线去!”加上事先范鹰捉对刘百川介绍过马万才,说这是个踏实肯干的可用之才,请市委务必重视。于是,刘百川就对马万才另眼相看

了,果真破例陪马万才往建委走了一趟。这一走就非同小可,把建委的领导班子吓了一跳,无不感叹:建委这一潭多年的死水,可来了搅局的了!

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为什么会变成一潭死水?以平川市建委的情况看,毫无疑问是因为领导班子太软。上面软,中层腰板就不硬。而各下属、各局和集团里面是暗流涌动的,他们要面对具体工作,而干具体工作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人就是最活跃的因素。建委机关是一潭死水并不意味着下属单位也是一潭死水。而正因为上面是一潭死水所以下面会更活跃,基本是放任自流的状态。但建委机关来了一个马万才,似乎让希望建委工作活跃起来的人看到了曙光,也让因循守旧求稳怕乱的书委书记心里敲小鼓。但他很无奈,因为马万才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马万才虽然没说市委让他如何如何,但既然刘百川陪同来了,那就是上方宝剑。比他拿嘴说要管用得多!

段吉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了市建委。市建委的书记像个副职一样坐在马万才的旁边听他们谈话,一脸讨好的神色。马万才一上来就对段吉祥不客气地说:“段总,你的笔记本呢?怎么不拿出来?”段吉祥道:“我来建委从来不带笔记本。”马万才道:“那好,我现在就给你一本,从今往后,你每次来建委,都得带着,因为,你必须记下上级机关的意见!”说着,马万才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新的笔记本扔给了段吉祥。段吉祥看了书记一眼,书记急忙点头,段吉祥不得已把笔记本摆在面前,还把签字笔压在上面。但他只是做个姿态,当马万才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动手。马万才便急了:“段总,你是不是对上级机关的意见有抵触啊?”段吉祥这才翻开笔记本,抓起签字笔。

“我和纪检委的同志一起起草了《强化三大工程项目的廉政监管意见》。主要内容是‘谁建设、谁主管、谁负责’。具体有五点:一是项目建设单位要建立健全廉政责任制度、自律制度、监控制度,与施工单位相互监督等制度措施,强化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监督检查管理,防止监管漏洞,确保工程项目成为‘干净工程’。”马万才还没说第二,段吉祥便站了起来,说:“我去一趟厕所,闹前列腺了!”然后转身就走了。马万才摇摇脑袋对书记说:“都是你们宠的!这样吧,咱俩一人念一段,免得让他感觉枯燥。”书记嘿嘿一笑,算是默认。段吉祥回来了,书记便拿过材料念起来:“二是要成立工程项目廉政监督小组,明确职责,对工程项目实行全程跟踪监督,特别要强化事前、事中监督;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建设、施工、财务监督单位相关人员联席会议,总结、分析工程项目建设廉政情况,发现违法、违纪、违规和不廉洁的行为,应及时提醒,情节严重的,要及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司法等机关报告。”

段吉祥表情十分难看,暗想这不是做表面文章吗?一个司嘉丽便打遍平川无敌手,你们写一堆这些东西起什么作用?但马万才根本不管他是什么表情,接过来继续念:“三是法人代表对廉政建设实行‘一岗双责’,负第一责任。要与工程项目责任人、工程管理部门负责人、施工单位负责人签下《廉政责任书》。”段吉祥突然说:“我可以喝水吗?”马万才道:“喝水撒尿都随便。”段吉祥当时那个气啊,他是城建集团的法人代表,这不是往他脑袋上套紧箍咒吗?暗想你算什么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充大,咱走着瞧!书记又念:“四是工程项目建设必须坚持公开、透明、诚信和廉洁的原则。材料采购和大额工程款、材料款的拨付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报市建委审核批准,并实行公示。”段吉祥实在听不下去了:“是你们干还是我干?究竟谁当城建集团老总?”马万才道:“当然是你干,但你是建委监督之下干,明白了吗?”继而,马万才念道:“五是市建委将联合市纪委、市监察局,加强对建设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的检查指导,促进廉政工作落实到位。”

段吉祥恨不得朝马万才脸上吐口唾沫,暗想你初来乍到充什么大头?建委领导都是傻子,就你是英雄?但他蓦然间就微微晒笑了。他感觉真人不露相,仰头老婆低头汉,像马万才这样锋芒毕露的人未必有什么心计。而且,自己已有秘密武器——司嘉丽,钱可以蔫儿着赚;柴大树“死而复生”,自己回机关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点燃了。这么多好事集于一身,我跟你们这些穷光蛋计较什么?于是,他突然计上心来,说:“两位书记,我今天心情不好,对两位多有得罪,晚上我请两位喝盅小酒,然后打几局保龄球,活动活动腰身。”马万才道:“我有糖尿病,喝不得酒,而且眼睛看东西也模糊,玩不了保龄球。”而书记却说:“去吧去吧,万才,你每天太累,去换换脑子!”马万才一下子就明白了,市建委领导班子为什么软?就因为书记贪玩贪杯。他有心不去,但书记硬是架着他的胳膊出了办公室。待他们坐在五星级饭店的小餐厅里,马万才服了餐前降糖药,书记才确认他真的有糖尿病,原来只觉得他拘谨。于是席间没有向他劝酒。而餐后,马万才再一次喝了降糖药,而且因为眼睛看不清,竟两次把药片掉在地上。段吉祥

释然了。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自己跟他计较什么？

五星级饭店的七楼是保龄球馆。那里有正宗的美国宾士域保龄球设施。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楼层空空荡荡，各球道都没有玩客，只在不相邻的三个球道上站着三个花枝招展的小姐。段吉祥道：“我已经安排好了，咱们三个人每人一个球道。”马万才道：“自己和自己玩？”段吉祥道：“你真老外！是小姐陪你玩！”便把马万才领到最里边一条球道，离他们这边很远。一个小姐便跟了过去，手里拎着袜套和专用鞋。

马万才暗想，既然来了，就伸伸腰腿，也不错，体育运动嘛！便脱下了外套，问小姐：“这球怎么打？”小姐说：“你先把鞋换了——喏，套上袜套！”马万才一一遵嘱。投掷保龄球的时候，全都扔到了界外，一次也没上球道。小姐歉歉不已，说：“大叔，你是外星人吧？”马万才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道：“哈哈，你笑话我无能是吧？我是眼睛看不清，我有糖尿病。”小姐便没轻没重地揶揄一句：“都病得眼睛看不清了还出来公款消费？”马万才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公款消费？”小姐道：“这个你甭问，反正我知道。看你的意思从来没玩过保龄球，你这种人在全中国也不多见。肯定是个两袖清风的人。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学校正在组织理想教育活动，让我们写一个最佩服最值得学习的人，今天我认准你了，你帮我完成这个任务怎么样？只要我写得好，学校就给奖励。”马万才道：“你是谁呀？哪个学校的？”小姐坐到了马万才身边道：“我叫王爱妮，是平川理工大学大四学生。”

一个曾经放荡的小姐也知道选择清廉的人来作为学习和描写的目标吗？没错。王爱妮就是这样的女子。如果接触一下王爱妮，就会使人感到，中国人眼下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也是模糊的。马万才问王爱妮：“你是个大大学生，即使赚钱也该有所选择啊！”王爱妮就说了一番能体现大学生水平的話。她说：“大学生给你拿鞋子拿袜套就与身份不符吗？你的想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现如今上层建筑领域有上层建筑领域的价值标准，商业领域有商业领域的价值标准，传统文化领域有传统文化领域的价值标准，而现代文化领域又有现代文化领域的价值标准。说丰富，没错；说混乱，也有人赞成。”一向精明的马万才有些懵懂，能说出这种话的小女子竟跑到娱乐场所给玩客拎鞋子拿袜套，不是令人匪夷所思吗？

两个人正说着话，王爱妮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她一接，是段吉祥。她便回头看去，见整个大厅已经空空如也，段吉祥早带着书记溜之乎也。段吉祥告诉王爱妮，你要能把马万才放倒，钱是少不了的！王爱妮合上手机，皱了皱好看的眉头，如果马万才被她拉下水了，她去写谁呢？她给马万才要了一杯咖啡，就坐在椅子上和他聊了起来。从保龄球聊到现代文明，从现代文明聊到社会风气，从社会风气聊到领导干部，从领导干部聊到一个大集团的老总。

王爱妮告诉马万才，你是当今社会的傻帽儿，“黑耗子，白耗子，逮不着的耗子是好耗子”“遇见绿灯赶紧走，遇见红灯绕着走，遇见黄灯闯着走，什么灯也挡不住我要走”“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文件不让干的我不干，文件没说到的我都干”。那叫游戏，也叫博弈。危险自然危险，却何其刺激，何其精彩？现如今不是天天讲机遇和挑战吗？你不能光停留在嘴上笔杆上键盘上啊！现在领导们引领时代之风气，在干什么，在消费。你不要谈虎色变，一提消费就想到挥霍，想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于是赶紧下通知，紧紧捂住钱袋，没有消费怎么拉动生产，怎么提升GDP？她没说那个老总是谁，但马万才已经猜到是段吉祥了。

马万才真有心一哭！他干信访办主任那么多年，因为累，因为气，还因为吃不好睡不好，已经患了严重的糖尿病，而有的领导却如此潇洒，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消费上。消费什么？什么都消费。绞尽脑汁地消费。王爱妮道：“我也是消费对象。我也是商品。是商品就有价值。所以我也有价值。不过，我并不想做这种商品。”哦？是这样？马万才感觉王爱妮这女子很玄奥，他说：“愿闻其详！”王爱妮道：“光听我瞎白话没意思，听你的才是正事，我请你喝茶去！”便拉走了马万才。

平川市的三大工程经过反复酝酿，在紧锣密鼓之中轰轰烈烈地上马了。这一天，正是市长范鹰捉在医院住满三个月的日子，他再也躺不住了，离开医院参加了三大工程奠基仪式。医院医生和院长想劝，却知道劝不住。因为范鹰捉要为三大工程奠基仪式铲第一锹土。在平川市商业街正中心将要埋下一个具有日进斗金象征意义的大铜缸，作为地下的“聚宝盆”。范鹰捉和刘百川这两个平川市的当家人，就在这个地方铲了土。他此时感觉两腿都使不上劲，似乎是躺病床躺得肌肉萎缩了。身边的于清沙在他铲了三锹土以后，就关切地夺过了铁

锹。而在他铲那三锹土的短暂过程中,数不清的照相机的闪光灯在哗哗闪耀,电视台摄像记者也及时做了抓拍。从这时开始,范鹰捉正式去市政府上班了。

司嘉丽拿下了平河工程的一部分,而平河工程不同于商业街改造,需要拆掉沿河很多参差不齐的民房,盖成居民楼。把平房改楼房,是最赚钱的。因为平房占着同样的面积却只是单层住户,盖成楼就都摞起来了,盖五层就增五倍面积,盖十层就增十倍面积,而卖楼,恰恰卖的是面积,当然了,市里规定沿河只许盖七层楼房,即使如此,又是多大的利润?平房还没拆,新楼还没盖,光是卖期房,卖楼花,市中心沿河地段已经卖到一万五一平米!而且还排队!有人为买好朝向的楼层提前三天就去城建集团售楼处排队了!

开发商是城建集团,段吉祥自然踌躇满志。而施工单位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司嘉丽的队伍,司嘉丽能不没事就偷着乐?她觉得柴大树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队伍拉来了,在空地上搭起了长长的活动房,厉兵秣马,只等开工。但问题来了。拆迁公司与居民谈的补偿款额居民不认可,感觉太少,买不回市中心的房子,只够买郊区的房子——你们不能为了利润把我们都撵到郊区去不是?大多数居民都不搬家腾房,施工队这边大队人马整日里要吃要喝,司嘉丽有点吃不住劲了,便催促段吉祥。

段吉祥自有他的办法,他指示拆迁公司,这边协商不下来没关系,先在那边居民墙上刷上白灰圈,写上“拆”字。先制造气氛。这还不算,间或地就断那么一两个小时的水电,接着,路面就破了。车辆走不了了。住平房的人也不是全都穷得不行,也有有汽车的人,于是,这些人率先上访了。这时,下水道又不通了。洗脸水洗菜水刷锅水没处倒,人们开始往街上泼。如果一两家这么干,还不显眼,而家家这么干,就成问题了,街上和泥了。因为路面破了,露出了土地,再往上泼水能不和泥吗?和了泥还怎么走?居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市政府,带着烧饼、油条、矿泉水,拎着小板凳,往大门口那么一坐,吃起来,喝起来,聊起来。进去的人和车甭想出来,出来的人和车也甭想进去。警察和武警都出动了,但都无济于事。清走一群,又来一片。人们认准了,凡事怕闹,不闹不解决。当然了,我也不是无理取闹,就问你们凭什么补偿给这么少。范鹰捉这届领导班子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他上任这么短的时间里出现大规模的集访,这无疑是给他“上眼药”了。他虽还在医院里,却早已听到了于清沙送来的消息。于清沙说:

“房管局的拆迁办和段吉祥名下的拆迁公司都可能有问题！”他先给段吉祥奏了一本。

范鹰捉立即给市建委打电话，责成他们检查拆迁办和拆迁公司的账目问题。以往克扣拆迁补偿款的事是家常便饭，市建委眼开眼闭，装聋作哑。此时来了马万才，他可是把范鹰捉的话当“圣旨”的，只有“规定”没有“圣旨”谁查都要得罪人，而且处处受阻，根本查不下去，因为“规定”没几个人当回事，有“圣旨”就可以打着遵旨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检查和处理。马万才与这两个部门一接触，立马查出他们存在克扣拆迁补偿款、集体私分、共同贪污的现象。“小政府”在欺骗“大政府”。马万才把情况报给范鹰捉。范鹰捉在报告上批了“严肃处理”四个字。有关人员立即被送交检察院了。克扣截留的大批款项被重新纳入老百姓的补偿款里，压下了群访、集访的热潮。让心急如焚的范鹰捉稍稍松了一口气。

段吉祥自从听说司嘉丽怀孕以后，一直在打着如何给她做掉的主意。他怎么能容忍司嘉丽在自己身边弄出一个孩子来呢？他听哥哥段吉顺说，下属镇里有个保健所，还是当年赤脚医生留下的，所长就是个一直没回城的老知青。段吉祥在十分崇仰的同时突然心生一计，近来让他忧心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他便一下子与这个老知青攀谈起来，两个人还喝了不少酒。喝到八成醉的时候，段吉祥说出了心里的打算：他有个妹子，非要生二胎，怎么劝都劝不住。他打算给妹子服下安眠药以后拉到这个保健所来做人流。老知青醉醺醺地感觉做集团老总的还会骗人吗？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于是，就给了段吉祥十片安眠药。回头段吉祥就把司嘉丽叫到了三柳，说这里有活请你看看。

司嘉丽在平川那边迟迟开不了工，正急得火上房一般，见三柳这边有活，暗想，哪边快就先干哪边吧。她还在为自己以身体换来的利益而庆幸，不假思索地就来了。段吉祥在一个小旅馆招待了司嘉丽，确实让她看了方案，谈了预算和前期支出，同时，给她泡了普洱茶。于是，司嘉丽还没弄明白前期能拿到多少钱，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段吉祥把自己化了一下装，戴了一副茶色镜，顶了一顶礼帽，然后到外面叫了辆出租车，和司机一起把司嘉丽弄上车，然后向镇里那个保健所驶去。老知青没有多想，感觉段吉祥大义灭亲不计私情，连自己的妹子都不客气，还心生

敬意了一阵子。他在乡下配合计划生育给女人做结扎,做人流,不知做了多少,已经练得相当老到,把司嘉丽放到他的手术床上,加上消毒、验血,没过一个时辰就做完了。

司嘉丽躺在病床上,安详地睡着,那张美丽的脸庞真如一朵艳丽的白牡丹。这时,老知青就突然感觉不对了。生过孩子的女人与没生过孩子的女人是不一样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而眼下这个美女的身体证明:她根本就没生育过,更别提什么“二胎”!而且段吉祥长得与床上的美女毫无相似之处,老知青立即醒悟到——这是一起腐败案!待段吉祥把美女背出保健所,上了出租车以后,老知青就给县委书记周明打了电话。老知青是个思想深处还有些“左”的人,否则他早回城了。这些年来,他忠诚履行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誓言,扎根农村一辈子,确实就扎下根来。他兢兢业业地做着赤脚医生的工作,只是由过去背着药箱各村走,变成了在镇里开保健所。去平川医学院也进修了好几次,以他丰富的临床经验进城找个单位做个保健医生应该不成问题,找个其他合适的工作也完全有可能,但他硬是没走。他这样的人,在三柳是绝无仅有的。有着许多荣誉和头衔自不必说,而见到腐败不举报也就不像他这个人了。

周明是柴大树一边的人。镇里那个老知青因为在各种会议上经常与他见面,彼此印象还不错,发现了重要情况就首先告诉了他,他也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柴大树。因为他不知道段吉祥与柴大树关系如何。如果段吉祥不是柴大树这边的,周明立马就会向市委书记刘百川告状。

而柴大树被范鹰捉在医院里气病以后,一直怀恨在心,范鹰捉安排人在市建委查处的拆迁办和拆迁公司——都是他的下属单位。打狗还要看主人,你想查处谁难道不能打个招呼吗?此时见段吉祥做出这种事来,他真想把段吉祥叫到跟前狠狠地抽两记耳光,并且要大骂段吉祥不争气,在眼下这个节骨眼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类似段吉祥“养情人”这种事,在以往平川市国企老总中不是没发生过,而作为市领导的范鹰捉与郝本心之间若明若暗的关系,很多市委常委也略知一二。他们一般是采取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有人举报,就说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范鹰捉的情人问题人们知道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且现在两个人也没有过多的接触,就都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即使有些人做一下文章,也是不了了之。对此柴大树便非常气愤,以他的心理,对这样的干部该处

理就得处理,决不能手软,姑息养奸,这话到任何时候都没错!

而段吉祥这件事就不同了,柴大树作为段吉祥的顶头上司,他有心对段吉祥狠狠处理,但眼下正是自己用人之时,这个狠手他就下不了。而且,事情涉及司嘉丽,而司嘉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司嘉丽没有任何好处。他现在不能不多考虑一层——别让司嘉丽过于声名狼藉,因为司嘉丽声名狼藉反过来影响的是自己,人们都会问:市里为什么要把三大工程的一部分交给司嘉丽这种人施工?最后弄来弄去说不定就把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于是,柴大树把段吉祥叫到自己跟前谈了一次话,让他立即收手,否则,就绝对不再保他了。段吉祥知道,柴大树的这种态度也是万难之中的无奈选择。因为,那个老知青是非要把事情捅出去的,如果他知道段吉祥并未受到处理,肯定还会继续告状,而下一次他再找谁告这个状,那可就难说了。为此,段吉祥对柴大树信誓旦旦,说绝对绝对下不为例,敬请领导放心!

回过头来,段吉祥就找到那个老知青,送去五十万元,并给老知青跪下了。谁知,老知青连卷带骂就把他轰出门去了。当时段吉祥那个气啊!

司嘉丽在知道段吉祥欺骗自己打掉了孩子,破坏了她的计划以后,对段吉祥是怀恨在心的,她亲自找到柴大树告状。她自然不能说,是她先勾引了段吉祥。更不能说,她勾引的人不止段吉祥一个!柴大树告诫司嘉丽:你不要以一般女人的视角看问题,既然你还想在平川混,而且,还想借段吉祥发财,那么,你就放弃永久占有段吉祥的念头,因为段吉祥并不想和你结婚,人么,做事是要知进退的,连流行歌曲里不是都说吗: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个老知青还认识刘百川,在十分气愤的情况下给刘百川也打了电话。于是,这件事柴大树想压也压不住了。在市委常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严肃处理段吉祥。于是,段吉祥被降职了。成为城建集团的二把手,而将一把手的位置空了出来。此时,范鹰捉就提议:薄哥达在三柳处理了一系列问题都非常得体,是个有潜力的干部,在当前市里三大工程十分叫劲的时候,应该让薄哥达这样的干部到城建集团来。于是,这个建议也获得了通过。此时,柴大树就没敢说一句反对的话。因为段吉祥的问题,他也有责任,谁让他负责城建系统呢?但他也提了个建议:让王如歌继续回三柳任职。结果,也顺利

通过了。两方的较量似乎在市委常委会上取得了一时的平衡。

这样，薄哥达被免去了代理县长的职务，到平川市城建集团做老总去了。矛盾似乎暂时压住了。但一直跟踪辛飞的任味辛却又横生枝节，蓦然间将平衡打破了。任味辛在跟踪辛飞的过程中发现了段吉祥与其过从甚密，便跟踪了段吉祥，而且查出段吉祥以儿子的名字在平川市有另外两处住房，那两处住房他都曾去打探过，得知了其中一处住了一个高个子美貌女人——他瞬即作出了断定，段吉祥在金屋藏娇！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任味辛暗暗为柴大树扼腕！你自己固然要求自己很严格，但你的下属在胡来，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你以往的所有辛劳和业绩将为这个女人所葬送！

他在监督市政府对面的小茶馆时，也发现了新的情况：辛飞在小茶馆门前挂了一块牌子：商业街改造工程总经理室。这条街他是经常光顾的，因为他要在小茶馆来来往往的人中看出门道。于是，这块招牌立即引起他的警觉——马小伍设套恐吓他一顿这口气他还没出——不要以为刑警如此宽宏大量，无端挨一顿恐吓会轻易忘掉轻易原谅。那顿恐吓让他刻骨铭心，他对马小伍和辛飞恨之入骨。而因为那次恐吓，连让他进一步接触马小伍和辛飞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对方怀疑他是个靠打探情报卖钱的人。他发现在小茶馆进进出出的都不是素质很高的人。商业街改造是以门脸儿内外装修和铺路面为主，与一般盖楼还不一样。当然了，盖楼的人也不是说素质低了没关系。要搞装修，尤其是商业街上档次够水准的装修，素质低的队伍显然是没法胜任的。他进而找到施工队的住处，和民工们厮混了三天，做了深入攀谈，发现这些人过去都只是在村子里盖过房子，少数人参与过市里盖楼，基本都没搞过装修。那么，怎么能接商业街这么复杂的工程呢？明摆着是辛飞只为赚钱，根本不顾自己的实力！

就在这时，段吉祥被降职了，而薄哥达到城建集团任一把手去了。任味辛不太理解：段吉祥只是被降职算什么处理？现在司嘉丽还住在段吉祥的房子里，那两个人仍然经常出双入对！他实在忍无可忍，立即以青年记者的身份写了两封信寄给范鹰捉，并附上了自己的手机号。一是举报段吉祥金屋藏娇，而于清沙也曾光顾过那个金屋；二是举报辛飞的施工队伍是乌合之众，言之凿凿地警告范鹰捉，商业街很可能会因为施工质量问题而返工，进而耽误工期！全市成千上万人所瞩目的商业街改造工程会因为粗制滥造而让市政府威信扫地！

范鹰捉接到这两封信以后,把段吉祥金屋藏娇的问题压下了,把另一封信批给了市建委。

接着,他便按照任味辛留下的手机号约他来市政府细谈。范鹰捉本来非常忙,根本顾不上过问日常工作以外的事。但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一点他是清楚的。所以,该见的人硬挤时间也务必要见。任味辛向他告知了自己掌握的所有情况,说于清沙是个口碑不错的领导,怎么会往段吉祥的金屋跑呢?虽说来的次数不多,可是,哪怕来一次,都是让人生疑的。因为那种地方不是谁都能随便来的。一是,你不是圈里人,人家根本不让你来;二是,你如果不是与他们臭味相投,你也根本不愿意来。任味辛还特别指出:“范市长,你不要以为有问题的人多了,仿佛大家都靠不住了,甚至有点不真实了,不是这样的,机关里毕竟还是好人占绝大多数!”范鹰捉点了点头,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

但他不得不找于清沙谈一次话。他没找段吉祥谈话,因为现在段吉祥不在机关工作,而且是在柴大树下属的单位,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找他。且说他对于清沙的谈话,是这么问的:“老于啊,近来为了三大工程你忙得焦头烂额,是不是特想尝试一种从没经历过的休息方式啊?”于清沙是何许人?他一听这话就立即明白范鹰捉盯上自己了,而且知道了自己的不严谨,于是,他急忙说:“范市长,我是有过一时糊涂的时候,但我这人自律意识还是可以的,所以迅速调整了自己,以往的事情只当是体验了一下生活,上了一次当!现在我在竭尽全力避免损失。”范鹰捉心里便全明白了,什么都不再问了。他现在偶尔还往段吉祥家跑,也许是想把住司嘉丽那道关,不让他们做事太过。这个级别的干部谈话都是点到为止,用不着把话说得那么露骨。但彼此已经心照不宣了。是不是像拿掉段吉祥一样也拿掉于清沙呢?他感觉不能太急,还要再观察一下。

市建委主任和书记一样,对下属各局各集团不敢得罪的人都是优柔寡断,他见到范鹰捉批来的举报信以后便压下了,连书记也没敢告诉。因为他知道能够拿下商业街改造工程的队伍都是有背景的队伍,恐怕他这个建委主任是惹不起的。

但范鹰捉看了举报信却不是一批了之,而是立即责成于清沙找市建委,重新审查商业街施工队伍,不行的话就重新招标坚决换掉!当于清沙和建委主任谈举报信的问题时,问他:“你们对待举报信有什么应对措施?”建委主任答道:

“正在研究,正在研究。”于清沙只得亲自组织市建委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会上也只有马万才表了态,说办就办,一刻也不能耽误!而一把手书记和主任连大气都没敢出。会后马万才越过不了解情况的薄哥达和段吉祥,直接找到辛飞,说:“按照市领导的安排,要对施工单位重新审查,资质不够的坚决换掉!”辛飞嘴上说:“审查吧,审查吧,需要我提供资料我一定大力配合。”当时坐在一旁的马小伍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辛飞曾经对马小伍许愿,只要干得好,会分给马小伍三分之一的收益。这么大的份额,对马小伍自然极具吸引力!

三天后,就在审查辛飞队伍的过程中,在天黑回家的路上,马万才骑着自行车一进小区,就被一个人给了一闷棍,顿时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昏死过去。后来被小区的保安发现,打120叫来了救护车,送往医院。但医生鉴定,马万才的头骨被打裂,患中度脑震荡,脑组织也有损伤——可能变为植物人,永远站不起来了;也可能可以站起来,并恢复正常思维,但需要假以时日,总之,情况并不乐观。市建委的人都说:“建委主任、书记都坐小车,偏偏他要廉政,非要骑自行车,而且眼睛时常处于模糊状态,还要骑自行车,不出事才怪!”书记和主任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而范鹰捉不干了,事情太明显了,你那边段吉祥降职了,这边时间不长就折损他一员大将,难道是偶然的吗?人们总爱说一句话“大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而现在大楼还没有盖,得力的干部却提前倒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过去平川市市委常委会成员经常不定期地召开生活会,针对一些个人问题进行思想交锋。但近几年大家坐在一起不说心里话了,所以生活会往往流于形式,你好我好大家好,人人都是和事佬。刘百川见此就减少了开生活会的次数。既然没有效果,开它做什么?但马万才倒下以后,范鹰捉督促刘百川再次召开了生活会。柴大树是常务副市长,也是市委常委,自然应该出席。其实,范鹰捉想在会上对柴大树发起攻击。在生活会上,范鹰捉问柴大树:“你敢把为段吉祥怀孕的那个女人姓甚名谁说出来吗?”柴大树一时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吧,显得自己也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有瓜葛;不说吧,也好像自己与司嘉丽有猫腻。柴大树不得不再次嫉恨范鹰捉——他提的问题真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当时班子成员全都看着柴大树,局面相当被动。柴大树涨红了脸不作回答。别人就看出问题了。有人说:“男女之事单巴掌拍不响,那个女人能为段吉祥怀孕,必

是有求于段吉祥。”柴大树想了半天才说：“段吉祥就是利用了那个女人对他的求助而诱奸，事后又害怕暴露，就给那个女人服了安眠药，然后再做人流。”

范鹰捉又问：“那个女人究竟姓甚名谁？来自哪里？”柴大树不得不说：“我跟她又没有深交，我怎么知道？”范鹰捉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有这样的阅历——有一种女人打地起就是以专门拉干部下水为手段谋利益的坏女人！”范鹰捉手里虽有一封任味辛的举报信，但信里并没有说清楚那个女人与段吉祥究竟是什么关系，所以他也没法指名道姓。但他还是一下子语惊四座，大家纷纷期待范鹰捉继续说下去。

柴大树却打断道：“一个女人为别人怀了孩子，又被迫做掉，不管这个女人打地起是好是坏，在段吉祥问题上就是受害者。我们当然不赞成他们非婚生育出一个孩子来，但我们要允许一个年轻女人犯错误，只要纠正了就好——纠正错误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的，所以，现在给这个女人头上泼脏水为时过早！”范鹰捉道：“你非要袒护这个女人，我就先给大家提供一点粗略的情况——一个局级干部在市里有好几处房子，其中一处就是这个女人的住所，而我们的干部，不仅仅是段吉祥，还有其他人，都曾找上门去。与一个这么年轻美貌的女人‘单兵教练’能教练出什么来呢？弄出一个孩子来不是顺理成章吗？大家回头可以查一查这个女人在平川市都干了什么，是仅仅怀了一次孩子，还是另外拿到了什么好处？”

柴大树对这话非常不爱听，这么说要把司嘉丽轰出平川吗？于是，他说：“甭管这个女人拿到了什么，她又不是领导干部，我们没有必要去追究她，倒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应该管紧管好，俗话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是不是这样？”此时范鹰捉便说出了最关键的话：“说得不错，今天我重点要讲的还就是这个问题。马万才是个办事认真的好同志，因此去市建委时间不长就得罪不少人，现在让人打了闷棍，身负重伤。马万才干了什么事让人打闷棍？他干的恰恰就是扎紧篱笆的工作，又恰恰被野狗咬了！现在我们不能不在有些环节上多加留意——比如，马万才是在审查谁的资料的时候挨打的？太平盛世，朗朗乾坤，谁这么猖狂？打人的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单位？通过逻辑推理我们觉得，就是那个被审查的施工单位对马万才下了毒手！因为马万才的审查涉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生活会，我觉得通通心气是很有必要的，我的心

气就是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拿掉打人的施工单位,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心狠手辣就一切由着他们!”

由哪个队伍承包哪项工程,都是有合同的。单方面毁约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失。要让辛飞的队伍退出商业街装修工程,就必须承担一笔不小的赔偿。赔偿多少的问题倏忽间摆上了议事日程。谈判是拉锯,没有一次就完结的。就在这时,辛飞再次行动了。他给省委、省纪委、省城日报、省城晚报、省公安厅、省各级检察院,给平川市委、市纪委、平川日报、平川晚报、平川公安局和各级检察院都寄了举报信,举报平川市政府机关隐藏了多件值钱的古玩玉器,还有见不得人的齷齪光盘,就连市长范鹰捉的办公桌里也藏着黄色光碟!

一桩沉默了好几个月的案子,终于浮出了水面!一直引而不发的窃贼,终于射出了让范鹰捉脸上无光、让平川市政府机关威信扫地的凶狠一箭!

不仅如此,范鹰捉的老婆庞麦花下班回家,在存车处停好自行车,刚要挎着皮包往外走的时候,突然被一个迎面走来的三十来岁的男人打了一个嘴巴,在她被打得晕头转向之时,那个男人一把将她的皮包抢走了。当时天还没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皮包里有钱包、钥匙、笔记本、手纸、化妆品。笔记本里没什么要紧内容,关键是钱包里面有东西,比如四个银行卡,一个身份证,还有八百元现金。那四个银行卡里钱可不算少,哪个都是二十五万整,加起来恰好一百万。是她的那个开发商同学刚刚还她,她打算立马还给郝本心的那笔钱。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抢别人偏偏抢庞麦花?

庞麦花急忙跑到门卫去打110,警察来了她先告诉人家,自己是市长范鹰捉的老婆,然后让警察帮忙解决银行卡被抢的善后。警察问她:“哪个行?是工行还是建行?还是农行?”庞麦花说没注意是哪个行,但知道银行卡都有密码。警察说:“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同时被抢,你的密码会被换掉。我不能不提醒你——以前我曾经处理过这样的案件,有员工偷了同事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但他不知道对方的密码,于是他就想了一招,去挂失银行卡密码,重新设定密码。由于银行的员工没有仔细核对身份证,结果让他挂失成功,他重新设定密码把人家的钱全部提走,然后收拾行李准备走人,结果给发现报了案,作案人在火车站被我们截了下来。”庞麦花一听头上的汗就下来了,说:“劳驾你赶紧想办法吧!”警察立即回公安局通过内线给市内各银行行长打了手机,请他们对所

属银行作出安排。

庞麦花惊魂未定,谁知,转天,儿子放学时,刚出校门,就被一个同样三十来岁的男人抢走了书包。当然了,书包里只有教材、作业本、铅笔盒,没有值钱东西。不过,晚上的作业就没法写,转天上课就没有书,怎么办?一个中学生得罪谁了?

程爱海亲自过问了这个案子,问庞麦花,那个抢包的人什么模样?庞麦花说,是一个个子不高、略瘦、有点驼背、跑起来没有声音像猫一样的人。

程爱海问范鹰捉的儿子,那个抢包的人什么模样?得到的回答和庞麦花一致。

程爱海把这个特征告诉了任味辛,任味辛立即说:“这个人就是小茶馆老板辛飞的助理马小伍!没错的!”程爱海叫来一个老警察,道:“这个任务给你,你去小茶馆抓马小伍吧!”这个老警察是一直暗中配合任味辛的内线,对市政府机关失窃案了如指掌,他立即赶到了小茶馆,但扑了空。他一气之下把辛飞带到公安局来了。但辛飞说了个情况,让老警察和程爱海都没了脾气——马小伍为了多赚钱,同时给三个公司当助理,我没对马小伍作过任何安排,更别提打人、抢劫的安排,谁不知道那是犯罪?至于他是不是听了别人的旨意,我怎么知道?老警察问:“那两个公司都是什么公司?”辛飞道:“一个公司在省城,背景是省工商联;另一个公司在外市,背景是武术协会。”老警察和程爱海面面相觑。

俱乐部

由于警察采取措施及时,庞麦花的银行卡及时办了挂失,保住了卡里的钱,她没敢拖拉,立马找郝本心还回去了。郝本心拿到卡和密码,又及时还给了段吉祥。段吉祥一见郝本心,免不了一脸坏笑还要说几句猥亵的话,郝本心只是微微哂笑,并不理睬,拿了收条就走了。

这些日子,实验中学的改扩建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郝本心请了监理公司,专门监督施工单位黑老蔡的队伍。那黑老蔡对郝本心垂涎三尺,却连一次手都没摸过。郝本心不给他机会。黑老蔡便想出一招:请郝本心去机关俱乐部跳一次舞。跳舞自然就可以摸手,还可以摸后背,还可以借机请喝茶或喝咖啡,可以请吃夜宵,于是就可以增进感情,距离实现目标就近一步。但黑老蔡已经向郝本心发出了无数次邀请,郝本心都是推说身体不适,一次也没答应。但庞麦花把一百万给她送来了,她又还给了段吉祥,心里蓦然间一块石头落了地,便想:去一趟就去一趟,免得黑老蔡天天像苍蝇一样跟着,自己也放松一下神经。人常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可是总有篱笆扎不紧的时候。

平川市机关俱乐部座落在平川市郊结合处的一大片槐树林里。是上世纪20年代一家英国公司兴建,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是早年间专供外国绅士豪富恣欢享受的豪华场所。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被日军占用,改名“国际俱乐部”。后来小日本投降,改为美军的“军官俱乐部”。后来美军撤出,由“乡谊会”收回。解放后平川市人民政府接管下来,辟作机关干部文化娱

乐之用,定名“平川市机关俱乐部”。“文革”时期更名“人民俱乐部”。“文革”后复名为“平川市机关俱乐部”。隶属平川市政府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主要任务是用于召开各种重要会议、接待上级领导和参观访问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中高级知识分子,并对社会开放。

多年来,经不断扩建和修缮,已成为平川市规模最大的园林式综合娱乐中心。这里不是全市最豪华的但却是最有情调的地方。里面建有室内温水游泳馆、台球房、地球房、西餐厅、酒吧间和羽毛球室等设施。英式舞厅的细木弹簧地板别说在平川市,就是在省城,也没有第二家。室外还建有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和一个专供垂钓的水塘。黄昏时分,头顶金色的落日余晖走进机关俱乐部,那浓荫密布的树林先就让人内心恬静下来,再吸一口散发着大量负离子的清新空气,顿时让人心旷神怡。而随着向里面深入,就陆续看到一幢幢早年西式风格的建筑,行家可以叫上名字,如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庭院式等等。单说那墙体红砖,砖面光洁如玉,快一百年了仍然泛光而不褪色,那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均匀而恰到好处,竟插不进一枚硬币!机关里的人时不时地来这里一趟,一般为了换换脑子,调节一下心情;而有钱有闲人员来此,无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感受上流社会的气息。每逢周末,来这里的小车,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保时捷早已不算新鲜,贝克汉姆送给妻子维多利亚的那种德国威茨曼敞篷跑车、凯迪拉克凯雷德 SUV 和目前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瑞典跑车幽灵 CCR 都曾在这里出入!

范鹰捉因为腿伤住院时间过长,腿部肌肉出现萎缩,站时间长了或者走时间长了都会酸软无力。医生叮嘱他要逆水行舟,越是感觉无力越要锻炼。而天天忙得脚跟朝前,哪有时间?这时马雨晴就说出了机关俱乐部那个地方,说可以游泳也可以跳舞,打球更方便,她可以做陪练。范鹰捉想了想就答应了。机关俱乐部本来就是干部娱乐活动的专用场所,哪个市领导去都属于正常。马雨晴为他安排好了,周六晚上六点半,她和小车司机一起来接他。

那柴大树因为患过脑出血,医生叮嘱要做一些适当适量的活动,既要动手也要动脚。动手好办,左右开弓,练书法;动脚就差些,不能疾走和猛跑,运动量

不能太大又不能没有。马萧萧提出,去机关俱乐部舞厅跳慢四吧,不疾不徐,正合适;而优雅的舞曲还能让人陶冶性情。那个地方马萧萧当然熟悉,想当年,她与武苍穹在那里玩得忘乎所以,对那里的每一项娱乐如数家珍!她给小车班司机打了电话,说,这个周六晚上咱们一起去一趟机关俱乐部。

他们的女儿柴静自从上次在医院里看到父亲对范鹰捉的态度,就一下子看清了父亲的性格弱点——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就把范鹰捉作为假想敌了,而一旦设定了这个目标,便一根筋地斗下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刚愎自用而又不可理喻!人生如果变成这个样子,会多么可悲而又可怜?柴大树被医院抢救过来脱离危险以后,柴静就回到了学校,专心写她心目中的范鹰捉,一次也没回过家。马萧萧天天晚上念叨女儿,实在憋不住了就给柴静打手机,而且开口就喊:“女儿哎,想死老妈了!”这时候柴静就会气哼哼地说:“我活得好好的,您叫魂儿啊?我忙着哪!”狠狠抢白两句,让马萧萧很是无奈。

那天天出入娱乐场所的王爱妮因为埋头写有关马万才的文章而消瘦了不少。她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用功了。她一直觉得人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男女之间更是简单到极点的交易,你需要发泄,我需要金钱。即使建立婚姻,那仍然是男人合理合法地发泄,女人合理合法地捞钱。有几个男人不是让老婆当家管钱的?越是有作为的男人越是不在乎给钱。但马万才是当今社会的另一种情况,属于另类。

王爱妮想把题目定为《一个不知道保龄球为何物的领导干部》,但又担心太白太俗,大学里的教授、老师更喜欢文采斐然的文章,哪怕写得酸溜溜呢!她拿不定主意,就跑到市建委找马万才,谁知,市建委的人告诉她,马万才现在住在平川医院里,脑伤很重,恐怕今生今世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了!啊?怎么会这样?王爱妮立即跑到平川医院脑外科住院部,见马万才的脑袋果真被白纱布严严实实地缠裹着,两眼紧闭,毫无知觉。她在护士允许下,捏了捏马万才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马万才一动不动。王爱妮的眼泪蓦然就滚落了下来。她无声地抹着眼泪。然后默默地走出病房。做马万才这样苦行僧一般的人,还是做段吉祥那样吃喝玩乐的人?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也模糊了她的思想。她豁出去了,题目就选这个了,即使得不了奖也认了!

那段吉祥被降了职是不是仍然日日笙歌、夜夜新郎赛过神仙呢？不见得！这些日子他心情相当郁闷。下属的拆迁公司被严重处罚，好几个人被送进检察院；那好朋友辛飞又被淘汰出局。这不能不说他被狠狠扇了嘴巴子！敲山为了震虎，不是为了逮虎；打草为了惊蛇，就是为了赶蛇。段吉祥心里明镜似的，范鹰捉对他打的就是脸，而不是心脏。因为仅仅是让他难堪了一下而并没触及他。拆迁公司扣留拆迁补偿款不能不说与他有关，至少他知道这件事而没有制止。但市建委和市里并没有追究他。如果追究，打的就不是脸，而是心脏了，弄不好就折戟沉沙身败名裂，在平川市政界和企业界永远销声匿迹！想一想就不寒而栗，他怎么能不郁闷？

看看躺在身边的司嘉丽，现如今连碰一下都不让碰了，说是炎症很厉害。他说：“你如果不让男人碰了，就空长一副美人胚子，那就毫无意义，平川人会很快抛弃你，你就别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司嘉丽此时心情自然也不好。段吉祥不光是给她做掉了孩子，让她的计划化为泡影，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传出了她的骂名，这更让她害怕。在A市，她就因为引诱男人被处罚个精光，在平川会不会重蹈覆辙，甚至被轰出平川呢？她想这些想得头疼。她对段吉祥说：“你甭只想作践我的身体，你领我找个会所之类的地方换换脑子吧！”段吉祥想了想道：“你跟我机关俱乐部吧，那里舞厅的经理是我朋友。”司嘉丽道：“好吧。”从此，他们俩天天晚上去泡机关俱乐部，已经连续去了一个星期。在周六晚上他们碰上了第一次去那里的范鹰捉和柴大树，不过那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如此说来是不是巧合太多了？怎么故事里的主要角色都集中到机关俱乐部了？没错。不仅这些人去了机关俱乐部，连马小伍也神差鬼使地在机关俱乐部出现了。他的出现，自然不是要跳舞，而是伺机给范鹰捉以报复。这些天他已经在机关俱乐部转了很久，始终没能碰上范鹰捉。他以一个平头百姓的心理猜度范鹰捉——因为三大工程开工，会异常兴奋，来此娱乐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三大工程筹备，会异常劳累，来此休息属于高雅选择。此外，理由还有很多，但以他的脑力，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有这两条就已经足够了。他一到晚上在此转悠，兜里还揣了一把匕首。

那任味辛自从庞麦花被抢以后就集中精力追剿马小伍，却始终不得要领。老警察提醒他说：“平川市的娱乐场所是马小伍这种人的栖息之地，作案以后他必会躲在某个角落里麻醉自己，因为这种人的神经始终是紧张的。”任味辛花了很长时间在平川市各娱乐场所出入，但一无所获。娱乐场所太多了，他根本就转不过来。他蓦然想到做事应该有针对性，而不应该大海捞针。马小伍躲在哪个歌厅或洗浴中心最安全呢？俗话说，“漩涡的中心灯下的黑”，只有机关俱乐部最恬静、最安全！任味辛一下子就蹿了起来，穿好衣服，腰上别着手枪就行动了。他之所以佩枪，是考虑到马小伍以自己矫捷的身手不会束手就擒。如果马小伍敢于拒捕反抗，他就击毙他！

三月底四月初的平川，按阴历是二月底，该是清明节的前页，在强劲的春风里——不是和煦的春风，而是强劲的春风，里面夹杂着令人生畏的春寒——平川地区已经好多年不刮和煦的春风了。但春风不论和煦还是强劲，都挡不住绿色的脚步款款到来，眼下各种树木已然抽出了绿色的嫩芽。此时的平川人已经有小伙子穿起衬衣，而有人依然裹着防寒服；有的姑娘已经裸起大腿只穿高筒丝袜和皮裙了，还有人穿得圆滚滚的围着毛线围脖在街上走。正所谓“二八月，乱穿衣”，那叫一个乱！范鹰捉的小车徐徐驶入机关俱乐部大门的时候，一辆猩红色保时捷和一辆灰色夏利刷地一下子从身边冲过去，范鹰捉只觉得眼前一阵乱！

司机把车停在舞厅门口，范鹰捉和马雨晴下车，司机就把车开走，驶往存车处。而此时，在舞厅门口对面的灌木丛后面，站着把贝雷帽帽檐压过眼眉的马小伍。他把兜里的匕首紧紧攥住，打算一下子冲过去，给一刀然后转身就逃。不是想杀人，根本没有杀人的必要。只是惩罚，只是报复。你依靠权力伤害我的利益，我就依靠暴力伤害你的身体。我看你还张狂不张狂！就说现在吧——你自己老气横秋，一脸皱纹，竟然拥了一个这么年轻靓丽的美女来跳舞，你凭什么？马小伍真有些按捺不住了，但此时天还不黑，自己必定被抓。他眼看着范鹰捉走进旋转玻璃门了。暗想，你总是会出来的吧？那时天也该黑了不是？此时柴大树来了，司机把车停稳以后，柴大树被马萧萧搀下车来，一步步往旋转玻璃门

跟前蹭。马小伍又想,你真无能啊!我们这么多人支持着你,你怎么就不能成事呢?怎么竟然让辛飞淘汰出局呢?

范鹰捉进了舞厅就往里面走,里面小舞台的地方有小乐队,他喜欢听音乐。此时舞厅里已经有了五六对舞者在翩翩起舞。当他走到跟前的时候,蓦然间看见市政协的老傅正拥着老伴在小乐队跟前跳舞,他急忙走过去拍了老傅肩膀一掌。老傅跳得太专心了竟然没有发觉,范鹰捉就又拍了一掌,老傅方才醒悟,扔下老伴和范鹰捉攀谈起来。此时,柴大树就进了舞厅了,他一眼看见范鹰捉和市政协老傅两个人在里面说话,他转身便走——这太扫人兴了,什么东西!马萧萧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说:“大树,既来之,则安之。走什么?难道你在他手里有短?”柴大树一听这话便立即止住了脚步。马萧萧便把一只手放在柴大树脖子上,脚底下也款款移动起来。

来机关俱乐部舞厅的老者和领导很多,因此,小乐队基本奏的都是慢三慢四的曲子。曲子慢,气氛就幽雅,就和缓。老傅凑近范鹰捉耳根说:“省纪委的老同学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有人又在告你,说你带头在机关里看黄色光盘,弄得各办公室都有乱七八糟的光盘。是这样吗?”范鹰捉道:“老傅,你想想这可能吗?但凡有点机关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相信!我办公桌里是有张光盘,但那是讲夫妻保健的!”老傅道:“你看过里面的内容吗?”范鹰捉道:“我哪有时间看那些东西?天天正事都忙不完!”老傅道:“是这话,所以里面含有色情内容你根本不知道,这就怨不得人家举报了!你想想看,街边的性用品商店是不是都打着‘夫妻保健’的招牌?”

范鹰捉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他那个光盘里面究竟有没有色情内容,现在东西在窃贼手里,一切只能被动地听别人分析和举报。老傅非常喜欢马雨晴,放下范鹰捉的话题就夸马雨晴漂亮,还一把拉住马雨晴跳起舞来,把老伴生生冷落了。可见,不光是年轻人喜欢美色,一个年近六十的男人依然喜欢,而且喜欢得情不自禁。这时,段吉祥拥着司嘉丽走进舞厅,他们冲着门口的柴大树夫妇点了点头,就跳了起来。可能他们也看见了范鹰捉和老傅,但他们没过去打招呼。老傅拥着马雨晴在笑,似乎十分开心。而范鹰捉没笑,因为他突然看到了刚进来的段吉祥和高个的司嘉丽,他一下子就断定,这个艳丽的高个女人就是

在平川作妖的那个女人，从她眉宇间的狐媚就可以断定，因此，一股怒火油然而起！而他同时也看到了在门口拥着马萧萧的柴大树，他便在脑海里转了个弯儿——领导干部们没事就来机关俱乐部消遣吗？三大工程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存在问题那么多，就算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恐怕都做不完，你们是不是太潇洒了些？

领导者经常如此。那就是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你来这里是为了锻炼腿脚，人家柴大树难道就不是吗？范鹰捉压住了火气，迎着柴大树走过去。他知道柴大树肯定早就看到自己了，但柴大树治气不过来。你可以治气不过来，我却不能治气不过去。因为，我是一把手。范鹰捉自信地走了过去。照例在柴大树肩膀拍了一下。柴大树突然转过身大叫：“干什么动手动脚的？有话说话行不行？”看那横眉冷对的气势好像要吃人一样。范鹰捉先冲着马萧萧笑了笑，然后对柴大树道：“你呀，总是这么大的火气，哪天我把平川市消防大队队长介绍给你！”柴大树瞪圆了眼睛道：“你少跟我来这个花花肠子！我来舞厅跳舞，是为了活动腿脚，带的是自己老婆；你呢，来舞厅跳舞为的是玩乐，带的是青春靓丽的女处长！谁高谁低相形见绌！我懒得陪你在这磨牙！”还是那话，领导者总是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从柴大树身上可以看出，正职副职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范鹰捉却不紧不慢道：“你为了腿脚，我就不是为了腿脚吗？我的两腿已经肌肉萎缩了，否则我没有时间到这来。你呢，本来应该静养，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凑热闹呢？别人不经意碰了你怎么办？”柴大树道：“在业余时间里我干什么，用不着你管，我不是没有自律能力的人。我且问你，凭什么拿掉辛飞施工队的资格？你想找十全十美的施工单位，往哪找去？”范鹰捉道：“这里不是谈工作的地方，回机关以后我再跟你谈这个问题！”柴大树道：“放下这个问题不提，就说你在办公桌里放色情光盘的事，哪个领导干这种事？你丢人不丢人？现眼不现眼啊？”

此时，小乐队那边的老傅与马雨晴跳得正欢，老傅拽着马雨晴的手连转三圈，做了三个花儿。门口这边的段吉祥和司嘉丽突然鼓起掌来，不知道是冲着老傅的舞姿还是冲着柴大树咄咄逼人的问话。范鹰捉感觉此时有口难辩，这里根本不是辩理的场合。那柴大树见范鹰捉无言以对，更加肆无忌惮，冲着范鹰

捉继续咆哮：“你为了还上那一百万，竟让郝本心为你卖身，你对得起郝本心吗？你这种人有资格找情人吗？你害了郝本心知道不知道？现在你感觉郝本心人老珠黄了，就又弄一个马雨晴，你不就是欺骗马雨晴年轻、社会经验不足吗？你配得上人家马雨晴吗？”

范鹰捉再也听不下去，非常失态地抬起了胳膊，看那样子是要给柴大树一个大嘴巴。柴大树猛地一个激灵，做出一个抵挡和招架的姿势，但范鹰捉并没打他，而是让胳膊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后轻轻落在他的肩膀上，攀住了他的肩膀，说：“大树，有意见咱们上生活会去提，这里是说这个的地方吗？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太有失风度了？”柴大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顺手就把范鹰捉使劲一推。也许，他只是嫉恨，并没想伤害，但不知范鹰捉腿上很软，加上此时不知是谁正把脚伸在这里，那跳舞做花伸脚也是正常现象，但却把范鹰捉绊了个正着，扑通一下子就摔倒了……

郝本心和黑老蔡定好今晚来机关俱乐部，到舞厅跳几支曲子。但郝本心和黑老蔡在门外碰头以后，突然变了主意，她指着空地的一排小车说：“今晚里面人肯定不少，咱们去喝杯咖啡算了，舞就甬跳了！”那黑老蔡见郝本心能来就喜不自禁，喝咖啡就喝咖啡呗！便笑着点头，说：“一切听你安排！”两个人便走向咖啡厅。咖啡厅在舞厅侧面，门面拙朴，一派老式英国庭院风格，里面却极尽奢华。两个人找好座位以后，黑老蔡说：“今晚我请客，你就消消停停坐着，我去点咖啡。”说完就走向吧台。郝本心坐下以后就歪着头盯着黑老蔡的背影。因为她对他不放心。问题果真来了，她从背影就看见黑老蔡要了两杯咖啡以后从口袋里掏了什么，似乎是扔进了一个杯子里！这样的咖啡还能喝吗？还能让段吉祥的把戏重演吗？

黑老蔡若无其事地端着托盘走过来，托盘上放着两杯卡布奇诺和一个放方糖的小盅。他把托盘在桌子上摆好，把一杯混合着牛奶香气的咖啡往郝本心跟前推了推。郝本心道：“咱俩是不是第一次在一起喝咖啡？”黑老蔡道：“没错，有什么指示请讲。”郝本心道：“既然是第一次，自然有第一次的讲究，你是不是应该先干为敬？”黑老蔡道：“太热，想干也得凉凉。”郝本心道：“好，我等着你。”一下子让黑老蔡好生尴尬。但黑老蔡急忙掩饰自己，不停地吹那杯咖啡，同时一

小口一小口地喝光了。喝光以后一脸胜利的表情。谁知郝本心却继续道：“今晚我想采纳一下山西人的规矩，你同意吗？”黑老蔡道：“说好了今晚听你的，你只管安排就是。”郝本心道：“那好，我告诉你山西人是什么规矩——我敬你酒的时候，我不喝，我看着你喝——这就叫‘敬’。现在我就敬你一杯咖啡。”郝本心把自己面前这杯咖啡推到了黑老蔡跟前，黑老蔡一下子把脸涨得通红：“这，这，不合适吧？哪有这个敬法的？”郝本心道：“说好了今晚你听我的么！”黑老蔡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喝就是对郝本心的大不敬，喝——能喝吗？里面放了什么他自己最清楚！他不觉暗骂，今晚老子让你这个臭女人涮了，哪天看我怎么得楞你！

“得楞你”是平川话，就是收拾你的意思。待到黑老蔡得楞郝本心那是以后的事，眼下他必须把这杯咖啡喝掉。如果情况正常，对方敬你一杯咖啡根本不算事儿，你喝下去就是。除了体现对方对你的尊重，没有别的。现在就不是了。因为咖啡里有东西。那么这个“东西”进了谁的肚子就是对谁的惩罚。但黑老蔡现在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因为他除此以外无路可走。能在女人面前跌这个份儿，丢这个脸吗？当然不能。那就不是黑老蔡了。而且，黑老蔡自己并没喝过这种东西，究竟有什么厉害的他也从没体验过。如果体验过，估计他就不喝了。

此时，他又吹了吹，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喝了下去。郝本心见他真的喝完了，突然害怕起来——万一黑老蔡想毒死我，却偏偏把自己毒死呢？谁给他收尸？死在咖啡店里不是让人家咖啡店永远没人踏入了？那不是缺了大德吗？她急忙站起身去吧台又要了两杯苏打水，回来后硬逼着黑老蔡喝下一杯，然后观察他的反应。喝苏打水至少可以稀释一下，她这么想。其实，有时候只怕还加重了！这时，只见黑老蔡的脸慢慢泛红，嘴唇发紫，两眼开始迷离，色迷迷地盯着郝本心。她紧张起来，把跟前的另一杯苏打水也递给了黑老蔡，这次黑老蔡没喝。而是晃晃悠悠站了起来，走了两步，站在了郝本心的一侧，然后用小腹蹭郝本心的胳膊。她不觉一惊，春药！这黑老蔡与段吉祥果然是一丘之貉！

郝本心也站了起来，与黑老蔡脸对脸地说：“你知罪吗？”黑老蔡道：“我知罪，可是，今晚我怎么办？”郝本心道：“去洗手间自己解决吧。”黑老蔡道：“这种情况是没法自己解决的！”郝本心道：“那你就找小姐去吧！”黑老蔡道：“被警察

抓了怎么办？”郝本心道：“哦，你还怕警察啊？我现在如果打110，把警察叫来说清实情，你想想警察会怎么对待你？”黑老蔡不觉再次暗骂，这郝本心真不是东西！他返回座位，浑身燥热难耐，说：“你给我要几杯冰水吧，一定要加冰块！”郝本心便站起身去要冰水了。要来冰水以后，郝本心给他放上冰块，就说：“我到隔壁舞厅看看，你自己在这慢慢化解吧。”便向门口走去。黑老蔡无奈地看着郝本心的背影傻笑。他现在除了傻笑已经没有选择。

而当郝本心走进舞厅以后，见全场那么多人突然都把目光转向了自己——她似乎感觉到舞厅里有些异常，至少是气氛相当沉闷——而且，舞厅里尽是熟脸的人，范鹰捉、柴大树、段吉祥、老傅、马雨晴等等，她急忙问了一声：“你们都站着干吗？跳舞啊！”就见范鹰捉疾步走过来，拉住她的手道：“今天我们这些人在机关俱乐部偶遇，正在谈心，是不是这样？大树？”说着，范鹰捉架起郝本心的手跳起了慢四，还贴着郝本心耳根说了什么，可能是说话，也可能在吻郝本心的脸颊，因为人们看不清楚。这时就见柴大树更加火冒三丈，他二目圆睁，胸脯剧烈起伏着，怒不可遏。他对着大厅里所有的人大喊：“范鹰捉你听着，你左右逢源，事到如今还在欺骗人家郝本心！还在假惺惺地装模作样！”范鹰捉便携着郝本心站住了，他们不跳了，因为此时连伴奏的小乐队都停止了演奏，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柴副市长再一次突然发飙。

此时范鹰捉就说话了，他是挽着郝本心的手说的：“柴大树我再送你一段伟人的话——”当时全场静极了，大家全都屏住了呼吸，范鹰捉道：“‘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大厅里的人除了司嘉丽没听过这段论述，凡是领导干部，只要进过党校参加过培训，没有不知道这是恩格斯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著名片段的。

大家已经顾不上柴大树的恼怒，对范鹰捉一字不差地背下了伟人著作而突

然鼓起掌来,那掌声如潮水般经久不息,震耳欲聋!而郝本心为范鹰捉如此准确地选择这段话来抽象地概括自己的现状和心态,尤为感佩,两行热泪汨汨而下。而马雨晴则解恨地瞥向了柴大树,只见他浑身发抖,嘴唇翕动了半天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突然两眼一闭,身体向后倒去。身边的人急忙扶住了他,不然,就会让他摔了后脑。虽然他没摔下去,却已然神志不清了。范鹰捉难道忘了前不久刚刚发生一次因为他卖弄地背诵领袖语录气倒柴大树的事情吗?那就不好说了。而伟人语录如同毛泽东所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光芒,谁想背诵,别人怎么拦得住呢?

这时,任味辛在机关俱乐部的大院里转了好几个地方,游泳馆、台球厅、网球场等地方都看了,没找到马小伍,他慢慢走到了舞厅附近。他没有直接走进舞厅,这是这个行当的人的敏感与战术,他先在舞厅附近转悠,慢慢接近舞厅。他去别的地方也是这么做的。当他悄悄走到舞厅对面的灌木丛后面,打算蹲下来的时候,身后突然一个声音问他:“哥们儿,你找谁?”任味辛一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马小伍,便说:“哥们儿,找你!”说时迟那时快,刷就将铐子抖出来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马小伍此时手里是握着匕首的,在黑暗中他没有看到。马小伍就在任味辛抓他手腕的时候,另一只手将匕首刺进了任味辛的肚子,任味辛把铐子的一个环扣死在马小伍手腕上,自己的身体也歪倒在灌木丛旁边。这时,舞厅人们闹嚷嚷地出来打手机叫120,范鹰捉也走出转门来到外面。马小伍见时机已到,从任味辛肚子上拔出匕首便向范鹰捉飞跑过去。但此时任味辛忍着剧痛拔出手枪对着马小伍后背“啪啪啪”就是三枪。他不知道马小伍是死是活,就晕过去了。

枪声将所有的人都惊醒了,人们刚才还惊诧于柴大树的晕倒,现在就惊异于马小伍被击中了。马小伍脸朝下摔在地上,一只手的手腕上扣着铐子,另一只手紧紧攥着匕首,而匕首上面,是黏稠的鲜血。范鹰捉立即打了110。那机关俱乐部大院里本来就有派出所的分所,没过三分钟,就有两个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范鹰捉说:“这个人被击中了,好像是身后打过来的子弹。”两个警察立即吓了一跳,马上来了一个战术动作——刷一下子蹲下了,然后警觉地四下观望,半分钟以后才重新站起来,而范鹰捉他们不懂得战术动作的人就都傻站着。警察循着马小伍中弹的方向搜寻,在灌木丛后面

发现了任味辛,发现任味辛身负重伤,非常危险了。警察立即给公安局打电话。此时 120 来了,拉走了昏迷的柴大树,马萧萧和段吉祥、司嘉丽跟车走了。

任味辛被公安局的车接走了。在这里应该说“接走了”而不是拉走了。说拉走就太冷冰冰了。人们起初不了解任味辛,以为他伤得很窝囊。但后来公安局政治处的人在他母亲的家里发现一本工作日记,大家便对任味辛这个刚刚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对象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以至肃然起敬!里面记述他追踪辛飞、追踪马小伍、追踪范鹰捉被暗算的所有过程,竟然吃了那么多苦,做了那么多事情!这真真是个平凡的无名英雄!当然了,工作日记中袒露了一个问题:程爱海是哪条线上的人?任味辛记述到,因为看不清程爱海是哪条线上的人,他的许多工作都不敢汇报,都没法汇报!于是工作中有时就感觉十分无助。凡是看了这本工作日记的人都不由得一激灵!任味辛说得没错,这事搁谁谁都会这么思考。人们转而便忧心忡忡——自己的顶头上司程爱海究竟是哪条线上的人?这个问题不弄清,将怎么开展自己的工作?

而程爱海本人看了任味辛的工作日记也十分尴尬。为什么尴尬?他现在看到柴大树再次病倒,估计不可能再走回市政府了,便对范鹰捉作了交代——他对任味辛是不够支持的,因此让任味辛常常孤掌难鸣。这也是造成任味辛被捅一刀的原因。因为他害怕柴大树报复。他知道任味辛调查的对象其实都是柴大树这边的人。他找到范鹰捉以后,在屋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向范鹰捉提出请辞。但范鹰捉微微一笑便拒绝了。范鹰捉安抚说:“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抱有私心,谁让我没处理好与柴大树的关系呢!”

虽然范鹰捉是这么表态的,但程爱海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在范鹰捉心目中已经失信,这一点他心里明镜似的。一个公安局长不能和市长一个步调,还能占着位置吗?他绕过范鹰捉,给刘百川书记写了一份辞职书,寄出去以后就歇了,天天在家浇花喂鸟。说是自己现在天天头晕,可能是犯了高血压,已经不适合紧张的公安局工作了。刘百川虽然没有参与市政府这边的工作,却对情况了如指掌,他对这边的事情几乎洞若观火。从范鹰捉上任伊始他就对范鹰捉作了交代,让他对自己的私生活要检点,不要给别人留下什么口实。市政府这边之所以形成了两条线,难道不是因为人家柴大树对你的私生活不满意所致吗?你范鹰捉留给人家的不正是这个口实吗?但问题已经公开化了,就要顺水

推舟,这就叫“逆事顺办”,作为一个市级领导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配占这个位置,就根本驾驭不了这个城市!

刘百川对程爱海的辞职书批了同意。但他考虑到眼下城管局一把手的位置还空着,就把问题提到了市委常委会,建议让程爱海去城管局赴任。市委常委会通过了这个提议。虽然同是正局级,但公安局长享受的待遇要比一般局长高,还多拿半级工资。如果程爱海去城管局赴任,待遇和工资必然得降下来。但程爱海对此没有半点怨言。他感觉他已经没资格提这些问题了。

柴大树这次昏倒,属于虚晃一枪。他并没有真的出现第二次脑溢血,而是在自己实在窝囊的情况下做的一次自我保护和自我解脱。他是假装昏倒。但没有人怀疑他是在做戏,因为,他已经昏倒过,而且,那次昏倒得非常厉害,差点永远躺倒。当然,该住院还是要住院,既然做戏就要做到底。后来,范鹰捉也来到医院看望他。院长对范鹰捉说:“这次还好,只是一时气厥,并没有真的出现第二次脑出血!”范鹰捉对院长说:“这样最好,否则就显得我这个市长也太咄咄逼人了,竟把副手气成这样。”马萧萧这时冷静地走了过来,拉着范鹰捉道:“范市长,那天晚上的事你我都是当事人,也都是对柴大树最了解的人,他这个人最怕生气,上次他被你气了一次,结果闹了个脑出血,这次,我眼睁睁看着你又气了他一次——他是最见不得别人假惺惺的样子的,他不怕你跟他吵,怕就怕你攀住他的肩膀和风细雨,那是比扇他嘴巴子还要命的打击!尤其你一见郝本心进了舞厅就立即拉住她跳舞,那对柴大树是多大的藐视啊——后果是什么?就是气得他一下子昏倒!”

范鹰捉听了这话半天没吱声。知夫莫过妻。马萧萧与范鹰捉没有过节,她没必要往他身上栽赃。她说的应该是实情。惟其如此,范鹰捉便更加欷歔不已!三气周瑜在平川重现了吗?自己演出三气周瑜的闹剧了吗?自己哪有那个能耐?表演是需要天赋的,不然就做作得不像样子。据说那《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被罗贯中有意描写成气量狭小的人,现实生活中的周瑜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古人不是有云“与公瑾交,如饮甘醇”吗?如此说来周瑜被气死根本就没发生过?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那么,柴大树两次昏倒又怎么解释?无论如何,他还是应该安慰马萧萧。马萧萧和柴静都是无辜的。柴大树的病倒,直接受牵连的人是妻子马萧萧和女儿柴静。范鹰捉从机关二处调出一个干部,专职在医院里

伺候柴大树,还每个月给柴大树五百块钱补助。而此时柴大树完全清醒了,他坚决拒绝范鹰捉的安排,但他这次不是对范鹰捉发飙,而是握住了范鹰捉的手,说:“鹰捉,我在医院里躺了两次了,现在我终于想通了——你比我高,我服你!过去的事,我不会再提了,也希望你不计前嫌,不和我计较。咱们一起团结一致向前看。”范鹰捉吃惊地看着柴大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但还是拥抱了柴大树。他希望柴大树说的是真的。

而柴静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以后,不仅没有记恨范鹰捉,还把范鹰捉视为宽宏大量的高人,将机关俱乐部舞厅里那一幕写进了她的文章。

时隔不久,柴静和王爱妮的文章双双获得平川理工大学理想教育征文金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一起留校了。柴静没有因此止步,而是借着工作之便继续读研,读在职研究生,两年后就远赴加拿大了。而王爱妮则改头换面,穿起压箱底儿的旧衣服,安分守己做起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她交了一个高个子的男朋友。男朋友很帅,也很爱她。爱她哪里呢?爱就爱在她的朴素和本分。于是男朋友要帮她开化,说:“爱妮,我领你去歌厅唱歌吧!”王爱妮道:“不去,没意思。”男朋友说:“那咱就去洗浴中心泡澡去?我找个小姐给你搓搓?”王爱妮道:“不去,没意思。”男朋友道:“我知道了,你怕花钱,那咱就打保龄球去,现在降价了,一局才三十块钱!”王爱妮道:“我哪儿也不去,我领你去看一个人吧!”就领着男朋友去医院看马万才去了。然后对男朋友讲起自己的经历。结果男朋友一下子就晕倒在医院里。

男朋友万万没想到这么朴素和本分的王爱妮竟是在风月场打过滚儿的另类女子!男朋友被抢救过来以后就患了抑郁症,整天要死要活的。他的父母还找王爱妮谈话,说:“爱妮,你能不能和我儿子重新谈谈,告诉他你是骗他的?你本来就是清纯的女孩子?”王爱妮道:“我好不容易说出了心里的秘密,甩掉了包袱!我如果不说出来,我得的就不是抑郁症了,而该得癌症了!”两个人的关系就那么撕扯着,要离离不开,要合合不拢。

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范鹰捉提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联系最近生在机关俱乐部的事,我感觉应该改改这个名字了!”当时没人表态,都感觉叫什么名字只是个形式问题,改不改意义不大。纪委书记此时站出来支持范鹰捉,

他说：“现在机关俱乐部对社会开放，去那里的人什么身份的都有，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而且，不开放就会亏损养不了自己。再说了，叫“机关俱乐部”总有搞腐败的意味，好像机关干部天天吃喝玩乐一样。所以我同意改名字。”这简直是一锤定音！常委们也一致同意改名字。

叫什么名字好呢？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叫“人民俱乐部”好，有的说叫“大众俱乐部”好，还有的说叫“平川娱乐中心”好。最后范鹰捉说了一个名字颇具新意——平川商业会所。于是获得一致赞赏。范鹰捉是这么说的：“改不改名字和改成什么名字，其实是坚持官本位还是坚持商本位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拿这个题目做文章便可以汗牛充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坚持官本位还是坚持商本位？如果是官本位，那么整个社会的导向、整个资源的配置就是围绕着‘官’来展开的。我们政府官员、企业家、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以做官为第一取向，资源都是围着官员来分配，结果就是政企不平等，难以创造一个促进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而没有企业的良好发展和大力缴税，我们的政府怎么维持？如果是商本位，那么政企就是平等的，就会形成一个亲商、重商、安商、富商的社会氛围，就会鼓励创业，形成一个创业的氛围，形成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政府的税收也会滚滚而来！”他没说——最近平川市发生的一切难道不全是围绕“官本位”展开的吗？没必要点那么明，自己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够了。

大家自然点头称是。事情就这么定了。范鹰捉亲自为会所题写了牌匾，那一笔浓黑的颜体字很像那意思。

心里话

马小伍事件浮出水面以后，公安局顺藤摸瓜，找到了马小伍的另外两个兼职的公司，结果破获了一个作案团伙——那个外市武术协会办的公司，里面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干过许多拦路抢劫、强奸妇女、打架斗殴的勾当。马小伍本来并不是坏人，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坏人学了坏。马小伍被击毙了，他那笔孽债就算了结了。那么曾经与他合作的辛飞怎么办？应不应该抓起来？他拒不承认曾经进过市政府盗窃，那柴大树现在也一口否定曾经带人进过市政府。但任味辛的工作日记却言之凿凿地分析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是辛飞指使马小伍进了市政府行窃。抓不抓窃贼？辛飞是不是窃贼？

商业街的装修工程早已开工，干活的自然是别人的队伍，辛飞从老家拉来的人马已然打道回府。总指挥部给了辛飞一笔补偿款。辛飞在平川市最豪华的饭店——五星级大饭店请了家乡的老表。辛飞是江西井冈山地区人，井冈山地区虽是革命老区，但却非常贫困。平川市三大工程总指挥部给他一部分钱他应该知足，但实际情况不是那样。那天，辛飞给大家满上酒，请大家举杯。可是当时一桌人谁都不举杯，也都不说话。辛飞便从手包里拿出一沓钱，分成几小摞，摆在桌子上请大家自己拿。可是，谁都不拿。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大家突然“哇”地一声哭起来！直把邻桌的人都吓呆了，也把服务员吓呆了。成年男人粗门大嗓的哭声是惨人的。

过了好一阵子，服务员才跑过来问：“大哥，怎么回事？”辛飞对服务员摆摆

手,说:“你去吧,没事!”支走了服务员。但他自己也终于控制不住,两行热泪汨汨而下。家乡老表们在平川市像模像样地搭起活动房,睡木板床大通铺也睡了那么久,吃糙米饭就咸菜也吃了那么久,耐心等也等了那么久,可是,说不行了就不行了,就得打道回府!来平川这一趟,他们推掉了多少别的活?别以为农民工找活容易,根本没那么回事!只要找到一个活就不愿意撒手!有时工头不好好给钱,一拖就是一两年,他们都耐住性子等,等,等!他们一离开家乡,就被家里人说成是“挣钱去了!”临走请他们喝酒,给他们送行,欢声笑语挑破了屋顶。眼下,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去了,怎么向家里人交代?平川人是不是太欺生、太看不起我们乡下人了?

辛飞等大家哭得累了,声音低缓了,就开口说话了,他说:“老表们,我对不起大家,在这儿我向你们赔罪了!我辛飞十八岁考入平川大学,毕业后就在平川谋生,一晃也七八年了,我挣得了什么呢?除了跌跌撞撞吃了很多苦长了很多见识外,可以说我没挣什么钱。因此,现在我连对象都不敢搞。我搞不起!现如今城市里搞对象是拿钱堆,有的姑娘公开讲,没房没车免谈!不要房不要车的姑娘又往往让人看不上。那么我们这个岁数的年轻人怎么办?能不努力吗?哪一代年轻人像我们这一代竞争这么激烈?因此,我可以说不,我一天都没停止努力!反过来说,是不是只要努力就能赚钱呢?不一定。你们以为我离开家这么久,干得也热热闹闹,一定在外面发了财,其实不是。我顶多是借钱开了一个小茶馆。谁都希望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我为什么自打出来就没回过家乡?就是因为我没有成绩,没脸回去。可以说,我想挣钱比你们还要心切!但我更想挣不来钱就挣点面子。当我看到平川市有了三大工程,感觉赚钱的机会来了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家乡的老表,我想让你们都跟着沾点光,赚点钱。我指天发誓,对家乡老表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绝不是空口说白话把你们诓到平川!只因为我们的资质不够,说白了我们干不了那么复杂的活儿!这一点万望家乡老表想开了,想明白了。既不要记恨我,也不要记恨平川人。我们干任何工程,都是功在当代,福及后人。怎么能粗枝大叶、不懂装懂呢?”

辛飞无疑是个聪明人。对家乡的农民工讲道理就要这样讲,要掰开了,揉碎了,老表们才能听进去。他说完就率先举起酒杯,说:“各位老表,一杯薄酒,不成敬意,老弟我先干为敬了!”便一仰脖干了。大家见此也默默地喝下了杯中

酒。但他们没人感觉这酒喝得快活，只有酸，只有苦，只有辣，没有甜。辛飞继续说：“大家可以在平川市玩两天，逛逛街，转转商店，然后再回家乡，也算没有枉来平川一趟！手里没钱的我可以借一点给你。”

大家情绪低沉地吃完了这顿饭。谁还有心思逛街转商店呢？再说那辛飞自己也没什么钱，谁还好意思找他借钱？再说借了钱不也得还吗？于是大多数人都回去就躺倒睡觉，作着打道回府的准备。但这几个人是小头目，他们还不能完全管住其他没听到辛飞解释的人。那些人对平川人拒绝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走出了活动房，四处游荡了。天黑以后，他们就偷了几十辆自行车，囤积在一个地方，准备天亮以后再卖。在百无聊赖的等活儿的那些日子里，个别人（哪个队伍里都不乏这种人）已经打探好平川市哪里有旧自行车交易市场。而任何一个城市，偷取和倒卖旧自行车都是最便当的赚外快的手段之一。他们有怨气怎能不发泄？有钱赚又何乐而不为？

转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平川市的一个旧自行车交易市场已经人头攒动。平川市的这种市场都是黑市，是地下的。都是天要亮而还没亮的时候开始交易，等红日高照的时候，买卖双方早都散尽了。那么，怎么就有人买呢？难道不知道这些自行车来路不明吗？问题就在这里——被偷了自行车的人没车骑怎么办？不是还得买车吗？而买车能买新车吗？那不是丢得更快吗？这就叫恶性循环！有的人竟然就从黑市买回了自己原来的自行车，叫人哭笑不得。偷自行车已然成为平川市一个公害。公安局为什么不抓？抓是肯定要抓，但都是不定期地抓，不定期地处理。因为你想定期抓也没用，对方是有意躲着你走的。警察八点上班，你上班了，我已经交易完毕，该赚的钱已经赚完了。至于丢失了自行车的人有多么着急、多么生气，该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却突然发现自行车没有了，是什么心情，谁去体会？偷盗者自有偷盗者的道理，他才不管你那些！他要考虑那些也就不偷了！而警察又有警察的办事规矩，这就给作案者留下了施展手段的空间。

程爱海辞去了公安局局长一职，公安局局长走马换将了，新局长一上任便要烧三把火，恰恰他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取缔自行车交易黑市。而且，指示投入行动的警察：你们不能八点以后办，那就黄花菜都凉了，换上便衣，早晨四点就出动，回头给你们夜班补助！

于是，警察把辛飞家乡的一伙老表抓个正着。一次就抓了好几十个人！警

察审问他们是哪里人,一共偷了多少自行车,这些人拒不回答。警察自有警察的办法,你们不开口没关系,进了公安局的一个小会议室以后既不给水喝也不给饭吃,就那么干耗着。一耗就耗了一整天。最后一个老表饿得不行了,就喊起来:“来人哪!我说!我什么都说!”但你想说就说,我还不想听呢!根本没人理睬。直把老表们饿得肚子咕咕叫,前胸贴后背,最后众人一起喊:“我们再也不偷自行车啦!放了我们吧!”这时,就来了一个年轻警察,说:“一人交二百块钱罚款,放你们走人。”大家面面相觑。谁口袋有二百块钱?谁都没有!这时,就有人想出办法,说:“我们的老板叫辛飞,只能找他借这笔钱,他现在在前进道的小茶馆里。”那个警察二话不说就翻出电话簿,找到了小茶馆的电话,打了过去。那边辛飞一听是这事,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但这笔钱该花还得花,他问清了一共扣了多少个人,然后就带着钱去了。总共花了六千多块钱,赎出了这些人。出了门辛飞对他们说:“我的钱可是来之不易的,也不是为了赎你们用的,以后谁再偷自行车,别怪我穷抠儿不出这个钱!”老表们回到活动房便打点行装。一部分人打道回府了,一部分人找熟人谋活儿去了,还有一部分人不甘心回家乡,继续游荡,不知去向。

而公安局的内部情况都是联网的,辛飞是曾经在公安局挂号的人物,此时以貌似偷盗自行车团伙头子的身份再次出现在警察们的视野里,他们就给局长打了报告,说:“辛飞这个人是祸害,必须抓起来让他坦白交待!”局长感觉有道理,便下命令抓来了辛飞。谁知辛飞被抓以后态度十分强硬,他不仅据理力争说自己没有任何过错,还说要见市长范鹰捉,“我跟你们说不清,只有范鹰捉能够理解我!”是这样吗?一个小茶馆的小老板有什么话非要说给市长听?公安局长觉得里面似乎有文章,便果真给范鹰捉打了电话请示他能不能到公安局来,见见辛飞,那范鹰捉一听这话便说:“辛飞么,老朋友了,见见无妨!”便放下手里繁忙的工作赶来了。

在一个小单间里,隔着一张桌子,两个人先握了下手。范鹰捉注意到,辛飞头发蓬乱,上衣的衣领已经被揪掉了扣子,腮帮子上还有一丝血渍,那肯定是与警察发生撕扯时留下的。一上来辛飞就表情严肃地问:“范市长是学什么专业出身?”范鹰捉道:“行政学,怎么,这与咱们的谈话有关系吗?”辛飞道:“没错,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重大。但因为你是学行政学的,想必对如何行使权力有

深入研究,而我正要与你谈这个问题,这是咱们俩这次谈话的桥梁、纽带和契机。”

范鹰捉哈哈大笑,说:“小伙子,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别弄得一本正经的样子!”

辛飞道:“好吧,那我就冒昧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平川市政府机关的失窃案,其实是一桩腐败案。里面牵出了很多犯罪事实,可是你为什么不追究不查办?你知道一枚成色纯净的老坑玻璃种祖母绿的翠牌子值多少钱吗?我早就去地矿局鉴定过了,也去古玩店估价了,至少十万!而我现在手里拿到的不只是一枚翠牌子,而是十几件古玩玉器!你知道这些东西加起来值多少钱吗?一个政府机关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这无疑是一起典型的腐败案,传出去就会在老百姓中产生相当恶劣的影响。我强烈请求你,把这桩案子向省纪委和市纪委汇报,严肃查处!不是抓窃贼,而是抓索贿受贿者!范市长你想想,你能够对机关索贿受贿案视而不见吗?”

辛飞严肃的神情与他蓬乱的头发和腮帮子上的血渍似乎很不搭调。但范鹰捉已经忘记他的外表,只想继续听下去。因为他不仅对辛飞所说的内容深有同感,而且,对辛飞的超强记忆力和过人的口才欣赏不已。辛飞所说的内容,范鹰捉在别的地方也听说过,在有的书籍和杂志上也读到过,但都断断续续支离破碎,不这么系统。辛飞无疑读过之后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但辛飞说的要向省、市纪委汇报,那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范鹰捉曾经在机关里专门开会说过这个问题,但没人承认自己丢了东西。向省、市纪委汇报,请人家来查案子吗?有敢承认的吗?不过他还是肯定了辛飞对机关作风建设所表现的良好愿望。但他不能不问辛飞:“你知道那些古玩玉器是哪个屋的吗?”辛飞道:“我只知道那件祖母绿翠牌子是于清沙屋里的,其他的别人跟我讲了,但早忘了。”范鹰捉道:“于清沙屋里有翠牌子这事你敢肯定?”辛飞道:“敢肯定!”范鹰捉没有继续问辛飞关于光盘的事,与价值几十万的古玩玉器比起来,那就显得无足轻重,只能说是思想意识有问题,还算不上犯罪。

但辛飞还是揪住这个问题不放,他说:“在机关里发现色情光盘说明什么呢?当然了,不复制、不传播就算不上违法,但至少说明有的机关干部精神萎靡,不振作!机关理应是精英聚集之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

人有三宝,精、气、神;机关里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曾国藩讲,‘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而我们的机关干部在一个部门工作,短则两三年,多则五六年,时光飞逝,不抓紧时间拼命工作,不是必将一事无成吗?最近报道,昆明市实行‘521824’工作法,就是一周5天工作时间不够,还要加班2天;一天8小时工作时间不够,工作18个小时;手机24小时开机,不允许领导干部随意关机。这样的效率,这样的竞争势头,我们怎么能跟人家缩短差距?你 unwilling 把问题向省纪委和市纪委反映,实际是缺乏一种认真精神——请原谅我对市长您的任意指责——我们每一个想做事的人都要塑造‘认真’的品牌,以‘认真’作灵魂。市领导应该率先垂范。因为认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大能使一个国家强盛,小能使个人无往而不胜。毛主席讲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认真’二字,力重千钧。说易行难,成败在此。认真的背后是马虎。马马虎虎,‘差不多’的思想,是做事的大敌。接下来,我就不能不说您两句——您工作那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带着情人往野三坡跑呢?我同情您与郝本心的历史关系,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说您不该浪费自己有限的时间。人生的精力有限,鲁迅听到有人说他是天才时,他说:‘其实哪里是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时间成就伟业。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大事,就要少应酬、少开会、少喝酒、少自扰、少会情人。对不起,我又提这个了。应酬是官场恶习,要大力精简压缩迎来送往。山西的一个领导对下属郑重地讲,以后下基层调研,县里一律不准到地界迎接。凡是迎接的干部说明他不干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是转变作风过硬的一招。要切实减少迎来送往。开会的手段,不是目的。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能用其他方式解决的就不开会,能开短会的就不开长会。但您是怎么做的呢?三柳县请您,几请您几不去,最后她们通过开音乐会的形式,反倒把您勾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您!好了,今天我大放厥词,信口开河,我姑妄说之,您姑妄听之,北京话叫侃大山,天津话叫瞎白话,东北话叫闲唠嗑,四川话叫摆龙门阵,您就只当是与一个小兄弟侃大山吧!”

最后,范鹰捉不得不叫公安局长放走了辛飞。感觉抓辛飞证据不足。再说,从心理学角度看,一个天天研究机关廉政建设的人,断然不会琢磨如何顺走别人的东西。但究竟是谁进了机关顺走那些东西,仍旧是个谜!而辛飞敲打他的

那些话,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自己的一举一动全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都没错,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一时间只感觉自己像一串羊肉串被搁在炭火上炙烤!这个辛飞太尖刻了,知识太渊博了,对官场的事知道的太多了!他蓦然间感到有些可怕,现如今自己已经没有隐私可言,难道不可怕吗?但在领导干部廉政建设中说得最多的不就是监督吗?怎么能害怕监督呢?当然了,让谁监督?是个问题。他自然同意由辛飞这样的有理有力有节的老百姓来监督,而不是马小伍那样手持染血的匕首的人。与辛飞的这次会面不能不让范鹰捉深思。

回到机关以后他立即叫来了于清沙,关于翠牌子问题他不能不谈。他知道于清沙是个聪明人,而且想去市政协心切,就从这里入手了。“老于啊,”范鹰捉这样开场,“市政协老傅最近去商业会所去得很勤,他说他得为将来退休预热。”这话立即勾起了于清沙的兴趣,可以说,凡是市政协的事他都感兴趣。他说:“范市长,老傅如果退了,市政协确实是缺人手的。”于清沙想把话题往调动上引。范鹰捉道:“没错。前几天,老傅问我一个问题,结果把我问住了,他说,你知道一个老坑玻璃种翠牌子值多少钱吗?我回答不上来。老于,你知道吗?”于清沙的脸刷一下子涨红了。俗话说,响鼓不用重槌,一点不假。于清沙嘴里磕磕绊绊地说:“我有件尴尬事一直不敢对外人说,我丢了一件老坑玻璃种翠牌子,那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正打算送给老傅的。”

啊!是这样!正反两方面的念头迅即在范鹰捉脑海中滚过。正面的他在想:于清沙为了达到目的出手真大方啊!反面的他则想:你说这话不过是怕我追究你是不是收受了贿赂!他继而问道:“这么贵重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机关里?现在窃贼还在说‘便宜话’,说机关干部不廉政!”于清沙红着脸道:“那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害怕被老婆发现,就先藏到机关里了,打算抽空送给老傅的。现在可好,变成窃贼要挟领导的一个把柄了!”范鹰捉暗想,这于清沙从来没跟自己撒过谎,想来他说的都是真的。于是就转了话题道:“他要挟我无非是让我加强机关廉政建设。但现在东西在他手里,用什么办法要回来呢?”于清沙似乎也放松了绷紧的神经,因为范鹰捉不再追究东西的来路了。他扔给范鹰捉一支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范鹰捉偶尔也抽支烟,特别是在费脑筋的时候,这一点于清沙很清楚,他猛吸一口烟说:“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可行不可行?”范鹰捉

道：“说说看。”于清沙道：“很简单，抓起来！”范鹰捉哈哈笑了，说：“刚放出来，还是我让放的。”于清沙道：“那就再抓！目标就是让他把东西都交出来！”范鹰捉沉默了。辛飞是那样一个才高八斗、心高气傲的年轻人，这种人往往是宁折不弯的，他会乖乖就范交出东西吗？此时一个念头突然跳入范鹰捉脑海——偷窃来的东西属于赃物，不管是谁进的机关，不管是谁顺走的东西，只要藏匿赃物就是犯罪行为！

范鹰捉立即给公安局长打了个电话，问这件事。结果公安局长回答：“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应不应该按照藏匿赃物罪把辛飞抓起来？那辛飞手握赃物明明是想推动一下平川市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否则他就会早早变卖了！合情不合法，他该怎么办？他再次抓起电话，给辛飞拨通了，他想听听辛飞怎么对待这个问题。他说：“辛飞啊，我是范鹰捉，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手里握着赃物属于犯罪行为啊？”他感觉这可是将了辛飞一军，就看他怎么狡辩吧！谁知辛飞突然哈哈大笑，说：“范市长，这个问题我比您清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我怎么会手握赃物呢？我手里根本没有什么赃物！我对您所说的那些话，只是督促您尽快找省纪委和市纪委来平川机关办案，查出腐败分子！”

啊！范鹰捉不得不再次发出一声惊叹！现如今的年轻人真真了不得！自从与辛飞深谈以来，自己不是在亦步亦趋跟着辛飞思路走吗？可是，道理明明就在辛飞一边啊！范鹰捉此时不得不对于清沙说：“你先回去吧，赃物恐怕暂时追不回来。但你要有思想准备，那就是要禁得起省纪委和市纪委的审查。如果三头对案以后在你身上发现了问题，你不仅去不了市政协，还有可能‘进去’。因为那个翠牌子的价格实在不菲！”于清沙再次涨红了脸，慢慢站起身来，步履踉跄地走出范鹰捉的办公室。范鹰捉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也犯起嘀咕，刚才于清沙还挺平静的，怎么一提省纪委和市纪委他就慌呢？自己刚才说的话不过是吓唬他一下，看看他的反应，想不到他反应这么强烈！范鹰捉突然心虚起来，好像自己就是于清沙，倏忽间就面临灭顶之灾一般！他多么希望于清沙干干净净、顺顺当当地走进市政协，但直觉分明告诉他，只怕事情没这么简单！

转过天来，范鹰捉又一次在机关召开会议，仍旧是委托于清沙召集，仍旧是

机关保卫处主持,范围仍旧是各处室负责人。这样的会议三个多月前,在机关刚刚发生失窃案的时候召开过。那次,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自己丢了东西。这次,范鹰捉改变了说话的方式,用了一点小小的计策。他说:“同志们,经过公安局近三个多月的侦破,咱们机关的失窃案有了眉目,现已查明,作案者叫马小伍,指使者叫辛飞。东西已经追回,就在公安局搁着。犯罪嫌疑人已经供认出各件赃物来自哪个办公室,比如,一件老坑玻璃种翠牌子,就来自某位同志的办公室。”说到这的时候,他看了一眼于清沙,只见于清沙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他接着说道:“公安局的同志提示我们,只要我们自己承认哪件东西是自己的,然后自己领走,就算是事。公安局不追究东西的来源和出处。咱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配合公安局办案,不是为了处理谁和处罚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主动承认,而被犯罪嫌疑人招认出来,那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我劝大家好好斟酌一下,是繁事简办,还是叠床架屋,简事繁办!好了,我的话完了,一会儿大家就都回去,你们谁有话说就给我打电话,不用亲自跑。”

大家走了以后,过了半小时,电话果真陆续打进来了。估计有的电话是同时打的,那就谁的略微靠前就接了谁的。截止到下班以前,大家都承认了。共有十二个干部收受了古玩玉器,加上于清沙那一件共十三件,与辛飞说的数字完全一致!啊,范鹰捉想一想就有些不寒而栗!这是机关里的一些小干部,充其量是个处长,如果职位再高些,权力再大些,那又会怎么样呢?但他既然把话说出去了,就不能处理这些人。这些人的数量不到机关人员的十分之一,但分布在各个处里,涉及他们的工作管辖范围已经十分广泛!

范鹰捉再次给辛飞打电话,商量这件事的处理方法,他首先向辛飞提议:“你把东西都退给我,我呢,保证让索贿受贿的人把东西退给事主,然后开展一次机关廉政教育。你看这样行不行?”辛飞道:“光搞一次教育不行,隔靴搔痒,雨过地皮湿,风过地皮干,还是没有本质变化。应对每个索贿受贿者做通报批评,而且立下规定:下不为例!如有违犯,立即双开!看起来这么做严厉了一些,却可以挽救很多干部的政治生命!”范鹰捉想了想,感觉有道理,便照办了。

而辛飞见范鹰捉动了真格的,就把顺走的东西一一还了回来。范鹰捉便第一个给于清沙打电话。但这时于清沙的副手副秘书长告诉他:“于清沙请了几天假,没来。”范鹰提问:“什么原因?”副秘书长道:“据说是患了前列腺炎。”范

鹰捉没有多想。因为于清沙这个年龄正是容易患前列腺炎的年龄。但这时机关保卫处突然打来电话,告知范鹰捉:于清沙在自己家里服了过量的舒乐安定,已经连续睡了两天,是他老伴沉不住气了,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差一点没一命呜呼!范鹰捉蓦然间便寒毛倒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知道于清沙神经衰弱,心脏也不太好,经常为了睡眠而服用舒乐安定。机关里写材料出身的干部,几乎没有不神经衰弱的,也几乎没有心脏很好的。因此,他们的家里都有从机关小医院开回来的安眠药或舒乐安定。但于清沙的情况显然与那件翠牌子有关。不知他家属怎么看,反正范鹰捉就是这么想的。因此,他就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没有及时去于清沙家里慰问,只是委派别人代表他出一下面,他则天天跑三大工程了。

就在这时,省里的一位副省长,也是平川市的老市长,刘文中,给范鹰捉打来了电话。刘文中属于没有多大政绩也从来没出过问题的太平官。一路走来一路做官,稳稳妥妥,顺顺当当,像路口标语说的那样:一慢二看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就是这么一种人。当时范鹰捉一愣,难道说于清沙在上面还有关系,为了他的善后问题现在来了说客和找麻烦的人吗?一听才知道,刘文中另有目的。他是这样对范鹰捉说的:“鹰捉啊,我离开平川市也有好几个月了,早就想回平川看看,但是我很明白,我来了就有可能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总得让我讲几句,点评一下你们的工作啦,找一找问题啦,指明一下方向啦,总而言之,我不讲就说不过去,讲了就有可能碍你们的手脚,所以我就迟迟没到平川来。其实我是很想来的,有很多心里话早就想对你们讲!你们没挑我的理吧?”范鹰捉急忙说:“没有没有,老领导!”其实他早已听得不耐烦,怎奈这是刚走几个月的老领导,别说还在省里任职,就算没在省里任职,就算退休在家,该热情依旧还得热情。于是,他说:“老领导,您有什么话只管说,我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您就尽管提出来!”

刘文中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说:“鹰捉啊,听说于秘书长住院了?”范鹰捉道:“是,就是前两天的事。”刘文中道:“替我慰问一下他的家属吧!”范鹰捉道:“哎,我一定把话带到。”刘文中道:“老于在这个年龄病了,估计以后不会正常上班了,对秘书长一职你还没有打算吧?”范鹰捉道:“对,没有打算。”刘文中道:“好,这就好,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你看好不好?”范鹰捉道:“您讲。”刘文中

道：“城建集团老总薄哥达据说表现不错，你应该考虑。”范鹰捉说：“我们会考虑的。”刘文中继续说：“薄哥达如果走了，城建集团老总的位置就又腾出来了。于是，我再向你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们都熟，就是市政府下来的，以前做过副秘书长，后来到了城建集团，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经济效益年年增长，而且很注意为人处事，人脉很好，只是因为错交了女朋友而马失前蹄。我的意思，是请你们考虑，对这个人是不是考虑重新起用？”范鹰捉听到这里就在嘴里“嗯”了一声，没说别的，只是继续听着。因为对这个人他没法表态。只听刘文中继续道：“你是不是已经同意啦？”范鹰捉道：“我什么也没说啊！”刘文中道：“我听见你在电话里‘嗯’了一声嘛！你们年轻人啊，就是这样，比我们老年人还精明老到，你明明同意了还要让我点出来，这样你就有回旋余地了是不是？鹰捉啊，你太老到啦！”刘文中“啪”一声就把电话撂了。

这算怎么回事呢？不是按下脖子强饮驴吗？范鹰捉真是一想这事就气不打一处来。但刘文中是老领导，他什么都不便说。但他对刘文中的提议根本没往心里去。因为他感觉那根本就实现不了，属于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但几天后，在市委常委会上，刘百川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按照省里刘文中副省长的提议，参考范鹰捉市长的意见，咱们讨论一下薄哥达就任市政府秘书长和段吉祥就任市城建集团董事长的事宜。”领导班子开会最怕在前边定调子，刘百川现在就等于定了调子——段吉祥已经通过了两关，剩下的就看大家的意见了。一般来说，班子开会的特点是“多易随”——一款手机的名称。问题是范鹰捉什么时候同意让薄哥达当秘书长、让段吉祥当城建集团董事长了？况且，于清沙就在医院里，人又没死，过几天就会回来重新工作，这么急急切切地安排别人做秘书长，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就算于清沙对翠牌子的事还没说清楚，但范鹰捉相信于清沙一定会说清楚的，而他也会遵守诺言，放于清沙一马——于清沙已经想到自杀了，这个教训相信于清沙会至死不忘！就在他还没来得及反驳刘百川的时候，有的人已经开始表态说起段吉祥的一些好处，做了多少工作，利润如何可观。范鹰捉一眼就看明白了，这几天段吉祥在一些人身上没少下工夫。

其实，范鹰捉有所不知，在他住院以来的这么多天，段吉祥一直在上下运作。再往远了说，就在他与柴大树在五星级饭店聚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运

作工作了。但此时此刻范鹰捉不能听之任之,如果让段吉祥阴谋得逞,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他立即把刘百川拉出小会议室,在楼道里低声告诉说,段吉祥曾经借给郝本心一百万,但却欺骗郝本心喝了药酒,脱光了身子侮辱。刘百川道:“段吉祥得手了?”范鹰捉已经不顾脸面了,便说:“对!”谁知刘百川反问道:“这种事你怎么知道?”范鹰捉急得快要哭出来了。他不得不说出整个过程,其中还有马万才告知的内幕。刘百川呵呵一笑道:“你说的这些不可靠。别说这种事一个局级干部不可能干,就算干了,甭管男方女方都不可能说出去。现在马万才是植物人,跟死了一样,你的话怎么印证?”

范鹰捉的眼泪果真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一转身就回到小会议室,把刘百川留在了楼道里。暗想,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他终归咽不下这口气,他又回到楼道里,掏出手机给郝本心打电话。郝本心接了以后他说:“本心,你立马往市委机关小会议室来一趟!”郝本心道:“什么事?”范鹰捉向她告知了事情的原委。

郝本心毕竟是郝本心。她为了范鹰捉什么都可以牺牲!放下电话,她就打的风风火火赶来了。她一敲小会议室的门,大家就都愣住了,范鹰捉便说:“各位常委们,我现在把郝本心请来了,她是当事人之一,请她说说段吉祥的为人处事吧!”刘百川摇摇脑袋,说:“那就让她进来吧。”范鹰捉打开门,让进了郝本心,而郝本心见市委常委全都在此,便“呜”一声就哭了。然后就说出了她与段吉祥的交往过程。常委们听得聚精会神。这种事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既然郝本心来控诉了,大家蓦然间就义愤填膺起来。那刘百川方才相信这事是真的。于是段吉祥的道德品质问题就再一次被提出来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市委班子开会也莫不如此。不久段吉祥就知道会议内情了。他骂了一句:“郝本心,我与你共戴天!”然后就找到黑老蔡,交给黑老蔡一笔钱。据后来黑老蔡交代是一百万,实际上有可能更多。又从城建集团账上支走一千万,一家三口准备奔新马泰旅游去。但在省城机场被截了回来。因为,会计举报了他。他在平川市里三处房子的其中两处都过户给了亲属,司嘉丽住的那处自然顺手过户给了司嘉丽,因为司嘉丽此时手里没有这么多钱,否则他会卖给司嘉丽,但他仍对她说,“你要是有良心,就不能白要我的房子,几时有了钱就把钱给我存着,等我回来再把钱给我。”司嘉丽是这种守信誉



的女人吗？天知道！除此之外，段吉祥还给刘百川留下一封信，里面说：“辛飞这个人就是指使马小伍潜进市政府机关的人，马小伍顺走的东西既有于清沙的翠牌子，也有范鹰捉的色情光盘，还有其他处长收受的古玩玉器，范鹰捉不让公安局抓辛飞，必有猫腻。请市委明察！”于是，因为段吉祥的这封信，使得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的辛飞盗窃案又一下子浮出水面！

不出格

想去新马泰是不是说走就走？没错。加入一个旅游团，只须提前十天预约一下即可。能办这种业务的旅游团在平川多如牛毛。那么，一个国企老总往外支钱就这么容易吗？这就要看企业内部的监管机制了。段吉祥早就把城建集团经营得像私企一样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了。他表面搞了很多“企务公开”的规定、制度，贴满了楼道和办公室，实际上，那都是做给领导和职工看的，集团的事只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集团内部有没有纪检委？有。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集团内部的纪检委敢查集团老总段吉祥吗？这就难怪段吉祥支走大笔款项易如反掌了。马万才没被打伤的时候，帮着城建集团搞了不少廉政规定，但那也仅限于三大工程项目，对城建集团的日常工作根本监督不了。当然了，薄哥达到城建集团就任老总以后，一下子断了段吉祥的财路，但他早先已经支出去的钱，便变为既成事实。事后集团内部、外部都吸取教训，采取了很多亡羊补牢的措施，城建集团的会计、出纳功过相抵，没被处理，但都被换掉了。段吉祥曾经也是个文科高才生，是个既有激情，又很小心，既敢想，又敢干，还很会干的人。也就是说，他的各种想法层出不穷，但又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周密设计的。这样的人如果做好事，必定是英雄，是模范；如果做坏事，那也能坏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程度。他看到自己在领导层里臭名昭著，没有挽回面子的可能了，就想立马做成两件事，一是狠狠报复郝本心，二是快刀斩乱麻，一走了之。于是，就开始细心谋划。而且，很快就进行了实施。

那黑老蔡在商业会所(机关俱乐部)想对郝本心下夹子,却被郝本心看穿,于是让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把自己作弄得够戗,便一直怀恨在心。好,又有人火上浇油来了,段吉祥找到他说:“老蔡,我想请你办件事,报酬丰厚。”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下厚度。黑老蔡老到地嘿嘿一笑,说:“我这人历来不打屈死鬼,也不打冤死鬼,做什么事都讲究个明白。你先说说怎么回事吧!”段吉祥便把郝本心如何与他交易,却又让他不能得手,还在市委班子里张扬的事叙述了一遍。当然了,他的话是有选择地说,他是怎么作践郝本心的他没提。那黑老蔡一听这个过程,与自己在商业会所经历的如出一辙,便跟着段吉祥一起大骂郝本心,说:“只要你付钱,这事我非办不可!”段吉祥见事情谈成了,便从手包里掏出一大沓钱来,拍在黑老蔡面前。然后他就带着老婆孩子出国旅游了。

那黑老蔡不想自己动手,因为怕被抓,再说他毕竟垂涎郝本心,不忍心下这个手。于是,他找了嘴非常严的一个叫马骡子的黑道哥们儿,如此这般交代一番,给了马骡子一笔钱,说事成之后继续找补。那马骡子本来长得五大三粗,面孔黝黑粗糙,一眼望去,土话说就是一个扛大个儿的,文雅地说就是体力劳动者。这个模样进实验中学,自然会引起老师们的怀疑和盘问,于是他还化了装,找来一身叠得都是褶子的西服穿上了,又到眼镜店买了一副平光眼镜,对着镜子一照,挺像那么回事的,只是不能细看,细看就会穿帮。但就是靠这身打扮,马骡子还真混进实验中学来了。本来实验中学是一所管理很严、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在平川市绝对数第一,来一个不三不四的人能进得来吗?但现在学校不是正在改扩建吗?马骡子在被校工盘问时,就说:“我是施工队的,有事问郝校长。”真就混进来了。一混就混过好几关,直到进入郝本心的办公室。当时郝本心正站着打电话,马骡子从西服口袋掏出一个玻璃瓶子,拔下盖子就向郝本心脸上身上泼去。郝本心本能地一闪立刻扔了电话大叫一声:“来人哪!抓坏人哪!”便疼得摔倒在地。马骡子转身就跑,但刚跑出郝本心的办公室,就被闻声赶来的老师们抓个正着。

歹徒往一个中学校长脸上身上泼了硫酸,这件事在平川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能不说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好在郝本心出于本能闪了一下,所以半边身子被烧伤,而没有烧到脸颊,尽管如此,也十分严重。但奇怪的是,平川市的

报纸,不论大报小报,没有一家刊登这则消息。也许是没人提供,也许有人提供而他们不忍心登这种消息,因为实验中学实在是大家心中的一盏明灯,这盏明灯曾经照亮了太多孩子和家长的梦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知道郝本心与范鹰捉的关系,不愿意让这种消息给市长添腌臢。

马骡子被抓以后,开始时死不开口,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了实情。改写了“打死也不说”的记录。于是,黑老蔡就跟着落网了。而郝本心则立即被送到平川医院抢救。因为抢救及时,加上院长亲自督阵,郝本心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她胸部烧伤严重,需要在伤情稳定之后大量植皮。而平川医院没有这个实力。院长便给 A 市医院李心诚打电话求救。李心诚说:“我是没这个本事,但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位专家。”就介绍了一位在 A 市长期执教的美国堪萨斯州的整容、植皮专家,这位专家曾经为三位好莱坞影星整过容植过皮,他带了两个助手来到平川。

范鹰捉知道郝本心出事的消息以后没去医院看她,而是暗暗落了一阵眼泪,然后就和庞麦花谈了话。那庞麦花也是聪明人,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所以,当范鹰捉对她一说:“麦花,咱们应该谈谈了。”她立即就把话接了过来,并且点明了:“鹰捉,不用谈了,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了。”范鹰捉道:“那你就写吧。”庞麦花二话不说就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范鹰捉简单看了看就签了字。转天,范鹰捉找刘百川谈了话。在一个领导干部的个人生活范围内几乎没有比结婚、离婚更大的事了,他不能不向书记汇报。因为既然离婚,他就不能再和庞麦花住在一起,而他们住的房子是市政府配给的,就在市政府家属大院,凡离任或调出都要交回房子,由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再行分配住房,那就不能在这个大院了。当初段吉祥当副秘书长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大院里,享受着这个大院整洁静谧的环境,成排的树木散发的空气负离子和与之俱来的一份好心情。离开了,就失去了这些,最关键的是失去了那份好心情。现在范鹰捉闹离婚,如果他不走,庞麦花走,这个住房就不用交;但庞麦花走了住哪儿去?如果庞麦花不走,他走,这个房子还是得交。范鹰捉想明白了,要妥善解决老婆孩子的住处,就得两个人都离开,让机关事务管理局再分一套房子给庞麦花住,而自己 go 郝本心家住。离开市政府家属大院,自然是一件让人落寞惆怅的事。明知如此,范鹰捉也非要走这一步。刘百川对他说:“你别这么急好不好?这种事需

要反复掂量,不能因小失大!”

刘百川说这话自然是为了范鹰捉。作为一个城市的行政一把手,离婚是一件闹着玩的小事吗?绝对不是。但范鹰捉还能再看着郝本心为了自己而这么遭受磨难吗?自己再不及时做出表示和姿态,还算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吗?当领导又怎么样,不也是一个正常人吗?但范鹰捉的这些理由说服不了刘百川。直觉告诉刘百川,市长不能轻易离婚;但理智又告诉他,范鹰捉的情况十分特殊,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见异思迁。刘百川拿不定主意了,他给省委书记魏天国打电话求援。魏天国说:“范鹰捉这是怎么了?是别人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的原因?是他的点儿背还是平川的情况太复杂了?”

魏天国也拿不定主意,叫了省组织部老大姐赵无华一起往平川跑了一趟。当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省委书记魏天国和衣着朴素的省委组织部长老大姐赵无华出现在范鹰捉和刘百川面前的时候,范鹰捉激动地哭了。不论领导们是什么态度,支持也好,阻止也罢,范鹰捉都挡不住泪水的汨汨而下。一个人在迷茫中吃力摸索的时候,不正需要有人指路吗?但大家见面以后却一直说三大工程问题,迟迟入不了正题。这时赵大姐说话了:“鹰捉市长带着腿伤在医院里硬是指挥三大工程开了工,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不是可歌可泣?可是偏偏出现后院着火。在咱们中国,一个高级干部如何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那可是需要非常非常慎重的,一步错,步步错,弄不好的话政治生涯就完了。人们会问你——你连一个家两个人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你怎么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但是,在领导干部的婚姻问题上也仍然要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而应该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问题。”魏天国问:“你的意思是同意喽?”赵大姐说:“有这个意思。但我还有一句话——下不为例,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总是闹离婚,真的不配当领导!”

范鹰捉感激地看看赵大姐,又看看魏天国,耐心等着他的表态。魏天国没急于表态,而是点上一支烟,猛抽了一口,再喷出烟雾,然后才开口。他说:“行成于思而毁于随,鹰捉上任不到半年,工作也还算顺利,三大工程摆在那,只等最后在功劳簿上写一笔。你们想一想,在这个节骨眼蓦然离婚,老百姓会怎么说?必然会说你范市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工作刚有起色便翘起尾巴,而且翘得高高的,竟连结发之妻也抛弃了!而你,又没有机会去挨个跟人家解释。结果

自然是毁坏了领导干部的声誉,为你的工作带来看不见的障碍。鹰捉你说是不是这样?”

范鹰捉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问题是他与庞麦花已经签完协议。而且,以前两个人也基本是貌合神离。说结发之妻似乎没错,但与那些心心相印、珠联璧合的夫妻相去甚远。但他这话没法说,人家魏天国会问你,既然如此,何必当初?没有感情怎么会生出儿子?难道孩子不是爱情的结晶吗?那你怎么回答?范鹰捉此时只能求救一般看着赵大姐。赵大姐不愧是做组织工作的领导,她想了想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应该这样——你们两口子既然签了协议那就离,但短时间不要分开住。等几时三大工程竣工了,你们再悄然搬出市政府家属大院。现在可以让机关事务管理局先把房子给你们预备下,你们该刷浆刷浆、该拾掇拾掇,尽量两口子一起行动。而郝本心家里那边,鹰捉你尽量少去,几时结婚几时去最好。我相信你和庞麦花即使做戏也会把戏做到底。你说呢,鹰捉?”范鹰捉感觉只能如此。而三大工程几时才能结束呢?商业街少说半年,省平大道少说一年,平河工程那就时间更长了!而郝本心伤势严重,正是身边缺人的时候!范鹰捉支支吾吾地说出了心里的焦虑。赵大姐道:“郝本心那边可以安排护工、小时工,钱多点没关系,只要服务好就行,如果学校出钱困难就由市政府想办法解决。总之,不能把郝本心受伤简单看做私人的事,她是为市委安排干部反映情况而受的伤,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要心中有数!”

赵大姐最后的这几句话让范鹰捉心里蓦然间滚过热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是组织干部了解人,善于做思想工作啊!他干脆麻利地表态说:“赵大姐,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办,请上级领导放心吧!”送走省里领导以后,刘百川留下范鹰捉说话。

市委书记和市长单独谈话,怎么谈?可以在此窥见一斑。刘百川说:“市政府那边于清沙住院以后你究竟有没有打算?”哦?这还真是个问题!范鹰捉还没来得及想。他反问刘百川:“书记,是不是你有了目标?”刘百川道:“你们市政府那边的事我不便干预太多,是柴大树提了一个人。”哦?范鹰捉又是一惊。他问:“书记,柴大树几时说的?”刘百川呵呵笑了,说:“鹰捉啊,我估计你会这么问。柴大树眼下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会提反对意见?他是在一个月前说过这

样的话,说于清沙跟你跟得太紧,哪像做秘书长的,倒像做跟包秘书的。而且,他还听说于清沙私下收受过礼品。柴大树要求换掉于清沙。”

刘百川说到这就不说了。抬眼看着范鹰捉。想必是观察他的反应。政府办公厅秘书长既为整个政府机关工作,更是与市长直接对话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机会最多。秘书长收受礼品,市长就不会收受礼品吗?只怕是更多,更便当!范鹰捉似乎听出了刘百川的弦外之音。刘百川在摸他的底牌。他哈哈大笑,说:“书记啊,自从我把以前收过的砚台捐献以后,还没有人给我送礼,可能感觉我这人不好说话,所以送礼也没有意义。但于清沙收受价值十万的翠牌子这事我知道。我打算等他上班以后就让他立马把东西送回去。因为我对这件事有承诺,也是讲的‘下不为例’。当时如果我不这么讲,这项工作就推不下去。”这两个平川市的高官,竟在不动声色中掰腕角力起来。刘百川拍拍范鹰捉肩膀,说:“鹰捉,你多心了!别这么敏感!于清沙没等我们换他,他自己先吃起了过量的舒乐安定。说明他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这样的人还是值得肯定的。范鹰捉点了点头。刘百川又说:“该去医院看看于清沙,就去看看,给他一个台阶,别把活鱼摔死了卖。”范鹰捉又点点头,表示同意。刘百川又说:“柴大树推荐的秘书长人选就是三柳的王如歌。”范鹰捉又哈哈大笑,说:“我以为是个视野以外的新人呢!如歌是个好同志,我赞成!”他此时想起了王如歌近期前前后后的所有表现感觉这个女同志很不容易。为了进步,在工作上殚精竭虑不说,在人际关系上也煞费苦心!把她调上来,自然比在下面当县长又前进了一步。两个人又打了会儿哈哈,范鹰捉便回到市政府。接着范鹰捉立即要车奔了平川医院,去见于清沙了。关于于清沙问题,刘百川的提醒是对的。领导者的一次不起眼的主动,有可能蓦然扭转下属的沮丧和被动局面,而迎来的是双赢。在医院里,神智已然十分清醒的于清沙万分愧疚,从病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就要下床,范鹰捉便一把搀住了他。他老泪纵横,愤怒地揭发了段吉祥和司嘉丽的丑恶勾当,然后说起自己也曾马失前蹄收过一个翠牌子的事:“范市长,我愧啊!”范鹰捉道:“别再说这样的话,你已经证明了你的愧疚。回头你赶紧把东西送回去就是。”于清沙说:“范市长,现如今我也不想去市政协了,我没那个脸了,我申请退居二线。”范鹰捉点点头说:“回头我和百川书记研究一下。”这个结果,自然也出乎范鹰捉的意料。

他回到机关刚走进办公室,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一串号码。这是公安局局长的电话号码。他问公安局局长:“你知道接了平河改造一部分工程的司嘉丽这个人吗?”公安局局长说:“知道,她在南方 A 市曾经很出名。”范鹰捉说:“你知道应该怎么对待她吗?”公安局局长想了想,感觉自己拿不出成熟的意见,就干脆向范鹰捉请示了:“请市长指示!”范鹰捉道:“司嘉丽曾依靠美色和放荡承揽业务,是个有过前科的人,所以你派便衣密切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发现不轨行为立即抓捕或驱逐出平川市!”公安局局长立刻说:“我明白该怎么做了,市长您放心吧!”

范鹰捉长出了一口气。但他蓦然间想到应该事先和司嘉丽打招呼,对她约法三章。便又嘱咐好了公安局局长。公安局局长便带着助手亲自到司嘉丽施工队的地方找到了司嘉丽,和她谈了一个小时。摆清了她所面临的形势:是做个规规矩矩的好人,还是依靠一副美人胚子为非作歹?做好人,平川市便容你留下;做歹人,对不起,你请便,平川决不留你。”司嘉丽赶忙回答:“我坚决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从头开始!平川人淳朴厚道,待我不薄,我永世不忘!”说完这话,司嘉丽就掏出薄哥达送给她的那副黑边眼睛戴上了,像一个高度近视的女人,把脸上的妩媚和妖冶一下子遮住一半。

范鹰捉的办公室难得地安静了一会儿,他便想起心事,想起眼前的林林总总。他感觉有两首歌唱得好,一首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一首叫做《越来越好》。没错,平川市的形势还就是雨过天晴,正向着更有利于经济的方向发展!他有几分惬意,想给郝本心打个电话,诉说此时自己的好心情。但他突然想起郝本心现在正在住院,一颗心便又揪了起来,暗骂自己竟如此健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忘了谁也不能忘了郝本心不是?此时,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一接,是马雨晴。

“范市长,我现在在医院呢,刚才医生说,郝本心烧伤面积比较大,因为身体大面积没有皮肤保护,体能消耗就比较大,如果不尽早封闭创面,不排除会有其他危险。如果要封闭创面,就必须尽早做植皮手术。医生说,做植皮移植手术的皮源最好来自于自身,自身的皮肤移植最好成活。另外也可以来自于其他人,但必须血型相同。郝本心是 A 型血,我也是 A 型血,所以我决定给她捐献皮源,

但这么一来我就得住院,你的工作我就帮不上手了。现在先向你打个招呼。”范鹰捉十分感叹,都是好同志啊。但他不能不问一句:“你一定要捐吗?其他相同血型的人不行吗?”他本来只是出于关心马雨晴才这么问,谁知马雨晴说出的话却让他面红耳赤心跳不已。马雨晴是这么说的:“范市长,你真是个感情粗糙的男人,郝本心身上移植了我的皮肤,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咯咯……”马雨晴笑着就把手机合上了。聪明的马雨晴已经料定范鹰捉会与郝本心走到一起了!作为爱美的女人割自己的皮肤给别人,那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马雨晴却看做一桩美差;如果对方不是郝本心,她还会这么做吗?

这种情况如果让很保守的人知道,多半会觉得心里很别扭,怎奈范鹰捉根本没把这些看成问题。男女之间关系默契一些,玩笑多一些,只是工作的润滑剂。他顶多这么认为。所以,他对身边再添一个女下属也没有设防。他按照刘百川的建议,把王如歌叫来了——他权且把这个建议看做刘百川的吧。

范鹰捉没有了柴大树做对立面,机关里似乎消停了许多,笑脸也增加了许多。于是,平川市各级政府机关的人际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这不能不说是进入了实质意义上的“范鹰捉时代”。而每一个时代的拐点,每一段成长的尽头,人们都在寻找转变——在原有的权威之前亦步亦趋,还是打破笼罩心智的定式,去寻找另一片光明的天空?这些问题,对于机关单位如此,对于一个城市如此,对于个人更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常以改变、创新或者改革等话语来形容。很多人给范鹰捉打电话求见、请吃、表忠心。就连三柳的周明也打来一个匪夷所思的电话,说:“范市长,别让薄哥达在城建集团窝着了,还让他到三柳来吧,我把书记的位置让给他,我退二线!”范鹰捉道:“这个问题要听百川书记的意见,你直接找他吧!”

王如歌,这个对进步孜孜以求的女下属,一脸虔诚地坐在范鹰捉的对面,两个人隔桌相对。她那么专注地看着范鹰捉的眼睛,以至于他根本就不敢跟她对视,他害怕一对视就出电光石火。他看着自己手里的一支红蓝铅笔,说:“任了几年县长,也算历练够了,调到中枢机关担任市政府秘书长,以后提拔起来会更容易。老实说,市政府秘书长这个位置强于下面的县长,毕竟算一把手,市政府办公厅的一把手,而县长只是老二,上边有个书记压着。再说身在市政府办公厅这个中枢,能量确实要比一般县长大一些。通常而言,市政府秘书长是市长的大管

家,所以有时候这个角色的能量比一般的副市长还大,一县之长更是难以望其项背,这在官场上虽没升级却算升格了。而且由于市政府办公厅是个特别重要的部门,有时会出现副职高配的现象,比如排名比较靠前的副秘书长、主要服务于常务副市长的副秘书长,他们也是正局级,他们在调入市政府以前,和你一样,已经做过县局长。所以,你进了办公厅以后,要尊重他们,多听他们的意见。”

王如歌频频点头,鸡啄米一般。等范鹰捉说完了,她就胸脯起伏着说:“范市长,我会为办公厅的工作冲锋陷阵,您就放心指挥我吧,您指哪儿,我打哪儿,绝对没有二话……”

范鹰捉说:“你的率性让我十分赞赏,你会成为我很好的助手。现在柴大树也很配合工作,机关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再也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夹在中间受夹板气了。现在于清沙也退居二线了,所以,给你腾出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有我在你背后,你就施展才华吧!”王如歌听完不住地点头。

范鹰捉在市政府家属大院的房子是三室一厅,全是大开间,客厅足有五十平米,两间卧室和一间书房都是三十平米一间。而且,楼道是贴瓷砖的,天天有人擦得一尘不染。小区里除了树木就是灌木丛和草地,汽车和自行车都有专门的存车处,绝不像一般小区那样都把车随意地停在楼洞口。谁住在这样的地方都不会主动离开。但范鹰捉和庞麦花既然签了离婚协议,那就必须按照魏天国书记的旨意悄然地作着离开的准备。可能别的城市的领导者不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而平川市和范鹰捉就是这么做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在一个被宣传为“高尚社区”的同样树木葱茏的小区里买下了一套房子,大约二百平米,作为范鹰捉搬出市政府家属大院的代价,当然,产权依然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如果范鹰捉想变成个人私产,也还得花一部分钱,不过,按照他的职级,市里会担负一大部分。当然了,范鹰捉犯不着买什么产权。而这所房子预备下以后,庞麦花就找了装修队安排了重新装修,把里面已有的装修都拆掉了。庞麦花跑前跑后,一个人出面,这是范鹰捉安排的,他对庞麦花说:“我的目标太大,老百姓都认识我,还是你自己跑吧。”所以,他一次面也没露过面。

那庞麦花一边装修房子,就一边暗暗落泪。她忘不了自己在婚姻道路上所走过的每一个沟沟坎坎。当然了,最后栽在郝本心手里她并不跌份儿,如果是个二巴巴的小姐或马雨晴之类的,她就会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现在就算与范鹰

捉离婚了，她也仍旧把范鹰捉看做是自己的人，因为，有个儿子牵连着她，这一家三口名义上分开了，实际上不可能分开，只要范鹰捉没与儿子脱离关系，他们之间就会客观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范鹰捉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与儿子脱离关系。虽然儿子不是那么优秀，身上的纨绔之气太重，但那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况且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可能再生一个，所以完全没有理由疏远儿子。对于这一点庞麦花心中有数。但庞麦花这些年来把心思都放在家里，工作表现一般般，却在劳动局不断提职，如今已经跃升至副局长，她不能不承认是范鹰捉那把大伞在罩着她。因此，即使与范鹰捉签了离婚协议，她仍旧赤裸裸地向他表态说：“鹰捉，咱俩签离婚协议只是为了成全你和郝本心，让你们俩同居合理合法，但我这个女人身仍旧是你的，你几时要我，我就几时给你。你也不要为这个心里敲小鼓，无所谓，这是我愿意我主动的，不是你不讲道德。想当初刚解放时，很多进城干部在老家都有农村媳妇，但他们还是在城里找了花枝招展的女大学生结婚，与老家的媳妇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那种关系叫‘离婚不离家’，完全看女方心气。在现实中还真就有一辈子不离婆家的实际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的媳妇，而丈夫来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们备不住就睡一个被窝里了。”

范鹰捉自然明白，庞麦花想表达的就是“你应该继续为我做保护伞”这么一种意思。他没有反驳她。只是说：“麦花，咱们离婚以后儿子仍旧跟着你，所以你肯定会比以前更累，虽然儿子在一天天长大，洗洗涮涮的活儿慢慢地也可以拾起来了，但无疑你会更累，因为你必须在工作上更尽心了。人家劳动局以后很可能会跟你叫个真章，这一点比写得还准！你不能因此在年底评议打分的时候，让机关干部们弄你个不及格，那我这张脸也是没处搁的！”平川市各级机关干部在年底都要评议打分，三次不及格就要有个说法，那是很被动的。庞麦花一听这话心里就敲起小鼓了——范鹰捉要对自己撒手闭眼了！她对能不能真正胜任副局长的工作心里根本没底！在工作越来越规范的同时又夹杂着明争暗斗的机关干部中，没有保护伞的滥竽充数者，估计很难混下去。勉强能混的，日子也不会很舒心。这样不行，庞麦花苦心孤诣要在范鹰捉身上打主意！范鹰捉原来是和庞麦花睡在一屋，儿子单独睡一屋，签了离婚协议以后范鹰捉睡了书房。买了一张单人床支在书房里。结果，晚上大家分别睡下，都关了门以后，庞麦花就悄悄溜进书房，回手把门掩上，然后脱个溜光钻进范鹰捉的被窝……

事后两个人搂着脖子睡了。而范鹰捉眼角流下了泪水。庞麦花帮他抹了眼泪,说:“鹰捉,只要你高兴,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范鹰捉摇摇头说:“我不是因为今夜的事激动,而是因为城门失守。你让我失掉了我自己!”庞麦花紧紧搂住范鹰捉道:“不要这么说,你一点没出格,是我自己愿意的。”范鹰捉道:“凡是有求于我的女人,都想跟我睡,我能遇到一个就睡一个吗?那不就变成张二江了吗?”庞麦花道:“我跟她们不一样,我是你老婆,我自然是近水楼台的!”范鹰捉道:“你已经不是我老婆了!”庞麦花一听这话,就搬出了想了好久的理由,道:“谁说不是?你的细胞已经在我身体里生活了几十年,我已经是你的影子了!以前我不出头油,因为你出头油所以现在我也出了,三天不洗头就味儿得很;以前我后背从来没有小疙瘩,因为你后背长疙瘩所以现在我也长,一长就痒得不行,老让儿子给我挠,一挠就把小疙瘩挠破了,就流血。这不全是你的细胞造成的吗?”范鹰捉还真被庞麦花说得无言以对。暗想,人们啊,能不离婚就千万不要走这一步!否则男人真是对不起女人!结果从这一夜开始,两个人天天搂着睡觉,就在范鹰捉的单人床上挤着,一直睡到最后分家,竟比没签离婚协议时更腻!当然了,时隔不久范鹰捉给劳动局长打了招呼,让给庞麦花安排个相对清闲些的工作,不行的话就退二线。人家能让她退二线吗?退二线就意味着失势,意味着一些利益的消失,于是劳动局长安排庞麦花单独分管社保基金。级别仍是副局级,工作只有这一项。按说就这么捱下去混到六十退休也算不错了。但问题来了!

有一天劳动局长跟庞麦花商量,说别的城市净是这么干的,就是动用一部分社保基金搞房地产,一下子就可以为社保基金补充不少钱——平川市和相当一部分城市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底子薄,社保基金都补充不到位。那庞麦花打地起就是个大头不算小头算的人,一听可以赚钱,干!凭什么不干!只要我把嘴闭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办了。再说了,为市里积累资金,又不是为个人!问题是苹果掉在牛顿头上他发明的是万有引力定律,掉在别人头上可能仅仅砸一个疙瘩。劳动局长在发现了财源的同时,也发现了拿出一部分攫为己有的办法,他给了主管会计一部分钱,说:“这次房地产开发项目完成以后,我就安排你做财务处长,你好好干吧。”说完就让会计帮他办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里起初只有二百块钱,所以,会计并没把这事当事。那么,劳动局长为什么不让家

里人办呢？因为也怕家里人多疑，弄不好会弄巧成拙，所以他是让局里的会计办的。开发商那边源源不断地把赢利打到劳动局的账上，其中一部分就打到了局长自己的卡里。会计感觉开发商应付的利润与自己算的不一致，心里便敲起小鼓。问过几次局长，局长只是搪塞。恰在这时，上海劳动局动用社保基金的案子出来了，报纸上和网上的消息铺天盖地。会计吓傻了。他方才才知道：社保基金是参保人员生活和伤病救治的资金来源，管好用好这笔钱，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运行，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温家宝总理曾经强调“社保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如果账目都对，仅仅是动用社保基金，会计就不会吓傻，因为大不了就是违规，前面有两个局长顶雷，自己也不会受到大的牵连。但账目不符，会计就想到了局长手里那个银行卡。而且上海的案子处理得够狠，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就主动跑到市纪委做了举报。

劳动局长落马了。庞麦花也被免去了社保基金办公室主任一职。好在局长办事很黑，没给庞麦花分一杯羹。也许人家想分，只是还没来得及分。不管怎么说，也算救了庞麦花。她知道自己没法再在一线干了，便打算体面下台，就给局党委打了报告，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局党委自然要征求范鹰捉意见，范鹰捉道：“你们怎么有利于工作，就怎么安排，不要顾及个人情面。”有了这句话局党委便给庞麦花的报告批了同意。那范鹰捉暗想，我就是再怎么没水平，也不会不同意让庞麦花继续留任啊！作为庞麦花，也算解脱了，既然退居二线，去不去单位都没人盯着了。

王如歌就任办公厅秘书长以后，段吉顺立即打来电话，说：“王县长，你不能当了秘书长就把穷亲戚忘了啊！”王如歌道：“你别拿大帽子压人，我怎么会把三柳人忘了呢？”段吉顺道：“总指挥部嫌咱的石材石料价高，不断地砍价，你得出头说话啊！”于清沙在位的时候是总指挥部的一把手，现在王如歌就自然顺延了下来，担起一把手的责任。她便对总指挥部的人说：“三柳也不容易，石材石料的价格差不多就算了！”人们便不再压价。商业街在如火如荼地施工，王如歌走在街上的时候，看着三柳的石材石料被铺在地面上，十分惬意。路过颜如玉店门的时候，她感觉这个门脸儿很奇特，迟迟没有动工，便走进去，问：“哪位是老板？”颜如玉从后堂走出来说：“我就是。你是谁？”王如歌道：“我是市政府

的,别人都动工了,你怎么没动啊?”颜如玉道:“柴副市长答应我不用拆,只是整修一下即可。”王如歌愣了一下,说:“那也该动了,不然要拖后腿了!”

颜如玉不爱听这话,说:“我在等补偿,因为我没钱施工。”王如歌眯起眼睛道:“千古玩的有这么困难吗?”颜如玉道:“怎么没有?我就这么困难。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催我!”王如歌睁大了眼睛道:“商人都爱撒谎,你其实就是想多拖些日子,多卖些东西。你不知道早完工早开业的道理,而且早完工可以早早跟上市政府的进度。”颜如玉对眼前这个女人非常反感,就说:“你别在这充大,你知道我跟柴副市长是怎么谈的?”王如歌道:“你也别在这充大,你知道柴副市长是怎么委托我的?”颜如玉道:“我跟柴副市长有默契!”王如歌道:“我是柴副市长派来的!”颜如玉不说话了,但她不说话不等于同意动工了,只是不屑地“切”了一声。王如歌道:“我限你三天,三天过后你还不动工,我就叫人拆你的门脸儿。”颜如玉理都不理。三天后,颜如玉果真没动。王如歌就果真叫来人开始扒颜如玉的门脸儿。总指挥部的人把颜如玉叫到一边说:“你胆子太大了!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颜如玉道:“谁?”总指挥部的人说:“市政府办公厅秘书长!”颜如玉点点头道:“谢谢你通报这个信息。”随口吐了一口唾沫。几天后,颜如玉退掉了门脸儿,去北京潘家园租台子去了。据说后来开阔了眼界,嫁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古玩商,不大不小地发了一笔财。

但有多事的人把问题反映到了市委那边,刘百川便给范鹰捉打电话,说:“我们招商引资还总是不尽如人意,王如歌却把商业街的人挤对走了,走得还不是一般人,而是大名鼎鼎的颜如玉,是不是有点出格?”刘百川在市委常委会上曾经说过,招商引资是当前平川市的头等大事,谁放走一个投资者就拿谁是问!很显然,向刘百川打小报告的人摸准了刘百川的脉搏。当范鹰捉回答说:“这不算出格,有走就有来的,只要把商业街修得漂亮,不愁没人来!”刘百川就强硬地指责道:“不对,你这么认识问题是有偏差的!如果不赶紧纠正,平川市就变成只会花钱搞建设而不会招商引资赚利润的末流城市!”范鹰捉听了这话很不受用,难道说,以往政府工作起色不大是我造成的吗?平川市刚刚投资搞一点建设,干的都是应该干的,不是应该干的市委那边能同意吗?他有心顶撞刘百川几句,但他忍住了。

选下属

范鹰捉觉得，当他与柴大树剑拔弩张形成对峙的时候，刘百川对他是放心的，是大撒手的。看上去，刘百川相信他能处理好与柴大树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从来不对市政府这边的工作多说一句话。而当柴大树顺眼以后，对范鹰捉不再具有强大的威胁的时候，刘百川便出场了！可能刘百川完全是一片善意，但范鹰捉却觉得没那么简单！

辛飞因为受范鹰捉的袒护，被抓以后马上就放了。但段吉祥临出境时写信举报范鹰捉袒护窃贼，把信寄给了刘百川，也让刘百川抓住干预范鹰捉的口实。但段吉祥说范鹰捉与辛飞之间有猫腻，怎么查呢？能直接问范鹰捉吗？自然不能。那么，只能拿辛飞开刀。新任公安局局长领会了市委书记刘百川的意图后，再次抓捕了辛飞。而辛飞是个聪明人，见自己被“二进宫”，知道事情不妙，没等警察折腾他，他就先告诉警察，机关里的东西是马小伍顺走的，马小伍能进机关是被段吉祥带进去的。自己如果说与范鹰捉有什么猫腻，那就是两个人在谈到机关里的反腐倡廉问题时，惺惺相惜，不谋而合。而且，只请范鹰捉喝过一次茶，此外就再无交往。警察怎么能相信这些呢？哪个犯罪嫌疑人进来以后都是先拣好听的说，不折腾就不说实话。半个月后辛飞出来的时候瘦成一把骨头，能在半个月之后出来，还是范鹰捉使了劲的结果。范鹰捉听说辛飞“二进宫”了，便直接找刘百川去了，对公安局局长连问都不问，因为他知道公安局局长根本做不了主，没有刘百川的旨意，没人敢抓辛飞。

范鹰捉找到刘百川以后说：“我和辛飞的关系是一种对机关廉政建设有共识的关系，十分简单。辛飞是柴大树的人，但他偏偏在廉政问题上与我想的一样。这样说有些沾了辛飞的光，因为辛飞在廉政建设问题上比我们思考得都深都远，辛飞不是个简单的商人，我以我的人格保证，辛飞将来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范鹰捉复述了那天他与辛飞谈话，辛飞所表述的观点，引用的史实。刘百川被说服了。因为，对辛飞这样的人，他也很喜欢。只是对辛飞把赃物在手里窝了好长时间不上交一事不能释怀。幸亏最后都还给了机关干部，还幸亏范鹰捉命令那些机关干部把礼品退了回去。他们退回礼品以后要在保卫处挂号登记，因此没有人因此说瞎话。当然，也没人受处理，范鹰捉没有食言。

范鹰捉在小茶馆里为辛飞接风。辛飞哭了，说：“范市长，我相信，是你营救了我。否则我不可能出来。我每隔三天才吃半个窝头，因为我相信你会救我。如果连这么一点挂念也没有的话，我连那半个窝头也不会吃！”近几年，公安系统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其内部也有非常不好的风气，那不是范鹰捉一天半天就能解决的，因此，辛飞一点没为此责怪范鹰捉。辛飞说：“范市长，我要立马离开平川，这个地方不是我这种人待的地方，以后警察会把我看做眼中钉的！而且，因为我的存在，还会给你的工作带来麻烦，让你得罪不该得罪的人！”范鹰捉由此也看出辛飞的另一面：善解人意。他尤其对辛飞过人的心机与毅力相当赞赏。他对辛飞说：“你是淬过火的钢，不该对平川失去信心，请你相信，平川的天空虽然不可能天天阳光灿烂，也不会总是乌云翻滚。你在商业街不是盘下了茶城吗？在这次装修中，我会特意把茶城作为一个重点，着意打扮一番，让它成为商业街一个惹眼的亮点。将来你如果赚不着钱，再走不迟！”这番话说得够贴心了，二巴巴的人必会心旌摇动，而骨瘦如柴的辛飞却连连摇头说：“范市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实在是怕给你添麻烦！”范鹰捉有些急了，说：“你一走了之就不给我添麻烦了吗？商业街走了一个颜如玉，刘百川书记已经向我问责了——你明白我的话了吗？”辛飞眨了眨眼睛，说：“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在平川待下来，即使不赚钱，我也不走。”范鹰捉道：“我不会让你不赚钱的！”他立即掏出手机给王如歌打电话，如此这般作了安排，说：“如歌，茶城是过去柴大树的一个‘点’，你一定要把茶城弄成商业街一个耀眼的亮点，让人们逛商业街的时候，不进去喝茶就感觉枉来一遭！”王如歌立即会意了，连说：“范市长，你把

心放肚里吧,我要不把茶城弄漂亮了,我就辞职回三柳!”于是,时隔不久,茶城果真在商业街脱颖而出,成为最抢眼的一家商铺。范鹰捉还给云南普洱市市长打电话,帮辛飞进了一批出厂价的上好普洱。他想,谁要不嫌累就盯着我吧!

马雨晴为郝本心献出了自己白嫩的皮肤,消息传到机关里,让所有的人都欷歔不已。如果是过去,人们就可能听到非议,会认为马雨晴如何如何。而现如今柴大树与范鹰捉不闹对立了,机关里便没人当面议论。因为谁都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也去给范鹰捉通风报信。机关里就这样,人人都可能干通风报信的事,也因此人人都防着别人通风报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三缄其口。但市政府这边没人议论,不代表市委那边也没人议论。时间不长,市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去平川医院看望了郝本心,顺便就看望了马雨晴。市委组织部部长看望一个下级,那是含有深意的。看望郝本心,是因为她与范鹰捉的关系;而看望马雨晴,如果只是理解为她是范鹰捉的下属,作出了出人意料的牺牲,那就基本不可能。组织部部长从来没这么干过。他来的意图是什么?是谜!当然了,组织部部长来见过马雨晴以后,谜底便一下子就揭开了。他对马雨晴说:“马处长,你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咱们平川市各级机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这些人都既为你鼓掌叫好,又自愧不如。经组织研究决定,调你去平川日报任第三副总编,副局级;因为你写过书,有很出色的文笔,又善于理解领导意图,是将来平川日报很好的当家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处级上升到副局,这对一个机关干部来说几乎连想都不敢想!谁知,马雨晴却断然拒绝。她说:“部长,您是领导,我们做下级的没有您的思想水平高,所以说出话来不一定到位,您一定不要计较——我不想离开市政府去平川日报,因为我很适应这边的工作,我谢谢组织上的好意!”组织部部长说:“你的谦逊表现了你的良好素质,但组织的决定你一定要服从。”马雨晴道:“我真的不适合在报社工作,我做事喜欢随心所欲,在报社工作弄不好会给领导捅娄子。”组织部部长笑了笑没再说什么,点点头就走了。也许他按照惯例去思考问题了。谁会拒绝提职呢?傻了吗?所以,一再拒绝只能说明虚伪,心里肯定早就乐死了,马雨晴痊愈以后不去报到才见鬼!

然后组织部部长就去找范鹰捉,问:“范市长,把马雨晴调走你舍得不舍得?”

范鹰捉道：“高就我就舍得，低就我就不舍得。”组织部长道：“当然是高就，到日报做副总编。怎么样，你满意吧？”范鹰捉哈哈一笑，说：“你们组织部历来眼睛厉害，比伯乐还伯乐，我哪敢不满意？”两个人都放声大笑。

天渐渐热了，满城的人都穿得花红柳绿。一向只穿牛仔裤而从来不穿裙子过夏天的马雨晴，破例穿了连衣裙来市政府上班了。那马雨晴美丽的容貌和有胸有臀有腰的“三有”身材，在粉红暗格的连衣裙的衬托下，格外抢眼。她一上班，先到范鹰捉这屋报到了，她嘻嘻笑着说：“范市长，咱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合作共事，想我吗？”范鹰捉也笑了，马雨晴是从来不这么直白地开玩笑的，他说：“哦，当然想！我琢磨着，你去赴任以前会和我好好聊聊的。”马雨晴一听这话便沉下脸来：“范市长，你撵我？”说完这话，扭身就走。范鹰捉心里立即“咯噔”一下子！

马雨晴，好一个莫测高深的女人！以范鹰捉的心理，他是这么理解马雨晴的：马雨晴为郝本心捐了皮肤，作了牺牲和贡献自不必说，但她并不居功自傲，并不以此要挟范鹰捉给她一官半职，如果那样，就是对一个人美好品质的亵渎！而且靠这个提职也是对她出色的工作能力的亵渎！除此以外，马雨晴还能怎么想呢？范鹰捉还是以自己的心理，对马雨晴又进行了另一种猜度：她已经在居功自傲了，以为为郝本心捐过皮肤作过牺牲就是小卒子过了河，就有资本对范鹰捉甩脸子了，不是车也要把自己当车看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想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想过后果，而让马雨晴捐了皮肤呢？即使马雨晴并未因此来要挟自己，可是自己不是仍然要欠下马雨晴一辈子的情吗？范鹰捉十分后悔。

他找到机关支部，查出了马雨晴的爱人在一个不太景气的小国企当老总，是个处级干部。他立即给城建集团打电话，说现在有一个需要调到你们那里做副总，从原来处级小企业到了你们局级大企业，你们可要多关照啊！现在城建集团已经换了新老总薄哥达，自然对范鹰捉的话唯命是从，便连忙说，来吧来吧，我们欢迎！马雨晴的爱人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调到了城建集团。他调去以后，工资奖金一下子就上去了。他感觉这事似乎不真实，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交易？晚上他就问马雨晴：“老婆，是不是你背后做了文章？我怎么会从亏损企业一步登天地调到了赢利企业？而且，我们单位与城建集团根

本不搭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别再是什么阴谋吧？”马雨晴也感觉奇怪，但她不知道原因，只能说“我也不知道”。转天，她就找范鹰捉去了。

她进了范鹰捉的办公室，回手把门掩上了。因为天已经热了，每个办公室的门都开着，只是没到开空调的程度。马雨晴关门，必然想说背人的话，范鹰捉注意到了这一点。马雨晴走进来以后，绕过办公桌，径直走到范鹰捉身边，然后撩起了连衣裙，露出了雪白的大腿和细嫩的肌肤，说：“范市长，我的大腿好看吗？”范鹰捉脸上一热，说：“好看好看，快把裙子撂下来，万一进来人呢！”马雨晴却继续撩着裙子说：“认真一点好不好，我的大腿难道不值得你细看看吗？”范鹰捉急忙给马雨晴的手来了一巴掌，让她把手放了下来，说：“雨晴，别这么没规矩，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你正是应该抑制我的欲望才对，怎么还纵容我呢？”马雨晴俯下身贴近他的耳根说：“因为我爱你！”范鹰捉一听这话，急忙推开马雨晴说：“快闭嘴，你以为你还是小青年哪，张口闭口爱呀爱的？”马雨晴道：“我知道，我是排在郝本心后边的，但我也知道，我至少排在王如歌前面。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所以我心里很不平衡。现在我问你——你想起什么了把我爱人调城建集团去了？是不是仅仅为了给我们家增加收入？”范鹰捉道：“那是市建委办的事，我怎么会知道？”马雨晴道：“就是你办的！市建委怎么会认识我爱人？明明是八竿子打不着！”范鹰捉笑了，说：“雨晴，你真聪明，既然猜中了，别的也甭问了。”马雨晴道：“不行！你凭什么要把我支走？说是‘提职’，可是却离开你了，难道你看我看厌烦了吗？又有了新的下属人选了吗？你都结婚这么多年了，难道还摸不准女人的心吗？我为了你把自己最嫩的一处皮肤捐给了郝本心，你以为我捐的是皮肤吗？我捐的是心啊！可是，你却是怎么对我的？”说着话，马雨晴再次撩起了裙子，这次范鹰捉在她的指点下终于看清了，她的大腿根部皮肤最细嫩的地方是好大一片疤痕。而刚才因为胆怯他根本没敢细看。

范鹰捉的脸再次涨得通红，说：“雨晴，你如果真的不愿意离开市政府，我就直接告诉组织部，让他们别再打你的主意了。”马雨晴道：“这样最好，我说什么他们都不认可，只以为我是虚伪客套，其实我是真不想去。”范鹰捉道：“那边明明比这边高出一级啊！”马雨晴道：“级别不是一切，自由最重要，与其当一个天天言不由衷的副局级，不如当一个天天信马由缰的处级。你记得课本里讲的裴多菲的诗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范鹰

捉有些不解,说:“咱市政府这边清规戒律也不少啊?”马雨晴道:“因为你是个率性的人,所以我就感到舒畅,我喜欢你所营造的环境。”“哦,是这样。”范鹰捉点了点头。他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说自己能够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那是自己曾经非常渴望别人在当领导时应该创造的一种环境。

转天,他给市委组织部打了电话,说:“马雨晴不愿意离开市政府,而且也刚跟我磨合得差不多了,就别调她了。”结果组织部部长说:“老实告诉你范市长,想调马雨晴的是刘百川书记,他看中马雨晴这个人才了。是千里马我们就应该给她草原,是雄鹰我们就应该给她蓝天,不能老是圈在屋里对不对?”没办法,范鹰捉再给刘百川打电话。结果刘百川说:“鹰捉,你过来一趟吧,你那边说话不方便。”范鹰捉便跑到了市委那边去找刘百川。刘百川把范鹰捉引到会客室,说:“这个地方一般没人打扰,否则光电话就接不完。”两个人坐定以后,刘百川给范鹰捉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然后抽了一口,才开口。说:“鹰捉啊,我早该找你谈谈,只是看你整天忙得脚后跟朝前,不愿意耽误你的时间,现在看起来不谈不行了!”

范鹰捉也抽了一口烟,他皱起了眉头,说:“哦?是这样?有这么严重吗?”刘百川道:“当然有!不仅有,而且很严重!不仅很严重,还相当严重!”范鹰捉哈哈大笑,说:“我怎么没感觉?杞人忧天,完全是杞人忧天!”刘百川又抽了一口烟,然后沉下脸来,道:“鹰捉啊,你现在已经几个情人了?三个了,兄弟!”范鹰捉的脸“腾”一下子就涨红了,说:“毫无根据,毫无根据!”刘百川道:“你与郝本心关系一直没断,我可以理解,因为你们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我曾经在接到举报信以后找郝本心谈过,她对我讲了你们的过去,因此,我只对你们的状况忧心忡忡而没有阻止。但很快,你就露出了狐狸尾巴——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词!那王如歌我为什么推荐给你做秘书长?因为王如歌是柴大树的人。我本想用她来监督和抑制你身上的不合理因素。谁知,时间不长你们俩就搞到一块去了!但我知道,王如歌对你是心存芥蒂的,即使你们上了床,她也不会对你百分之百,因为柴大树已经先入为主占据过王如歌的心。所以,我即使看到你们俩互相袒护,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豁出去了。谁知,现在又杀出来一个马雨晴!我给她上调一级她愣是不走,你想想这是为什么?作为女人,最看重什么?我毕竟比你大几岁,多吃几年咸盐,多走几里路——我告诉你一句真理:爱情在女人心里最重

要！尤其马雨晴这个年龄，正是最危险的年龄！女人到了连官职都不在乎的程度，没有别的，就是爱情在起作用！想一想吧，不到半年，你就从郝本心一个情人发展到三个。照这个速度，再过两三年是不是你就做了第二个张二江？张二江让整个湖北省蒙羞，让整个官场丢脸，让子孙后代想起来就牙根疼！你难道也想让平川市老百姓为你骂上若干年？你千万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将来平川市老百姓要骂的不光是你，更会骂我，会说我盲人瞎马，有眼无珠，竟然选了一个贾宝玉、色罐子来当市长！”

范鹰捉此时的心跳又一次超过了一百八！他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刘百川太尖刻了！他以往总是笑呵呵地看着他，总是不紧不慢地与他交谈，说工作，看上去那么和蔼可亲，从容不迫，从来没想到过刘百川却原来在背后监督着自己，而且是如此零距离的紧逼，真真让他毛骨悚然，无地自容！他拦住刘百川，说：“老兄，你甭说了，你再说下去我该跳楼了！不管你说的合理因素占百分之几，我都无条件接受，谁让我是平川市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就冲不能让老百姓骂这一条，我接受你的意见！”刘百川手里的烟头已经烧了手指，他疼得使劲甩着，又含在嘴里吮吸。然后吸了口气，说：“好，鹰捉，你的态度和立足点都是对的，下面，我要看你的表现，是条真汉子你就拿出实际行动来！”

范鹰捉心脏怦怦怦跳着，走出市委的会客室，回到市政府。他坐定以后喝了口水，稳了稳神，就抄起电话，给马雨晴打过去。同时，他在思忖：怎么和她谈呢？她是那么执著而且贴心的一个女人！事到如今，他发现，他也爱她！是真的爱，不是虚与委蛇的爱！他爱她的率性和美貌，爱她为了爱在所不惜的气概！那是女侠才有的气概！那是让多少须眉男子望尘莫及的气概！但，现实就是现实。他只能在离婚后娶一个郝本心，不能存有奢望。谁存有不切实际的奢望都会遭到老天的惩罚。他想好了，应该这么办。

范鹰捉感觉，他对不起美貌的马雨晴。他欠了她好大一笔感情债，今生今世都没法还。也许，当初他就不应该留她在一处，让她有机会做这个跟班。她为了当好跟班，付出了一般女人没法付出的代价！范鹰捉不愿意想下去了，他也热泪盈眶了。他不想和马雨晴说出那些话。但不说不行。他如卧针毡，再也坐不住了。他走出办公室，来到小车班，叫了司机，说：“走，跟我去省里。”他们直奔省委，找魏天国去了。范鹰捉在魏天国的办公室里，厚着脸皮诉说了自己身边

的几个女人。最后,他提出,辞去平川市市长的职务,请省委对他另行安排。最好调出平川市。他没法在平川市政府机关工作了。魏天国先是愣了一会,继而哈哈大笑,说:“年轻人(其实范鹰捉早已不再年轻,这么说只是凸显魏天国的阅历和资历),我喜欢你的诚实、坦率!过去,你对那些砚台和一百万银行卡的诚实态度,就让我十分欣赏。老实说,检察院本来想介入那一百万问题的,被我压下了。如果检察院介入了,至少庞麦花得进去!但我总是感觉,我们的干部目前缺乏的恰恰是你这种敢于知错纠错、敢于担当责任的勇气,往往以自己的鼠目寸光来坐井观天,顺着利益的滑梯出溜下去,拦都拦不住。不错,毛泽东说过,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随他去!但对能够看出事情‘字儿’‘闷儿’,也就是看出事情本质和真谛的干部,我们就是要扶持。这是大节。有缺点没关系,及时纠正就是。好了,你回去吧,工作继续干着,省委会尽快作出安排!”

范鹰捉想不到会这么快,没出一个月,一纸红头文件发了下来:“经省委常委会和省人大研究决定,免去范鹰捉平川市市长职务。”后面还有好几个被免去职务的名字。文件传到市政府一处的时候,马雨晴便立即看到了。当时副处长李海帆对马雨晴说:“雨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范市长出问题了吗?”马雨晴把文件反复看了两遍,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有人继承柴大树的衣钵打出了重拳吗?可是范鹰捉明明没有什么致命把柄在他们手上啊!她撂下文件,走出机关大楼,在前进道上踽踽独行。她不愿意触动心中最隐秘的那一角:范鹰捉的情人问题!而她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月前她还那么固执地向范鹰捉发难,现在终于给他带来麻烦了!她走着走着就往右拐了,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平安路,而市委大楼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那灰白的花岗岩垒起的墙壁透过金属围栏凸显出来,看上去是那么古朴典雅,那么有气势!她走到站岗的武警战士跟前,掏出了工作证,武警战士点点头放她进去。她便直接爬上了三楼,组织部在三楼。她找到了曾经去医院看望她的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很热情地与她握了手,给她沏了茶。她扫了一眼四壁,见墙上挂着省领导与组织部同志的合影,而此刻她一点去细看看的心思都没有。她想问问,范市长为什么被免职?但害怕被组织部部长怀疑自己与范鹰捉有超出常人的关系,所以,她没敢问。只是胆怯地问了自己的问题。她说:“平川日报那边,我还能去吗?”组织部部长脸上的笑容蓦然间就消失了。他说:“你们年轻人啊,太任

性！多好的机会，偏偏不抓住！你不去，位子不能空着，已经安排别人了。你应该在这件事上引以为戒。机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但这也是很不平等的，不是哪个人随时都有机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就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后边组织部部长可能还说了别的话，但马雨晴都记不住了。她走回市政府大院，回到一处，简单收拾了一下办公桌，就对李海帆打了招呼，说要歇两天，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就不要叫她。回到家，她痛哭了一场，心里空落落地好像心肝肺都被挖走了一般。她当一处处长以来的所有事情，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波紧似一波地涌上心来。她洗了脸，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写作，把撂下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拾了起来。不过，现在她想写的不再是历史题材，而是机关生活。最近这半年机关里的人和事，林林总总，一一在眼前呈现。她收不住笔了。而且，她在写第一部的时候，就对第二部打起了腹稿。她要说的话太多了！于是，她神差鬼使地给李海帆打电话说：“我再续一个月的假，请你帮我在王如歌面前遮挡一下！”可是，隔了一会儿李海帆就把电话打回来了，说：“王如歌不同意你歇这么长时间，她问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马雨晴便话赶话道：“你告诉王如歌吧，本人辞职了，一辈子也不回机关了！”也许她说的只是气话，而李海帆转告给王如歌以后，王如歌竟然找到常务副市长柴大树和机关人事处，三说两说就通过了，马雨晴果真被机关除名了。

范鹰捉被免职没几天，刘百川被调到省纪委当书记，等于官升半级，终归也算升了。所以，他高高兴兴地去赴任了。他走了，就腾出了市委书记的位子，于是一纸出人意料的红头文件再次发了下来：范鹰捉被省委任命为平川市市委书记。而柴大树被任命为平川市代理市长。紧跟着，省委书记魏天国和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无华老大姐来找范鹰捉做例行谈话，叮嘱他，一定要把三大工程抓紧抓好，抓出样板。省里正等着平川市的好消息！

一切工作走入正轨以后，范鹰捉想起了马雨晴，这个难缠的女下属。但万万想不到的是马雨晴竟然辞职在家专职写作了！怎么能这样呢？公务员的工作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吗？多少人挖空心思挤破头想往机关里钻呢！但马雨晴就是马雨晴，真真是个真实率性的个性女子！范鹰捉想了又想，感觉应该帮马雨晴一把，于是，他立即给王如歌打了电话，告诉她，马雨晴的事情，按机构改革的规

定政策办,该补偿就一定要补偿。于是,王如歌把马雨晴按“买断工龄”处理,补了三十万。

这时,躺在病床上的马万才苏醒了过来,他一苏醒就拖着病弱的身体跑出医院去市建委上班,医院拦不住他,建委的人也拦不住他,结果建委主任便将情况汇报给范鹰捉,希望他能出面劝劝马万才。马万才这样的同志不正是各级领导应该关心的人吗?那么,范鹰捉该怎么做呢?他没和马万才打招呼,只和柴大树简单一商量,就把马万才调到市政府,安插在王如歌身边做第九位副秘书长——范鹰捉现在似乎急需马万才这样的人对市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他已经不知不觉走上刘百川的道路。这样,也会使马万才心情更愉快一些,虽然,并不一定更轻松。副秘书长里有好几位是“安慰赛”上来的,再多一个也不显眼。机关里某个位置因为叠床架屋而常为舆论界所诟病,身在其中的人也常因粥少僧多而内讧。殊不知其中必有难以言传的如迷魂阵一般的人际关系。

同时,既然做书记,就不能不过问新闻出版工作,不能不抓意识形态。范鹰捉委托宣传部设立了一个“平川发展文学奖”,一等奖五万,专门奖励对平川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才子才女们。这个钱数也正是马雨晴过去一年工资的数额。而马雨晴只用了两个月就写出一本二十五万字的小说,有编辑答应她稿费按每千字八十元算,而且,提前把四千块钱预付金打过来了,这样,一本书就可以卖两万,顶不济的话,一年可以写两本,也就把全年的工资赚出来了。她完全没有必要等待那个什么奖。不过,她的关于机关生活的第一本书刚问世,就入了围。这倒不是范鹰捉给她戴了帽,而是她的文笔确实十分出色,而生活积累又是那么厚实。范鹰捉给宣传部打电话,问,初选都有谁?宣传部哪里知道范鹰捉关心的是马雨晴,就一语双关地说:“书记,您放心吧,该有的都有!”

这时,范鹰捉蓦然间就感到了空虚,感到了自己的孤单寂寞,觉得身边还应该有个像回事的一处处长,那么,找个什么样的才合适呢?这是接下来他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之一。